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在元季文章鉅家如虞揭歐黃相繼物
故而宣城貢公泰甫河東張公仲舉臨
川危公太樸新安程公以文四三君子
者亦各以宏才碩學居朝廷製作之任
聯芳而繼響時會稽揚公廉夫以名進
士屏居吳淞江之上嘯傲烟月亦以詩
文自豪有凌轍古今磅礴宇宙之意殆
若不以臺閣為

湖為戚者一時及

門之士類皆英雄下羈而耻規規於繩
墨之末先生蓋其傑然者焉先生天資
夙出輩流其所居邑為淞以西望取科
第領鄉薦者前後相繼邑之人父教其
子兄授其弟惟塲屋之文是務先生獨
曰此有式之文也為之不難乃取經史
百氏暨大家集博覽強記漸漬儲蓄發
而為文以追古作者其言引物連類奇

論層出濡筆伸紙千數百言立就每一
篇出輒為揚公歎伏於是聲譽大起而
貝氏之文章遂擅名於一時矣余評其
文馳驟奇崛如長風駕濤銀山鐵壁澎
湃疊至龜鼉蛟龍百怪出沒而金支翠
旂焜耀前後何其才之贍而氣之雄也
惜其盛年遭時不偶浮湛田里之間山
林之下念有所傷時吐出胸中之奇

以泄其無聊不卒之思及值維新之
朝起自布衣預修元史預考鄉試旋擢
國子助教改助教

中京韋己嚮用會

國家方育材興治第所居官以訕迪為
職業而長篇短章亦不過應四方知己
之請而所以敷張神藻潤飾鴻業以鳴
國家太平之盛者則亦未見其有數數

然者烏雖然言之不文則其傳也不遠
余見前輩以著作名家焦心勞思於佔
畢之下其言未必不可傳也而卒至於
埋沒無聞者良以為之後者不能繼夫
前人之志故也先生之文固足傳諸遠
矣然亦幸甚有子故雖不獲收大用之
效於前亦奚憾哉先生諱瓊廷臣其字
也世居嘉興之崇德學者稱之曰清江

先生云
序

收天台徐一夔

清江貝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海昌集

土偶對

吳越兩山亭記

真素堂記

迂隱菴記

乾坤清氣序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卷之二

雲間集

遊山記

方寸地記

遊山記

味菜窩記



設漁樵對

霜林說

壺齋說

謙恒子說

鐵崖先生傳

古泉先生傳

愚癡道人傳

博聽先生傳

林泉民傳

卷之三

雲間集

馬孝子傳

澹泊齋銘

君子堂銘

用拙齋銘

跋蟬雀圖後

跋胡季誠沂州事後

書擊壤生詩卷後

跋胡季誠南征詩後

卷之四

書箕谷小像後

雲間集

復姓解

性論

辯鬼

辯拙贈常景元

三賢贊 并序

罵蚊

拱翠堂記

故訓彙胡先生畫像記

筆議軒記

松江府儒學歲書記

卷之五

雲間集

水雲深處記

天香方丈記

剪韭軒記

方壺記

白漚軒記

香影軒記

巖壑深居記

名背軒記

蘭芳軒記

小蓬臺誌

綠陰亭記

卷之六

雲間集

古澗寒泉記

萬峰秋記

虛白室記

橘隱記

觀捕魚記

菊庄誌

蘭雪坡誌

卷之七

雲間集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鄭本初詩集序

航羅志略後序

遊仙詩序

灌園集序

用武提要序

瑞蓮詩序

偏勞辯証序

卷之八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送章起潛序

送方德玉序

送王志善序

送王子淵序

贈醫師沈光明序

元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任公墓誌銘
郭處士壙誌

卷之九 江山尉中王先生黃公哀辭

兩峰集

觀魚說

康母張氏奉節傳

西郭生傳

鳴鶴軒記

一粟乾坤記

聽雪齋誌

水竹居記

恒齋記

東齋誌

卷之十

西峰集

春暉堂記

清隱堂記

半間雲記

西翠樓記

處靜軒記

來青堂記

醫鏡密語序

玉泉隱居圖序

卷之十一

兩峰集

送王瑞菴序

贈星學梅生序

送嘉興知事雨齋徐公上淮安推官序

送材上人序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卷之十二

金陵集

矇說

葉筆居士說

過孝子傳

費鼓銘

大魯生說

石田說

貞節傳

存善堂銘

卷之十三

金陵集

思勤齋銘

跋王逸老書八仙歌後

跋耕漁圖

跋趙文敏帖

書杏林生意圖後

卷之十四

金陵集

黃山書舍記

穀齋記

竹溪誌

白貴軒記

竹深處記

跋馬文壁雲林隱居圖後
釋奠解

猫戒

玩雲樓記

將治亭記

北山書屋記

竹深記

愛日軒記

卷之十五

金陵集

尚友齋記

運甓齋記

存誠齋記

養志堂記

如在堂記

全清堂記

擁翠樓記

杏林小隱記

深悅齋記

約懽軒記

卷之十六

金陵集

九華精舍記

一梧軒記

藥石窩記

茶屋記

雲門精舍記

留耕軒記

瀟峰祠堂記

追遠堂記

卷之十七

待月軒記

金陵集

復初齋記

醒心軒記

著存堂記

遠清堂記

宇定軒記

映雪齋記

簷蔔堂記

卷之十八

金陵集

武昌譙樓記

竹深處記

宗縣令謝公廟記

清泉書樓記

勤有堂記

體素齋記

卷之十九

金陵集

集效方序

冊太上皇帝儀注序

歐陽先生文衡序

橫塘農詩序

送衍上人序

送鄭士衡序

送蕭子所序

送國子學正趙伯庸赴永寧尹序

送胡虛白歸海昌序

卷之二十

金陵集

送陳復禮歸四明序

送顧伯載秀才歸四明序

題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間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送許清夫赴桂東序

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送危於樞赴安慶教授序

送鄭千之序

送顧貴和序

卷之二十一

金陵集

送安止菴序

送安上人序

送楊文啓序

送朱昭文赴碁江序

贈醫師王德裕序

送葉孟梓秀才赴雅州序

送黃孟輔序

送閻炳文歸安陽序

送魏文芳序

故策陽佚耕處士鄭公墓誌銘

故拙齋處士張公墓碣銘

卷之二十二

中都藁

巢雲對

歲六說

神監說

敬說

說玉贈樂君玉

黃國華傳

怡怡堂銘

誠敬謙謹四箴

跋陳白雲家乘後

卷之二十三

中都藁

書理齋卷後

書九歌圖後

跋彩煙楊氏家乘後

跋堅白先生傳後

中星解

卜洛辨

學校論

與楊秉哲書

鐘鐘祝文

會陳恭

卷之二十四

中都藁

蘆軒記

東軒記

薦福草堂記

杏田記

四清堂記

惜陰軒記

雙井堂記

聽松樓記

晚翠堂記

白雲書舍記

卷之二十五

中都藁

歸耕處記

杞思軒記

來鷗亭記

來德堂記

巢居記

翠屏軒記

風木亭記

居易齋記

瓜田小隱記

慎獨齋記

桃花流水記

卷之二十六

中都藁

遊山詩序

滄洲一曲誌

葵軒記

具慶堂記

活水軒記

宜晚堂記

環碧堂記

樂堂記

志古齋記

植勤堂記

卷之二十七

中都集

東白軒記

復古堂記

學古齋記

崇志齋記

望雲軒記

具慶堂記

旅軒記

卷之二十八

中都藁

唐宋六家文衡序

潛溪先生宗公文集序

扣角集記

東吳先生文集序

貝氏詩譜序

穀江漁者詩序

瓊臺集序

胡氏復姓序

求我集序

卷之二十九

中都集

隴上白雲詩藁序

送褚德剛序

送吳義孚序

送錢子平序

送樓文淵歸會稽序

送國子助教張思廣歸平陽序

卷之三十

中都集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以道先生妻蔣氏碣銘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故韓處士碣銘
故徐處士碣銘

戴克敬妻吳氏墓碣

故貞孝處士周公墓誌銘

黃南岫先生墓誌銘

故處士梁水徒君彦和誄

歸田藁

慎齋記

雲林解

復古堂記

贈龜師朱子中序

同壽堂記

真率軒記

耕學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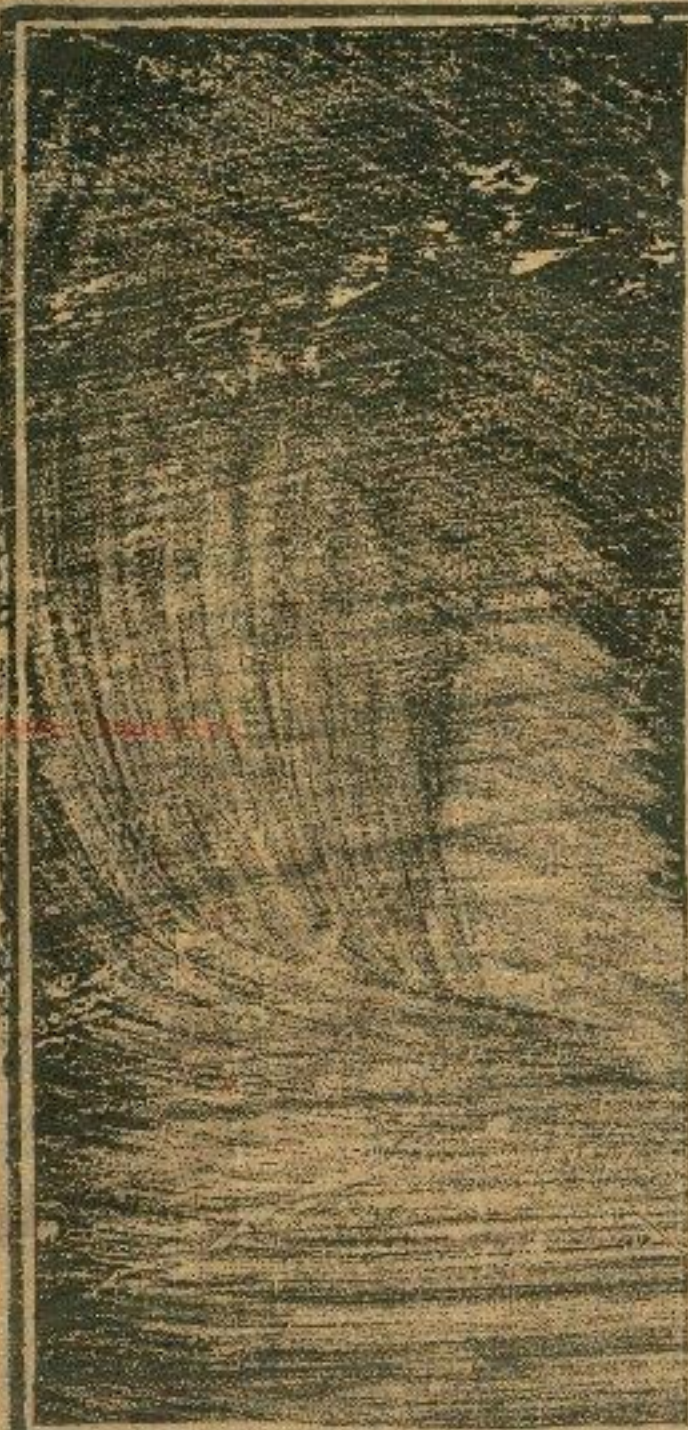
溪雲草堂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一

海昌集

土偶對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枵然而
烏爲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第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什而
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闕五百春秋矣嘗
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曹泮濤往來者必禱
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
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恠夜見髮鬢金支翠旗自
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磨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
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
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恠
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于子何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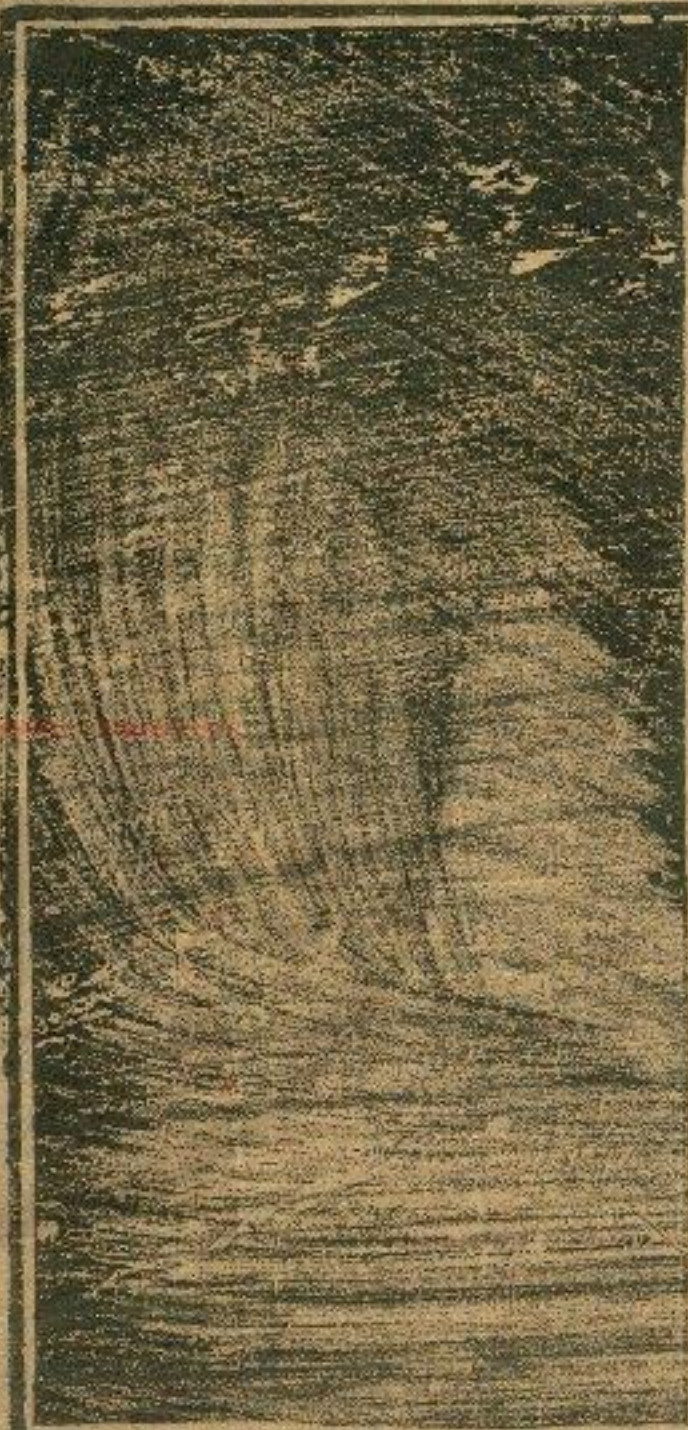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一

海昌集

土偶對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枵然而
烏爲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第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什而
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闕五百春秋矣嘗
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曹泮濤往來者必禱
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
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恠夜見髮鬢金支翠旗自
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磨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
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
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恠
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于子何毀



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
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
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曰夷生殺繫其
喜怒黜陟錄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
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復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
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
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儀儀焉尸
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謂彼與黃金雖積
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牆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
基地而殃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
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
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盧
慎耳張華裝頰補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為

土木已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之不悅也
故尼

遊山記

距黃灣二十里山之特起而雄秀者曰鸞窠遊者病其遠而未
始一往焉季秋九日萬戶馬侯仲貞偕桓景故事以書招子遂
率其季仲新及赤城徐大章錢唐潘仲華全思立循溪而東過
葛家嶺鬚鬚會稽道中獨無竦壁千仞爭雄天姥耳竟荒林破
冢有古人秘器物文字可錄者輒引騎而入又東過談家嶺山
益奇路益峭棄乘而徒僕夫前導蠟綠而上經無人之境獵者
縻絙以識其出入因得支徑行筆礪石中六七里日亭午至天
禾池池皆石深廣無尋丈春冬不涸歲有禾蘗而華華而實人
以為異復舉三百武始至所謂鷹窠者大山嶄然中高旁殺巨
海匯其陽秦柱亘其陰怪石虎搏樹皆合抱山產茶類武夷者

有沙門廬其顛因阻而為藩垣而為沼環以蒼篔之竹蓋其幽絕處猶宜雪霽時而海濱之勝畢效於是矣是日也天高氣清遠見百里之外沃洲諸山如青芙蓉萬朵飛舞而前遂列坐石上引觴滿酌一談一笑不啻社少陵之在藍田崔氏莊余恨力不足以得之為之剪荆棘伐菑翳抗風亭於竹外敞月榭於泉上以為高人韻士之賞天豈有所待乎酌已復迂道東出前歌後呼從者趙師善胡琴亟作數曲而林霏野色蒼蒼莫嶺山趾聞流水鳴暗谷中鏘然作珮玦聲客或俯而飲或濯于下求其派實出鷹窠而梗於亂石大木故其利不能遠及時大章以溪山勝處良友分韻賦詩不成者舉以大白遂皆至於醉意使予忘幽憂而輕去故土者非茲山也邪歸志其游之始至正二十一年也

吳越兩山亭記

蕭山嘗剗於兵吏于土者率無堅守意官舍民廬壞而弗治以本中始至德刑並施安輯流亡歲登時和疆場既固乃築亭于北幹山顛以為泄煩宣滯之所題曰吳越兩山亭蓋自天目而來其支別為岸江之山凡屬於吳者飛舞欄楯之外自秦望嶂重岡複嶺或起而伏或斷而續大者如宗卑者如介靡者如奔隆者如磊缺者如鑿銳者如削旋者如頌拱者如揖出奇獻秀不可具狀雲消雨止天宇廓清乃合僚屬領賓客凭高四顧延青攬翠蓋終日為一時善詩者咸賦詠之且馳介三百里謁余為之記余惟五嶽之外赤城鷹蕩匡廬羅浮見於圖志者非一而有好山之癖如謝公者寢齒不一經焉蓋限於勢而莫能周也願欲不出跣步而坐挹兩山之雄秀微夸城之神負而從之一方惡可得哉吳越之境中介濤江亂流往來不終日可達

非若齊楚之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蕭山為瀕江之邑斯
亭又據其要兩山之勝畢效於茲則凡限於勢而莫能周者得
以無有之矣攷之紀載越之始封北至禦兒則錢唐亦越也吳
敗越而取之後吳為越禽越為楚禽皆不能有其地慨想夫大
禹之勤夫伯之讓高風偉績炳然在宇宙而不滅者如彼後之
人顛覆而不祀者又如此不亦悲夫歷千餘載有元混一四海
即錢唐置行省而浙東隸焉孰知其為吳為越也歟今侯以鳴
琴之暇登斯亭也豈將覽兩山之峻而極于天也思崇其業觀其
山之不遷也思固其守觀山之峻而極于天也思崇其業觀其
出雲而雨六合也思普其澤於民則庶幾乎故書以復之俾刻
諸石不警於侯且以警其繼侯而來者云時至正二十二年秋

八月初三日記

方寸地記

新轉運使司照磨章君伯英即錢唐所居西偏闢室為游息
所題之曰方寸地來求文以記之予惟方寸地者心也因不容
予諉而亦不勝其說為漢高竈侯鄧禹將百萬兵未始妄戮一
人此方寸也而秦白起破趙阬降卒四十萬宋王晉公祐以百
口保符音鄉此方寸也而唐李林甫作相好以甘言啗人而陰
中之歐陽崇國公為推官時往往為囚求生此方寸也而王達
為使則欲置人於法彼小人一念之慘刻與君子相反若水火
然豈非豺狼而冠弁也與予方疾是而代之為鄧禹王祐者恒
鮮為白起李林甫王達者恒多嗚呼其方寸已荒矣百畝之四
陳其疆畝父菑於前子播於後器利而力齊故其地恒美而歲
獲其入或者嘉穀之生不勝穰莠之蕃雨露之滋不勝蠹賊之
害是棄之也今夫利欲吾穰莠也聲色吾蠹賊也其為蠹者夜
旦相尋於無窮而吾治之者益忘益怠是徒知百畝之不治為

憂不憂方寸之地日昏而莫之治昧於內外之辯抑何甚邪其
流為小人而不為君子無足恠者夫帝王之治聖賢之學豈外
乎心哉歛而小之則四海一方寸也拓而廣之則方寸一四海
之何有町畦之限乎脩禮以耕之陳誼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
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始終無餘事矣方寸既治所以立事建
功成自茲始至其慶流子孫如鄧禹王祐者有不足言焉伯英
以右族之貴請書吳山之麓十餘年有司嘗薦之春官未上以
運讓功授令職大府之事多所贊決造其所居可以知其所有
矣他日登于天朝蓋將推其方寸而及於邦家者寔有以望之
秋八月初吉記

貞素堂記

永康葛吉甫之妻節婦里徐氏女也幼從兄袒授女箴內則聖
訓大義及長而歸于葛氏繼母尤謹而妯娌間葛然有雍睦之

風內外稱之吉甫蚤卒時年二十有七益養舅姑弗再適於是
經營其家事俾二子從名師讀書歲時伏臘祭祀無違禮既老
乃築室大塘之文山顏之曰貞素其子秉仁述其事介岳公東
白求予文以記之予受而讀之為之歎曰婦德之著於禮也尚
矣夷攷古今不失其大節如衛共姜者抑何歎邪節夫沒四十
餘年所守益固使見死者於九京心不慊而色不叻其視共姜
孰得而左右之宜表之貞素也嗚呼天下之物貞莫尚於石素
莫尚於雪克全其婦德者似之然石而可鏤則非貞也雪而可
澀則非素也節之行不虧於前心益白於後其貞素固有過於
石與雪者乎昔予在

京師預編元史采婦人女子之卓行較然可傳於後世者西江
之徐綵鸞輩百有餘人往往亂離之際蹈水火觸白刃論者謂
其有烈丈夫氣非獲盡天年於牖下者可及余輒辭其舍生於

倉卒者為難而終始一節與二曜齊明者亦未易至也惡得以
其所處之常變而有異同之議哉惜乎節之貞素如此而不得
列綵鸞之編是蓋有司缺上其實節亦豈求人之知而為之邪
惟其不求人知而為之故其貞素愈久而愈明非徒勉之於暫
而已代之為人婦不幸如節者其亦有所興起夫是為記

遊山記

樂兒地四平無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及山山由及道人
得名及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春清明陳君仲謀約余遊及山適
子被

召赴

京師而仲謀亦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
幸無一事挽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兩願促治酒肉飲食已計
陳熊陳魯兩生泊予子朝由大溪北折而東度陌越阡至及山

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樊荆扉雞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
巨族卜氏有家在山半冢後得支徑而上高下稚松萬株環合
無路俛首松下偃僕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泳波濤中山回路
盡有石巖然壁立者即及道人尸解處其顛有小石突怒土中
類迸筍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昏然欲睡皆踞
石而坐松風謾謾吹人衣耳目為醒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
生以事出其子聞之為煮茶來獻乃啜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
東其塗漸夷有公主墓云宋孝宗女葬于此又行至東山則所
謂史山者山視及山稍早上建神官祠人至而禱者前後相屬
余亦倦而休焉兩山之中求其高峰之環拱瀑布之噴薄如赤
城天姥無有也然予意在於一適耳意之所適亦何異夫赤城
天姥或因觀桐亭古井井深二仞而泉瑩可鑑疑孽僂者洗滌
於此或云山僧鑿石以濟三伏之渴者人獲汲以飲焉山之勝

殆盡於是矣日暮下山路益峭或有雜子石磊磊至不容足而
山陽王氏巨竹千挺索天以非好事者不得造其所近山又有
三湖青嶺黛蒼與天一色錦鳧往來可畫從者艤舟以待朝與
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余徒行歸翼以故舟自馬橋南行六
七里捨舟而塗至紫薇山之陰山麓無草木左右石縱橫錯
布類馳馬者類虎豹躡者類群羊之或寢或訛者細路出石間
如紫蛇踳躩而上山顛亦有神官古祠祠之下為廣福寺寺
建於唐時而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依山勢而成寺僧達公古
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曰蘭谷曰天然惜余所知梓南山者
不幸而天為之愴然其東偏小樓曰覽遠遠與古道登樓望海
而弱水三萬里之廣宛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接於欄楯也又
西過高笑巖居中闕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色即所謂天開圖
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巖沒已久弟子道印具茗飲共讀畫者

標詩曰卓午逗酌于半間雲所醺節而食肉雖美不能過也與
仲謀各賦詩一解兒子朝復成五言長篇以紀其事既羅下至
半山有寺曰慧力蓋晉高僧張延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麗
旁僧尚書父子而祠之兵燹之餘仆者不復支蝨者不復易而
陶者舍其中博土為瓦器然諸浮屠猶守其道不去日於西廡
小殿禮古旃檀佛梵唄之聲樵於理磬于嘉其信之篤而持之
固且歎吾儒之不能及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
即之所書四字在焉古道導余觀碑間畫龍一曠首躍洪濤中
一既升而反顧恍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葉茂章元統甲
戌夏所作距今三十餘年矣其餘兩胡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
寺南有勝果寺者不暇遊且轉而遊東山道過才公大用泊桑
子才沈復東二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微夾水對峙相去可三
里許石磴猶峻余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笑山之寺曰

崇福寺寺廢亦久徒見告劫於荒煙野草間而審食其墓傾况
讀書臺錢鏐洗劍池走馬塘舉無存者惟僧人葛洪井歷歲不
改其泉甚清汲者往往得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
慈烏泉者在山之東冬夏不竭余以道迂不及纔獨至俱賦喝
石岳岳深黑可坐三四人言鶯多合抱大木三伏時如清秋
岳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為玩今大木盡伐棟宇亦撤矣下
有農圃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灌木交蔭其旁宜亦辟世之
人與回登絕頂東望岸海連山起伏者秦柱山也其北如獅子
騰舞者橫山也共憇東嶽行宮至是而遊者漸稀矣噫有其具
而無其時不樂也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樂也今有其具有其
時又有其地此余所以遊登臨之樂也抑天也非人之所能必
也不可以不記

迂隱菴記

孔氏之後有散處東甌者其五十五世孫正夫以明經登元成
子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縣事三遷至永嘉尹性剛而寡與人
咸以迂目之正夫聞而喜曰是非吾之實邪乃築室崑山之麓
題之曰迂隱遂老而不復仕矣

大明洪武五年秋會于錢唐獲以觚墨相周旋者累日因示所
著迂隱生傳且屬予為之記辭不獲則起而復之曰迂者以其
不知變而恒與時忤蓋非一人矣當七國時言縱橫者有蘇秦
張儀言兵者有孫子皆中其君之所好而孟子皇皇齊梁之間
獨以仁義勸之故為迂而不用大抵徇時為通徇道為迂通以
同而進迂以異而黜此古今之所同也正夫必達於是矣嗚呼
世皆尚國而獨守吾方世皆尚巧而獨守吾拙世皆尚辯而獨
守吾訥世皆尚銳而獨守吾鈍左次十年不得與通而善仕者
相後先謂之迂非過也然方可刻而圓拙可改而巧訥可飾而

辯鈍可削而銳則迂而通矣奚憚而弗為踴躍焉挫氣局志如此不知國有時而扼巧有時而失辯或屈而銳或缺方也拙也訥也鈍也處之而無咎孰非以迂而全乎士固病於通而不得病於迂耳是故進退不失吾之迂惡能尖梯滑稽以詭俗哉日放浪任山水間鹿豕之與遊猿鶴之與儔是非兩忘寵辱一致其視天下之士豈不獨高也與予亦迂之徒也盍將從之高蹈遠引觀乎赤城鴈蕩訪真隱於物外相與歌迂隱之歌以適吾之天邪始書以志其心

味菜窩記

天下之味貴乎適口而止菜之美者稱春韭晚菘求其味之鮮不若魚之魴求其味之白不若肉之太牢吾舍此而取彼豈以味菜之味愈於魴之鮮太牢之旨邪魴也吾懼其或戟吾咽太也吾懼其或毒吾腹則鮮且旨者誠味菜之址已吾味吾菜蓋得於無味之味此天下之至味也何必食且旨者薦之金刀五盤而後適口哉彼嗜鮮者而不知味菜之美者衆也味菜之美抑非知味之深而然乎曲阜孔士明氏讀書臨安山中朝夕飯一盃菜一盤名其室曰味菜而求余為之記遂書之

乾坤清氣序

詩盛於唐尚矣盛唐之詩稱李太白杜少陵而止乾坤清氣常蘄於人二子得所蘄而形之詩瀟湘洞庭不足喻其廣龍門劔閣不足喻其峻西施南威不足喻其態千兵萬馬不足喻其氣若夜郎夔子諸篇天發其藻神泄其秘二子亦豈知其詩之至於如此哉予嘗讀二集而玩之其凡則約乎情而反之正表裏國風而薄乎雅頌代之作者咸嗜其味矣不過醯一於酢醢一於醢而忘其醇且和者長慶以降已不復論宋詩推蘇黃去李杜為近逮宋季而無詩矣非無詩也於二子之詩嗜而不知其

味故曰無詩豈乾坤清氣至是益斬而得之者益寡歟有元混
一天下一時鴻生碩士若劉揚虞范出而鳴國家之盛而五峯
鐵崖二公繼作瑰詭奇絕視有唐為無愧或曰劉揚而下善詩
美豈皆李杜乎則應之曰韶漢息而鼓吹作衣冕棄而南冠出
固有非李杜而李杜者也前輩采而輯之目曰皇元風雅亦既
行之於世識者病其駁而未純錢唐金弘氏精選當代作者凡
三十餘人題其集曰乾坤清氣一日抱其集見予黃灣之風皇
山下求序以完篇端輒書其略如右後生新進法諸古叅諸今
或有得焉則麗而不浮也奇而不僻也易而不俚也始可與言
詩之味已足說也當與能詩者道之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至正二十有一年上以兩浙轉運司官非其人綱紀大壞中
外臣有能者任之乃以南臺御史鐵木兒不華為都運新昌州

蓬壺花赤信合世禮之既至都運遠詣丞相曰瀕海之場丸
二十有四軍興以來其轉運司者仁和許村西路而已復經
寇掠人多流亡西路歲辦鹽八千引有奇十九年裁四千一百
十二引明年益至五千一十三引又明年益至七千八百一十
引益二場為下副使外巖內寬宜往督之丞相曰法弛久矣上
無以給經國之費下無以為業民之資往懋哉乃孟春正月公
乘小舟至決旬之間黜吏之罔上為蠹者復丁之庇於強家者
召父老立庭中申以三則奸者有罰禁其私販於是咸喻其意
小大競勸莫敢違教自六月至於秋八月功畢而不答一人插
煎仁和縣六百引補舊額一百九十引烏乎天下之利莫重於
鹽而病亦甚矣上之人徒知其為利而不知病民往往肆虎狼
之毒嚴刑峻法以驅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公不臨以赫赫
之威而有煦煦之仁辟之冬日民愛之矣視唐之劉晏吾何左

右馬初公之來也以蒼頭自隨入視治所古槐秋屋日色勃射
四無周垣不以為陋遂命葺而居之坐無重席食具藜藿泊如
也視彼苟祿而為一身計擇高敞之第醉醲飽鮮而於所當務
者一不經意寧無愧乎今都運尋拜治書之命公亦不久於此
矣於其還也因舉其略而書之復作詩繫其後以著民之思至
正二十有二年冬十一月望日樵李貝瓊序詩曰
東海水下枯莫控何日已丈夫行負薪婦女面如鬼所悲力已
窮鞭撻豈無耻欲食管桑肉富國那尚此朝廷擢老成撫我猶
赤子昔逢使者憂全識使者喜嗚呼凋瘵餘坐使謳歌起天門
有詔催振翼搏萬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一

雲間集

設漁樵對

客有出雲間涉大江北之京師遇業漁者偕老樵依于道意若
有得者因詰之曰漁樵末事也方今明天子側席求士如不及
盍舍爾漁與樵以圖富貴乎對曰客之謀已則善矣非吾所處
也今公卿大夫以至齊民貴賤雖不倫其道一也彼漁于民吾
漁于河彼樵于國吾樵于山吾何異彼哉且彼大宮室盛輿馬
婦女不蠶而錦繡子弟不田而梁肉非民之鈎餌國之斧斤乎
民日削國日壞彼猶未已也小覆家大赤族來者猶弗懲復襲
為之嗚呼國卒不免於樵民卒不免於漁今吾薪給於爨未始
藉山而樵也魚給於食未始絕河而漁也視彼不慮已乎一飽
之餘息于樹忘吾柯矣濯于流忘吾筌矣無覆家赤族之憂所

右馬初公之來也以蒼頭自隨入視治所古槐秋屋日色勃射
四無周垣不以為陋遂命葺而居之坐無重席食具藜藿泊如
也視彼苟祿而為一身計擇高敞之第醉醲飽鮮而於所當務
者一不經意寧無愧乎今都運尋拜治書之命公亦不欠於此
矣於其還也因舉其略而書之復作詩繫其後以著民之思至
正二十有二年冬十一月望日樵李貝瓊序詩曰
東海水下枯莫控何日已丈夫行負薪婦女面如鬼所悲力已
窮鞭撻豈無耻欲食管桑肉富國那尚此朝廷擢老成撫我猶
赤子昔逢使者憂全識使者喜嗚呼凋瘵餘坐使謳歌起天門
有詔催振翼搏萬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一

雲間集

設漁樵對

客有出雲間涉大江北之京師遇業漁者偕老樵依于道意若
有得者因詰之曰漁樵末事也方今明天子側席求士如不及
盡舍爾漁與樵以圖富貴乎對曰客之謀已則善矣非吾所處
也今公卿大夫以至齊民貴賤雖不倫其道一也彼漁于民吾
漁于河彼樵于國吾樵于山吾何異彼哉且彼大宮室盛輿馬
婦女不蠶而錦繡子弟不田而粱肉非民之鈎餌國之斧斤乎
民日削國日壞彼猶未已也小覆家大赤族來者猶弗懲復襲
為之嗚呼國卒不免於樵民卒不免於漁今吾薪給於爨未始
藉山而樵也魚給於食未始絕河而漁也視彼不廩已乎一飽
之餘息于樹忘吾柯矣濯于流忘吾筌矣無覆家赤族之憂所

獲多矣吾何易彼哉客慚而謝曰僕之昧于道也請從若游曰
又有大者焉渤澥之東其深無極曰有珠焉在大鯨之腹吾漁
而有之可以光六合鄧林之西其廣萬里曰有材焉臨虎豹之
穴吾伐而取之可以棟九廟此吾漁樵之所獲也大矣豈苟富
貴而蹈禍者同轍哉客謝之曰大哉夫子之志乎願終身執御
焉遂錄其對

霜林說

華亭丞會純俞君仲猷以霜林自號間見予于清江一曲求其
說辭不獲則為之言曰鄧林之木其高參天其大蔽日翔鷹鷂
而伏虎豹蓋不知其幾霜也天下之人徒觀雷風之所鼓動而
露之所沾洽朽者枿焉鬱者條焉而一氣酷烈施於既盛之終
莫不摧敗脫落若卷甲敗卒色灰而肉創四視春夏之交葱蒨
蒼蒼青環翠合者已濯濯無餘而天地生生之機亦幾乎熄矣

然晚者非霜無以堅華者非霜無以實其至於參天蔽日者皆
成於霜也惟士亦然蓋亢盛時志驕氣銳好前而無忌視天下
舉莫吾若也及挫衄於世故進不得遂而退失所據窮之頓踣
然後知無窮之變以求已之不足智日明而業日崇是物必墮
而後成士必因而後立如此仲猷蚤歲讀書績文有聲吳越間
其去仕而家於九峯三泖也衆且以其壹鬱無聊若不能終日
乃以霜林為况則知動心忍性懲其所已悔而益其所不能矣
嗚呼官室舟車之材恒求之氣化推遷之後而任大事決大議
者恒得之閱歷艱難之老成與余方以是自勗因仲猷而有所
得焉故書

壺瓢說

壺瓢瓢而圓者也或剖為酒器而俗以壺瓢目其人則尤其過
圓猶壺之不瓢也橫溪夏生士文破方為圓遂號壺瓢道人其

言曰壺之為器黃流臭腐無所擇吾實似之無塩之厲西子之
妲不能替天下之目吾有目而不知為厲為姦咸詒之正鄭衛
之淫不能替天下之耳吾有耳而不知為正為淫彼曰可吾亦
曰可彼曰否吾亦曰否吾何左右焉歲治田給百賦外縣吏不
至吾門日取壺中酒陶然獨酌與嵇阮為神交酒酣熟寢槐亭軒
不知天壤間有壺罍擾擾也人吾與者吾奚喜人吾仇者吾奚
戚吾一壺罍耳是非得失又何較焉余聞而歎曰生園其外不
病其內方其內不異於外其號壺罍非實也然皎皎者汚察察
者誅此揚輝蕭望之不免於漢而司馬徽全軀濁世則言之無
忤行之無窒非壺罍之園不能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
書以為說

謙恒二子說

廣陵王君至善官松江命其二子從余受尚書經長曰謙字伯

益次曰恒字仲常且求申其說余乃進而告之曰大而不居之
謙謙在卦艮下坤上為地中有山之象日晦而光月朏而恒
而益也禹之不矜不伐其合謙之道乎不謙則盈盈不可以受
故汰而敗久而不變之謂恒在卦巽下震上為風雷之象夜繼
以晝晷禪以寒恒而無已也舜之弗迷其合恒之道乎不恒則
息息不可以久故蹠而無功君子之異於小人謙與恒耳謙故
處尊而卑處尊而卑卑而尊矣非卑惡尊邪恒故由常而變由
常而變變而常矣非常惡變邪苟觀天地之道而法之禹舜之
德可以馴致也進於是克已而已人欲勝天理微其欲勉謙與
恒又可得哉二子其無畫

鐵崖先生傳

鐵崖先生者名維禎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
氏慶金鈞自月墮於懷歎曰生此少子必為好學日記書數千

言又宏為築萬卷樓嶺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顯易忘去
梯轉樓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嶺崖登
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憂服闋政
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益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
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脩遼金宋三史
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辯其詞曰正統之
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
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斯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
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
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昔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
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祿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奸
比統也吳楚之號祿不編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階此統
然則統之所存不待言而據之地惜為之名而論之也尚矣

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
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五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
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義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
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
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
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
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
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
秦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
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脩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
與夫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
公脩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脩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
屢勅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

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庚午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括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恠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九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因唐之舊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遼竊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

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平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與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繼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行

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宗
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
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閔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
之正閔不可廢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
宋與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閔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
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
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視天自以夷虜不任杜稷生靈之主
顧天早生聖人自足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欲禍亂之極
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
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
接唐統之正久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道陽九之厄而
天猶不泯其社稷瓜分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九百有五
十有五年矣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

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之統
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
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
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
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
得葦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
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
論正閔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
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爲南史
也明矣再攻宋組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
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
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
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

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嘖天數之符特世祖君臣之喻世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閔代之承欲以貲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烏乎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九五天子臣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也事而

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一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一變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聖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

論定故前代之史必脩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
史脩於唐唐史脩於宋則宋史之脩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
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議曰付公論於後之
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余為今日君子之痛惜
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
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
耻吾又不知召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
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宦臣親覽經史
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脩三史以經祖宗未遑之
志甚盛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
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
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曰編
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

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
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者其說為未遑金正統辯以俟千載綱
目之君子云若其推于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
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初見筆之佳其君者且君子不取也吾無
以為論辯出見者避之謂其正大光明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
歎歎不采去遊吳興遂至姑蘇而華身大姓呂翁延于家誦子
弟八年世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
惜其材欲薦于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親兵起南北驟然先生
既陵化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莊建德九九敗後挈
家徙塘艱難困踣爾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
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具
畧曰閣下乘亂起兵自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
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嘗殺一也聞善言則

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學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家
保望閣下之可與有為者也閣下殺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
也直言決不使違象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唯賢人失職四民
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徭
邦小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庫不上輸受
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或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表邦閣
下不可以不省也况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笑
為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笑為閣下之親族
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佞之權笑果人有假位以為忠者果
人為忠則臣有新尚者用笑信詐為直則臣有趨高者用笑信
貪虐為廉良則嬖驕者進階貴者退笑又有某縹使而拜虜乞
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

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譯黑白俱素天下何自而治乎
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政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
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感之效其
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
六畏巽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
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憂樂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
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乘而行之毋蹈群小誤
人之域則少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
則麋鹿復上姑蘇堂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蓋晚
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
達識帖木兒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
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
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

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爲買地葬之先生爲人不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綽之恒過其實士以此咸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社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兒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爲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輩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詰客曰老鍊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挂烟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山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怨老懶見客不答禮怨老病客問事不對怨老默發言無所避怨老迂飲酒不輟樂怨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欽觀則遺音及志序辭

古泉先生傳

古泉先生者魏人也其先居河中府河東縣之歷山自魏而分散處荆揚者非一有別族在莊山者尤爲強宗堯時九州厄於水禹采歷山之良用之人賴其利水平荆揚之產皆列於貢其莊山之別族拔於商故人以歷莊並稱逮周之王以其有功於天下始封諸泉而隸於外府太公立九府圖法而泉之子母大顯俗訛泉爲錢云泉之狀外廩內方能通有無凡國有大事必

資之泉而民間尤仰之于姓輝聯並襲泉號秦并六國以泉亞
金鑑高帝感秦更泉曰英因賜姓孔氏孝文時乃去而如吳吳
王濞陰蓄異志見泉大詭曰吾事濟矣用是國富兵彊其一歸
孝文之嬰鄧通武帝立怒其不佐縣官之急盡病泉族用白撰
三族以天用莫如龍也故圓之為龍地用莫如馬也故方之為
馬人用莫如龜也故橢之為龜時吏民起而為奸法不能禁死
者數萬人自出者百餘萬人後廢白撰復泉職其品乃有三銖
五銖與赤側並行而屬於人林三官三者莫精於五銖故特不
廢廢亦不久降於三國或耗或破宋魏之際其體益輕而無銖
之質矣其他若梁之東西泉不可悉攷唐武德中有元寶者得
上意銖遂闕而不出元寶至趙宋文葉益大盤錯振據中國四
夷皆知寶而尊之及有元混壹區宇楮幣用事而元寶黜至正
中州郡兵起亟詔元寶用之泉亦復顯故號古泉獨銖無聞焉

初泉之生也其母見史古筮之曰吉其體上坤下乾是為泰之
象絲曰質圓函方有文不居利博而廣施本文繩繩惟公私是
資卒信而不誣且其用也周單穆公有子母相權之說漢賈誼
有七福之說光武之起馬援有富國之說晉議廢泉孔琳有救
弊之說唐惡其濫宋環有出救之說是皆善以泉者宋之洪邁
尤明其利害焉蓋自鴻荒以來珠玉至貴未有易於泉者以其
前民用也雖附權黨勢不交廉介士此泉之恒態然得之則資
可以富卑可以尊死可以生窮可以通失之則智者愚勇者怯
故泉未始求於人而人爭欲致之惟其廢天下之義敗天下之
法君子深惡之而無道泉者云

太史公曰泉之利博矣不可一日絕者也能濟天下之患亦以
起天下之奸故禁之嚴而死者甚焉蓄之固而壞者衆焉此
後世之弊弗古若也三代之時非特泉以理也特權之以泉

耳不為之禁而亦無死者不為之蓄而亦無讓者恃泉以為
理則上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是泉之所以禍人也意泉果
利已乎泉果利已乎

愚癡道人傳

愚癡道人者隱于錢唐之東青門余一日遇于鳳皇山下據槁梧
讀老子書與之語知士也因詰之曰名者實之賓乃以愚癡為
號豈給我與曰愚若武子武子果愚乎癡若濟叔濟叔果癡乎
吾之愚癡不可攻而遷明天子方有事四方賣漿贏叟哆然大
言吾鯁而莫宣吹簫市人瞿然疾馳吾錮而莫前是知鈍者非
銳之與伏者非翔之伍非愚癡之實乎然彼臨險而踞者往往
跌而思鈍頰而思伏吾以愚癡獨無恙故曰玉固璞而美全鈞
閱面而神存何以名為余乃為之歎曰辯矣守之以訥巧矣取
之以拙聖者所以保身而濟大事由是道也彼所謂愚癡者

其類與昔李斯智於秦見欺於趙高而族晁錯智於漢見誅於
袁絲而我智固斯之賊錯之毒已使二子溷愚與癡不至血于
市為天下笑彼夸智而蹈險如斯錯者誠愚癡也余固有取乎
愚癡而羞道其智書之為傳且以自警云

樗隱先生傳

樗隱先生者高世之士也於書無不讀為文章有秦漢作者氣
而不屑於仕或問其何取於樗也先生曰木之為人所材者松
也栢也楹也杞柳也檉楠也梧楨也松之直剗為舟為楫檀之
堅揉為輪為輻梧楨之美削為琴瑟楸楠之大斲為梁棟若杞
若柳屈為器斬為杖而樗之高且巨非不若衆木也無松栢之
直無梧楹之美無楸楠之大以為舟楫則不勝萬鈞以為琴瑟
則不中五音以為輪輻則脆而易敗以為梁棟則蠹而易腐以
為器為杖則癘瘡而不任雕斲是木之不材未有過於樗也吾

實似之然彼以其直也以其堅也以其大且美也不免於剝
斲削斷屈而不得全其木之天全木之天而不賊於斧斤者樗
也視今之所謂豪傑顯於時者或智或力或藝或果數年之間
倏起忽仆銀黃之重而刀鋸隨之矣異衆木為人之所材者乎
吾以齷齪獨存無榮也辱亦不及無得也禍亦不蹈幸而全吾
之天非樗類邪終日杜門謝客坐木榻讀南華內外篇不知霄
壤間孰貴孰賤孰泰孰約也人以其是高之咸稱樗隱先生或又
云先生錙姓嘗以兵略佐邁公善卿守會稽後以樗隱自蓋云
評曰樗之不為世所材也亦樗之幸也代之坐廟堂享五鼎
而無益人之國獨非樗乎其不為樗者又往往不能終何者
薰以召焚明以媒讎求如樗之自全惡可得也故有道者
其用於不用寓其能於不能若先生者是矣豈真樗也哉豈
真樗也哉

林泉民傳

林泉民者陳留張氏字夢臣居華亭之城東門日與子弟數十
人講春秋經或勸之仕不應或又曰先生居空室食藜藿得無
病於貧乎則曰吾病不能辭富貧矣吾病使金塢可守藜藿卓不
然臍也富貧可為曹疾不族也少障五十里珊瑚八株石崇
之財也鍾乳千兩胡椒百斛元載之毒也是皆無德而富禍之
招已原德季次不以負為病雖沒不朽以此校彼其得矣榮辱
相萬也吾病不能辭富貧矣吾病吾將翳茂林濯清泉與田夫
野老游於無懷大庭氏之天足矣人以是高之云

評曰古以民稱者有曰天民伊摯是也亦有曰逸民伯夷柳下
惠是也天民不可及已其有一節如逸民者尤妙林泉民讀
書好古不幸時晦道否以屈為信以約為豐而無遺中絕物
之過其逸民之匹與代之食五鼎累鉅萬性性以天殺身沉

族視林泉民為何如哉吁所謂龍蛇其身潛而勿用人莫之
測斯為格品之第一者矣故錄而論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

馬孝子傳

馬孝子者山東鄒縣人字伯傑父某拜南臺監察御史不以家
行傑獨與母鄒縣君張氏居盜起汝穎轉略齊魯境傑負母匿
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歛裹石葬鄒城西盜入縣賊僕仗于
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恸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
孝子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而邑剽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
年得於榛莽中而收衣尚存始克遷而棺于祖塋側御史轉浙
西僉憲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燬壇人咸
稱其純孝云

貝先生曰三綱人紀之大也臣必忠其所事子必孝其所出
亦事之常爾而世以為卓行者之史為勸戒何邪蓋時不古
若而盡忠孝者求之治安之日已為妙劑了于戈括闔之餘

族視林泉民為何如哉吁所謂龍蛇其身潛而勿用人莫之
測斯為格品之第一者矣故錄而論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

馬孝子傳

馬孝子者山東鄒縣人字伯傑父某拜南臺監察御史不以家
行傑獨與母鄒縣君張氏居盜起汝穎轉略齊魯境傑負母匿
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歛裹石葬鄒城西盜入縣賊僕仗于
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恸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
孝子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而邑剽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
年得於榛莽中而收衣尚存始克遷而棺于祖塋側御史轉浙
西僉憲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燬壇人咸
稱其純孝云

貝先生曰三綱人紀之大也臣必忠其所事子必孝其所出
亦事之常爾而世以為卓行者之史為勸戒何邪蓋時不古
若而盡忠孝者求之治安之日已為妙劑丁于戈枹闕之餘

乎為臣而死節者若張桓李輔李齊余闕揚文宰華不數人
伯傑之孝則又見之於所未見也夫海宇之大孝如伯傑者
惡可遽數特處其常者不足稱處變而克盡其道與忠節並
論誠無一二為傑過寇不死直率可具於是時知有世而不
知有身所以寸四尺之士而不去寇難虎狼亦矜而釋之天
理之在人心終莫之蔽也余因前進士潘天民言故錄之以
備大史所采且著我朝忠孝之士有非五季所能班也

澹泊齋銘

建寧倅周侯克復玉坡祭叔周公之子也慷慨有氣節觀其所
居之室曰澹泊齋取諸葛武侯戒子書語也鳩李貞瓊為之銘
曰
翠巖肉麟為骨戟樹不如高者之溥孤表錫祛麗宇珍家不如
御吾之儼華棟藻梳吾濯鬼瞰而為巢鷓絃鳳笙吾懼天壑而

豈盈百金雙鯉之寵孰與宴而無恐朱輪駟馬之榮孰與徒而
無傾噫達而伊呂之業約而孔顏之樂世紛紛其溷濁吾將從
汝之澹泊也

君子堂銘

猗歟君子止焉而安休焉而畔抱節不屈服素與純曷並其守
彼竹之茂不附不傾負霜益秀水周其隩雲羃其雷我讀我書
或酌之耐風旋雪霏玉鏘金奏玉鏘金奏其樂孔嘉君子之實
君子之華

用拙齋銘

風溪王子道氏以用拙名其齋介邵君篔谷徵予文遂為之銘
曰

嗚呼渾沌既鑿絲是七竅始開而大樸已殘矧歷世滋偽機變
百出又焉得擺垂之拍鞞班之劑以反無為之先吾嘗悲夫金

而範玉而斲木而擇弗若闕之在礦固之在璞全之在山故特
守吾之拙不強其所不能惡傷生而天年柰何柳子病拙而外
所潘生病拙而灌園所貴乎有道者恒樂於無用相與游於大
庭非胥氏之天矣屑屑焉歎夫擯而不復仕而不遷試與汝汎
觀乎宇宙之中萬物蠢蠢雖所賦或殊莫不寓大巧於拙無俟
規矩而方者自方圓者自圓蓋順性以始終又孰非自然而然
者邪

跋蟬雀圖後

右宋徽宗蟬雀圖御史薩公景因購之越中而歸于及山陳仲
謀者也觀其螳襲蟬後旁伺而欲前雀襲螳後反顧而將擊運
思之巧殆非畫史所及而馮生碩士歷舉吳王令人諫伐荆事
以為務前忘後之戒余竊有感焉夫自春秋之季楚方凌晉而
吳乘其後吳方凌楚而越乘其後以至七國之交攻一螳雀也

漢之衰曹氏篡之而不知司馬氏踵其跡司馬氏篡之而不知
劉氏踵其跡以至六朝之迭興一螳雀也由是以降紛紛不一
何可勝數蓋亡仁義之道而惟利之趨則彼此之相乘不知務
前忘後者豈一吳王邪

跋胡季誠沂州事後

予讀林元鼎叙胡季誠沂州事而知流離顛沛之際有烈丈夫
如此王莽篡漢揚雄劇秦美新之論甚於蔡琰失身夷狄五霸
時馮道朝受主託夕舉以與人曾不若王凝妻斷臂明節季誠
不為山東藩臣所屈而區區為海外萬里之行舍立致之富貴
而就一陽朔簿誠明於事君不貳之義而知所輕重矣元鼎之
文直而信嚴而約若秋霜烈日尤能白其節於天下云

書擊壤生詩卷後

城西門沈雍氏號擊壤生者持卷求一鳴呼時非亮而稱亮

民當龍虎相啗之際而擊壤予痛有感焉堯民擊壤而嬉堯之德也不知堯之德堯亦不德焉今去堯四千餘年矣尚爭效而薄揖讓矣任慘刻而黜仁恕矣詔漢息而聲律變矣衮冕裂而等威失矣不勝其賦歛而甘蛇虎矣不勝其刑殺而為盜賊矣安得熙熙皞皞如堯民擊壤而嬉乎惟其不得如堯民而嬉而思反乎無為之治此生之志也故書此以明之云

讀胡李誠南征詩後

右胡李誠先生南征詩一卷自固安達吳門凡二十首陵沙千里朝煙暮雨遺情旅境備見歌詠而含悽茹辛沈鬱頓挫一出性情而具經緯之體非徒摹擬少陵而作者也少陵自入夔州諸詩看輪扁之斲有不能傳之妙山川之助亦不可誣者今李誠將抗海踰嶠度鬼門歷蒼梧南之陽朔益發瑰詭奇絕詩固不~~不~~是也惜乎干戈格閫之時浪游南北不得嘔國家之慮

如虞揭歐馬之在中朝振大雅之音耳吁明天子方將復太平之業李誠豈果不及虞揭歐馬邪予竇有待焉

書篋谷小像後

始邵君篋谷小像一雲間張梅巖之所作也君體豐而氣清好眼古人衣冠蓋有西晉之風流焉此尤得其似雖工之善如顧長康者不復能過也初余識君於曠溪兒菊存氏座鬢髮白哲甚口固非一時綺紈之士所能及遂結友而去時其曾大父_言嚴先生卷卷訓_語諸孫以通經為務故君不遠數百里從蔣君予中於吳門者四三年繼從沈君東岡於金陵者二年歲大比同試于錢唐操紙風簷之下一揮成章不啻玉良之騁於九達之衢而和鸞之音鏘然中節予知其冠四道士而薦于春官必矣既而為有司所黜又皆惜之君獨無怨色乃歸而益治其業予遂與二三子講學西湖之上不相知者十五年後予分教松

江獲相與握手道故舊而皆非昔時之狀惡得不慨然於中邪
即其像而反復觀之少之時若朝日之出雲雲之交芙蓉之始
花也十年之久則既壯而貌已改於前又十年之久則既老而
貌已改於中矣惟心之所存則未始有老少之異焉夫以其貌
之改於十年之後則不能不感其時之速若雷電之驚而激也
以其心之不易於十年之前則知其學之進若流水之盈而達
也凡予與君交踰三十年亦求其心而已而貌之改不改非所
論者又孰知壯之異乎少而老之異乎壯歟蓋人壽百年而氣
之盛衰猶旦之與暮此必然之理有不足惑者而進學之功由
乎歲月之積智益明而道益崇所謂金之成於砥礪而木之堅
於霜雪者乎視余之齒髮已變而索居無聞竊自愧焉故余書
其後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四

復姓解

蕭漢王敏夫之曾祖蚤孤隨母適何氏蒙何姓者三世若干年
至敏夫始去何歸王或曰敏夫殆章其祖蒙何之非與余解之
曰王何之別不啻黑與白非若國之為郭與之為嵇華之為
辛籍之為帝敏夫之知王是舉三世之失而反之正也使卒無
以正之則一也世幾絕惡可辟章祖之名襲而冒之乎或又曰
古有夏侯姓亦孫而家孫者駱養於安而蒙安者今王寔養於
何其家何之姓亦若孫與安也予又解之曰孫為夏侯外家駱
為安養子孫與安已証其族王非夏侯駱之比尤不當蒙何
當如解子之歸儀朱之歸范也何者姓以統同百世不變氏以
別異數世一變抑皆觀夫水乎其絕也必梗之其續也必疏之
其派有萬而本之一者何源而尋也人祖其所出亦若水焉王

江獲相與握手道故舊而皆非昔時之狀惡得不慨然於中邪
即其像而反復觀之少之時若朝日之出慶雲之交芙蓉之始
花也十年之久則既壯而貌已改於前又十年之久則既老而
貌已改於中矣惟心之所存則未始有老少之異焉夫以其貌
之改於十年之後則不能不感其時之速若雷電之驚而激也
以其心之不易於十年之前則知其學之進若流水之盈而達
也凡予與君交踰三十年亦求其心而已而貌之改不改非所
論者又孰知壯之異乎少而老之異乎壯歟蓋人壽百年而氣
之盛衰猶旦之與暮此必然之理有不足惑者而進學之功由
乎歲月之積智益明而道益崇所謂金之成於砥礪而木之堅
於霜雪者乎視余之齒髮已變而索居無聞竊自愧焉故余書
其後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四

復姓解

蕭漢王敏夫之曾祖蚤孤隨母適何氏蒙何姓者三世若干年
至敏夫始去何歸王或曰敏夫殆章其祖蒙何之非與余解之
曰王何之別不啻黑與白非若國之為郭與之為嵇華之為
辛籍之為帝敏夫之知王是舉三世之失而反之正也使卒無
以正之則一也世幾絕惡可辟章祖之名襲而冒之乎或又曰
古有夏侯姓亦孫而家孫者駱養於安而蒙安者今王寔養於
何其家何之姓亦若孫與安也予又解之曰孫為夏侯外家駱
為安養子孫與安已証其族王非夏侯駱之比尤不當蒙何
當如解子之歸儀朱之歸范也何者姓以統同百世不變氏以
別異數世一變抑皆觀夫水乎其絕也必梗之其續也必疏之
其派有萬而本之一者何源而尋也人祖其所出亦若水焉王

氏不幸絕於前車而續於後君子貴敏夫之知本矣以氏論之
其姓雖同而出大原者不冒東海之王出高平者不冒新野之
王歷千百年而世中之况可以蒙何邪使何無後何固不得子
王王亦不待子於何此哉然之義不待辯而後判又孰得而亂
也哉或又曰漢之婁劉唐之檢李當時莫議其非者何與余又
解之曰此後之天子者也古者天子賜姓命氏婁賜為劉徐賜
為李視得姓於黃帝舜禹之時不同亦為上者親之而為下者
尊之上無所屬下無所受其可以婁附劉以檢附李邪至有群
搗而易姓者醜其惡而易姓者尤不一舉之以例王何失益遠
矣或者知以詰因為數之曰代有私其德而蒙其姓豈一王代
哉有如趙之能知所出絕而復續蓋千百而十一非其天資過
人而有學問之功不能矣故為復姓解不獨嘉敏夫之為人且
以警天下之失而不正者也

性論

性之為性其本一而已矣固於氣者不同焉曰剛與柔也剛者
恒躁而柔者恒緩剛者恒勇而柔者恒怯剛柔之中又有二焉
曰善與惡也剛之善者義勝而過於嚴惡者殘惡而已柔之善
者慈勝而過於異惡者陰險而已孟子曰性善舉其本而言之
也荀子曰性惡求反孟子之說而不知性者也漢之醇儒曰董子而謂性者
混求善惡之說而不知性者也漢之醇儒曰董子而謂性者
生之質唐之大儒曰韓子而謂性有三品亦何異於告子哉至
蘇氏則以初無善惡而聖人強名之為善惡穎濱則以孟子言
善為火之能熟荀子言惡為火之能焚其紛紛率反如此而橫
渠張氏之論則不然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矣苟揚之失於是始決而
於孟子之言尤備也嗚呼向性之不明學者各務立言以相勝

而天下不勝其異論論愈高而失愈遠韓子稱孔子之後學之
醜者惟孟子一人而止則有見其是非之的而言非若其行索
途而不知所適者故其說為近惜其理有不合於孟子也微張
子之徒出而正之學者將安所折衷邪雖然諸子之是非不足
辯也蓋亦求諸經乎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
思孟子之言性實祖於此彼以文武之民好善幽厲之民好暴
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以堯而有朱以桀史而有舜以紂
而有比干是有性善有性不善也蓋皆告子之所與孟子言者
惡知性之本歟性之本出於天天之命於人者果有不善歟劉
子謂之中周子謂之大極名雖殊而實則一豈苟然哉由此觀
之性者天下之所同而不越乎仁義禮智信克齊之善性也幽
厲之惡非性也固於氣而不得其中者也然理也氣也生而俱
生而未嘗離者猶水之於器也故論性不論氣不脩論氣不論

性不明學者由張子之說沿其流而溯其源則恒性可識矣或
曰子之論詳矣其在於心而不在于書者雖無張子之說而其
本之一又可得而終泯乎曰非也孟子沒降於漢唐窮理之精
未有如張子者故其論出而天下攻之惟張子發氣質之性深
究功於聖人之門卓乎其不可及已嗚呼聖門之教人莫先於
性其蔽也必明之其失也必復之則可以治身而及乎天下國
家此其為聖賢之大也學者務外而遺內則復性之功缺復性
之功缺則見之所施者狹矣故述張子之說以啓之若夫性有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與食色出於性之言蓋不考於經而蹈
告子之非者則與蘇氏之兩言相去無幾茲不待申之而明矣

辯鬼

城東萬竹林古宅數有妖白晝出於中擲瓦覆器人無敢居者
一日過者寢於床以髮繫床足而僧古清居之其妖遂息咸以

為有道之士妖不能好也錢彛脩錄之為傳客持以問鬼之說於余余應之曰有之伯有為厲於國黎丘之鬼扶邑丈人而道苦之謂之無鬼可乎子產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彛之所錄其亦所謂強死者乎彛號儒者蓋惑於鬼而不知死生之理者也人始以為有也方疑而懼生目見人之所不見耳聞人之所不聞終以為無也既悟而疑釋真無所見聞矣惡知鬼之為鬼乎彛宜原其理而告之使不惑於妖可也又傳以實之益滋其惑矣夫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死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散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五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先王因而尊之為天下則無敢慢而違之猶以為未足也教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生焉此禮之由作而鬼神之義著矣由是推之神為氣之息而伸而鬼為氣之往而屈以歲則有寒暑以日則有晝夜以人之在天地則有生而死

其理一也而萬竹之妖鬼之非常者及其久也滅而不存散而不復卒歸於常耳彛既不致於此且論清呪諸鬼而驅之其言不經如此而人猶信之予不得不辯

辯拙贈常景元

錢唐常景元少有氣節通春秋大經五試于有司僅一薦而年已老矣道雖高而無所容文雖奇而無所施蓋亦幾乎拙者人皆笑之余為辯之曰甚矣俗之取於拙而不耻於巧也有稟氏之民拙矣而無拙之稱風氣開而天下不勝其巧於是始疑拙於古而巧於今苟有一謀之失者輒以拙目之吾嘗觀一世之人巧於仕者其祿倍巧於兵者其功大巧於說者其術中巧於賈者其利博而贏儒者區區濁守其拙旦暮與殘鏗破瓦相伍以事千百年為爛之編奚啻老農之於田寸寸而耕以異程而之富其視巧者惡得而倖哉然巧拙之不齊性也拙固不能矯

之而巧亦厲之於短短之於長也使矯之而巧其病有大於拙
焉雖然仕有時而蹶也兵有時而債也說有時而屈也賈有時
而不售也其巧亦窮已是巧者非巧之為巧時然而巧也拙者
非拙之為拙時然而拙也彼昧於道者以利不利為巧拙豈知
夫巧拙繫於時邪故病於拙而尚乎巧不知孰甚焉潘岳柳宗
元是已吾將安吾之拙相與遊乎太古之天泰焉無外患之入
所利不既多乎使窮於巧而欲返其拙意弗可及也已故暢其
義以質之景元且以自厲云

三賢贊并序

瓊嘗求天下士以文章名一世者古今不數人以事業著萬世
者古今不數人若晉平原內史陸士衡及弟清河內史士龍並
以文章名一世者乎唐平章事陸宣公此以事業著萬世者乎
初士衡兄弟之歸晉也張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且中州

無能言之士而弘麗漂逸殆不及焉史稱其遠超枚馬高躡王
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則其文章可知已宣公之佐唐也嘗曰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自居翰林至於相論諫數十百篇皆
本於仁義而斷刑裁十一先儒稱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
賈誼而術不踈則其事業可知已華亭舊有二俊祠至正二十
三年松江通守領僕遊教授馮恕拓地大成殿北講堂兩遷之
并奉宣公為明年春瓊承分教之命始獲拜其像按士衡吳縣
人宣公嘉興人居非同里也生非同時也其出處本末不類也
然上下千百年間而異之人才以文章事業稱者獨此三君焉
且不克盡其用以死孰非天乎何才之厚於三君者如此而功
之盛於三君者如彼故天下莫不為二俊寃而尤為宣公惜也
鄉人思之深愛之至合而祠之宜矣瓊嘉興人也數往來華亭
幼讀三君之書未嘗不服其雄辭大節恨不得起於九原而忻

然執御焉乃贊之曰
猗歟盛哉一門二俊龍翔鳳騫天運既移國鄙臣遷才高匪福
道否終愆蘭悲塗翦玉耻璞全謬謬宣公華峰一柱舉邪而傾
孤立無與炳炳萬言以藥人主功濟時屯謗由直賈有烈其芳
有燁其光近宗遠法豈惟一鄉九山峩峩與岳相望匪山之高
伊人之良

罵蚊

吁嗟蚊兮爾生可矜爾毒可憎針喙踰薑緒翼方蟬晝伏如同
夕飛孰微明燭已撤空床始登既息而沐爾胡見凌且行且歌
什伍共勿經堂入與朕朕莫莫或刺予股或嚙予肱或集予背
或觸予膺倏前倏却攘之弗勝完膏盡瘡欲寐旋興吁嗟蚊兮
朕類寔繁小大非一尤忌高足約章經質結繞轉九熠燿借光
爾獨予仇而為猖狂糾充共操蟬棄其潔爾獨予噬而為饕餮

拱翠堂記

華身之大澤東西五十里曰泖環泖而居者多巨族其能通
經好古則有翠巖邵先生焉先生常來李時嘗薦于有司代筆
勢殊遂不仕家卒先生之孫南仲號浦雲處士者闔室所居之
東偏額曰拱翠以示其尊也處士沒四年其子文博復治地東
野獨為扁於堂在先生舊藏經史子集及古琴鼎彝法書名畫
列度其中登降出入恒若先生之存而一笑一談接乎目也
且徵文以記之獲昔講學雙堦溪上鉅翠巖之居三里嘗從文
博觀其與仇白二公唱和詩風雅文承猶可想見閱二十年而
所謂拱翠者不墮而又新之則浦雲之為孫文博之為子克承

乎先美瓊請以山喻之山之平行者有未足觀而奇者之衆必有嶄然如嵩華特起衆山之中而嶠者崖者巖者岫者前者左右而顧焉不啻半之拱乎尊小之拱乎大笑人本才祖自祖而降為子為孫孫之子為曾為玄為來為昂為雲仍亦若衆山之於嵩華而無不拱者此天性之自然又非木石之無靈特出於勢者也使忘其本而自別之自絕之為澄為軒則滅其天笑今羣巖之樹立於前而滿雲父子之相繼於後如此可謂知所尊矣苟知所尊則於羣巖尊重不遷之德峻絕孤撐之標必將視而效之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於鄉人猶然况為其子若孫者乎故不獨嘉又情之盡孝思而能尊乎羣巖又以昂其後人盡所尊之義而致孝思於無窮云

故訓導胡先生畫像記

張士誠之入吳也江浙行省以參政楊公完者德示之入分兵擊叛將王可權于松江兵遂大掠至夫子廟執訓導胡先生責其僉先生叱曰若不討賊而反為賊邪衆怒刃之尋死至正十有六年三月也初部使者命先生來分教歲閱月而可權至二月己巳夜内外舉火烈焰亘天先生亟命關閉門防寇徒薪辟火火且逼西北垣乃率諸生李復賈兼善吳克敏宋起潛尚德卿升屋大呼注水沃之又令民撤草坊許新其居既而火乃反風若有鬼神相之者故東西佛老之宮咸毀無存此獨巋然如靈光寔先生力也方其變起倉卒在官之人莫不駭散奔走先生會稽布衣耳不食其祿不任其事乃以身觸虎狼卒至見殺而不悔嗚呼昔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子思居衛寇至則不去以為君守蓋賓師之道與臣不同如此今先生當為曾子不得如子思也而區區守此以死忠固不足班於孔父仇牧義固不足

班於王燭斯亦傷於魯矣然先生之心以為平居無事則朝
游談其中一旦遇患則委之而去曾市人之弗若也推是心也
以為守令則能死城社以為將帥則必死疆場至違義苟活
而失事君無貳之遺哉是未可深議之也後三年太守王侯立
中因採教授馮恕言謂數百年先聖先師俎豆之區微先生之
守惡能免於焚燒也乎而今日學者幸有所庇以講詩書禮樂
之教者當知其有大功於此也前守既繪其像於東廡春秋徐
君克初贊而成之遂以命瓊然猶隱而不得詳也茲直書而正
之先生名存道字師善嘗以春秋經試於有司其來松江時亦
未有知者噫士不偶於時而卒能顯於後矣先死之一日有詩
書于壁示其必死之意并摹刻于左云

筆議軒記

瓊從錢定揚公在錢唐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有志取朱子
義例作宋史綱目且命瓊曰宋南北三百年間載籍視前代尤
繁爾及諸門生當與吾共成之瓊因告曰孔子作春秋雖據舊
史而十二公之事有得於見聞及傳聞之辭故筆削褒貶一斷
於心而垂法萬世今生百年之後而欲窳定百年之前宜不易
也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之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
而不敢書史官務脩前事不及詳於見聞而趙元昊自僭叛至
稱臣一事不書他可知矣由是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
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為勸戒乃據以定褒貶惡敢犯天
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為然且曰考之書質之人當必為之尋值
兵變流離散處閱十五年復會于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
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嗚呼公之學下上古今貫穿百
家其論事直而不詭足以遠遠遷董而其慎重如此一日何溪

彭宗璉氏過瓊清江讀書所求記所謂筆議軒者而公且以宋
太祖之禍為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為張浚之罪以至韓通
李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授之俾有所論焉因觀所著
則皆祖於龍川水心而其言鑿鑿合於人心天理之正使死者
復生亦不為過可見其為有識之士而權衡素定於胸中故敢
為予之所不敢為也龍川論唐己未庚申之變太宗忍於同氣
此天實為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幸於詔宗璉於建隆
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后私其兩出且誅太祖不知公義
趙普無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其全書既出獲盡觀前
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幸歟雖然天禍人刑亦作史者所畏蓋必
有如歐陽子所陳者宗璉其或之哉故樂為之記而首舉其與
公前所言者云

松江府儒學藏書記

士必本於學學必資於書然荒陬之地書有不能盡致而寡人
之子書有不得盡讀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盡天下之變一旦
欲推而措諸事業有弗病且幾乎故州郡通立學校又建藏書
之閣凡性命道德之文名物制度之紀咸萃其中使來游求歌
之士不待觀於肆而得之吁其所以教之周而無缺者如此松
江夫子廟僅全於焚蕩之餘所儲經史子集散佚無一存者至
正二十三年冬西蜀王公立中來守是邦汲汲以興學校為首
務時則會稽馮君恕錢唐陶君植相繼掌教延五經師迪子弟
員月試季致士習一新復以學廩若干碩購求十三經注疏等
書於中吳巨姓家攢收庋列書閣之書組帙每帙印識其上或
司籍慎於所守勿為鼠仇而蠹盡有欲假者許就觀焉以其得
之不易命瓊列叙目錄若干卷志其歲月于石庶明其用心之
勤則寶之於後非特一時而已其能繼而益之以至萬卷實有

望於來者固不止於是也烏乎書之所在道之所存也求道之
要舍書何以哉若其在於心而不在書者學者又當默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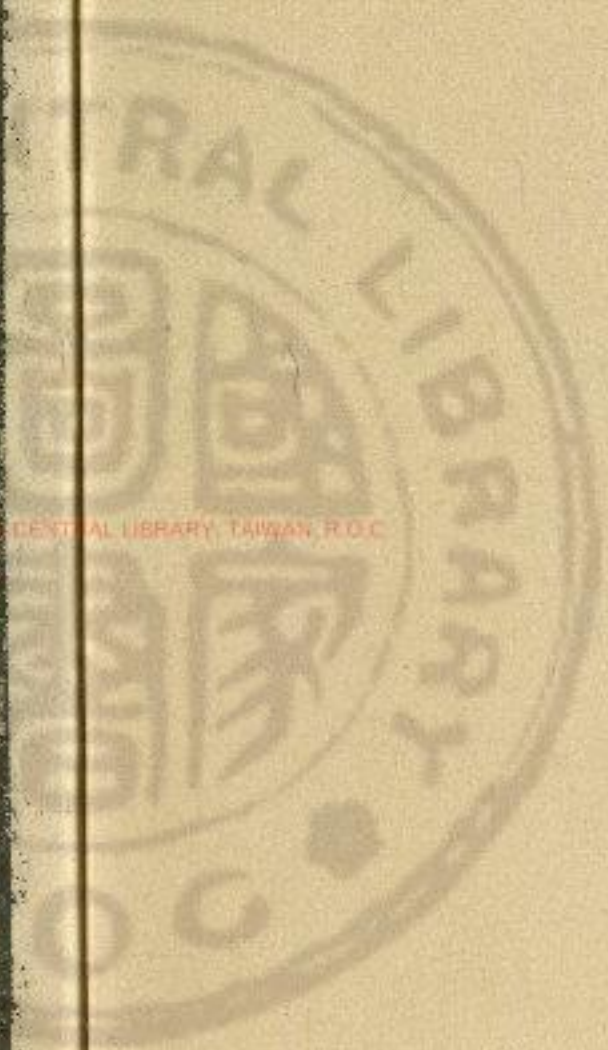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四



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五

水雲深處記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行無大山惟叢篠灌木蒼鬱蔽
島蓋亦海隅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田牧于中者雖早夜作苦
足生胠胙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熙熙如太古時三吳之
變兵亦不及予嘗徑竹岡絕黃浦邪迤而南由橫溪至青林盤
回百折如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
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璜遣命持
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即璜之所居寔揚青林之勝且求文
以記之予惟淵之深魚之適也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
之伏也魚不深則鉤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罾繳得以加之虎
豹不深則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之辟地恆若其不深而釣
餌也罾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今青林有衆水之會可釣而游



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橫之託於是亦既深而莫得蹤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大於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童叟而在於一丘一壑味者方且奔走通都大邑急於自售以微利劫祿為事趨死地如歸者亦悲夫瑣能果於忘世登棄內外務日樗孤舟與海父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升則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取篋笛作龍吟三弄以和巴歛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耶余將去此而從之遊共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為記

天香方丈記

天香方丈者靈鷲峰興聖教寺奎公方舟燕坐之所也東南之勝萃於虎林而虎林之勝萃於靈鷲舊云八九月月有桂子落其顛見於唐賈賓王詩方舟由雲門來主其席境為之益勝庚子年變寺毀於火載經載營克復舊觀遂以天香名其室且訪

予九歲三泖間求文為之記而方舟之說則曰吾所謂天香者非特桂也昔慧理弘大雄氏之法於東土建寺靈鷲為歷今千餘年中紹理而興者有宋之行果輩每合諸大龍象講內外典天轉而曼陀羅諸花故有四花亭者紀其異也吾法無所不徧故吾香亦無所不徧上徹渾淪下被磅礴微而無形廣而無際寒不外吾之法則舉不外吾之香九具乎質者有雜香固無雜也限乎勢者有礙香固無礙也五音之奏可以悅耳香之所及不假金石而塞者以聰五色之章可以悅目香之所達不假粉黛而馨者以明五味之和可以悅口香之所入不假芻豢而虛者以充非芷非菴迷者觸之而覺空者觸之而通躁者觸之而靜忿者觸之而平編者觸之而洪暴者觸之而仁惰者觸之而起貪者觸之而戒威者觸之而欣疾者觸之而愈是吾香所以薰眾惡而會於善即吾法所以超衆妄而歸於真也豈獨桂也歟

吾將廣其香於無外而延其法於無窮以是而為諸天樂以是而為諸天膳以是而為諸天衣使大地物脫三毒八難十熱九惱無施而不可也予聞而嘆曰方舟之所造詣如此則知香之取於桂者淺矣予以事廢未能入名山覽靈鷲之秀一憇室中共談第一義為快姑次第其言為記俾揭諸壁以示其後云

剪韭軒記

錫山華季充氏居笠澤之梅墟築草堂若干楹題曰剪韭軒志懷友也介前進士澄江包叔蘊來謁記余惟韭特菜之辛者非有太牢之美古之儉者多嗜之以其適口而易致耳而郭林宗夜見故人剪韭為具此一時之真意也代之為友者相附以勢相結以利相悅以飲食惡有剪韭之真意乎今季充取友天下之士行倫志合而非勢利之相求也干戈格鬪之餘散于四方歐歌如參辰相望數千里外少者壯壯者老顯晦存沒皆不可

知有適其軒而一接尊俎之贈雖太牢之美其有過於剪韭邪然會合之不常不能無憾於韭之剪者誰幾焉爾吁天子處人亦有不須於友者詩曰相彼鳥笑猶求友譬矧伊人夫不求友生身人之非為若也季充其求友生而不忘者乎至正二十有四年秋九月既滿季貝璣記

方壺記

華亭之駕湖有大姓為米子正氏既所居之西偏闢室若干楹方疏四啓晝夜長明如洞天狀有石鳥嶄然而獻秀有木鳥鬱然而交蔭蓋不待取冷風度弱水而坐致方壺之勝因揭二字以石之且介前進士包君叔蘊來求余言為記余惟方壺為三種之一在瀟海東北五萬里外寔神之所宅也始皇帝嘗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輒有風引颺而去則有無不可知而方士之說往之說以惑世之人者子正之居地與人似勝豈非

真方壺也歟而朝暮汨沒風埃中以圖利微名者惡知有此也
余雖未睹其彷彿竊有會於心者焉至正初嘗錢塘屬國家承
平無事而池臺苑囿甲於三吳時與一二賓客往來湖山之閒
此一方壺也及未半亭也海內兵燹西北州郡盡於侵暴屠燒
而編民之死者十九皆草安居暇食以談禮樂於子父之志亦
一方壺也是非神仙之所得歟笑彼居方壺而不能有方壺之
樂至越海以求之共愚亦甚笑彼不擇地而有其樂則非方壺
而方壺也矣必清穆虛曠健王侯之宮而後為方壺哉予正
居鴛湖之聖甲第建雲臺接環所欽阮足而無求於外日坐
方壺中或觴或奕又非若余之所稱而已其口放舟湖上一造
方壺而息焉則不為生客也

白漚軒記

姑香環城皆水也會稽陳君思可校書新門外而水為軒有白

漚曰往來水上愛其潔素閒暇遂顏之曰白漚軒且徵余文以
記之余惟鳥之族非一鳳也鶴也皆其超然出類者也翠也鶩
也隼也鸚鵡也或以色珍或以味珍以色珍者人利其羽以味
珍者人利其肉隼以善擊珍鸚鵡以能言珍亦不免為人羈惟
漚水鳥也色不眩乎目孰得而賤之味不適乎口孰得而賤之
音不悅乎耳孰得而畜之此漚與人相狎而相忘彼此一無機
也故詩人恒以閒目之然三吳豪傑樹立勲勞者無白漚之閒
奔走勢利者無白漚之閒相狎相忘又幾人哉若思可者其得
閒之趣已乎漚不吾疑吾不漚執觀其減沒浩蕩之波翔集洲
渚之際漚之閒吾之閒也雖然世特以閒擬漚耳韓魏公相宋
嘉祐間定大業都高位身歷兩朝夷險一節至陶萬物如造化
天下仰之為泰山喬嶽乃以狎漚名亭則可見其一出一處之
閒舉無心也是足信於漚矣彼局於機事而汲汲朝暮無須臾

之間者白漚之弗若矣悲夫思可有道之士非久屈於下者余可不以魏公望之與異日於白漚尚無寒盟

香影軒記

雲間之沙門南山壽公樹梅揚溪燕坐之所日與之伍為清客
題曰香影取林君復詩語也且微余說以記之余時讀書三泖
上敷與南山相周旋方花盛開輒造其室中不啻在西湖之孤
山坐放鶴亭夜觀雪舞百份焉試嘗論其疎瘦奇古若龍之蛻
鶴之時皮皴而瘦縮梅之狀也先春而發首居萬物之上梅之
時也託於深林大谷冒風寒犯霜雪滌然而獨存梅之操也至
清而不涅至潔而不華梅之韻也其實酢而適口故以之和五
味梅之用也是皆見於詞人墨客之所賦者不一而未有所
暗香疏影於月昏水淺之際此君復為能冠於古今歟代之評
畫者謂其不難於位置之工而難於神氣之完若君復之詩可

謂得其神氣如善畫者而梅亦由是益見其高士無賢不肖莫
不愛其花而誦其詩猶口之嗜炙此南山所以揭之於兩居也
雖然梅之香與影吾既不一出一揭而得於梵唄之餘已抑亦即
物而觀天地之化乎當一氣肅殺野草之茂者色變山木之榮
者葉脫如漢虜塵草蘭之下偃仆枕藉無一存者惟梅於此爛
然照人則徃過來續之機未始有一息止者豈不得而見之哉
汲汲於道者宜反之於身無間於晝夜寒暑以法其純亦不已
香影之微又惡足玩者邪南山與其徒無方山棲谷汲以究苦
空之說餘三十年而其志益堅不怠必有契於余言者余亦因
以自警云

巖壑深居記

僧天然者玉山大姓劉氏子家素饒於貲悉棄弗有戒妻子事
其母去從沙門之有道者學焉行甚苦戒甚嚴五臺三竺之士

或以為不及數往來雲間雲間人喜而爭致之築庵數區處其
徒而猶惡其竄也曰吾惡用是累人哉遂去之今年秋持張觀
畫一卷謁余秋溼觀其巖然削而峭者為峰呀然虛而與者為
谷雲氣晦靄林木蒼鬱不啻覽千巖萬壑之勝於香鑪玉笥間
也乃指而告曰吾將寄吾於此覆茆而休則華嶽滌梳弗與也
躡屩而游則朱輪駟馬弗與也寓目有朝嵐夕翠之變則楚腰
衛頰弗與也傾耳有風篁瀑布之韻則哀絲豪竹弗與也木石
為伍虎豹為侶人孰得而吾即邪先生幸名而記之予聞而異
其人遂名曰巖壑深居而為之言曰大雄氏之教舉天地萬物
納諸無為其道者非舍吾大欲從彼之所甚不堪鮮有能致之
者天然養於富貴之中而非素習寂滅苦空之說一旦悅而慕
之不有得於獨覺之頃而能一生死齊得喪外榮辱惡能然
無累如此然是道也所謂策千里陵巖巖使其不信則不可入

而蒙者恒缺而不通情者恒畫而不進終不足以造其室以至
於及其與物之無靈而老於空山大澤者相去何遠哉天然
及於此則其性方啓而不蔽也志方統而不畫也其至殆不為
難矣噫世之襲緇衣而自抵牾於道乃挾禍福之說以恐愚夫
愚婦汲汲微利如買之趨市又何衆與微若人之樹玄則大雄
氏之教亦久熄而不振已他日當造所居與之反復極論其所
歸使無辱於巖壑也於是乎書

天背軒記

龐右邪君仲又主草亭之邵氏義塾題所居之南祭曰天背軒
以書抵瓊曰襲狐貉者不知有灸背之快有灸背之快者不知
狐貉之至美當窮陰苦寒吾身猶蛇之糾而不得伸也吾口猶
蟬之瘖而不得鳴也海日自東方出乃席而坐其隅先氣所及
倏焉外融而內炤不啻燄之沃火之鑠溫風之嘘耳聰目明百

體潛蘇欣然高歌作金石聲莫知其所以然者則天下有快於此乎然大明無私吾取得而私哉天下固同此快也彼襲狐貉者惴惴不敢出闈園假之醪而飲焉假之火而附焉曰是美至足矣又惡知炙背之為快絲是宋人欲獻至尊而希其賞然康乃云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迨未之知也惟先生記之以成吾懶余乃為之嘆曰嗟乎溺於物者有無窮之慾得於己者有無窮之樂方海內兵爭智勇之士各欲自衛以徼一時之貴富朝暮奔走於形勢之途觸風埃履冰雪而未暇炙背如曰夫野老者也仲又獨超然高蹈雖王公之尊不能詘而致之且與曰夫野老以炙背自適則其下溺於物而有得於己可知矣昔杜少陵在夔州西閣曝日見之於詩者可謂極其形容矣今仲又之居亦少陵之西閣則炙背之快無適而不為余亦將從之

故是為記仲又通經術善持論有司嘗薦之春官賦詩清麗
世多傳誦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春二月既望攜李
貝瓊記

蘭芳軒記

永嘉李至剛氏僑居錢唐城東關室為游息之所樹蘭其前顏
曰蘭芳軒問求余為之記按蘭與澤蘭類紫莖赤節葉銳而長
古人恒刈而佩之劉次莊之注已詳而黃太史又以一餘一花
為蘭一幹數花為蕙朱子從而辯之且言今所見者花雖有香
而葉無氣非可刈而佩者然亦不知古人所指為何物也由是
觀之天下之物其芳至槁而不變者莫過於蘭而楚屈原著離
騷以見志舉而稱之者不一則原之守比蘭之芳已故其好脩
自潔而朝夕不倦也則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及
時俗之好讒而惡直不能容也則曰戶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

其不可佩夫蘭別於衆草故不與時俱化而獨芳君子別於小人故不與俗俱遷而獨立使俱化而俱遷則芳委於臭腐而美淪於淫僻矣至剛之託乎蘭其亦有原之志哉蘭之是非固弗論也余聞至剛蓋五峰先生之從子弟蚤有氣節嘗從武夷杜君清碧游二十餘度江而北涉黃河覽太華客寄京師落魄不偶而南歸吳門一時將相皆欲屈而致之幕府至則弗屑也然不能不病蘭之弗艾若矣吁蘭之香小夫孺子能知之至剛能不失其守如蘭芳之不變余知必擢於等夷而蜚聲天衢也於是乎書

小蓬臺誌

按東方朔三島記蓬萊在東海東北周五千里禹乘蹻車曾抵其所秦皇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軻有風引帆而返俗疑其妄曾稽為東南大郡舊稱小蓬萊則以其地擬之也鍊崖楊先

族出會稽而老於崧上即七者寮之東偏葺樓一兩願曰小蓬臺示不忘越也臺俯大川川別二支其一南流其一北折而東中匯為百花潭有三石梁跨川上南曰金鰲北曰鍊龍東曰玉虹是崧之勝畢效於茲而為小蓬臺所有江雲海雨山紅野綠舉在几席之下則視會稽之蓬萊小大不同其超乎埃壘不啻真在三山雲氣中矣先生晨興披鶴氅冠鍊冠燕坐其上客至不下臺好事者就見之相與高譚大嘯或出桃核杯酌酒酒半取錢笛作長短弄旁若無人觀者以為謫仙人也夫道山四時皆春而小蓬臺之春亦無盡小蓬臺之春無盡則先生之樂又豈有盡邪於是命瓊誌之瓊惟先生早擢高第宰天台後去而客錢唐姑蘇者久之州郡兵起往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敗挈家東下崧之通守碩遜具舟楫迎之蓋去會稽三十年而息於是非蓬萊而蓬萊也會稽受兵尤酷累骨如莽千里蕭條雖

蓬萊而非蓬萊矣昔杜少陵放浪梁宋吳越後仕玄宗肅宗官
至拾遺然流離顛踣之際由郾入蜀東屯瀼西九三葉草堂少
陵沒而天下稱之先生之與少陵其跡同其趣同其文章之信
於時同異時小蓬臺將見撫於圖志杜少陵之草堂何足侈哉
於是乎書

綠陰亭記

過穀波橋東復崎嶇南折而西抗飛簷萬竹間為綠陰亭中可
坐七客隱然有林谷趣方夏九州一火宅而亭之左右接葉雲
布日光亭午不到地可誦可弦可燕可奕羊角風至囊青舞翠
雖崇樾眩晝積李縞夜惡有茂密蒙翳如綠陰者哉予既登嵐
光清霽樓下憇是亭俯游條仰飛翼徘徊久之足以祛其煩而
泄其憤碩奔走勢利者不知有故幽勝也因取至元間一時宗
工仇山村王荊存李賢房曹梅南唱和綠陰詞俾刻之亭上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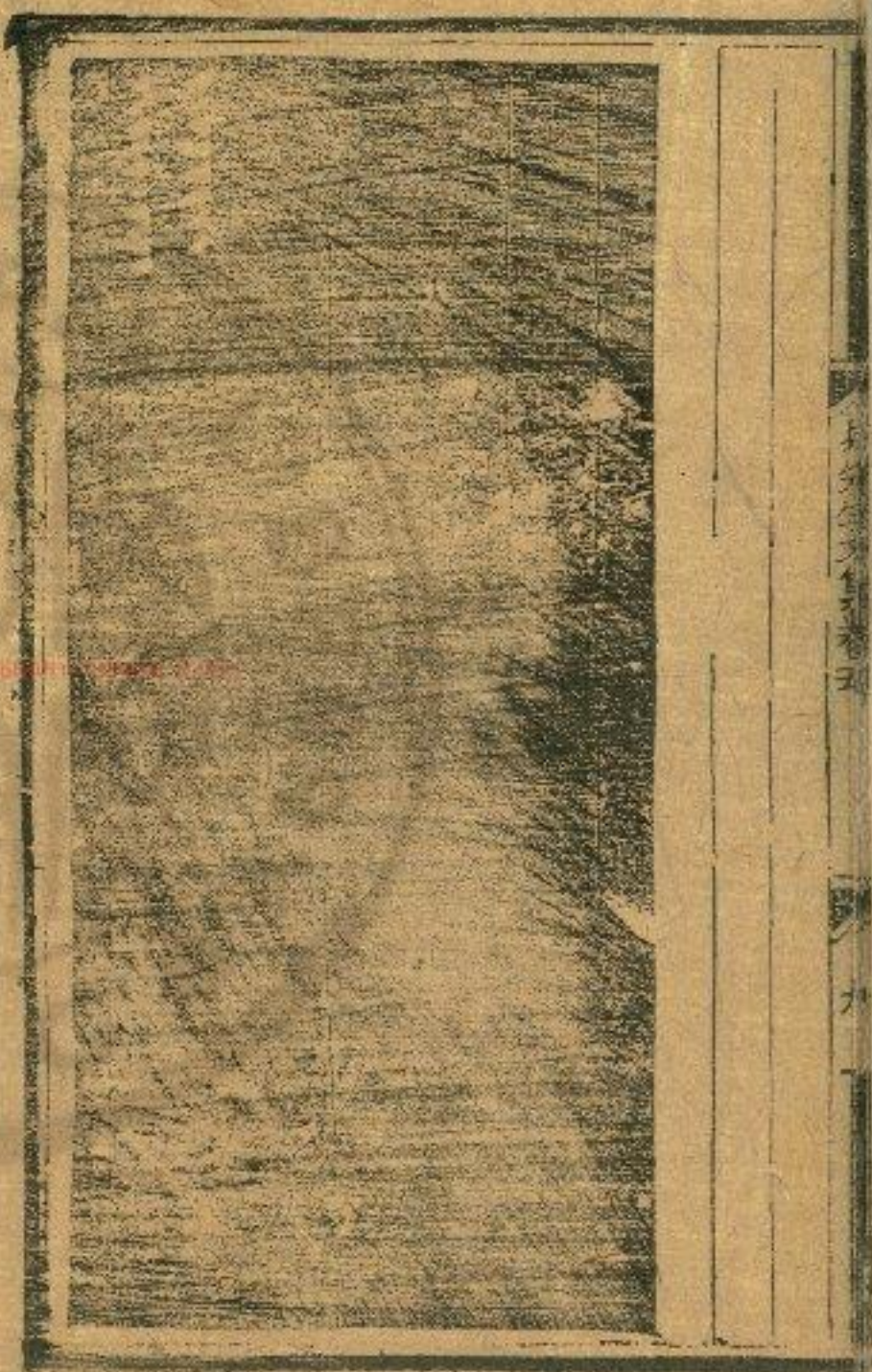
游者覽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五

清江先生文集卷之六

古澗寒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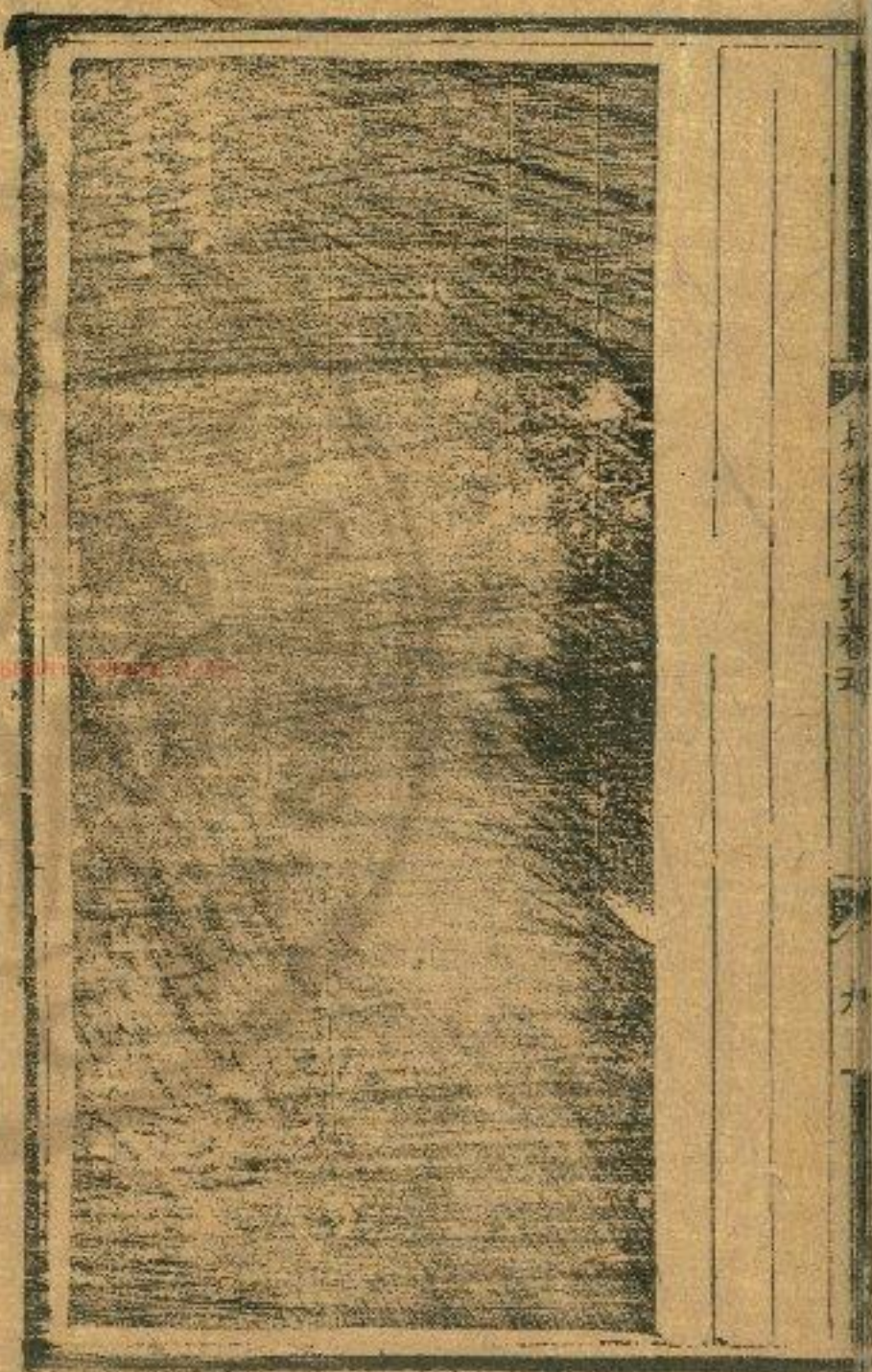
泉出於山正出曰溢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決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濛泉此泉之大際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鑪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唐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絃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玲瓏之相觸及慈春涼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薄如决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暍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蕭然如清秋松風謾謾相和肌肉為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與客俯而掬卧而聽日入志運翌日至南山白蓮峰觀水簾而寺僧病遊客之數塞以巨石而泉散



清江先生文集卷之六

古澗寒泉記

泉出於山正出曰溢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決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濛泉此泉之大際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鑪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唐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絃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玲瓏之相觸及慈春涼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薄如决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暍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蕭然如清秋松風謾謾相和肌肉為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與客俯而掬卧而聽日入志運翌日至南山白蓮峰觀水簾而寺僧病遊客之數塞以巨石而泉散



落崖間無復所謂鸞鶴唳而蛟龍涎者蓋不幸也後歸黃灣並
海之山皆無泉惟東山有烏龍泉北山有靈泉泉小不足觀及
來雲間九山之麓亦不知有泉而沙門澤公楚蘭者所居之室
在釣灘之上泉灑灑出叢篁亂石中循除而流尤甚清冽可以
析醒滌煩與春涼一矣因題曰古澗寒泉求予為之記遂舉昔
遊之所見如此大泉蓄之有本則其流也必遠其及物也必廣
君子之務實者似之傳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楚蘭之於學必能法之而不息其不至於極不止也余
他日尚當一寄幽賞於泉上為楚蘭援筆賦之

萬峰秋記

法忍寺之沙門敬梓山闢室為燕坐之所西江清涼尊者題曰
萬峰秋蓋山之環其居者如青芙蓉萬朶而朝嵐夕翠之變接
應起居飲食之時其竟湛以虛其氣淒以勁其容慘以肅蓋

清天恆台既收白露先感而山中之四時常秋也行人已去松
聲不斷悲風生而猛虎嘯素月出而清猿哀則有默會於休而
定定而恆者於是招虎溪而結社與鵲巢以為徒飲卓錫之飛
泉分鳥殘之霜柿可以外榮辱而一死生矣且復徵余為之記
無乃贅乎然余知梓山之所造已大雄氏之道本一而為其徒
者岐而二之宗於禪者不假文字直以求心為要宗於教者以
為行必先於知不然則造道之門孰從而入邪二家之相矛盾
不啻水火而梓山始亦以禪之高虛為難因居船子覆舟之所
而取藏室之書及止觀語錄盡讀之閉門謝客旁通博攷九十
餘年及其老也一旦大契其旨於文字之外由是歛其華而反
其本且病昔之纏於紛揉則其於道何如哉或乘小舟往來江
上徃徃賦詩有貫休密殊之趣初非出於有意者後復置而不
作人多與而致之者輒辭不就其峻絕之行又如予方置置

然東西南北未知所屆又安得造于萬峰相與掃白石覽歸雲
道遙倘伴以成二老而忘世之風濤火宅邪姑舉其說俾刻諸
石云

虛白室記

余聞金華多仙佛蓋其山川之雄深必有異人之所託不可誣
也若黃公晉卿之門人繡湖沙門皞公虛白者其佛之徒歟虛
白二十餘年江而西覽佳阜於尋陽訪遺林於洞庭而公序以
送之且壯其觀乎博大之區而從有造者以證其真印之傳屬
海內兵變遂留雲間久之與余往來雙壩溪上皎然如近冰雪
莫得而浼也一日告余曰吾無一席之居隨所寓而居焉而室
之名曰虛白或譏其無室而名之是強名也然吾之為吾亦強
名耳又况寓吾之室邪且不徒寓吾之室吾亦無也以其有而
觀之其在越則越為虛白之室其在吳則吳為虛白之室六合

之內孰非室之大者乎先生率記之余曰虛白既強名其室而
余又率之以說則亦累於有而攻之者益熾矣然有不可已
共白生於虛惟虛故白耳日月之明一照而四海白而坐闇室
者不覩其光故疑日月之所不及而不知其蔽於物也苟去其蔽
則八牕洞索昏夜皆白如積雪之相射落月之相通不待燭之
以火而無不見焉豈非以其虛乎此一室也物之至虛者莫若
心存之而神觸之而通惟其珠玉文繡聲色狗馬之屬所以內
蟲而外蠱者非一至虛之體於是味而失之類乎木石之無靈
而為昏為曩已必也去其內蠱而外蠱者如伐寇戎焉不使有
一物之能蔽則天下之理昭晰森布雖居闇室不啻日月之中
天虛而白也虛而白也者豈惟一室之近將充乎上下而俱白
矣故其虛如谷廓焉可蓄其白如玉聚焉可燭其虛白之室乎
抑亦虛白之心乎是為記

橘隱記

揚溪距亭五十里地廣而夷水清而駛人之業廢居者至而成聚蓋有橘洲之勝焉友人陸伯讓氏居之題其游息之所曰橘隱且求予為之記予詰之曰太史公稱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安邑之棗渭川之竹並擬千戶侯然伯讓非事貨殖而資橘之利也若巴人所傳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者則又恠而不經非伯讓之所取也伯讓曰吾之托於橘者豈如彼之所謂哉吾遠祖績六歲謁袁術以懷橘見稱遂胎口實於後則蚤有過人之識初不在區區之橘而已故因以自侈且繫吾千載之思焉耳貨殖之賤神仙之誕姑置而勿言余廼為之歎曰按陸為吳大族自績至遜起為大帝相而能以弱制強盡復荊州之地破走賊賊烈於夷陵遜沒而抗復將其眾出督西陵以拒羊祜者五年及抗之子機雲又以文章名世至於今其故宅之在華亭者雖煙

沒無遺而所謂唳鶴灘黃耳塚猶可彷彿其所每欲訪遺蹟於荒烟野草中求其子孫必有興者而伯讓其最乎使居其位行其志亦一時之偉器也其父嘗徙於溪北越五十年卒伯讓遂留其二子而自返其舊廬蓋將遺落世故與田夫野老退於三泖之上顧謂昔時將相之功名事業不可復見於是治田築室樹橘其旁以示不忘乎世而素菜蔬實見於夏兩秋霜之際者可喜亦何待蜀漢江陵之產為富而橘中老人之樂殆不得如吾之深根固蒂也然則伯讓不能隱而居其位行其志必如其心思勞其筋骨將終日汲汲之不暇雖欲有橘中之樂惡可得耶以此方彼亦猶愈矣尚益封殖嘉樹但過者指而言曰此績之後人也於是乎書

觀捕魚記

松江產魚非一取魚者或以罟或以叉或以筍或以罾三家則

斫大樹置水中為魚藁魚大小畢赴之縱橫盤互人亦無敢捕者故萃而不去天始寒大合漁者編竹斷東西津口以防其佚乃徹樹兩涯鼓而逐之魚失其所依或駭而躍或怒而突或戢然已在釜中矣於是駕百斛之舟沉九囊之網掩其左右遮其前後而盈車之族如針之屨脫此掛彼損鱗折尾無一縱者予觀而歎曰魚之托於水也非無九州四海之可歸也而歸于數畝之陂朽株之下以為至安無患若登龍門焉惡知誘之者將以制之養之者將以殺之人之機亦巧且深矣予又傷其盡而無遺何其不仁之甚邪嗚呼天下之死於盃取者豈獨魚已乎豈獨魚已乎故書為記

菊註誌

今年秋九月既望余出城北三里訪菊莊李君之居無五畝之圃而左右種菊百本有瑪瑙盤者株高五尺開十花團淨二寸

強人以比西施中酒時狀元紅者株高四尺開十二花視瑪瑙盤微劣金鳳毛者株高七尺開十花色純黃如金圍徑三寸繡芙蓉者株高五尺強花如錯金間深赤色徑二寸強此為第一品次小金蓮琥珀杯玉玲瓏賓州紅茉莉白株皆高三尺強花小大疏密不一而鵝翎鶴頂亦繡芙蓉之亞也他不可名紀者尤衆蜀洛陽牡丹未有盛於此者可謂愛之深而培之厚矣君遂置酒賓予坐日既夕剪瑪瑙盤一枝而去越翼日命其子馴來求文以記之余惟菊為草木之一前乎陶靖節鮮有愛者而陶亦記之菊以見其高然未始有所標榜也及宋周子目陶為愛菊目菊為花之隱逸者後人遂取菊與陶並稱之朱子通鑑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卒陶之高蓋著於百代菊亦與之俱高矣吁一氣之烈草木摧敗無色若奔北將士蹂躪大荒之野而菊挺然冒霜不凋宜為陶之所賞可謂絕類而際出者乎君亦

慕陶之高而又色別類今如此其趣固同乎陶已余亦愛菊之一也幸無官守言責之累每歲携客過菊莊撥英汎酒和靖節之詩而想其人於千載之上不可謂菊自陶之後愛者幾何人也因書為菊莊記君赤城人字道原通尚書經嘗再試有司今老於泚上云至正二十年冬良月鵠李貝瓊誌

蘭雪坡誌

蘭雪坡者大名劉性初氏名其所居之地也性初幼有奇氣嘗從宣城汪先生授春秋學讀書山中者五年後山兵變辟地錢塘左轄張公才其人辟為賓客久之以疾辭無留祿意放浪九峯三泖間而屬余記所謂蘭雪者至於三四無勸色予惟物之至馨者莫如蘭而至潔者莫如雪李太白高唐仲連之節其詩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可謂知連之深矣當戰國之時七雄相傾權變之士教以攻戰怒携好合聲震海內德無不報

怨無不酬然蘇秦殺於齊張儀囚於楚范雎辱於魏韓非死於秦蔡澤取相位裁數月魏冉廢商鞅車裂李斯族呂不韋斥回視一時富貴不啻糞壤之朝茵何榮落之暴邪而仲連翱翔兵交之際排難解紛却千金之報折帝秦之請卒蹈東海而去名立而禍不逮身顯而利不污此戰國一人而已以蘭雪况之又何過哉方今豪傑虎爭習縱橫之學為蘇張范蔡者干之以秘策勸之以飛辯竊高位私重祿與馬赫奕婁聞麗樂其成而不憂其敗也享其安而不計其危也性初獨懷仲連之志弗為人羈人亦不得而羈之又何辱於蘭雪邪吁蘭雪之至馨至潔非仲連不足以儼之固有非蘭而馨非雪而潔者性初亦將襲其馨而尚其潔也乎雖然以馨而焚以潔而曠者古今所病性初其慎之性初其慎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六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七

雲間集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鈇若干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志序碑銘贊引箴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總若干卷吁富矣哉古之人鮮有也先生族出會稽母夫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鉤墜月中其父山陰君摩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去梯轆轤傳食若是者五年遂以鐵崖自號嘗病國朝承宋以來政厖文抗而未有能振起之者務錘一代之陋歸于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論文章之要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蚤擢上第躋臚既為衆所忌又耻以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處之泊如也晚年放浪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六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七

雲間集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鈇若干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志序碑銘贊引箴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總若干卷吁富矣哉古之人鮮有也先生族出會稽母夫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鉤墜月中其父山陰君摩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去梯轆轤傳食若是者五年遂以鐵崖自號嘗病國朝承宋以來政厖文抗而未有能振起之者務錘一代之陋歸于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論文章之要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蚤擢上第躋臚既為衆所忌又耻以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處之泊如也晚年放浪

雲門王荀洞庭錢唐之間每酒酣與發輒自擊鐵如意歌哀三
良乎望諸君辭識者以其天才似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其
正聲勁氣薄九霄空四海而凌轢一世哉至正初天子詔脩遼
金宋三史先生乃著正統論九二千六百餘言其言以為我朝
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遠繼金正大剴切觀
者躋之瓊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罹兵變不相知者
久之及先生辟地九峯三泖而瓊亦自海昌至蒐輯手編於散
佚之餘幸不燬朽煇滅而大姓章珉欲鋟諸梓以傳無窮俾後
序之吁荆山之璞豐城之劍不待干和之獻雷煥之發而光輝
燭天蓋天下之至寶有終不得而閔者先生之文章雖欲不行
於世不可也瓊又何足以知之深惟唐韓昌黎之集李漢序之
李翱皇甫湜贊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俟於代之知言者
云至正二十有五年春二月既望門生貝瓊序

鄭本初詩集序

昔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盡此弓矣公登虎
園之臺後弓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力逸勁猶
欲羽于石此功之倍也有窮大與賀吳北游賀使羿射雀志其
左目而誤中其右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此設
之巧者功不及弓人則其器弗良巧不及羿則其射弗神余謂
詩人之於詩亦若是焉天下之善詩者非一而詩之工者甚寡
務速者不暇工惰而不進者不能工必思之精如弓人之弓設
之不苟如羿之射然後可言其工余獨得之鄭君本初焉本初
之詩有曹劉之氣而不肆也有陰何之趣而不迫也篤物之妙
灑秀千態可謂工已非其功倍於人巧踰於人而能之乎自國
朝混一以來八十餘年宗工鉅匠以詩名世者不少本初恒病
其無古作藝藝故起而力掃一時之陋未嘗妄作而輕出之或

積思累月而後成。故所得者無幾片言。隻字不合。矩度則屢
不轉。或謂其無倚馬之敏。而有閉門之苦。夫弓人以九年之
勤。不失為良弓。羿懲一發之廢。遂至於善射。則本初之詩。不
運為病。正於運而工。不以屢易為難。在於易之而後進也。余學
詩二十年。未能窺詩人之間奧。至正二十二年。始交本初。於九
宰。泚間。因得所著五言古詩若干篇。五言律若干篇。精神心
術。皆盡於此。而中州之綺麗。有不足觀矣。其門生弟子。將鈔梓
以余知本初之深也。求序冠其篇端。故不辭而書之。本初錢唐
人性坦夷。與物無競。蚤游四方。九山川形勢。成感慨。一於詩
形之。而世之勢利。泊如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耽羅志略後序

耽羅距中國萬里。而不載於史。蓋以荒遠略之也。至正二十五
年。樞密院掾曹永嘉。李至剛。從副使帖木兒。卜花公。往守其地。前

年奉詔還京師。至剛以疾不得俱。迺留松江。因記所歷山川形
勢。民風土產。編而成集。釐為三卷。題曰耽羅志略。將鈔梓鐵崖
楊公。既為叙其端矣。復求余說。余伏而讀之。因撫卷歎曰。炎漢
之興。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留匈奴中。十年後亡。至大宛為發
導驛。抵康居。傳月氏。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其要領。歲餘歸漢。
為天子言之。未能有如耽羅之為詳也。司馬相如之通西南夷。
至用兵而克之。叩笮冉駹。斯掄之君。雖請內屬。而長老且言其
不為用者。由是觀之。國朝受命百年。四方萬國咸在天光日華
之下。雖遐陬僻壤。窮山絕島。亦不得而外焉。故至剛得與大臣
涉海萬里。而鎮撫其民。未始頓一兵。遣一鐵。為國家病。則視歷
代之盛寔有過之者。而是編尤足補紀錄之缺。使列之輿地中
國之士。不待身經目識而已。悉海外之境。若過鴨綠。窺搏桑也。
於是乎書。

遊仙詩序

遊仙詩何所始乎始於離騷遠遊之作也天下固無神仙之說而屈子不答於君放乎湘潭蓋將隘六合陋薄俗排風御氣超然物表與日月齊壽以盡無窮之變觀其託為王子之言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覓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則自廣成之告黃帝者莫之能過此真神仙之要不待俟六氣飲沆瀣漱正陽食朝霞而後謂之神仙也後有何敬宗郭景純者互為遊仙詩不過託安期羨門之高假蓬萊方丈之勝而欲去此適彼其於屈子之言有得否乎惟其詩自成一家飄飄然有凌高厲空之想詞人固多擬之而能與之頡頏後先者甚寔哉唐陶荏莊氏蚤遊京師與一時薦紳相周旋已有能詩聲籍籍在人耳及為松江文學掾出所著遊仙詩十篇示余

且以近體七言為之此尤古人之所未有也雖大篇長什不能盡觀是亦足以窺其高懷遠識要皆祖於離騷之言非特擬何郭而作者也余非善詩也而於詩尤好獲見荏莊之詩惡得不為之驚喜而賞激邪視區區凡近之語剽賊前古者真可盡廢矣當時與之遊者亦既和而成集兵燹以來散佚不存獨荏莊之藁幸留故篋中且求余為之序因書以冠其篇端他日尚當續之於後云

滄園集序

滄園集者秦溪馬君文璧之所著也文璧蚤歲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遇佳山水必託之豪素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絕余嘗講學雲間文璧自抗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岡下登野王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無人觀者疑古豪俠士也別去十五年中遭兵棘意其

涉艱蹈危盡辭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受而且灌園三邨之上
一欣成齊得喪益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百餘首出以示余詎
誦之不啻鼓空桑以破瓦缶之音進大黃之酒而撤芻豢之味
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肝琢腎之為工也且求余序余惟唐自
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擷秀於開元間氣河嶽英靈會
搜玉國秀諸佳識者猶病其之風雅之遠徒以蒿天下之目
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猶嘯嘯呻之夕野橋風雪之中行役別
離燕游登眺之夕兩金朝嵐暮靄變態之時五首獵場鶻鷹烟
草傷心墮淚之地騁人之憤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想曲盡慕
馬之妙然而不迫奇而不僻蓋有唐人之風裁矣使其翔翔上
國覽黃河太華之勝大篇短章又不止於是也嗚呼氣化之盛
非復混宣之初而之章自趨於骯髒獲見文璧之詩得不一繫

新平邊書以冠其篇端云

用武提要序

用武提要二十篇集古之成法也一曰正軍分數嚴部署也二
曰建旗置鼓壹視聽也三曰選將存亡之繫也四曰簡士勝負
之決也不教而戰棄士與敵故精教練申號令次之勸懲以
用命不瓦命故明賞罰次之什伍相保故謹分塞次之至經卒
以嚴進退用騎以知險易營壘以宿兵本候以防寇行則誤鄉
遠戰則分隊伍而坐作擊刺亦皆有法焉他如審地利之高下
察敵勢之強弱論間之難候氣之審有不可廢者雖孫吳弗過
是矣兩河首難豪傑並起名王重臣授職四出往往獲軍殺將
不知用武之要故也嗚呼有國者不可不識武亦不可以玩武自
七書之禁既嚴天下罕習之者雖武臣子弟亦莫之講此玩武
之弊甚於黷武宜其一旦潰裂弗支使吾民為虜者十九也方

今張皇六師期後版圖之舊則是書又可閱而不出或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余固不得窮其巧已然聞荀卿之論兵首及附民亦未始外吾儒仁義之說蓋結天下之本在是用武之要又可舍是邪錢唐俞在明氏將錢梓以行世求余序冠篇端故特舉其九而後中管見於末如此任將帥者或有乘焉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一助云

瑞蓮詩序

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十有三日瓊漢夏士文氏有嘉蓮一開漪瀾堂之前沼觀夫秀鍾一氣幻玉女之祥雲危拊雙葩洗仙人之夕露瑞方連理之木名表合歡之花淖約爭妍輕盈欲舉擢中流而儼彩扇回吹以激芳水闌霜臯識弄珠之渙女月明烟渚送頌節之湘君豈當世之文明以著家之新合雖荆峽四真之義既悼重榮杏符徐績之行始異卒合未若斯之來

左右旁數是宜宣之詠歌播諸紀載宮沉羽振叶八音於管絃玉綴珠編陶心惰於解墨茲叙其實式冠于端

偏旁辨証序

自鴻荒既裂而有文其法具於六書而數則窮於萬有一千五百大篆易而為小篆小篆易而為楷書其變不一然豈有外於一波一戈而戾六書之法哉後世小學既廢而率承俗書之譌妄意古文不可盡求之點畫之間如以寧為丁以丁為一為省文示意文愈變而失愈繁矣則偏旁雖非大義之所損益學者惡可略而弗校以致魯魚帝虎之謬歟宋紹興進士毛晃增修四聲之譜既已正其偏旁如支支母母父父美美之類固足以為經生學士之助而扶風馬君文璧獨病近習之多出於私見豔之為豔夷之為夷丰之為丰船之為船尼之為尼屈之為屈晉之為晉臺之為臺鑑之為鑑燈之為燈是非瞽亂於是詳求

同音異用同形異從一點之分一畫之別悉攷說文及五經等書釐而正之凡若干卷題曰偏旁辨証其視毛晃所定為有加焉既成編挾以示余且求序其首余閱之累日竊歎文壁用心之勤如此若余之不善書者從俗踴譌弗辨其誤而復誤一時之人也寧無愧乎嗚呼字必有義而義各有從使不求其類而混之無別其累豈得場屋去取得失之間邪是編之出非特有補於小學之功用之文章而施於金石則可以合古昔而傳將來矣余方挾兔冊以訓童蒙至有所疑尚獲從而考之稽觀今日之揚子雲也故書其說而亟勸綬梓以廣其傳云文壁善古文詩歌書似顏魯公畫似董北苑中吳士大夫咸稱之偏旁辨証蓋特緒餘而已所學浩乎無涯余固不可得而測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七

貝先生文集卷之八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莊與尹秦鄰石侯仲明之代也三吳之士莫不悵然而嚮與山墟海聚之氓雖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駭焉非特秀之一邑也及其守崑山也則其士又躍然而喜山墟海聚之氓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信焉非特一州也吁仲明何以致是邪夫民之利病繫於守令之得失天下之廣環百里而為邑者非一求令之賢者不數人環千里而為郡者非一求守之賢者不數人令而賢則利及於百里守而賢則利及於千里故能安生樂業於遐陬僻壤大山長谷之中否則為病奚啻蛇虎之毒哉守令之賢者不數人其得之難也如此故日夜冀其父母于我也若歲焉使一朝以無罪去則是終不得賢守令以父母于我

同音異用同形異從一點之分一畫之別悉攷說文及五經等書釐而正之凡若干卷題曰偏旁辨証其視毛晃所定為有加焉既成編挾以示余且求序其首余閱之累日竊歎文壁用心之勤如此若余之不善書者從俗踴譌弗辨其誤而復誤一時之人也寧無愧乎嗚呼字必有義而義各有從使不求其類而混之無別其累豈得場屋去取得失之間邪是編之出非特有補於小學之功用之文章而施於金石則可以合古昔而傳將來矣余方挾兔冊以訓童蒙至有所疑尚獲從而考之稽觀今日之揚子雲也故書其說而亟勸綬梓以廣其傳云文壁善古文詩歌書似顏魯公畫似董北苑中吳士大夫咸稱之偏旁辨証蓋特緒餘而已所學浩乎無涯余固不可得而測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七

貝先生文集卷之八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莊與尹秦鄰石侯仲明之代也三吳之士莫不悵然而嚮與山墟海聚之氓雖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駭焉非特秀之一邑也及其守崑山也則其士又躍然而喜山墟海聚之氓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信焉非特一州也吁仲明何以致是邪夫民之利病繫於守令之得失天下之廣環百里而為邑者非一求令之賢者不數人環千里而為郡者非一求守之賢者不數人令而賢則利及於百里守而賢則利及於千里故能安生樂業於遐陬僻壤大山長谷之中否則為病奚啻蛇虎之毒哉守令之賢者不數人其得之難也如此故日夜冀其父母于我也若歲焉使一朝以無罪去則是終不得賢守令以父母于我

而民之窮且死者欲其脫蛇虎之毒無時矣仲明之為人余雖
不獲接而攷其所施即三吳之士與民稱之者若符之合其賢
可知已嗟乎有國家務仁其民為簡守令而牧之恒病不得其
人得其人而使不能行其志又豈務仁其民之心乎此余以踐
譽進退數易不安為今日惜而幸仲明由秀而升崑山也秀為
余鄉侯之均賦興學於數月間其父兄子弟蒙其利者深矣是
行也必推其施於秀者施於崑山可知已然不能不為秀之父
兄弟惜焉王君弘道者與余言侯之賢且求文以道其行故
書其說蓋不獨為天下守令之勸而為天下守令之警侯名光
著繇寶泉庫提舉四轉而為今職云

送章起潛序

余病天下之士有其位而局於才不能有所施有其才而局於
位不得有所施有其才有其位者宜也非幸也有其才無其位

者不幸也無其才無其位者亦宜也非不幸也無其才有其
位者然君子論其才而不論其位才浮其位雖卑冗而與之
位浮其才雖尊顯而斥之固異乎常人之所見已常人知有位
而已惡計其才弗才邪甚矣後世之不古若也古者度才而官
位必稱其才又何議乎後世官其所私而才不稱其位故不得
其宜而有幸不幸存焉而為士者往往恥局於位而不得有所
施不耻局於才而不能有所施何其才而黜不才而進者多也
嗚呼其亦時之使然歟抑亦有國者不能求才以任之也松江
儒學史華亭章起潛氏蚤歲力學不倦數遊搢紳間然不得奮
於上其亦不幸而局於位者特干升斗祿為養余初未之知一
日耳其議論下上古今心已異之及觀所為詩歌清麗有法能
言人所不能言惜潛之有其才而無其位不啻冲霄之羽回翔
蓬蒿之下也余又可以位之卑而易之哉故樂與之交久而益

篤蓋亦與其才之有過於尊顯者也異日上之人求天下之才
又可遺者已乎盈考而去澄江包君叔蘊陳君發信禦溪張君
寧臣荆溪蔣君以愚賦詩以贈之而求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送方德玉序

按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疾病死瘍者造
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稽其事而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
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夫二氣錯行互為
勝負而瘠首痒疥瘧寒上氣之疾作苟失其養則大其天年有
聖人者出哀民不幸置醫以參兩其變而眩劇易之微自岐伯
俞跗秦和扁鵲倉公克審其用以贊造化者也周以降醫無專
官宋有郎大夫之職及翰林諸醫國朝因之內立醫院外立醫
學尤重其任矣方君德玉者世業醫其先由汝徙錢唐至君而
名益顯歷仕永嘉天睦番陽平江今年復命歸松江醫學教授

而學之諸醫來求余言以送之余雖交德玉之日淺然聞其治
人能察羸盈休玉以盡攻之之術往往起人於臨死亦中吳之
良醫也他日醫師考所入之狀必有十全之功豈不為王政之
一助乎

送王至善序

維揚東南一都會四方之所走集百貨之所填委民生其間不
務稼穡雖雞犬之童耳亂鄭衛而目蒿然治長則走狗飛隼擊
丸踴鞠窮日夜為樂蓋其風聲氣習之使然而詩書禮樂之教
有不能入者其有趨於長厚力學好古而聲色狗馬不足以惑
之則為蒙樂之士出於風氣之外世又不恒見也王君至善者
其在淮南幕府時已孰其名及為松江提控而余亦分教茲郡
始獲與之相周旋聽其言考其行信其力學好古而不囿於風
氣者也夫力學好古不囿於風氣余於揚之士誠百一而為牧

馬三年之中上佐一府之理下總六曹之事糾其違而稽其怠由是上官多所倚辦而莫能干以私又可見其畜之大而應於時者有餘養之完而見於守者不變如此獨惜其局於位而不得盡究所蘊也今年春書滿而歸余不可以無言故特舉其人品之高不與俗遷者論之嗚呼今國家庶事方殷以至善之才非久於簿書者將見信於既屈之餘譬之萬折之水束於龍門呂梁而後達於海千尋之木厄於霜雪而後參于天爵祿之來惡可涯也哉

送王子淵序

余至淞之明年識澄江王子淵于類宮時家毀於兵落冕無業太守王侯走強以故人子遇之周之以粟既而去游吳門者久之今年冬返淞上無僦屋之資寄食龍門寺孱童弊衣泊如也方王氏盛時四方游士之無歸者三族之無養者必造焉子

不以疏戚而汎濟之家之有無弗較也故其仰於王氏者非一人矣海內兵變江南北鉅姓右族不死滿壑則奔竄散處豈一王氏哉其貧與賤所謂不以其道得之者也然子淵所嘗內交者反眼若不相識未有矜而振之又且肆其譏焉以王氏之施於昔而背於今如此况彼之吝於施者乎昔薛公之相也以取士傾六國而賓客趨之不啻朝於市及一旦失位則去之富貴多友貧賤寡交亦勢之使然也又何怪焉則子淵可以不足介於中矣然余於是悼時之不古而人情益偷抑利不足以結人也子淵通醫藥治疾多愈遠近稱之而利人之心不懲其前汲汲焉恐不及其天性之厚與衆人相去千萬矣余因書以道之云

贈醫師沈光明序

處暗室者具目之形而不能覩一室之中則必戚焉不樂思火

而燭穴而燭然後以為快矧瞽而不觀日月之光八荒之大秦
山之高如夜索途而莫知所從則表之以文繡享之以五鼎勢
與王公等亦必不樂也苟有能治之者使昭昭然見日月之明
八荒之大泰山之高將不遠千里造之以求其大快於己夫有
大快於己雖無文繡之衣五鼎之享王公孰加焉此皆樂之至
矣雲間沈光明者其先世嘗受術於龍樹師內障九三十有六
外障凡三十有六悉能治而去之不啻金篦刮膜而始之無所
觀者莫莫可辨也光明克世其學也之大夫士咸稱之余始而
疑終而信既而竊歎之曰天下之瞽於目者有良醫以治之瞽
於心者獨無良醫乎瞽於目者什一而瞽於心者恒什九明於
日月者弗之察大於八荒者弗之顧高於泰山者弗之見由是
是非邪正之無別禍其身而蠹其國豈非瞽之深者歟心之瞽
益於目之瞽治其心者愈於治其目矣潤之以六藝廣之以道

德塞可通也數可啓也徹乎遠近視之而無不周也極乎小大
則之而無不合也則其為快矣止於目之能視邪余因彼而感
於此矣今年秋賀璋者目病而視眊遂造光明治之既愈來求
余言以贈之故為書其說且俾吾學者有所警焉

元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任公墓誌銘

公諱邦字子良姓任氏世為蜀綿竹人寔少師希夷之後九世
祖嘗官四明因徙家奉化之崎山曾大父處恭大父果德宋進
士迪功郎父士林字叔實湖州路安定書院山長一號松鄉先
生公自為兒時如成人讀書一過輒記不忘既長肆意經史博
通旁攷務極根柢嘗侍松鄉先生遊錢唐一時達官貴人皆折
行輩與之交初辟松江府史歷江陰鉛山二州盈考疏于江浙
行省板授橫浦場興史轉江陰鈔庫副使江浙理問所提控案
牘轉海鹽州提控案牘陞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無私羨不

閣事上官以公老成習法事多倚辦至正十四年督課會稽四
明申其三則民競勸無敢後朝廷兩遣使持御酒文綵贈之嘗
道出曹娥廟下顧瞻咨嗟曰是女入江抱父屍出者釋老之宮
巍然相望而此棟樑瓦腐不支風雨豈非有司所缺歟亟率其
屬捐奉葺之蓋其行事尤先於風教所關者如此十五年繼分
部永嘉天台及還民為刻石頌德十七年春告老歸華亭城北
之別墅而間閔兵馬之間身已病矣明年春二月庚午卒得年
七十有一公同生三人兄來字子駒蚤卒妹李環娶錢唐孔氏
先聖五十八世孫郁之女先三十三年卒男二人長文虎江陰
州佐史娶孫氏年三十九卒次嗣宗處州路鮑村務都監娶何
氏女一人孟淑適浙東元帥府奏差鄒士廉孫男二人長繼祖
娶沈氏次紹祖孫女一仲貞適鞠希魯曾孫男一公卒之年兵
興不克歸附松鄉先生兆次卜葬于松江華亭鄉蟠龍塘西馬

卷之五子文虎附焉築茅堂若干楹顏曰敬思後置田七十
畝有奇以給歲時之祭戒子孫公天性孝謹初松鄉
先生沒撫棺哭幾絕既葬廬墓三年力之所蓄一不經意惟
取先生所著句章集藏之其在理問所時命儒師行于世
嗚呼代之為人手者惟知寶其珠玉競取而有之鮮矣前人翰
墨之為寶者而公於片言隻字未嘗委棄而磨滅使松鄉先生
之奇文章照耀後世不與草腐木蠹其真能子哉既葬五年而
墓銘猶缺其從弟來翁以其族出行實携嗣宗表謁貝瓊于松
之泮宮乞銘銘曰
任祖希夷本蜀綿竹建公之生遂大其族出而賦孔且直
百鷲一鷄孰與之匹不好而黨不惡而仇世莫爭位局聲流
三年海陳再膺帝寵既老而歸食無餘奉惟必甚
尚耐其積習壽其施魏之西馬點之宅公

郭處士墳誌

先考諱士元字元之世居嘉興之北郭曾祖儀卿宋朝奉詔祖
晦擢進士第授常州無錫尉七轉為都督府機宜文字官加贈
朝散大夫父不妄元饒州路德興縣儒學教諭始生而穎悟既
長力學通尚書經父沒時甫二十即教授華亭之楊溪以奉母
趙氏陸氏養然子立備歷艱難常應進士舉再忤有司意遂隱
不出自號溪南處士終楊溪之寓舍嗚呼痛哉其生以己亥十
二月二十四日沒以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春秋七十娶姜氏
先十五年卒生子五人長仁娶陳氏次時娶宋氏繼娶張氏次禮
娶周氏次哲娶吳氏以至末娶孫男三人本願畜孫女一人寧
奴惟是藐諸孤既卒襄事屬軍興未克附錢唐法華山先塋之
側乃歸骨于嘉興以姜氏合葬永樂鄉之原不用浮屠法遵治
命也謹次其族出鄉里歲月刻石納諸壙仁等泣血謹識李維

榜第三甲進士會稽楊維棟墳誌

江山尉中玉先生黃公哀辭

簡率黃公中玉者平山先生之子北玉先生之弟也博學彊記
東南之主成推之以父隴後江山縣尉時海內鼎沸詔徙行臺
于紹興以控制閩越至正丁酉大夫擢公為參謀統鄉兵守甯
婺越二年城陷遇害一門十三人俱沒長子孟輔出而僅免嗚
呼先生之忠烈固無愧於古矣余於先生為鄉人且蚤從其叔
父次山公游故述辭而哀之辭曰

惟上帝之孔神兮信禍福之異施何先生之不宰兮獨罹厥災
豈其積之不厚兮又宣行之或虧鬱佐時之明略兮試一創於
南境輪既摧於九折兮雖善御而遇騶象烏紗其高厲兮鳳綉
翼於湯池盍低回以遠戢兮俟有適而一來日慘慘而畫
風蕭蕭而夜悲悼先生其不返兮邦亦傾而莫支嗚呼舉貧生

而怨死兮匪伊人之攸異死固有重於生兮蹈白刃而帶貳苟
吾義之既獲兮肉雖臨其奚傷與平原而為朋兮越千祀而齊
光披懷祿而有此兮日幾何而不亡仰寡靡而此之兮流余淚
之浪浪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九

兩峯集

觀魚說

余讀書水氏西齋左苑而右梁書指撥信檣而注目焉方天不
雨水涸可越魚皆徙而去之其不及徙者散散泥沙中鱗鱗捐
介日就於殆將為鳥鳶之所噬墜墜之所噬鯨鯨有援而活之者
余觀之感焉以悲及春夏之交淫雨彌月不止百川暴溢浩乎
如雲不見涯涘渠亦涸而為大澤矣於是小大之魚畢萃洋洋
然而泳喁喁然而唼有戲而唼者有觸而躍者有驚而逝者往
來無時隱見無方余觀之又懼焉而悅乃為之歎曰噫嘻天下
之物各有所依而魚之所依者水也昔之局而戚者失所依也
今之縱而適者得所依也苟得其所依其樂如是矧過風雷來
洪濤而上龍門者當何如哉以魚之一物驗天下之物使各得

而怨死兮匪伊人之攸異死固有重於生兮蹈白刃而帶貳苟
吾義之既獲兮肉雖臨其奚傷與平原而為朋兮越千祀而齊
光披懷祿而有此兮日幾何而不亡仰寡靡而此之兮流余淚
之浪浪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九

兩峯集

觀魚說

余讀書水氏西齋左苑而右梁書指撥凭檻而注目焉方天不
雨水涸可越魚皆徙而去之其不及徙者散散泥沙中鱗鱗捐
介日就於殆將為鳥鳶之所噬唾嚙之所噬雖有援而活之者
余觀之感焉以悲及春夏之交淫雨彌月不止百川暴溢浩乎
如雲不見涯涘渠亦涸而為大澤矣於是小大之魚畢萃洋洋
然而泳喁喁然而唼有戲而唼者有觸而躍者有驚而逝者往
來無時隱見無方余觀之又懼焉而悅乃為之歎曰噫嘻天下
之物各有所依而魚之所依者水也昔之局而戚者失所依也
今之縱而適者得所依也苟得其所依其樂如是矧過風雷來
洪濤而上龍門者當何如哉以魚之一物驗天下之物使各得

其所依相生相保其樂莫啻魚之樂於水也天下之物各得其
所依相生相保亦若魚鳥則余之悅於心而無憾者亦不止於
觀此爲足也所懼不得如魚之得所依嗷嗷焉有泥沙之因而
日就於殆焉得不重余之戚乎故爲之說

康母張氏孝節傳

馮李之函湖張氏女歸同里康正生二子而寡時年二十有六
誓養舅姑不再適舅姑沒粥衣而葬二子既長告以父志俾從
師讀書遂以儒名於世咸稱張之教也至五十七終
具先生曰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惟貞與信而已貞則不隨
其節信則不貳其心然上下數千載之間求之千萬人之中
如衛共姜者千百而什一也有元之興閭共姜之風奮於閭
閻克盡貞信者非一而余之所知者京口之王氏新安之吳
氏尤較然著明者也嘗是時朝廷清明方將以貞信之行厲

化率俗故有司特上其事咸旌其門斯為盛典已若山墟海
聚素無詩書之習而有貞信可稱者則姑胥王珣之母馮李
糜寔之母馮寔母於夫之沒也堅執婦德歷三十年之久凜
然如秋霜烈日使死者作於九京則見之而色不怛心不餒
其去自淪於禽獸者奚啻萬萬視共姜亦何遠邪屬四方有
戎馬之事不得上請而旌之以為天下勸然其貞信見於士
大夫之誄歌者又可得而掩之哉當與京口之王新安之吳
並立於天地爭光日月矣吁以一婦人之賢足以表之於世
不與草腐木斃矧烈丈夫不失事君之義者乎世降俗偷甚
者叛於利害之頃未有死生一節如婦人者抑可歎也夫抑
可歎也夫

西郭生傳

西郭生名士桂姓陳氏其先括蒼人五世祖宋少師退庵主秀

之崇德薄崇德地四平無山其俗質而尚文退庵樂之遂卜縣
西之南津居焉至子清毅公開府益大其門清毅公性剛介累
官至尚書通歷六部既老穆陵為書清節高風四字褒之因表
其閭曰清節里元李清節里第毀于兵後築月城其上生奉其
父螺室先生辟地於外者十年既定而歸結廬月城西謝客讀
書受業者恒數十人時螺室已沒生亦無任意或曰以爾之才
盡乘風雲翔天衢與一時顯者相頡頏顧推氣局志枯槁田畝中
無乃左乎則應之曰促弊於醜蠅溺於汁魚觸於鉤蛾焚於燭
皆昧於所戒也吾可據非其所據禍其身以及其宗如得如蠅
如魚如蛾為小大孺子所笑邪唯曰營脩隨上給八十之母取
遺書以教子使不辱吾先至願足矣聞者為之

貝先生曰余少時嘗從螺室先生遊故知其世系為詳且獲
觀家藏宸翰龍盤鳳翥之勢雖歷時已久猶欲飛動為之歎

息當是時都高位柄大權或一再傳子孫已陵遲不振流為
阜隸回視熏天氣勢若可憑藉者忽焉斯盡而電滅陳氏先
後幾二百年而清毅公之澤存而不斬德厚者流光詎不信
歟西郭生既與時杓鑿故不求用於時余觀其志亦宣時之
所能用哉

鳴鶴軒記

傳稱衛懿公好鶴余嘗為之解曰鶴誠有可好者夫巧於萬變
觸笙竽而鼓琴瑟不如百族之盡人然潔而不可污介而不可
狎類乎士之有道者當天寒夜半白露初降則引吭長鳴洪而
遠清而亮足以破啁啾之聲殆非百族之所及故詩曰鶴鳴于
九臯聲聞于天以其處乎近而達乎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以其出乎此而應乎彼也宜懿公之好之有乘軒者亦異
乎衆人之好已衆人之好鷓也鷓也鷓也惡知鶴之為可好

然以鶴之異於百族至於乘軒則天下之士將慕而歸之可以
守其國而四隣懼寇至授甲而莫肯為之戰寔衛有可亡之道
鶴惡能亡之也哉使不好鶴其國有不亡者乎彼不是察而尤
其好鶴鶴豈不愈於蠱人之百族邪惟其由鶴而亡亦鶴之不
幸已故知衛之亡非好鶴之過也時未有教余之說者錫山楊
君德中嘗畜一鶴以鳴鶴顏其讀書之軒蓋將以鶴自況且求
余為之記余交德中三十年寔異之奇才也始錄州佐史擢于
風憲歷江東浙西二道不以好而同不以仇而異故一時上官
咸敬而憚之及張士誠入具即引而去之隱于及山之陽義不
苟祿日與鳴鶴為伍抑無愧於鶴之繫而介者其視陸平原當
主昏國亂不能如李鷹之高及收而思聞華亭清唳何見幾之
不蚤邪故既辯非鶴之亡衛且美德中之獨高也是為記○

一粟乾坤記

一粟乾坤者沙門理公宗元燕坐之室也余一日與二客過焉
惟其名之侈而義之微也從容而詰之一客曰天地糟粕也人
於天地贅疣也救於小而不悟其性於虛空者見天地之大而
不見其有大於是者也故以天地視人則人為天地之一粟以
虛空而視天地則天地亦虛空之一粟耳曷為紛紛擾擾堯舜
以一粟相禪為讓湯武以一粟相攻為爭此有識所以旁立而
竊笑也一客曰嘻夫天穹然在上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高夫
地隕然在下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廣而吾齊之以一粟惡乎
而齊哉然自其虛而觀之歛之至密不盈於一粟推而放之則
彌乎六合是一粟已具乎乾坤乾坤不間乎一粟也此盡參五
神易之道惡足以與之此堯舜湯武為能範圍其大用也二客
之論遂起而莫之能一余歸而思之由前之所言蓋病其有而
以一鶴之小等天地於小也由後之所言則崇其有而以一

之大參天地之大也嗚呼物而不化者雖鳴而起曰入不得休
如負版而不悔則舉空之說使知一切之為累者厭而弗居選
而弗存可也達而不拘者舍事物之粗而欲造乎窮神知化之
地如凝冰而不察則舉易之說使不過於一偏可也天地無窮
也以一粟視之必有能辯之者明日宗元求求文為記述言以
貽之俾自強焉

聽雪齋誌

凡物之聲通乎耳而天聲之可聽者莫過於雷電之激薄風雨
之幽合使人通久不寐雪也者微而不可聽者也於其不可聽
者而聽之此其善聽者乎故當一氣凝而為雪幽而為雪幽而
委積固不解以為聲或著物而有聲欬然如桐春籟以為有
而莫可尋以為無而若可察而作心極其清耳從而清者惡能
聽其解於無聲也哉是時也天晦無月夜坐一榻上類凍蟻之

待口及其既旦則遠林俱編大地盡白不啻海濤涌而雲氣
坎者既夷突者既卑萬象畢入鴻濛中而反太素之天漁人樵
子弗知往來之蹤莫不動色相顧以為異而君子聽之欣然以
為大快於已雖張鈞天廣樂於洞庭之野奏賓雲於幔亭之峯
又何以踰其樂邪夫衆人非不可聽也富貴者聾於五聲而不
及聽窮約者雖聽而不知其為樂惟君子會其聲之潛於空寂
者亦猶大羹玄酒得其味於無味歟得其味於無味為善嗜得
甘聲於無聲為善聽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錢唐戴良佐由吳
門徙家曼山之西謝客讀書遠大雪夜降殆有得於傾耳之時
遂以聽雪名其室而求余為之記因書其說他日雪夜操舟相
過尚能為君賦白雪之歌以扶聲之妙已是為誌

水竹居記

距樂兒東六十里曰澄林其地多蒼筤竹青環翠合不啻玄泉

而右淇也方承平時勢家據沃饒地鑿池築園為觀遊之所計
澄林棄壤委之田夫野老莫有爭者及三吳兵變所至成墟荆
棘參天獨田夫野老無廢與相尋之感而水之瀏瀏竹之脩脩
誠可託而忘世者此包生克恭厚直購之而居之外寬內密不
侈不陋當三伏之炎也千原火燎而天風時至其戶內凄凄然
如空山之秋火雪之晨琴瑟笙竽合奏湍湍而交作則所以安乎
體而適乎心者豈必高棟連雲周阿帳景哉余嘗過之俯游瞻
之出沒仰飛鳥之往來悠然與心相會眷眷不能去安得徙家
其傍為東西隣朝夕之間方冊上下豈非一快邪嗚呼地之勝
必待乎人人之高必因乎地歸江羅矣杜南客為愚溪僻矣柳
宗元宅今幸有其居以遊以釣以絃以誦是可樂已故記之

恒齋記

海呂邵克讓學醫於戴德齋氏未幾通其術德齋且懼其易之

也戒以守之之難克讓乃題所居之室曰恒齋既揭師之戒於
坐隅復徵余申恒之義余惟天地恒其位故高下不易日月恒
其明故晝夜不息君子法之必恒其守焉而世之有恒者為甚
渺也孔子誦南人之言且舉易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斷
之曰不占而已矣譬其人也及論聖人至於有恒則曰無而為
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傷其俗也嗚呼恒則誠不
恒則偽恒則敬不恒則怠聖人之不可及者豈果異乎人哉所
以異乎人者亦恒而不變若天地日月而已故有恒之與聖人
雖非其倫欲進聖人之室者恒其門乎銳乎前而退於後非恒
也謹其一而謾其二非恒也農恒於農而不去乎野故其地日
美工恒於工而不去乎肆故其器日精矧欲進乎聖人者惡可
無恒邪克讓儒而醫者也其知主於恒已醫一技耳死生繫之
必進乎俞跗扁鵲倉公之巧而為醫之聖九書之所論有淺深

以有恒之心求之則可以造理樂之所施有緩急以有恒之心
察之則可以成功彼射利小夫又惡能及乎此而以恒為務歟
由是觀之醫且不可以無恒斯足以應人之求為吾儒者其亦
有所警也夫

東齋誌

錢唐沈復東氏幼穎悟好讀書既長授醫術於海昌慧力寺之
忠上人取黃帝岐伯所論及漢以來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
家書窮日夜讀之遂造其間與忠亦無以過之者於是無貴賤
貧富凡有疾者輒造復東請焉起人於死死者數矣然一以利
天下為心其施甚博而取於人者甚廉故咸稱其有宋清之風
無市井小夫之恒態焉從家紫微山之麓因顏其室曰東齋過
余清江一曲求文以為記余惟東之為方震也日至夕而入度
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復升於東而為旦則既晦而明光曜一新

寐者覺伏者翔是一日之所始也歲歷冬而終日周三百六十
有五復旋於東而為春則既塞而通一氣旁達死者蘇螫者伸
是一歲之所始也嗚呼天地生生之道莫盛於東而為萬物之
母焉故四方定位東為首南次之西又次之而終於北若生者
其體生物之仁粹以仁其人歟抑又即其勢論之岱居四岳之
宗而海受百川之歸蓋山之峙於東者莫高於岱水之會於東者
莫廣於海生尚益進其術雖未達而仁天下尚足以仁一方一
方之人仰之猶四岳之岱百川之海豈不獨雄於時而為其所
宗且歸如仲景之徒歟亦在夫積之而已復東謝曰博哉東之
說矣請揭諸壁朝夕覽之以自勗焉是為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

兩峯集

春暉堂記

余讀孟東野慈母吟未嘗不三復其辭為之慨然流涕也嗚呼
論德莫大於父母故蒙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以父
母同乎天矣東野又以慈母之厚同乎四時之春焉自寸草之
微觀之水雪之涸天風之烈莫不凋落腐敗如萬馬蹂躪無一
存者及氣之閉者既通而物之殺者復蘇則萋萋蒼蒼其安自
有不可遏者當是時充塞六合之大一春暉耳而慈母之德似
之拊我畜我長我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豈特壯而有事四
方而憂其行之久哉此人子之春暉不可以不報者不報不子
也然亦不知其所以報也何者其所施者無窮故其報也無窮
五鼎之造口惡足以為養八音之悅心惡足以為樂乎或效於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

兩峯集

春暉堂記

余讀孟東野慈母吟未嘗不三復其辭為之慨然流涕也嗚呼
論德莫大於父母故蒙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以父
母同乎天矣東野又以慈母之厚同乎四時之春焉自寸草之
微觀之水雪之涸天風之烈莫不凋落腐敗如萬馬蹂躪無一
存者及氣之閉者既通而物之殺者復蘇則萋萋蒼蒼其安自
有不可遏者當是時充塞六合之大一春暉耳而慈母之德似
之拊我畜我長我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豈特壯而有事四
方而憂其行之久哉此人子之春暉不可以不報者不報不子
也然亦不知其所以報也何者其所施者無窮故其報也無窮
五鼎之造口惡足以為養八音之悅心惡足以為樂乎或效於

事而不得報焉於是即一衣而有春暉之感如東野者至形之於詩歟然笑我之詩人無言父母而東野專以母言者豈以父母之愛雖同而慈母為尤甚或者其母獨存故不及於父也且自比於寸草者亦匪我伊蒿之意傷其不為天下之美材耳余蚤不天獨與母居貧無以為業二十餘汲汲東西南北以營衣食不及朝夕在其左右既老又不能行道於上身顯而名立以為親榮徒貽其憂而莫報其德固有愧於春暉也多矣密君東伯者名臣之子孫也折節讀書以明經選于有司未上浙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板授傳貽書院山長其母春秋已高而康寧無恙遂以春暉名其所居之堂且求余為之記余知其與東野之所感者今昔不殊而克報人之所不得報非若余之徒懷區區之心如寸草者惡得不重有所愧乎噫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將見天下之人觀東伯名堂之義有以感其同然之心而感

報春暉者非一余豈一書而已哉

清隱堂記

紫微為海昌第一峯而廣福寺者寔據紫微之勝宋慶曆間慧悟大師之所建也距今四百年矣慧悟之徒因公度地寺之東北剪茅築室題之曰宦軒後禮公又築清隱堂於宦軒之北為燕坐之所繼禮公而興者未暇詳其人而在元季則有進庵先公起山與公春山勝公瑄山珎公大銘暨公明遠和公源委相承皆一時之傑然者也時清隱多歷年所棟摧瓦腐不支風雨勝公圖撤而新之首發私幣以倡其徒經始於至正十有二年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行葺堂之東西兩掖其制視前為加廣焉又以其美造用器備歲時之設無俟假於人矣十三年暨公沒趙明年珎公繼沒而與公嘯詠不事事庶務悉倚之勝公十八年先公沒沒則耆老凋落過半勝公亦孤立而無助矣矧歲

入不給賦歛日煩於是內營外應九十有五年雖震撼擊撞盤錯紛糾取之卓然不見跋扈之患奚啻砥柱屹立波濤中衆恃之以為安也今春秋已六十因命明遠代掌其事即退而休於清隱焉每一食之頃輒懇懇為言自少至老執勞不倦及兵交境內學佛之徒散于四方而守是區區不去者懼負先公之所託且欲遇變而益厲耳我後人其念之哉其念之哉明遠既服其訓且求余記其本末之詳俾來者知其所積非一世所成非一人觸於目而警於心也余乃為之歎曰天下之事必有所基以開其後必有所遠以成乎前而代之怨堂構之寄者抑何衆也迨而吳越之區自五山之盛至於山臺野邑炳焉金碧之煥煥者忽已走狐兔而翔鷗鳶而一堂之小歸然如靈光獨存豈非善述之大效為能圖前人之所許者歟六維以天地為範無待彼為損益而先後之樹立如此亦教之所關也嗚呼廢

與存亡相尋於無窮猶寒暑夜旦之必然定繫於天而不繫於人也然天不可必也其可必者人而已故盡人道以聽天可也責諸天而遺乎人不可也是昔之繼進庵者在春山而今之繼春山者又豈不在於明遠耶將見慧悟之傳久而愈熾已故為書其說使揭諸壁且不特以勗明遠異時之後明遠者其亦鑒於茲乎明遠年甚少深於教乘至若讀書鼓琴工五七言詩皆其緒餘云洪武四年龍集辛亥夏五月初吉鶻李海鶴生貝瓊在足山草堂焉

半間雲記

海昌廣福寺之達上人者鑿崖構屋高出飛鳥顏之曰半間雲且徵余為之記余乃詰之曰雲之狀何如也上人曰當清秋時天將雨初氤氳上升如蒸饋既而被覆罔巒又如玉女曝衣不見遠近及天風引之勃然入吾室中泛窓戶撲帷幔排之而不

能去攬之而不能執。竊然知犯大雪山行覺有清氣淒淒逼人。如冰秋濤中前開而隨合。莫測其涯際也。始吾甚厭之。然一榻之外。舉非吾有。吾特寓焉而已矣。雲之止邪。吾不以為寤。雲之去邪。吾不以為泰。中分吾室而居之。夫豈不可乎。復徐而思之。達官巨姓。築第綿里。屹乎山廼。翼乎鳥舉。雖欲一與雲接而雲且不至焉。不過畜聲伎。藏寶玉。所以瞽目而簧耳者。朝暮交於左右。及元季兵變。又皆效於武夫。悍將汚於宿隼。飼馬之所。雖惡之若仇。而卒莫敢訶。若雲之在吾前也。今一室之小幸。而不為聲伎之居。寶玉之府也。又幸而不為武夫悍將之所效也。為吾與者。持雲耳。故吾之視雲。不啻故人。嘉客相忘。相狎。惡知其孰主孰賓也哉。先生試終言之。余應之曰。上人知雲之勝彼。其論高矣。猶泥於有跡。未能會物我而一之也。未能會物我而一之。則亦同室而胡越耳。嗚呼。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以無心

相遺。則吾之為雲。邪雲之為吾。邪。其飛揚下上而彌乎六合。其卷而斂乎至密。孰得而圍之。邪。然非上人之造於道。不足以及此。已上人曰。善。遂書而為記。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夏五月既望。鶴李貞瓊在清江一曲寓。

西翠樓記

海昌郭子振氏葺居第之西。偏小樓一所。顏之曰西翠。一時魁人碩士。賦詠者多矣。乃馳价求余為之記。余觀岸海之山。自鳳凰百丈而下。皆卑不可見。距邑西百里為吳興。其七十二弁連延。若海濤起伏。湖上者舉在欄楯之外。此關於東而拱於西也。然而不止。於是焉。據其大者。槩之。直廬為九江之奇觀。又放乎西。則嶽之太華。嶄然特起。與天一色。其巔當百於弁也。又放乎西。其去中國絕遠者。則峨眉雪嶺。其翠奄乎巴蜀。不知其幾千萬里。極於崑崙之墟。所謂天柱者。益峻而廣。其巔當百於弁也。又放乎

大夏吾又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大抵極西多山自蜀而西勢已
然故雄秀之所在禹載不得而至姬嬴所得而窮者七十二
弁之翠其所不及者皆可按圖而歷攷之歟蓋人之器祿有限
也觀夫四境之勝莫過弁之在西矧觀夫匡廬太華之觀天峨
眉雪嶺與崑崙平雖然山之小大萬有不齊而真賞之會乎心
則一耳當夫積雨新霽海日東出於是挹爽氣於拄頰之頃天
空無雲倦翼盡歸於是宿素月於尊祖之間則其寄興之高為
何如哉視彼層層焉弱於着色狗馬珠玉錦繡者抑已陋矣子
振尚覽山之翠蓄而為德則厚重而不遷費而為文則峻絕而
不可踰斯反諸身者卓然有所樹立是亦崑華之技乎然山豈
小夫孺子所得而企邪余固有望之味直為一樓欲其勝而
已也故不辭而記之子振世業醫其先由汴徙南至緱君玉公
蓄善藥以應人之求往往不責其直而起人於陷死翁公伯貞

為書種德二字揭于堂及子文伯文叔克紹其傳而子振蓋文
伯之子也青祖風尤工鋪敘為時所推云

處靜軒記

馮李張克成氏蚤從沙門斯公伯瑤於報忠以究大雄氏之法
乃開燕坐之室題曰處靜馳書質於余而請記焉余儒者也道
不同不相為謀言之無乃悖乎辭不獲則復之曰人以一粟寓
乎天地而百歲之中沒沒焉惟物之徇喜怒哀樂所以相感相
仇者奚啻寇之乘隙交至禦於東而生於西苟無道以處之其
不至於顛倒錯亂眩瞶迷惑者亦寡矣傳有之曰靜而後能安
蓋靜則一一則已勝於物物不足以動之不靜則惑貳則物勝
於己恒為所誘而俱往焉是知外物不待絕也惟處靜以御之
耳學佛者亦然特以外物為外而惡其累已不擇義利一切欲
絕而去之且必塞其間見無思無為使同乎槁木死灰豈不過

哉鏡之空也物至而不能使之不鑒也鑒萬物而不為物昏也心之靈也事至而不能使之不應也應萬事而不為事撓也君子之學如此而已彼亦不通於道而分內外為二本歟昔明道先生嘗告張子以性無內外之說與其是內而非外曷若內外之兩忘也程子之言可謂精矣惜乎學者不知攷徒悅荒唐恠誕以為高殆將絕聖棄智然後謂之靜又烏知靜必有覺初非一於靜邪克處求定於至靜其與徇物之徒相去萬萬余懼其不察於是故舉所聞而盡告之若使靜之要則在於誠與敬耳由是而進將見所謂定者不以動靜而定異日尚有以徵之矣洪武五年歲在壬子冬十月既望貝瓊記

來青堂記

秀之隱君子陸景遠氏家於吳史兩山之下以來青顏其堂取宋王文公詩語也謂余文以記之余惟邑居者恒病於淋隘難

徑天下之雄秀如天台鴈蕩不得覽寸碧於江雲海雨之外
景遠據地之清曠不為崇墉所限飲食起居與山相接可以寓
吾目而快吾心奚必天台鴈蕩哉蓋真賞之所在不以一簣為
卑九重為高則天台鴈蕩不廣於吳史兩山而吳史兩山亦齊
乎天台鴈蕩之雄秀其真賞一也於是坐挹空翠於几席若賓
主然而雪霽之晨雲歸之夕尤宜也予以讀書于以鼓琴或命
客傾壺分曹對奕殆無邑居之囂不知文公之在金陵與是何
如邪故嘗論之文公之文章氣節表於一時又豈後人之可擬
而其相神宗也雍容廟堂之上以伊傅之業自期不得有兩山
之青以爲玩幸行新法以亂天下取譏當世既罷而歸也來青
之語且見於閑居之頃豈不貽山之愧乎今景遠放浪田里三
十餘年以沮溺之志自適得喪不怵于內榮辱不加於外是無
文公之位亦無文公之誦兩山之青為吾之所專矣余亦有好

山之癖者觀秦望於越觀西山於錢唐觀洞庭於姑蘇既老而息於茲將從之築室其旁當割山之半青矣故記之

醫鏡密語序

按晉王惟一銅人經督脈始於鬲交終於長強任脈始於承漿終於會陰足太陽始於睛明終於至陰少陽始於瞳子髎終於竅陰陽明始於頭維終於厲兌太陰始於太白終於大包厥陰始於大敦終於期門少陰始於湧泉終於俞府手太陽始於少澤終於聽宮少陽始於關衝終於耳門陽明始於商羊終於迎香太陰始於少商終於中府厥陰始於中衝終於天池少陰始於少衝終於極泉凡三百六十有五而十二經十五絡之表裏可攷已然一膜之間死生之判不可以易語也代之醫者類曰背脊之強者刺人中以寫之頭目之眩者刺風池以補之與問使之治瘧後溪之治痢大敦之治疝三里之治五勞視之若甚

易者惡知九鍼補瀉之法不難於迎隨提按難於察周身之氣而刺之適乎淺深辨姑舉其九若鳩尾一穴直中庭之下鍼入二寸五分止中心者尋亡中肝者三日亡中肺者五日亡中胃者七日亡中膻者一日亡中腎者不終日亡由是推之苟不知淺深之宜輕於用鍼鮮有不悞中而殺人者故雖極其巧又不可以人而試吾之巧邪在皇元時竇文貞公得立長生之傳大顯于中朝而四方咸宗之且推其所得述標幽二賊行于世復注銅人鍼經密語一卷未成而沒其徒有蘭溪王鏡濶及其子瑞菴者增注而成之則三百六十五穴之分寸不可有一過不及之差淵乎微哉一日瑞菴挾之訪余及山東序以冠其端余讀之累日為之歎曰嗟乎鍼為醫之一耳而書之浩繁有不可勝窮者皆非所以為密也夫觀室而不覩其密則未造乎室造道而不求其密則未造乎道補注密語其用鍼之密真乎然其書

閱而未廣也鏡潭父子因文貞公之注復詳之於後則所謂密語者既顯而不得閱矣學者獲從而攷之則知其所慎而見於治人者足以冀夫十全之效而無悞也已故不辭而書其說云

玉泉隱居圖序

玉泉山距蘭溪三十里當五峯之北巖然青芙蓉插天半與金華東西相望而半山石皆雪色類瑤琨者以其如束帶然故一名玉帶其顛有峯特起曰露峯峯之下有泉正出曰鏡潭潭通浙江而澄澈可鑒或謂神龍居之故又名玉泉山云山多合抱之木與夫空青丹砂千歲之琥珀往往得之昔舒元與金仁山嘗隱其中并獨神仙釋子樵夫野老之所託也在皇元時則有王氏者為蘭溪之巨姓蚤從竇文貞公學之誠補瀉法客京師二十餘年不樂仕而南歸營於鏡潭之上自號鏡潭先生在左右樹杏千株每花開時遠近爛然與日光霞氣相射望之石

董林焉其族人子弟從而從之者錯居其旁至數十家烟火之相連雞犬之往來熙熙皞皞有太古之風世莫得而知也則玉泉之境因人而益勝矣余不及識鏡潭先生獲與其子瑞菴交瑞菴屢游三吳間一日持隱居圖示余且將老於是因求文以志之徐受而觀之乃為之言曰天下之名山非一而玉泉其東南之雄秀者乎若鏡潭所據峰巒林壑之美殆與終南少室並宜游而玩者所以長往而不來也然盧鴻李渤皆以隱為仕之媒非若鏡潭之不仕而隱也嗚呼都高位享厚祿豈非人之所榮而懷才不售絕物而獨處顧效龍蛇之屈蟠松栢之槁死沒沒焉無孺於時又豈其情也哉特以勢崇則必殆不若去位而圖其安利廣則必憂不若辭祿而求其樂此考槃之碩人永矢弗過也余恨未能超然引去相與入山讀書決泉洗藥方日汨汨風埃中未知所屆回望丹崖翠壁懸在弱水三萬里外而不

得一至豈不貽愧於驚猿怨鶴邪姑書其說以識余之心他日
或能展糧往候瑞菴庶不為玉泉之生客而為山靈之所拒也
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兩峯集

送王瑞菴序

余讀鍼經而知鍼之要不出於八穴曰公孫內關臨泣外關後溪中脘列缺照海八穴治證凡二百一十有三而九鍼補瀉之用由是行焉後參太乙飛騰之術其法有八曰迎之於前以殺其勢隨之於後以解其結提而升之以補其不足按而抑之以損其有餘左之上引以導陽右之下引以通陰虛之於中以生其氣實之於內以散其血二家之說寔相表裏皆本於岐伯雷公與黃帝問答之書攷之靈樞素問可見已通其術者金季則有全真趙麗哥皇元則有丘長生真人真人以授竇文貞公有所著標幽指迷二賦及玉龍歌龍髓經行于世而趙麗哥之徒則有洞玄李公高山陳公并傳至於王通甫先生霍立李清隱



然皆不若文貞公之際遇世祖而大顯于中朝也故四方學者咸稱北竇若蘭溪之鏡潭王公則出入其門二十餘年為得所傳之的在當時已有道南之歎建鏡潭之子瑞菴益精於術往往治人之疾不啻大將統六師以剪小寇殆非一時衆工之所及於是南北之明誠道克繼文貞者獨推王氏父子焉嗚呼人之死生制於天而鍼能違其逆順屈者信之危者安之虛者充之弱者強之寒者煥之則其死生之制於天者且制於醫矣抑非洞察脈絡之表而不差毫芒惡能求其十全之效哉又斯術之傳千百而十一也瑞菴之術雖受於其父而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必有斲輪之巧者不可誣也今年春自越如吳王公貴人交謁於門者無虛日適大名劉性初病寒留携李內迎瑞菴治之以俄頃之功起五年之疾故一方以為神人其從而執弟子禮者非一瑞菴亦不斲於傳蓋將廣北竇之學於無窮而利人

之心亦及於無窮也歲云莫矣浩然吉歸因序以送之而能詩者咸繫于後云

贈星學梅生序

天下之士成於偶而敗於奇通於開而厄於塞故衛青才不過李廣拔於奴而侯公孫弘德不高楊雄去牧豕而相始之困而終之顯如此信其不繫於巧愚而繫於命也代之談命者不精於五行妄稱吉凶禍福以恐人心而徵其利以私一己甲曰某日利乙曰不利彼曰某人貴且富此曰貧而賤手得手失百不一中徒滋天下之感已余來爰山有梅君王者踵門而求見蓋精五行之術者其告人吉凶禍福咸可徵焉寔賢而隱於卜筮者也余雖不執於命益知其懸於天者不得而易也故序而送之系之以詩曰

我生之辰斗直於卯日直於巳太白一星獨守垣熒惑南流會

鶻尾利不及升斗位不登三公唯有文章吐奇恠鏤水塚雪慚
無功結柳設為車何以送汝窮請君推行年祝雞願學戶鄉翁
送嘉興知事雨齋徐公上淮安推官序

治天下之事非一而事莫重於司刑唐胡元禮為少卿欲殺一
囚司丞李日知以為不可元禮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生理
日知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死法當是時其事之由直也
可辯而君子以為元禮之嚴不如日知之恕焉吾從而攷之
典自象刑至於流贖各有一定之法而繼之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則司刑者當以恕為本不可以嚴為事蓋恕者德恒勝法
嚴者法恒勝德德恒勝法則無心於用刑無心於用刑者惟聽
人之所犯法從而輕重之雖於之而無怨法恒勝德則有心於
用刑有心於用刑者必以刑知人而不得其當者衆矣此胡李
三公皆以至公行之而優劣之判不啻霄壤如此世之刑官宜

亦所擇而處之乎洪武四年春正月三衢徐公雨齋徐嘉興府
知事陞淮安推官寔材選也余聞之喜而不寐蓋雨齋讀書而
通律其掌簿書四年上下稱其文而無害則今專用刑之寄必
能有日知之恕而無元禮之嚴可以上副
明天子恤刑之意而淮安小大之獄知其無冤矣其行也邑之
大夫士咸賦詩以饒之屬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送材上人序

天下之造無窮而欲窮無窮者貴乎積而已水積而深山積而
高人積而至於化是知學之不可苟也知學之不可苟斯又不
足乎已不足乎已則愈至而愈未至愈精而愈未精闇者未睹
一室之內泰然以為人之莫己若也畫而不復進盈而不復受
其心小矣求至於道不亦遠乎此吾所以為學者之大病竊欲
勉焉而氣質庸下方其感時不能有所為以至老而無及已悲夫

材公大用學佛者也堅強而不倦純一而不二初受易於宛平
蔡先生後去而從紫微山之忠公本心本心悉以所得於東湖
定公者授之大用其所積於日月之久以窮性海之實靈者何
如哉後紫山齊公主統之興福教寺即舉之俾主四方之賓客
遂得汎交而博求凡賢於己者必慕而師之而又歛然若不足
將往參道公坐隱於蒼雪之上來求一言以行烏得不重余之
所感也乎抑嘗聞大雄氏之興其法廣被於中國而隋智者大
師又闡四教以法華為宗於是其入有門其趨有徑所謂行必
先於知者蓋儒佛道殊而功一如此反視坐而斲悟如瞽之於
黑白聵之於清濁豈不易邪克知而行若吾竺隱者隱然東南
之秀五山稱之誠百一而為後身大用幸與之同時就而正其
是非毋盈毋盡吾見其積年日積行日成不極於化不止也
而茂之為儒足乎已而狹於人者尚亦因彼而有所厲也夫洪

武四年秋八月既望構李貞瓊序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宋蘇文忠公序佛者忠勤詩且言歐陽子好士為天下第一而
一時庸人技而顯於世者或負於旦夕之頃不待貴賤死生而
然勤獨始終不忘歐陽子沒與人語及輒泣下故書以傳之嗚
呼知人之難古今所同豈惟歐陽子哉而文忠公拳拳於勤言
之者深著歐陽子所以待天下之士如此其厚而天下之士所
以報之者如此其薄特表勤之異於人人也今鐵崖先生楊公
位雖不及歐陽子其好士之風則同嘗言方今人物宜拔十而
得一豈是不擇其類苟有一才一藝者稱之不置士以此多出
其門而忌前好勝之徒以怨報德者亦有之矣最後識劉性初
於驛旅中即以遠器許之及其終也性初哭之甚哀既與諸生
葬之後自松江走二百里求余為之傳以備太史氏所錄焉夫

先生以文雄一代固不待傳而知余嘗先性初從於禪以觚墨相周旋者三十年義不可辭且嘉性初亦歐陽子之惠勤也視彼負公而變於未沒之前者何如哉故歷叙先生出處行事及所著關於世教者悉書以貽之將來於性初之別也復張之以序蓋亦表其為人勇於義者如此猶文忠公稱勤之意也性初大名人父兄嘗仕於元而能刮磨褻習從師讀書又事玉泉三公瑞菴學九鍼補瀉法後遇神師於海上盡授以立長生所傳之密語其術益精治人往往有十全之效三吳咸稱之云洪武五年歲在壬子冬十有一月初吉樵李貞瓊序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嗚呼大雄氏之論性莫精於華嚴經八十一卷自晉文即尊者譯之至唐武后時再譯於西國師德宗龍飛三譯於清涼國師華嚴之教遂廣被中國然代之信而住住而行以至於悟者

勤矣凡大地有生咸具是性謂之有而不囿於知覺謂之無而不論於空虛其妙孰得以為喻哉由信而悟者吾慈峰妙辯大師高麗宗主希古尚公其人焉按狀師族姓浦尚其名希古其字樵李人母嘗夢僧乘白馬入門遂娠師生有異質甫七歲母授孝經一過即成誦不忘十歲好佛書十二歲見紫微山惠力僧覺海白父母願從受業父母聽之祝髮為沙彌既長聞景岩福公住崇德之常樂因往參焉晝夜究華嚴觀福公悅其穎悟曰異日樹教東南者必尚也及侍福公於杭之高麗五年升座說經吐音如雷龍象大駭僉舉為都講天曆戊辰領宣政院劄住常樂常樂自福公之去寺廢已久遂葺而新之學徒不遠數百里而至至元戊寅遷阜亭之崇先益闡其秘名聞于朝有旨賜號慈峰妙辯大師閱七年退處溪別峰蘭若至正十年江浙行省太尉丞相尊其道遣使延之高麗特授御製金闌袈裟

及張士誠據姑蘇累聘不應疾亟起索筆書偈曰七十三年住
世只為佛祖出氣今朝打箇散場驚得虛空落地擲筆而逝二
十二年秋九月乙卯也五山震悼冬十有一月辛酉茶毗于長
平鄉之石頭里異香馥道會者二萬餘人既而捨舍利千數顯
齒古本泊所持珠百有二十堅踰金石悉不能燃石頭里地三
如有神光射天人以為師淳行之符云師一號雜花道人嗣其
法者曰學字古海住崇先曰滋字澤翁住西湖之妙心曰懋字
安谷住秀之招提曰燈字無傳住青鎮之蓮堂曰謹字節菴住
魏鎮之華嚴曰明字月江住南山之法興曰澤字雲海住西湖
之精進曰仁字靜雲住敵川之禪悅曰相字然見住常樂曰
輓字萬里住范鎮之常樂曰梓字南山住嘉禾之楞嚴南山一
日持杖傳太尉丞相命來乞銘諸塔故為次第其略如此師狀
偉器宏勇於進道日轉彌陀千聲客至劇談抵暮無倦色探深

挾閱非得於言語文字之淺陋者銘曰

於維華嚴	經傳西國	毗盧性海	孰臻其極
如雲弥空	如月照川	菩薩脩羅	聲聞人天
一念內萌	十界尋見	不索窈冥	近而匪遠
匪遠曷求	惟信為門	克信而行	悟道之原
偉哉尚公	七齡有識	長岑景岩	譬楞斯食
升堂說經	吐音雷震	龍象大駭	濟彼方論
十霜常樂	棟宇輪奐	繼遷臯亭	卓錫籙潤
帝賜嘉號	取聞日升	毒龍在鉢	魔女分燈
特立為表	王侯莫致	七泰星流	一夕雲遊
玉岑無色	獸號鳥悲	公教不泯	視吾銘詩

清江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矇說

越有矇始好讀書不問寒暑一夕視字如蠹緣迫之愈紛凌
愈微且起則目有翳而無所覩焉乃號于天曰吾何罪邪天
暴而使我矇邪豈欲其為鶻鷂不察於物曷若不生我邪天
生我而施之兩目又降罰而矇吾不知司造化者何如也乃
于野弟子往而弔之者時天客聞之獨進而賀焉怒曰吾既
故不得與人頡頏於時竊病而號于天客奚為賀客曰若何病
乎其尤天亦甚矣黑白易別也吾不知其孰黑孰白兩施之然無
鹽之厲人特見也吾不知其孰嫉孰厲信其矇矣事固有火於
是為好利而慢卒沉其宗智伯之才而多殺也不察是非悅人
贊已衛平侯之習而自聖也利商於之富寵秦國之利富百姓

清江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矇說

越有矇始好讀書不問寒暑一夕視字如蠹緣迫之愈紛凌
愈微且起則目有翳而無所覩焉乃號于天曰吾何罪邪天
暴而使我矇邪豈欲其為鶻鷃不察於物曷若不生我邪天
生我而施之兩目又降罰而矇吾不知司造化者何如也乃
于野弟子往而弔之者時天客聞之獨進而賀焉怒曰吾既
故不得與人頡頏於時竊病而號于天客奚為賀客曰若何病
乎其尤天亦甚矣黑白易別也吾不知其孰黑孰白兩施之然無
鹽之厲人特見也吾不知其孰嫉孰厲信其矇矣事固有火於
是為好利而慢卒沉其宗智伯之才而多殺也不察是非悅人
贊已衛平侯之習而自聖也利商於之富寵秦國之利富百姓

之惑也。彼皆目如明星，微察秋毫而所為乃至於此，則其弊有過。矚者世復不懲其失，為智伯為衛侯為商君，不亦悲乎？若矚於外，至論天下之道，高極無窮，大極無際。及考古今事，必原始要終，而鏡其成敗，是知矚於內而不矚於外。若又何病乎？黑白之不知，由不睹乎黑白也。彼能睹者，且以白為黑，以黑為白矣。美惡之不辯，由不睹乎美惡也。彼能睹者，且以美為惡，以惡為美矣。此病之不可攻而明也。若之病，可得攻而明，吾將進金鉤，施金篦，除日之翳，使若之視其鏡，不翅太山視其小，不翅八荒視其隱，不翅日月之運乎晝夜，以為何如。雖然，目不矚耳不塞，足不兀，手不攀，人之大利也。以矚廢視，以塞廢聽，以兀廢行，以攀廢執，固為不幸。而有不幸存焉。此塞翁之子，免於役而為福。若之矚烏知非若之福乎？乃起而謝曰：聖美容之言，吾終身無所尤矣。矚為好古翁氏也。洪武八年二月。

初吉貝瓊造

大魯生說

太魯生師朴愚子，將辭而南游於楚。朴愚子戚然不悅，生曰：「吾從夫子久矣，楚仕國也，今將往焉，而夫子不悅，何也？」曰：「若才高而好辯，才高則上人，好辯則不屈，禍之招也。嘗觀之，知者先覆，覆巧者先辱，惟匿知於愚而不伐其知，天下不以吾為巧。是莫與吾校者，已故外患不至，朴而不伐其巧，天下不以吾為巧。是莫與吾校者，已故外患不至。彼知者先覆，覆巧者先辱，非知巧之過，過在吾伐其知巧也。荆山之璞，闕其至美而未之知也。混於珞珞之石，一旦光氣屬天，知此璞者，和氏恠而獻之，舉國信其美，雖十城不易也。然璞毀而不完，和亦再刖而死，無足曷若混珞珞之石耶？今若不能自閔，如荆山之璞，恃才與辯而求合於時，器狹者不足與論，海趣闊，室者不足與論，天彼將驚焉，而不吾容其禍，甚於刖而至矣。」

得全矣抑反諸大庭無為之天伏若形鈴若喙之愈乎昔孔子
歷聘諸侯卒窮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枵然幾死太公狂予之
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盍校其得失焉生退而逃於山澤數月曰
吾幾喪吾而夫子存之遂反華而墮易巧而拙推銳而鈍毀圓
而方默而不復言與人居而不知異乎人指是非絕毀譽以太
魯號之終身

夢筆居士說

滯須洪秉筆寓龍河之天界寺夜夢神授如椽筆旦起謁住山
全室翁翁方書夢筆二字切驚而異焉蓋秉筆未嘗以語全室
全室亦未嘗知秉筆之有夢也觀其所書而悟昔之所夢舉其
所意而托今之所書若出偶然信其非偶然也瓊因為之說曰
昔江文通李太白嘗夢筆矣由是其文辭益工不知二子之

不絕人得於氣之清而純者故其為詩萬象不足喻其富八音
不絕其和鬼神不足喻其變豈待於夢而至哉抑心志既專
而中既一故形於夜寐之頃如此而人之好異者論之或過耳
於地曰吾中山之族世號萬人敵然性不好武唯大人長者
輒從之遊為之執役朝暮不憚煩蒙其技於伎鬚間與陶泓陳
玄並列今傳事先生風簷雨窓者五十年或知有所不能文有
所不及吾皆助而成之心亦勞矣顧謂文通太白無藉於吾而
黜其功豈不冤哉且六夢之占具於周官黃帝夢天風鼓塵及
人持千鈞弩牧牛萬數而得風后力牧燕相湯夢負鼎者而得
伊尹高宗夢良弼而得說於傅岩晉重耳夢與楚子搏有城濮
之捷魯襄公夢祖而如楚呂錡夢射月而中共王穆子夢人助
己而得牛王着夢三刀為益州陶侃夢登天門貴至八州督丁

固夢松後十八年為公皆吾所紀古今稱之而獨疑於吾邪乃
叱之曰若秦虜也罪當族幸赦而全之復側媚求說不顧曲直
是非惟人之徇推類於案牘局促於篋笥李廣上功竟差六級
殺浩復書不措一辭故累屈於孺子壯夫不汝喜也吾特取其
強記一節引為上客名顯天下而一時新進疾而排之者日相
踵尚何功之可伐而欲以是驕吾邪若以夢言益可論者黃帝
之風后力牧湯之伊尹高宗之傳說固微之夢矣堯之有舜舜
之有禹又何如邪重耳之霸天寔啓之若小白之帖楚又豈夢
監其腦邪魯之不競其君如大國者非一亦皆周公祖之邪呂
錡之中特出於幸穆子之牛卒禍其室夢何與邪益州之遷蓋
非一濟豈皆夢刀晉室名臣獨無天門之夢如侃公居五等之
爵亦盡因之松邪若之所紀徒滋後世之感而已乃起而謝曰
先生之論高矣然天下之言非吾不傳天下之事非吾不明自

班固揚雄而下莫不資之吾其有得有失寔系於人人恒負吾
吾寔病乎遂無以詰翌日過秉鼻曰夢邪非邪古人之事果不
可誣邪天固有其所屬於子同於晉之王珣者邪秉鼻乃以夢筆
居士自號云

石田說

撰李馬德遠氏以石田為號取左傳語也一日過成均見余求
中其義余恠而詰之則曰九州之田若雍之上上冀之中中揚
之下下音之上下徐之上中充之中下以其地有肥磽之不齊
故其為田不一然有宜桑者有宜稻者有宜菽麥者有宜粟而
蠶者皆可耕而藝也不可耕而藝且弃於無用者其惟石田乎
吾寔似之吾長生四十餘年而不成一藝之名屬

大明洪武之盛黜吏用儒天下之士應
詔而起者俱收並錄至翔金門集紫垣者有之矣吾兩薦天官

而不中六科之選子子歸吾讀書之所非石田之謂乎余應之
曰噫子未通於道者也田之瘠者不得求其美人之拙者不得
求其巧然使石田如九州之田或黍或稻或菽麥或桑而蠶則
人朝暮其上以營無窮之利苟不得者必爭而訟訟而共其禍
人也大矣此以利不足以及人獲棄於無用豈非幸歟今子病
其棄於時不為田之美者而為石田盡視彼之有智也有力也
為時之所用者勞其心思苦其筋骨至於斃而後已求為石田
又可得乎以是較之孰得孰失德遠起而謝曰此吾志也遂書
以貽之洪武六年歲在癸丑良月携李貞瓊造

過孝子傳

過孝子宗一海鹽昭明里人蚤喪父獨與母居元至正十六年
春兵陵張士誠擁衆自白茅度江及臨姑蘇略地至海上宗一
負母逃卒與寇遇欲殺之即以直告母中數創乃舍而去既返

益困傭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苦服衰蔬食不變居憂時
與人語輒泣下有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母燕去不復至人
皆為異云

貝先生曰人子事親始終盡道者不足書特於其遇變書之
非必待有變而得失可觀也大其事也方寇之東略闔境奔
竄過孝子知有母而不知有身前冒白刃幸而獲全視彼失
其天性委父母不顧自淪於梟獍者何如哉故不可不書觀
其遇變一節則事親可知矣及母死弗克葬不易服不食肉
以未有一動心者特區區感其燕之去來抑何感歟秦顏孝
子葬親有群鳥為狗土成冢鳥吻皆傷因表其地彼燕於過
氏何與哉并論而釋之

貞節傳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

竺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娶璩氏生子瑞
秦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
生子通甫一人而瑞復夫王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
樓氏樓氏甫笄歸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曰吾
不幸夫死吾忍死吾夫而事人乎且前吾三世皆守節以終不
可至吾而變使吾不得從夫於地下非婦也父母乃止其姑王
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終葬率如禮今年六十有二矣至
四人長養才次養心次養吾次養賢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
熙而養才遇疾樓氏求善藥治之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八
越今十四年所守如其姑云

貝先生曰余讀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乾坤為父母之
道咸恒為夫婦之道也夫婦之道終身不可變者故以恒次
咸不易之謂恒不已之謂恒此恒為能久也其五六之爻曰
恒其德貞婦人吉象復申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是知
恒主於貞貞固婦道之當然矣是以記禮者必始於謹夫婦
而三從之義備見於篇凡夫存而順其夫不幸夫沒而不再
適者不足恠也三王以降陰教不行禮義隳廢有一人焉克
盡其道則皆以為卓行莫不動色書之蓋天下之守義者鮮
特舉此以為勸世變可知矣抑嘗上下數千年間自共姜以
下未及汎舉若白公之妻貞姬曰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
假人以色曹世叔之妻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
以存亡易心嗚呼若二人者其德可謂恒而貞者乎四明之
陳氏一門五世皆能不貳其守如砥柱壁立千仞為婦為母
何愧於貞姬令女邪雖其天性之美異夫閭閻習音樂工文
辭之女輕於失身者而家法相傳教之有素可見也其諸孫
協和為國子生能歷道其實因合而為傳使觀風者尚有以

采之而上於朝以旌其節豈不有補於名教哉

子學明德堂之東偏置鼓謹昕夕升降之節及有事於學則鼓焉禮也乃為之銘曰

冒以鐸密乎外而虛中汝之寂也與土奚擇其應神而遠通鼓于戎而成列鼓于役而勸工惟賁徑四而脩八故在樂為大配金鐘而西東有鏜其聲擊之逢途冠帶如雲惟汝之從警昕夕之二時嚴一陟而一降或燕而壺或射而同勿爽其節敢告警

存善堂銘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性善蓋易原其流行之始故先言善後言性孟子即其賦予之同故先言性後言善其理一而已矣笠澤沈茂卿氏扁其堂曰存善和善之當存則知惡之當戒者乎西白金公來乞銘乃為之銘

吾嘗觀場師之木也必封其本而上參乎天良農之治田也必樹嘉穀去稂莠而至有年嗟善之在人者苟無場師農父之智恒戕賊而弗全鄭衛之音簧吾耳燕趙之豔蒿吾前肆行無覺既汰而顛故貴夫君子之學存乎中不為物遷我塗孔夷我宅孔安是居是由無失其本然庶積之而後豐庸詎非後昆之慶百世其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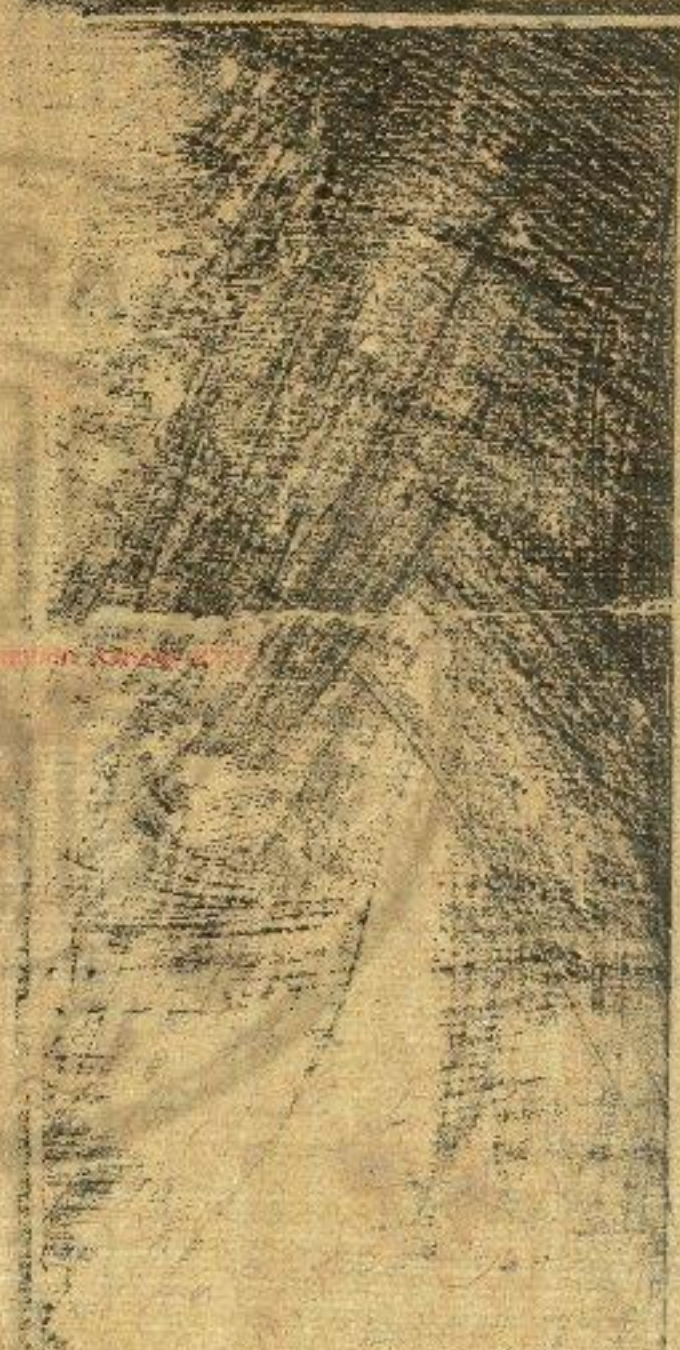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金陵集

思勤齋銘

國子生來懋以思勤名齋求余一言申其義至於三四無倦色
 余惟唐韓子進學解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所
 以誨夫人也其游箴曰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
 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所以懲諸己也懋尚以韓子之誨
 諸人者為勉以其懲諸己者為戒可與進學矣因為之銘曰
 木願為才人願為賢人胡不學以遊以盤譬彼立枯望其參天
 其學何如如行無退思故不昏勤故不怠惟思與勤進學之功
 業日以廣德日以崇在昔聖人純亦不已未得則憂既得而喜
 矧余小子弗聰弗明墨卿司訓用戒其荒

跋趙文敏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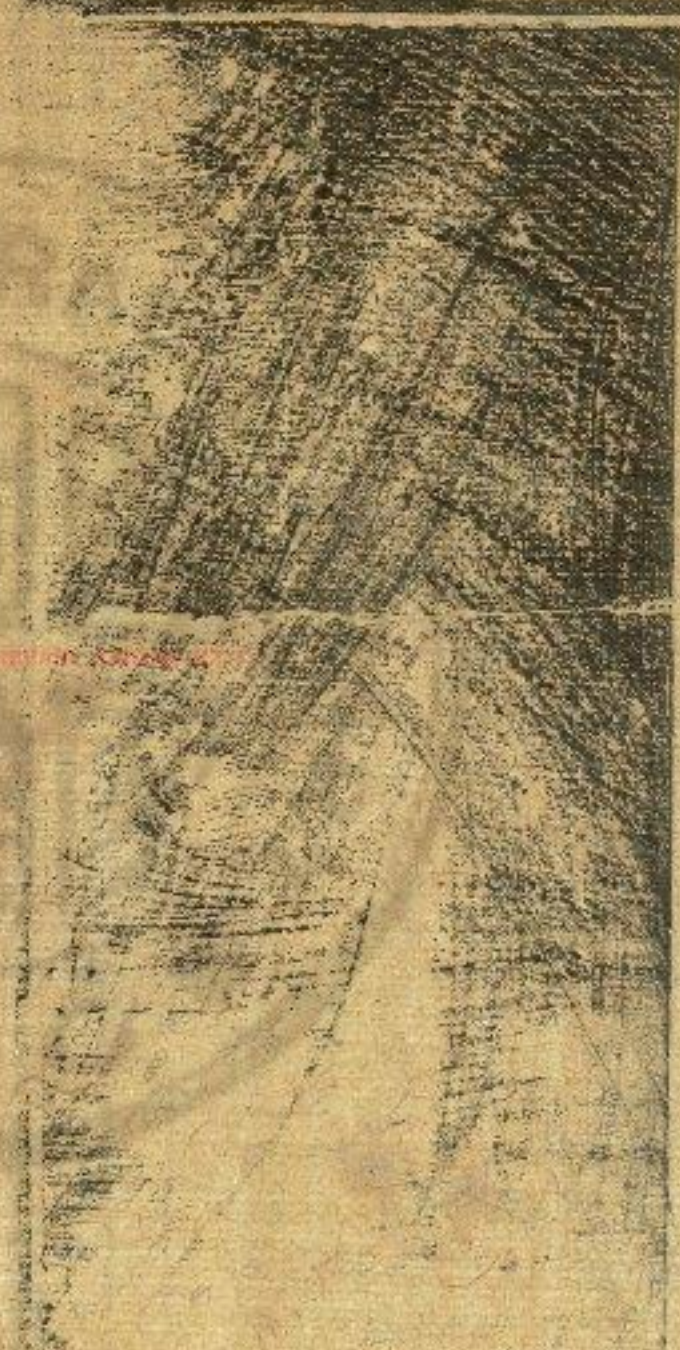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金陵集

思勤齋銘

國子生來懋以思勤名齋求余一言申其義至於三四無倦色
 余惟唐韓子進學解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所
 以誨夫人也其游箴曰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
 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所以懲諸己也懋尚以韓子之誨
 諸人者為勉以其懲諸己者為戒可與進學矣因為之銘曰
 木願為才人願為賢人胡不學以遊以盤譬彼立枯望其參天
 其學何如如行無退思故不昏勤故不怠惟思與勤進學之功
 業日以廣德日以崇在昔聖人純亦不已未得則憂既得而喜
 矧余小子弗聰弗明墨卿司訓用戒其荒

跋趙文敏帖



吳興趙文敏公少學山谷書後學鍾繇又以古今莫過於二王
遂極力攻之至其晚年所進駁駁龍跳虎躍之妙蓋得之心而
應之手不待觀公孫劍器而至此也論者謂其集衆體之大成
亦豈過歟此帖乃與其姪某者時為儒學提舉猶未除山谷氣
韻也吁公一代偉人博學而多藝非特翰墨之放鍾王而已余
素不善書獲觀真蹟於五十年後三復歛衽

跋王逸老書八仙歌後

九藝始於學而卒於悟學而工不若悟之神此張旭觀公孫大
娘舞劍器遂進於草書也宋王逸老亦以草書名世先入字中
處士嘗藏二紙于家余少時尚及見之後為好事者持去今張
宗儒來

京師以所書社少陵飲中八仙歌示余蓋尤豪宕有法真旭
之悟者乎李白詩稱懷素

曲盡懷素之變者余於逸老亦云

跋耕漁圖

右南溪耕漁圖劉曹郎中堵文明所作赤城吳仲謙之隱居也
榮堂若干楹背陰而面陽有山北自鷓鴣之春蜿蜓南迤以屬
其居而三曠平岡旁列左右鳳山龍山掖兩隅而特起如傑价
焉堂瞰大溪百頃可俯而鑑其南則紫凝翠屏危挿天半西距
寒明二巖三十里赤城桐栢皆在其東北起伏向背四顧類城
郭狀天台之勝殆盡於此樵李敷榮桑竹交蔭不啻秦人之武
陵溪世莫得而知者圖之位置亦曲盡遠近之勢矣仲謙於是
治沃饒之地率童奴耕其中溪又多大鱼時漁以給朝暮故以
耕漁自號後求余為之說余惟耕之與漁皆事之細者而豪傑
之士窮而在下者恒託之為名若伊摯之耕於莘野耕而顯也
遂開有商六百年之王業鹿門之龐德公則隱而耕矣呂尚釣

干瑛溪漁而顯也為周之師而封東海若桐江之嚴光則隱於
漁矣或論其為伊呂者難為龐與嚴者易又惡知遇時而成功
者固非常人之所及而守節以抗世者孰能過於二人哉今仲
兼肆志佳山水間非求顯如伊呂蓋欲附鹿門之龐桐江之嚴
而同其高也余恐才名聞於時且將應聘而出不得遂溪南之
樂於異日而貽田翁溪友之所譏不若去耕與漁混乎田翁溪
友以辰其跡之愈焉因書其說以諗之仲謙必有會于心者矣
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國子助教李貝瓊書于時習齋

書杏林生意圖後

右杏林生意圖錢顯為姑蘇陶友諒作也觀其佳山屋數楹而
坡石之外樹數百株彷彿花開高下芳紅爛熳與日共霞氣參
錯不啻遊佳廬間過董仙人之所居也其生意油然而可見矣然
生意歛之至密不盈一粟曳而連之彌乎天地杏林特其一耳

蓋一元之氣流行四時則有無窮之生意而物之生者亦無窮
焉人徒觀夫方春之時雨露所及者雖陰崖絕島或芽或耕或
苞或莖以為否極而通而生意之充塞莫不發榮滋長如此又
惡知冰雪之際苦寒折膠華者既歛實者既脫如千兵萬馬塵
大漠之野而亦未嘗無生意焉此造化不已之機也今醫以生
意屬之杏林者蓋舉小以著大且言其術足以利物充其虛而
起其憊為能復天地之生意而死者以蘇功有補於造化之不
及者歎吁董仙人之時食其杏而壽者幾千人矣後世之醫固未
至於奉之神苟欲擬其治人而全乎天年其設心豈不仁矣哉
此余深嘉友諒之為人而又喜命名之意深遠也故書以貽之

跋馬文璧雲林隱居圖後

昔余客雲間與今撫州太守秦溪馬侯文璧居相近志相合未
始一日相違焉文璧工畫山水能兼董北苑米南宮筆法視今

人蔑如也讀書之暇往往託興毫素三吳人以重價購之嘗為
余作雲閣曉度彷彿游青城太白間而位置神氣若出造化下
見其為巧而巧自形焉兵燹之餘東西散處洪武三年文壁以
召至

京師遂有撫州之命後二年余繼起為國子助教相望十有餘
里六閱霜暑求如向之在雲間時窮日夜為樂何可得邪儒者
詹明初自西江來文壁始余近詩讀之恍然如夢明初且言其
耳聰日明公退不輟筆但髮少白耳乃出隱居園相示觀其山
之若有若無而高下雲氣戎戎疑欲飛動如天之將雨玉女暝
水也下有伏流曲折小橋橫卧橋外人家皆草屋荆扉前後古
木不根著者數十株殆無刻畫視南宮未可優劣已復題其左
亦有歸老之志焉余又思林壑即其詩畫而益增感慨第竊憐於
朝未能引疾而退耳然老不任事亦何能為邪徒使龍湫虎穴

之盟久寒而不得辭也曰言以志余之心使山靈有知尚無拒
於他日云

釋奠解

或問余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為聖人也奈何曰庖犧
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
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曰孔子之於三皇何如曰孔子
不得如三皇脩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替周易脩春秋
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
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奚為不可
也曰義各有所當也按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
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
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坐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
師之類也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

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
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
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合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
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
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唐武德間亦以孔子配周公至太
宗貞觀二年房玄齡言釋奠於學以孔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
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
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慶顯二
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
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
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裘暑無葛飢
而木食渴而谷飲無五穀以為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
夫死也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用

卑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溥結繩而始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
後人之為道始備此眾人疑其不祀三皇者夫三皇宜祀而不
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
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余觀於夫子賢於堯
舜遠矣冉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
子之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王之所宗萬
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
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而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
高韓柳諸記可攷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
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
狄尊之爵以文宣王門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
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晟舞六佾於庭其所以尊
孔子者又宜以是為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屈萬乘

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禮論者亦不以爲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闕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邪曰周王天下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之言詳矣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擬於王宮法亦第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不亦褻乎且醫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豐其祀可也祀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爲國子助教適聞有

以邪說言於

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

貓戒

成均會食所猶有饜其棄肉者日至焉山東孔默讀書成均嘗夜見一白衣好女子就寢以青荷裹飯食之默食而甘至八日不飢且語同舍生鄭傑等咸曰千歲孽狐能化人人多惑而病病而死諸生環守之默忽排衆躍池中若從女子扶衆挽而出亟命醫往治乃極以閉戶醫不得進藥越數日或見貓於堂謂即狐也遂而擊之斃腹有四子未乳嗚呼貓爲肉所餌乃以類狐死於肉而狐之惑人者竟免天下之事多此類貪者可以爲戒矣然人不能辨猶與狐而誤矧辨人狐之難辨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金陵集

黃山書舍記

江陰舊為常屬邑大江自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達于海崇
江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嶄然與由里秦望秀拔天半者曰
黃山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黃歇之地山絲是得名而君山則
歇之墓寔在焉若敵若啓若定若華向背起伏戟列屏峙皆境
內之勝惟黃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江浙
行樞密院都事去之十有五年始歸而省其先壠於黃山乃剪
蓬藿藝松栢築別墅於山之陽以居朝嵐夕紫接於窓戶江濤
海雨撼乎几席此尤據其最勝處遂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
宣率其弟完歲治田為亭上給滄瀟之奉暇則取群聖賢書讀
之世之紛華不接於耳目也因題其居曰黃山書舍且求文以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金陵集

黃山書舍記

江陰舊為常屬邑大江自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達于海崇
江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嶄然與由里秦望秀拔天半者曰
黃山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黃歇之地山絲是得名而君山則
歇之墓寔在焉若敵若啓若定若華向背起伏戟列屏峙皆境
內之勝惟黃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江浙
行樞密院都事去之十有五年始歸而省其先壙於黃山乃剪
蓬藿藝松栢築別墅於山之陽以居朝嵐夕紫接於窓戶江濤
海雨撼乎几席此尤據其最勝處遂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
宣率其弟完歲治田為亭上給滄瀟之奉暇則取群聖賢書讀
之世之紛華不接於耳目也因題其居曰黃山書舍且求文以

記之余惟黃山在吳越諸山不啻邾莒之於齊魯特以春申而名天下嗚呼春申亦七國之雄也方其明也說昭王出身徇主遂相楚二十五年而與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以賓客相傾至躡珠履者三千人可謂盛矣及考烈之薨猶欲保江東之封而不聽朱英之言卒制於李園身死族赤為天下笑又何老邪上下千歲之久黃山如故而一時之風流安在哉豈其徒知微無望之福不知戒無望之禍也今宜智非不周也才非不優也衆方依乘風雲以取高位而退謀一立一壑與幽人隱士之流甘於枯槁寂寞每天高氣晶覽蕭帽之飛雲延石室之秋月考盤長歌超然放神埃壙之外視淮北十二縣之利殆不足以易此樂也使春申而知此則引身功成之後孟嘗諸君何可及哉惜余羈於世故汨汨東西南北未能相從卜居以耕學自娛為憾他日尚當放舟過宣父子於黃山舉樽酒弔古人援筆

賦之未晚也姑書以為記

玩雲樓記

天台陳庭學客金陵就小樓以居題曰玩雲而求余為之記余惟雲者山川之氣油然而上蒸者也有曰雲雲曰洩雲曰同雲其卷舒無時曰閑雲散為五采曰商雲而雲之狀亦非一有如旂幟者有如車蓋者有如類人者有如類馬者有如類魚龍草木者有如類鷲之橫厲鶴之孤竄者有如涌濤者如連峰接岫層樓疊觀者是皆雲之可玩也然雲無情也惟幽人處士玩之以寓吾情異夫聲色狗馬之玩矣聲色狗馬亦雲之過吾前耳物於物者不以雲視之情或因而遷非若玩雲之忽往忽來乍起乍滅為高也至於庭學則其情之所寓又不繫於雲焉何也彼以雲為可玩而玩之也庭學從其父經歷公往于濠今自濠至京師受知尚書崔公遂辟禮部行人以不得朝夕奉其親欲為

常若不足者憑高眺望雲之所在即親之所在其觸於目感於心者何如哉豈若幽人處土玩其如旂幟車蓋如人如馬如魚龍草木鸞鶴騫厲如涌濤如連峰列岫層樓疊觀之可娛可愕而已昔狄公仁傑出使并州北登太行之顛回望白雲曰吾親舍其下庭學之與狄公時越古今而玩雲之頃同一感也嗚呼君子委身而事君者義之公也覽物而思親者情之私也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狄公可謂兩盡其道已而忠以事君孝以事親者天下之所同仰豈一人而然乎此余深取乎庭學也庭學嘗言有田委羽山之北而親戚墳墓皆在焉將奉其親南歸然後為至樂豈徒託於玩雲以寄吾千里之思邪惟未得遂其私也姑揭名於重屋固不繫於雲而繫於親者可知他日絲是而進於

朝將命四方歌陟岵之詩則玩雲之感不止於此而忠孝之譽益著於時亦若狄公矣是為記

穀齋記

余少時讀書汎取古人之斷碑朽楮窮日夜而摹之六書之法非不通也而卒不能工遂輟而中止及嘗學為詩復取三百篇及漢魏唐宋詩窮日夜而讀之六詩之義非不繹也而卒不能進又輟而中止書也詩也特一藝耳余學焉而不能至豈非不以其法為穀歟古之善射者莫如羿狄射之善者從而學之羿亦惡能使天下之人皆羿哉惟志於穀而已是故正鵠既陳決拾既備引滿而後發至不至力也中不中巧也非人之所能齊也所能齊者法也善學射者不失羿之法射亦羿矣此射者必以穀為法也學聖人者亦然中者聖人之穀也及聖人之門者其徒七十惟顏子見之明進之勇故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可謂善學聖人矣聖人豈私於顏子哉

其教顏子者即所以教諸子之法也教無二法或過或不及此諸子之學聖人不若顏子之得其轂也顧欲聖人變其轂率曰盍少貶焉嗚呼其亦重於求人而輕於責己也已重於求人者恒急輕於責己者恒忽宜其不至於聖人也佛老之學荒唐誕幻非有法之可循可守為其徒者且冀其悟而入焉聖人豈若佛老哉而學之者恒急且忽則佛老之徒勝已蓋佛老之徒必求至於師學者亦必求至於聖人而所得之妙豈不在於所示之轂耶余竊自訟其急急之過期進於書與詩之一藝且不可得况望至於道之大者歟會稽唐生之淳穎悟好讀書不以風雨寒暑少間遂以轂名其齋不遠千里馳价金陵求余為之記余雖未識生嘗與其父處敬氏交又同考禮於南宮固不得以荒落辭而私喜生之年少氣銳能以聖人所示之轂而進於學非若余之衰老所至者而止也遂書其說使益厲其志云

游冶亭記

子不觀山川之勝無以廣其志宣其文金陵之山川不一而冶亭特據會通之地盡有其勝者乎洪武三年春余客金陵暑一至其所以求具孫權之故蹟時預編纂元史蚤夜不得休及史成謁歸雖可游而不暇矣既抵舍親友相過者屢以冶亭為問而茫然莫知所對心亦竊悔之六年復徵為國子助教以為必償向之所願而日與諸生講肄安敢舍其所事以遂吾私哉五月朔有一日休沐之暇遂與二三子道出虹橋西過朝天宮而所謂冶亭者始獲登焉亭在宮中之土山上山有三亭由冶亭而東曰鍾英由鍾英北折而西曰飛龍飛龍者元文宗出居金陵時所構及嗣位道士陳玉林名亭以榮之歲久與鍾英俱毀惟冶亭抗於古木叢篠間亦無黝堊丹漆之飾矣是日也夏雨初止四無留雲東望鍾山危挿天半而蟠龍之勢蜿蜒蜿蜒

欲挾雲而上下其西則大江隱隱然白引一綫依山而東江右
諸山起伏向背者又若青芙蓉萬朵歷歷可數而北山石皆瑪
瑙色方且時與日光霞氣相射蓋亦鍾山之傑介乎近有民廬
萬區鱗次櫛比及南北二塔屹然對峙金陵之奇觀畢效於茲
矣境與心會久而忘返不知沒沒埃壙中者知有此樂否也因
為之歎曰昔六朝皆國金陵若鳳凰臺謝公墩已湮於荒煙野
草而冶亭翼然尚存余幸得一寓目其上不可以無述乃各賦
詩一首且志游之始

仙宮有山如虎蹲石古不洗泥沙痕山頭冶亭久寂寞日夜雲
烟相吐吞我來登山恐無路雨過新綠如雲屯解衣亭上坐盤
礴身同野鶴初離樊攢青疊翠起相向挿天喜有鍾山尊璫龍
之勢欲飛舞起伏高下何蜿蜒大江西來赴碧海腥風五月吹
江豚東南形勝此第一擬問六代英雄魂珠簾羽帳俱已燔

萋草合鷓鴣鳥喧百年死樹剩鱗甲秋聲夜作波濤奔差殺更愛
北山秀霞氣曉射扶桑曦則顯何處草堂閉往往月落聞鶯棟
山窮水盡見平野人家彷彿淮南村莫愁艇子不復繫桃葉渡
口愁黃昏可憐今古竟何事區區王謝猶爭事向來海內俱腥臊
聖主匹馬關中原黃旗紫蓋今始見青春一氣回乾坤重遊
京國非少壯耆老如星今幾存金鞭走馬白下門胡姬坐調諸
王孫一時光彩動左右豈意零落悲蓬根方今幸樂太平日衰
朽自荷皇天恩平生英氣獨未盡賦詩尚敵曹劉垣長干買酒
喚李白江風山月須吾論

竹溪誌

昔李白居徂徠山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巡明陶沔日酣飲為
事世號竹溪六逸故山不益其高水不益其深而竹溪著於古
今者因人而勝也吾嘗即六逸而上求伯夷叔齊虞仲夷仲朱

張柳下惠少連之七人此稱逸之始乎孔子論其立心制行以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論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七人雖同為逸民而其高下之殊際乎聖人之權衡已接與沮溺荷篠丈人亦皆高世之人惜其違中言教異乎逸民之所為也歷漢魏至唐而得六逸焉若六子信皆逸矣不知立心制行視彼七人為何如抑流於沮溺荷篠丈人長往而不來者乎然以白之放浪金陵秋浦匡廬五老間而風神蕭散鳳騫千仞之表其發於文章豪宕不拘而天機自協雖仕玄宗朝未幾忤意而去亦猶下惠之三黜而不失其逸欽巢父之東也杜甫以詩送之又見其肆志於虛無滄泊駟馬高蓋視之不啻草露由二子而觀之六逸可得而知矣吾又惜時無聖人如孔子者為之稱贊而品列之孰能權衡其高下邪惟其清風偉節不與其身俱泯猶有慕之於數百年之下以逸稱者非一而竹亦與之俱高焉或者病其固而向之使果欲附於李白巢父必有大過人者亦未可深詆之也姚江之處士李德銘者家於大溪之上鉅竹千挺青環翠合上有飛鳥之往來下有游鱗之出没彷彿徂徠之勝且為處士之所專矣遂以竹溪自號非慕六逸而擬之者欽命其子需來求余為之誌乃舉逸民之論告之而竹溪風土人物之詳雲煙朝暮之變固未暇及也雖然所謂逸者不以其跡之同而在於趣之同苟知李白巢父之趣則其為逸一也庶不辱於竹溪矣是為誌

北山書屋記

北山書屋者慈溪陳守常氏讀書之所也慈溪之各山不一其回峯者崎嶇列筆立爭雄而獻秀者莫過於北山書屋又據北山之勝朝嵐夕翠不起燕坐而盡在几席之間矣山之東去海

為近波濤起伏浩汗淋漓或見蓬萊方丈於曉霧中而安期羨
門之跡彷彿可求西望姚江則邑居野墅井然某布重華文命
二聖人之德猶在於人而不忘者九耳目所接又有會於心焉
噫松風蘿月正在高世之士相友於閒寂之地尚無會之而去
如金陵之周顯始隱卒仕使鶴愁猿驚於此山無窮之愧也橋
李貝瓊記

白貴軒記

玉而琢木而髹絲而朱黃文之不可已也器非琢不工室非髹
不華服非朱黃不備雖有物之至美其與石也新也管籥也一
而已矣嗚呼益亦及其本乎以其琢而玉其質以其髹而木
其朴以其朱黃而絲黃其純吾惡得不為之慮邪彼為玉不
若闕於石也為木不若朽於新也為絲不若棄於管籥也使作
器而必工作室而必華作服而必備雖文焉愈哉是以寶吾質

弗顧其珍寶吾材弗顧其髹寶吾純弗顧其朱黃豈非物之情
也惟人亦然世恒病其不文固而飾之以華簡而矯之以恭放
而強繩之以節外若可觀矣不知始流於偽而其本已亡矣吾
深悲世之所尚而不恤其所喪也安得復吾太古之天欬赤城
逢雨氏好讀書工五七言詩清麗有法始吾見於雲間信奇士
也後十年復會杭之上庠則貌已改於雲間之時詩亦盡歛其
華而無雕肝琢腎之病焉且題其室曰白貴取易貴卦上九之
爻辭蓋知物待於貴貴極而反本故以素為尚不務過飾而偽
者雖夫聞吾說而心已會於貴之君子矣來求一言行其義遂
舉以告之且吾之說亦惡其飾而不及乎文尚求至味於無味
之表可也曰唯於是乎書

竹深記

會稽之地多竹蓋物有所宜猶衛之在泉右淇也上虞為會稽

屬邑有大姓魏仲遠氏世居邑西北夏蓋湖上伏龍山之下環以巨竹千畝而棟宇弘麗與湖山相稱兄弟相與薰然而和名其堂曰泳春又一家之人生風氣渾厚之時多至百歲名其中與之堂曰壽樂東南諸峯旁列前起若金芙蓉萬朵而朝嵐夕翠可覽於江雲海雨之外名其樓曰見山至於游息之所則有窩曰養拙齋曰守約位置品列可弦可奕合而名之曰竹深夏蓋之勝專於魏氏矣當三伏時日光不到天風時來淒淒如清秋景而鷓鴣子規鷓黃翡翠之鳥相呼上下焉士之好竹者往往造其所仲遠必擊鮮置酒酣燕連日至平生不相友者未嘗拒也余在錢唐時聞而欲往輒以事輟今年秋識仲遠於金陵且錄一時知名士所為記示余曰諸君子至上虞者幸不鄙而侈之以文詞而竹深尚缺焉敢屬之於子余辭不獲則歷述其說而復之抑嘗聞宋文與可守洋州數游資管谷中今仲遠之

竹深殆過於資管谷矧其為人謙而好禮直而有文斯合德於竹者乎於是乎書

竹深處記

距吳興東九十里曰青鎮鎮有芙蓉浦則其境之尤勝者也有張宗儒者世居浦上鉅竹綿亘數畝鬱然如雲因名其室曰竹深處介余內弟徐真卿來求記余嘗識宗儒之祖及與其父思孝遊自少至老獲見其三世心竊美之而且有所感焉夫張氏自五代以來閱五百餘年矣當時強宗右族倏起倏仆不啻蠶蠅之一朝暮以業書存者惟宗儒一門而已亦猶竹之自祖而孫歷千霜百雪之餘蟠互交錯日蕃而日廣焉其本盛者未必衍亦自然之理也觀其竹者可知張氏之所積矣宗儒性嗜客尤遠近至者輒留不違相與盤桓萬琅玕所挹天風而延海月世之所謂仙壇者殆無以過之客亦樂而忘歸以為吳下諸家

不及也諸家之竹雖盛而其主無宗儒之風且不知有王徽之而拒之况他客乎余在攜李時數欲訪梁昭明太子書園於青鎮尚求簡齋陳公讀書所遂過竹深極吟嘯之懽累以事輟今又來

京師回望此君於芙蓉浦迤隔萬塵之表為之興慨姑因其請而記之異日東還以償平生之好又當援筆賦之未晚也共武六年歲在癸丑良月廿三日國子助教携李貝瓊書于成均時習齋

愛日軒記

余友王止善氏家姚江之上林襟山而負海讀書耕田足以自給而無求於時蓋自先世至其父東臯先生已四百餘年越之

大姓久而不替者未有如王氏焉今年會

十有六才嘗敢違左右焉因名其室曰愛日取揚子雲語也記而申其義余惟日之運而周天者朝於東而夕於西其度三百六十有五而贏日之積而成歲者始於春而終於冬其數亦三百六十有五而贏靜而觀之一歲之久不異一日之近若飛鳥過吾前逐之而弗及若流水決而下注禦之而弗止故人之迫於日者少而壯壯而老顏之涯者忽變而不復丹髮之鬢者既蒼而不復玄是雖血氣之盛且莫可恃况其衰而待有盡之日乎此孝子所以愛日者愛其親也揚子可謂善推聖人一喜一懼之言已吁日無一息之停如此而人有一息之存如彼則其所懼甚於所喜惡得不惜其已逝欲延其方來狀孰能乞吾駐景之大藥後天而獨久也惟其憂之深故其愛之至雖有芻豢之味懼親弗及享金石之音懼親弗及樂則此心為何如哉余登失父母以抱終天之恨時誦孝義詩為之潸然泣下今止

善復養其母於耆艾之時尤盡愛日之誠益重余之所感已書
四肇牽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余固不能及詩曰為此春
酒以介眉壽敢以為止善祝是為記時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
十月七日國子助教李貝瓊在青溪讀書所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金陵集

尚友齋記

搗李陳景文氏以尚友名其齋求予為之記予惟學不可以無
友蓋足乎己者狹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論取友之道不止
一鄉一國至於天下之大且欲尚乎古人焉尚友乎古人則非
止一世之士而為千百世之士矣泛而求之若夔若龍若伊呂
若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取乎遠環忠取乎子文讓取乎季札
廉取乎孟公綽惠取乎國僑直取乎史鱣其在聖人之門則顏
子之仁閔子騫之孝季路之勇子貢之達魯參之確此皆士之
所當進而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管樂尚氣節則有魯仲連
尚神仙則有安期羨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
乎惟其不是於一鄉而求之一國而求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

善復養其母於耆艾之時尤盡愛日之誠益重余之所感已書
四肇牽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余固不能及詩曰為此春
酒以介眉壽敢以為止善祝是為記時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
十月七日國子助教李貝瓊在青溪讀書所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金陵集

尚友齋記

搗李陳景文氏以尚友名其齋求予為之記予惟學不可以無
友蓋足乎己者狹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論取友之道不止
一鄉一國至於天下之大且欲尚乎古人焉尚友乎古人則非
止一世之士而為千百世之士矣泛而求之若夔若龍若伊呂
若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取乎遠環忠取乎子文讓取乎季札
廉取乎孟公綽惠取乎國僑直取乎史鱈其在聖人之門則顏
子之仁閔子騫之孝季路之勇子貢之達曾參之確此皆士之
所當進而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管樂尚氣節則有魯仲連
尚神仙則有安期羨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
乎惟其不是於一鄉而求之一國而求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

焉蓋以無窮之心求無窮之理則所謂尚友者盡於是矣雖然
上焉而為夔龍下焉而為沮溺地之相去數千里之遠世之相
後數千歲之久其人烏得而友哉所謂友者友其心耳人有古
今心無古今之異也言古人之言行古人之道者烏知不在
於一鄉一國乎一鄉一國且不可誣矧可以誣天下乎故居一
鄉則不遺一鄉之士居一國則不遺一國之士焉同世而相遠
曠世而相求非善於取友矣予以是勗諸己又以是勗諸人恐
其事遠邈而忽於近也景文其志之洪武六年冬十月既望國
子助教樞李貝瓊記

全清堂記

會稽婁可先之卒也其妻王氏守義不貳邑之聞人頗所居之
堂曰全清高其節也初王氏歸可先生子叔仁及澄而可先遭
疾不起叔仁纔七歲澄孩提耳舅姑閱其少欲嫁之哭曰吾不
二年值兵變散去越八年會于

幸夫死幸而有二子焉吾忍死吾夫而從人死何以見吾夫於
九泉也舅姑乃止二子既長亦克樹立而澄至雲間從予游者
京師持太史公景濂所為傳示予求記其所謂全清者乃為
之言曰古今人以卓行見於霄壤間如詩錄恭姜春秋書叔姬
史載夏侯令女及五代王凝妻李氏前後同一不朽者非其至
清不可撓烏能以及之且恭姜叔姬令女李氏豈獨行人之所
難行求異乎人哉不過為婦而盡婦道爾然上下數千年間其
自淪於禽獸不耻為不善未有耻而格於善上與四人班者信
其所行亦難而至清不可撓非可強而至也譬水之為濁豈無
衝風之所激驚濤之所盪邪衝風之所激驚濤之所盪其清從
之而汚者天下之水皆然也渭不失其清者性固異於天下之
水歟使其可汚亦淫而已嗚呼教化之不行風俗之日媮義之

子在雖烈丈夫有不能盡矧責之婦人女子邪以婦人女子處
變而盡道惡得不責之而責其為丈夫者乎今澄母夫沒之初
咸欲效其志而守之確絕之嚴如此蓋聞恭姜之風而興起於
閭閻者謂之全清詎不信夫故論而白之亦詩春秋之意耳有
司當上其實旌之以風厲天下可也於是乎書王氏可先同里
人年今五十有六而叔仁與澄奉之尤謹云洪武七年歲在甲
寅冬十月初吉雋李貝瓊記

蓮覽齋記

昔長沙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
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自渡江而南上下俱
偷棄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於此固非一時聖談老莊者所及
也及都督荆湘等州檢攝軍府無事未嘗少閑又嘗語人曰大
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小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

於時死無聞於後其聰敏恭勤於此見之非特運甓一事而已
吾意其擁強兵據重地畜威養銳之久意一奉詔即請命北伐
豈肯於鐘鼎以雪宗廟之耻而即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謂平
日習勞欲致方中原者直虛語耳且諸胡迭興未易勞也蘇峻
之變國破君辱正臣子夾身之日大兵雲集乃欲遠衆西還縱
虎自害亦獨行心哉周太叔帶之難齊小白有洮之會晉重耳
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能踐其
言如運甓時耶他日且欲正不救之罪教固可誅矣侃之夷大
難立大功亦由溫嶠輩激以天下之大義不相異同故僥倖石
頭之捷如其中為進退事幾敗於垂成則何異於數乎梅陶攝
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亦過論也雖然晉之危
而復安亡而復存寔資其力此為諸臣之寇而著之於史焉予
故反復論之其行事雖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為萬世法何者人

情好逸而惡勞天下之事恒成於勤而敗於逸運覺之喻豈不善邪劍山單陽原以名其齋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既老不仕洪武四年

詔徵諸儒郡侯強起之既至

京師又辭吏部乃授漢陽湖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施必有過人而不虛生處死矣因其馳書三千里外求文為記故書以復之若侃之為政漢陽父老固能道之而破陳敏於武昌平杜弢於湘州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千載之下乎

擁翠樓記

四明之奉化依山為縣而處士江公幼海跡城西徙家縣治東三十武且朝暮與山相接也猶病其蔽於崇嶺不能同遠近之勢復即後園建小樓為登眺之所焉於是大山橫亘於南窮五几第一竇麓次之其西則為石基盤而鯉湖在石基盤西五里

絕頂有神龍居焉此山之在二方者環拱几席之間矣東有長行七十二曲如巴蛇赴壑東鱗感節宛轉而不得肆世傳唐葉廷命龍所開以泄水於海也蓋東三十里有山曰金鵝又衆水匯於東南為龍潭龍潭之上隋壁千仞類屏風狀者曰南山又轉而北望則青錦嶺然與玉几對峙一名蓮花巖此山之在三方者錯出窓戶之外矣觀其或起或伏或前或却爭奇獻秀不啻海濤湧而石筍列終日玩之有不厭者廣平舒汝臨為題曰擁翠而曹南吳王一書之乃馳書

京師求予為之記予惟晉謝靈運好山日事游放至伐木開徑窮天下之奇觀是有山之癖而未得其趣者也今幼海據其要領而闔境之勝畢效於一樓不待陟鴈蕩放羅浮上匡廬游太華為足矣秋高木脫霜霽天空延朝景之飛雲送夕陽之歸鳥山之翠奄於甌越者無盡而吾之趣亦無盡焉噫有其地而無其

人雖美弗居有其人而無其地雖居弗美此之遺於昔而見於
今天固將待乎人也不可以不志於是乎書

存誠齋記

昔熊渠子夜行遇寢石以為虎而射之飲金沒矢下視石也復
射則矢躍無跡射一也貫於前而激於後矣有巧拙之不齊哉
始之石而虎也不知虎之非虎信其為虎矣故志於虎而不志
於石宜其射而入也後之虎而石也則知非虎之虎信其為石
矣故志於石而不志於虎宜其射而躍也嗚呼石無情也誠之
所在雖至堅而開矧於天下之有情者哉是以瞽瞍石也不能
不化於子三苗石也且格舜於干羽之時舜亦盡其誠而已至
於周公之風雷鄒衍之霜剝軻之虹牽廣利之泉與韓愈之徒
羅童飯之呪虎王祥之致雀是皆誠之所感非偶然矣豈獨熊
渠子之射寢石歟至哉誠乎聖人天也誠無不存人而未至於

天必存之而誠焉存則積之久而驗之大又豈區區匹夫匹婦
發於一念者可儼也此吾儒之教必本於誠而不違於動靜之
頃或者誠有未至徃姓祈天而責人抑何悖歟宣城王德裕氏
諷其著齋之室曰存誠求予為之記故舉其誠以告之如此予
聞德裕精於醫其游

京師也遠近謁之而著治之功非一則凡庸乎已以誠而其應
乎人者固無不存其開金石如熊渠子也何有尚始終勉之洪
武七年歲在甲寅三月十有八日國子助教雋李貝瓊記

杏林小隱記

醫之稱於古者非一其論有過人者不可目之以醫昔晉侯有
疾秦使醫和視之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夫以平公之靈於內不節不時其及宜矣此醫之所能言也以
國之大臣任其大節而不能禦禍必受其咎則非醫之所能言

也由是觀之和豈特工於醫人蓋工於治國者乎君子謂晉之
求鑿已公之疾而已政非鑿之所及和不當舍所務而責其大
臣其說似矣使趙孟有和之智以相平公烏有宮室滋侈女富
溢尤晉遂至於卑邪趙孟不及此而和能因疾之不可為遂極
善之若和之為鑿相業在焉固不得復見其人矣後有神仙董
奉治人疾不責其罪小者使植杏三大者五歲久成林復以杏
易穀振貧者此又有及人之功非射利庸天可同日而語也予
在城均一日陳君克仁來言其里中之事清遠者其論六
無尤能推和之說而一以利人為心然其所居曰杏林小隱遠
近謂之常著十全之效往往如奉之神非假杏林之名以自神
也敢以記請予知清遠非和之智則必為奉之神仙於克仁之
言信而可徵矣於是予書

卷之三
志堂記

皇宗行氏有堂曰養志求其說於余乃進而告曰人子之
事親必致其養而養志為大居有宮室之安出有若觀之適享
有太牢之美燕有絲竹之娛而所志不存焉非養之至也務養
其志而不恤乎外孟子所以僅稱曾子而以曾元為戒乎景行
曰然曰未也此特事之一耳天下有不同之志士志於學農志
於稼賈志於貨彼積書不觀舍田不耘與盤游聚嬉而失其工
賈之業將貽父母之大戚可謂養志乎抑不止於是也志廣大
者或沮之以隘志清約者或矯之以汰志勤勵者或敗之以怠
與其視曾元儉於一肉者又何如哉景行愀然動色久而始定
予遂終其辭曰世之不及曾元者亦人之通病無足怪也然君
子惡可例於常人邪必也其心同乎父母之心未發而先之既
發而從之母奪其所欲而違其所惡使志一而在與一不遂亦
庶幾乎可也乃起而謝曰盡之矣因書以為記

事親以孝稱至於既沒而不忘其心志者
擢為行人云

深悅齋記

懋李徐孟權讀書南湖顏其室曰深悅記予為之記予惟天下
之所悅者莫大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公於人者也而悅之勤
蓋一貫之旨惟曾子子貢聞之諸弟子亦與也況不及其門者
乎顏子由博約而進至於欲罷不能此悅之深者雖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焉冉求乃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則局於藝矣
子貢所造亞於顏子亦以貨殖為病而閔子騫原思季次不仕
於大夫要皆悅其道者歟嗚呼學之不至固不足以言悅悅之
不深亦不足以言學必也時有正業以專其習退有居學以一
其志安之而不厭為之而不退則其所至猶水之入於物其為
悅也深矣此君子始終之學成已而及人也苟未及此則所謂

朝聞夕死者何事不取惡衣惡食者何道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孰知其與天為一遂於宋厄於陳圍于匡不合於齊楚汲
汲焉遑遑焉無所容其迹吾又奚取而悅之也宜見於弟子之
親炙者已鮮降于千數百年之後抑又斯矣使學而至於悅則
天下之物舉不足以易之者豈暇悅衆人之所悅哉衆人之所
悅居吾適乎體則思崇臺邃宇冬寒夏寒而已食吾厭乎口則
思肥牛之膳龍門之鯉而吳人烹之和酸若辛而已樂吾娛乎
耳目則思吹竽屢瑟二八起舞陽阿結楚代奏錯陳而已是皆
悅乎外者非在內也悅之深者體弗安乎居口弗饜乎味耳目
弗復乎聲伎惟聖人之道為慊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
遺音矣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餘味矣衆人惡得而至
之哉孟權既學而悅信其辨於內外不至於交儼者雖然悅之
深若顏子者未易及已學者必法乎顏子其庶幾乎是為記

天下之物有氣而無知有知而無情有情而無義此木石之所
以為木石鳥獸之所以為鳥獸也其靈於木石鳥獸者有知而
情必從之有情而義必從之是以莫貴乎人已故愛其類者恒
厚矧父母之屬尤非同類之可班乎生吾致其養沒吾致其思
顏色不得而睹也恒若接於目聲音不得而聽也恒若接於耳
一出入一升一降惡忍死其親哉世之人哀戚見於殯之日
不能不殺於其終誠敬見於祭之時不能不衰於其父以宰殺
之學於聖人且安於衣錦食稻烏乎是亦可忘邪記曰夫鳥獸
失群喪匹越月踰時則必返迷過其故都迴翔焉號呼焉踴躍
焉踟躕焉然後去之小而燕雀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人於
其親也至死不窮則三年之夜聖人特為中制使送死有已復
生有節而思親之心則無時而可已也明陳思禮者生七歲

而父沒越二十年又喪其母榮然孑立而悽愴怵惕徃徃形於
秋霜春雨復顏其堂曰如在可謂不死其親矣求予為之記遂
舉其說以復之且警彼之朝死夕忘曾鳥獸之莫若者焉洪武
七年歲在甲寅夏四月初吉國子助教李貝瓊記

約牖軒記

余讀易至坎之六四與諸生論大臣上結於君之道而張繼善
來謁且言其友宣城黃立本著好學工草書類其游息之曰
約牖敢以記請余始恠之既而復曰坎自二至五似離中展之
象為室之牖焉牖者通也詩曰天之牖民毛公訓牖為道道亦
通也嘗觀孟子一書告子學於孟子者也其論性也雖孟子正
言折之卒不悟其非者非蔽之甚於齊梁之君乎而夷之墨者
會一本之說由其明之可通也故在內者惟虛能受而不見其
盈盈則不可強通之於外在外者惟虛能入而不見其阻阻則

不可強通之於內此猶光耀之燭室不於戶而於牖牖非正也
自牖而通則一室之暗洞然八荒矣聖人之施教亦然是以成
德達才異術而同功今立本之取易是能虛以受人思通其教
者予請盡言以告之可乎先師有曰約質言也牖牖下也納時
牖下而酌也一樽之酒一盞之食其樂用缶其告用約責乎質
也嗚呼誠莫如於質故上林畜夫之敏周勃張相如弗與也公
孫弘之詐汲黯弗與也趙綰王臧之文石奮弗與也然文有餘
而質不足曷若質有餘而文不足也代之悅春華而忘秋實者
古今所同此浮華多合而恭謹之士恒屈矣立本信能守其實
而一於誠可以履險而無咎是亦納牖之一說尚勗之哉



清江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金陵集

九華精舍記

九華山在武陽熙山東十五里視武夷諸山秀拔於閩者奚啻邈莛之在齊魯其勢不得與之抗而名著古今者亦有其人焉宋之息菴居士葉公是也公幼讀書熙山及登進士第累官至寶謨閣大學士出知處州有嘉禾瑞麥之應比三年又有芝生于庭人皆頌之既代而歸遂不樂於仕而所謂息菴者亦朱子所號而勸其上也穆陵思其為人三遣使徵不起命表其里為清節談者稱公有二疏之高而講學之功老而不倦則非廣受所及者及卒家無餘貲惟朱子翰墨及所叙世次與先後行事以遺其後且戒以存孝敬毋私蓄而已子弟遵公之教咸循循有退讓風至四世孫茂生官于建寧未幾納祿家居郡太守



論及葉氏一門輯曰此孝廉家也後由熙山徙于九華地益斗
絕而九峯列峙亭亭如青蓮九朶出煙雨外林木蒼鬱溪流回
繞因名其居曰九華精舍山與人俱高矣茂生之子士能首美
而好學當

國家肇興學校遂充弟子負於成均數見余請曰自吾祖息菴
居熙山百有餘年著書萬卷中燬於兵惟朱子十梅詠尚存而
相好之義猶可想也吾父卷卷實之不幸蚤沒士能又子子來
京師回望九華遠隔四千餘里而雲嵐翠黛恒若日接於前也
河南程坦生既圖其大際章先生記之時予為國子助教義不
得辭若息菴出處始終九華之因人而著與士能不忘其所自
皆可書也洪武七年夏四月十日携李貞瓊記

雲門精舍記

青州之鎮山曰雲門上有宛如門廣可以通方軌雲氣朝暮吐

納其中故以為名而起原張先生世居之先生一號古邨少學
於天台孟長文而長文之學則出於金文安公蓋六經之道漢
唐諸儒不能通而一之至宋朱文公集周程諸說而大明焉當
是時受業其門者赫一而高第則有黃文肅公黃文肅公傳之
何文定公何文定公傳之王文憲公王文憲公傳之文安先生
私淑於百年之後可謂純正而無弊者歟繇是講道淮楚之間
四方遠近翕然後之皆稱古邨先生仕至衡州路照磨卒贈中
奉大夫禮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其子紳克世其學嘗出
游三吳即始蘇建壑誨其邑人子弟題曰雲門精舍示不忘其
出且祠文肅以下五先生於中明其先後原委之不倍於朱
子者也嗚呼天下之才局於所見恒昧性之為性道之為道得
此遺彼而異端之說益肆可勝歎哉朱子析而正之至精至密
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旨若日月既食而復凡有

目者莫不睹其光彩彼黃鼓一世以罔匹夫匹婦者不攻而破
視昌黎韓子之排二家其功倍焉雖其紛紛起爭而求勝強附
於道以參立天地間然真偽之分得失之歸焉可得而揜邪古
卿不憚數千里涉江而南從長文學之師表於時及所著文集
凡三十卷皆可傳也今紳縉述於後而又合父師而奉焉其守
之固如此則所謂雲門者寔道之所在山將與之而益峻已足
可以不書乎

一梧軒記

無錫張止齋先生老於九隴也嘗植一梧于庭閱十年挺然秀
聳而密葉雲布不知三伏酷烈之氣也先生曰徜徉其下酒酣
興發輒倚而嘯歌同乎惠子之曠焉既沒其子令禮部尚書維
中益封植以示不亡復顏其室而屬余為之記余聞昔齊燕楚
便於梧宮因問梧之大小一辭之失二國構兵然梧何與於人

使者獨以梧為罔邪且不問梧之材異於衆木而及其先王之
事則兵禍不在梧已若所謂一梧歷止齋父子二世其年宜可
問而知之蓋欲因梧而考其人也夫連林之木如束如附如庇
如下其相輔為勢者非止一二而已風雷之所撼霜雪之所虐
恒並存而後斃然未足以見其奇特立者無所求而直無所
附而起無所庇而固無所屈而下至仇於風雷霜雪剛盜劫氣
奚翅忠臣烈士之寡與尊焉甚危而未嘗為之少變於是始奇
於衆木焉此余於一梧尤愛而譽之也嗚呼三吳之盛大家世
族甲第相望嘉花異卉敷榮交蔭四時不絕及州縣兵起殆盡
於楚燒新伐惟張氏之梧獨存輪囷離奇過於龍門之栝是亦
繫乎數矣惟中當知樹於前而屯於後如此惡可直視其為梧
也歟

秦王剪將兵伐楚請美田宅甚衆且言爲王將有功不侯故及
向臣請之爲子孫業剪之智如此其子孫有能耕者乎漢田份
治宅中諸第田園極膏腴至請考工地蓋宅份之盛如此其子
孫有能耕者乎天下之人有無窮之心必有無窮之計及一再
傳而忽焉冰釋何其暴也若于定國之高門張安世之金詔七
葉歸於方寸所存世久而益昌非止一時而已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此理之自然不可誣者故舉其人以槩古今焉奈何
不務樹德性徃笑刀腹細陽予而陰中以快一己爲事則非善
於爲謀矣四明之何鈞玉先生名其室曰焉耕其子百而什一
歟先生有長者風里中爭者不白之官而白之先生性尤急於
義遇貧無券者輒同之或貧而不能償者悉焚其券縣東濱國
聞數壞柱水爲渠外防捍衝激之患一方受其利又長墻焉四
明永嘉天台會稽之衝有水亭以休徃來者後毀於兵人皆病

焉先生復新屋若干楹風雨有所庇矣蓋其忠厚仁恕出於天
性以爲利於己者狹不若利於人者廣雖九野之土阡連陌亘
不足以喻其方寸而子孫耕於後者有餘奚必如王翦田蚡之
所爲屑屑以憂其貧也乎先生既沒人猶稱之其子操好學力
行洪武五年以明經薦于春官則樹德之效已見於今日豈不
祈禱於天而所以報之者不奕將使如于張之門繼繼繩繩歷
數百世未艾也余雖不得造先生之居嘉其所積之厚而樂爲
其後人道之洪武七年夏五月既望構李貝瓊記

藥石窩記

士恒病於內之所不足而必待攻於外暴者抑之而仁懦者激
之而強固者道之而通辟者規之而正貪者矯之而廉蔽者發
之而明隘者充之而廣所謂藥石之戒尤人之當寶者烏嚙昌
陽空青丹砂弗與也故君子以藥石進其德小人以藥石損其

過夷菑古今亡之所以存險之所以濟敗之所以成失之所以復豈非資之人也哉或者好人之佞而惡其忤於己此藥石之言不至也藥石之言不至則病日深而身辱名滅嗚呼以藥石之可已病雖螫吻毒腸亦有所不恤至於正言之譏諤恒拒而不受方甘於有過之地是知愛其體之小者不知愛其體之大者可謂智乎余嘗以此自懲而雲間張拱辰顏其燕坐之室曰藥石窩取宋桐川簿丙公語將求益於大人先生而凌儀趙公本初為之記復屬予申其說焉余謂丙公之見倪偁歷言馭吏撫民之道則既以為是備亦從而善之無一辭昂其未至烏在其為藥石邪拱辰兄弟四人讀書鳳凰山中二十年其於聖人之告弟子凡一病一藥皆用之而用功者余不暇瀆告之也袖聞魯大夫臧文仲善於季孫而孟孫惡之及孟孫死哭之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石

能生我疾能殺我是又以人為藥石者歟若文仲可與言智矣尚求以為法於是乎書拱辰名奎橫浦先生六世孫通春秋大經嘗試于有司今以才選主興國之通山簿云

滿峯祠堂記

一氣既裂而有文其所以開物成務莫信於四聖人之易故為五經之宗自孟子沒歷漢至魏講易如王輔嗣者固未盡其旨宋周子得穆伯長之傳而太極圖述書作焉後二程洵邵子張子繼興故有皇極經世與正蒙之書蓋皆本諸易而為之也然邵子則兼乎數張子則專乎理所謂殊塗而同歸者余嘗求之正蒙十七篇首太和參兩以闡造化之微妙次天道神化以推聖人之至若動物以下諸篇無非發端以示人雖或失之深刻間與易有不合觀其約而博精而實則孟子以來與周程之說相為表裏而辯釋老之誤妄者此書為然考亭朱子於太極通書

西銘有註其餘則未暇及也番陽沈毅先生因為正蒙錄以備朱子之未備而玉掃樂器乾稱猶缺元德興丞上饒鄭君復初補其三篇新安胡公雲峯序之亦既行於世矣及聞南昌滿峯朱先生者深求邵子內聖外王之學既老著書凡易說禮說皆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正蒙且病其難而釋之豈亦采毅齋所註而損益之歟嘗欲購求定本以觀其異同得失時猶闕而未出也洪武七年秋其子善來

京師試補南昌文學掾復見於成均因出所述滿峯行實始末示予復求記其滿峯之祠焉按滿峯為洞雲處士之子初洞雲兄弟四人長雪澗次碧泉月澗而洞雲家少雪澗以文章顯于時而洞雲與之齊名滿峯又純正而弘博其著述也雖世無知者將待子雲於池口矣嘗命善集其所纂而繼終其未成者善亦克承其志且建祠奉之上推滿峯之意而及其祖洞雲處士

與伯祖雪澗以明其傳之所自來可謂能子矣嗚呼易在造化固無言也而聖人言之逮世降俗偷人心益晦邪說日滋非有卓然立言之君子會一心於古今則弘通易簡之法仁義中正之歸不亦隱乎此諸子之功為甚大余不得不歷稱之也抑張子既出正蒙以授門人且曰其觸類而長之吾固有望於後之學者毅齋為能發張子之蘊矣若滿峯究先天之學而餘力及此益見理愈索而無窮所造何可及哉祠之於鄉既合於禮而善復不墜其業有光於雪澗洞雲尤足嘉者故為記俾刻諸壁云

茶屋記

馮李屠生兼善頗其游息之所曰茶屋蓋兼善善茶之善烹茶之法凡茶之產于名山若吳之陽羨越之日鑄閩之武夷者收而貯之屋中客至輒汲泉烹以奉客與之劇談終日不待和茗

之會焉余因告之曰昔陸鴻漸著茶經三篇蔡君謨亦著茶經
上下二篇而王川子則有答孟諫議惠茶詩兼善嘗茶而讀之
乎彼奴視茶者未若鴻漸之深於味惜計口腹之小而不免御
史李季卿之辱君謨以宋之名臣乃進龍鳳團希寵一時如丁
晉公所為不免歐陽永叔之譏若王川子洛陽布衣耳諫議餉
以先春之品其於潤燥吻沃枯腸飲之不厭可謂好之至矣然
不徒是一己之好為事且憂百萬億蒼生困於顛崖未獲其蘇
息遂因以諷在位之君子是以天下為心者乎此三子皆知者
茶鴻漸固不足言君謨烏能無愧於王川子也兼善必辯於是
而有王川子之心已亟起而求書為記余復笑謂之曰俟大雪之
夜過茶屋聽松風洶洶作秋濤聲酒醒一書未晚也而請之益
堅遂書之洪武五年冬十月初吉兩山老樵貝瓊記七年秋七
月七日重書于成均東齋

追遠堂記

追遠堂者天台林氏奉先之所也按林氏之始祖十一府君諱
勳者五代時以鹽鐵使轉督台州諸軍事遂由閩之長溪徙家
于黃岩半嶺其後支葉益繁散處梅溪團浦者特盛當宋設科
日一歲聯中有同者八人曰雪村曰勿齋曰曉菴皆以能文辭
稱故江以南衣冠大姓必推天台林氏焉至六一學正嘗言吾
宗族之大非一世一人之積於是築堂梅溪置主其中歲一祀
之且會族人之子弟講尊卑長幼之序云遂割田若干畝給其費
有女以疾不嫁者益以田四百畝而器物無缺矣其孫今國子
生伯雲懼泯其實也求余為之記余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
自祖稱之近推而上之則有曾祖焉又推而上之則有高祖焉
然非止於是而已有高祖之祖焉譬之於水千盤百折以達于
海然河不始於龍門積石而出於昆侖江不始於漢而導之岷

山論者不徒考其脈絡必窮其源而後已人之報本可不求之
遠邪水未有無源而出者人未有無祖而生者惟屬之近而有
服者其思隆屬之遠而無服者其禮殺亦天下之同情也有能
追而祭之不以遠近為隆殺豈非厚之至乎特古者限於先王
之制大夫有廟無主士則祖禰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而鬼上下
之分截然不得踰而僭者故孔子曰祭之以禮曾子之言蓋為
有國者而發使施之所祭必盡吾之誠耳非謂庶士庶人得祭
祖禰以上而及於無窮為孝也君子於此制雖不得為而心實
不能已於是伊川先生以義起三祭之名而初祖祖先與禰各
有其類而得受祭也而林氏世次相傳越四百餘年源深流長如
此而子若孫又能合口雪村勿齋曉菴以及十一府君而伸其敬
可謂知報本之道也曾謂公侯之貴或不及乎此庶士庶人乃
能之謂曰心乎愛之天選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曰忘之是皆率性

之道焉於所親所尊者又豈強之而已然故重其請而記之觀
者亦有所敬乎中尚草薄而之厚也夫

待月軒記

越胡子明氏築室舜江上顏之曰待月軒乃以書來言其地勢
清曠與月為宜三五之夕六合無雲輒席其中以候焉湛然爛
銀盤挾潮東升至明所及可見秋毫於海天百里外亦一時之
奇觀也幸修之以文辭余惟月之為象其行也有度其出也有
時信可待而賓之其有不得待者二或阻於時焉或阻於事焉
余往年客游三吳泊舟垂虹亭下中秋月盈起而四顧冰寒雪
縞因舉酒相屬客為吹洞簫作水龍吟此一快也使遇盲風怖
雨交至百恠夜出巨浪排山則無月可觀吾惡從而待乎去年
過金陵鳳凰臺雖已湮為荒烟野草而山河不改景氣一新休
沐之日與二三子乘月共登浩浩乎若超埃壙之表想見長庚

風神於千載此又一快也使有簿書期會之煩朝暮不得休雖
有月可觀吾惡從而待乎嗚呼月固可待以時而阻焉者天也
以事而阻焉者人也二者未之能免則能待月如垂虹亭鳳凰
臺者幾何人邪今子明無一事之撓當月之望待於茲軒以樂
其樂誠不易矣且人有盡而月無窮觀者恒有古今之感惜無
願兔不死藥以延吾壽相與周旋太清又可弗之待而一玩哉
然必其可待奚若無心於待而適與月會也天下之事多此類
者非獨月而已予將老而東歸扁舟一過舜江試與極論之姑
書此俾刻諸壁子明安定先生十九世孫好讀書事親尤謹內
外稱其孝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金陵集

復初齋記

宜興強如心氏世居荆南山之遵義里元季兵變辟地永豐黃
山者十年而去親戚遠徙墓中恒慙焉而不足洪武年始克
歸治茅齋於室之東偏題曰復初介國子生謝煜來求記夫有
失而後復當大兵四起焚燒屠戮莫不東西奔竄農失其田工
失其肆田望鄉里皆狐兔之墟而父子兄弟能相保以居者曾
無一二咸謂不可得而復矣幸而居復吾宅田復吾地水之淤
者浚而復其清塗之塞者闢而復其廣與夫一草一木數不覺
理若冬而復春境之勝亦不異乎前矣蓋亂極復平數之然
而人亦不以林蕩析如心之初志於此遂矣向使攻戰之志息
疾疫之夫年雖欲復於已失者其能然乎宜特表其所居也若

風神於千載此又一快也使有簿書期會之煩朝暮不得休雖
有月可觀吾惡從而待乎嗚呼月固可待以時而阻焉者天也
以事而阻焉者人也二者未之能免則能待月如垂虹亭鳳凰
臺者幾何人邪今子明無一事之撓當月之望待於茲軒以樂
其樂誠不易矣且人有盡而月無窮觀者恒有古今之感惜無
願兔不死藥以延吾壽相與周旋太清又可弗之待而一玩哉
然必其可待奚若無心於待而適與月會也天下之事多此類
者非獨月而已予將老而東歸扁舟一過舜江試與極論之姑
書此俾刻諸壁子明安定先生十九世孫好讀書事親尤謹內
外稱其孝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金陵集

復初齋記

宜興強如心氏世居荆南山之遵義里元季兵變辟地永豐黃
山者十年而去親戚遠徙墓中恒慙焉而不足洪武年始克
歸治茅齋於室之東偏題曰復初介國子生謝煜來求記夫有
失而後復當大兵四起焚燒屠戮莫不東西奔竄農失其田工
失其肆田望鄉里皆狐兔之墟而父子兄弟能相保以居者曾
無一二咸謂不可得而復矣幸而居復吾宅田復吾地水之淤
者浚而復其清塗之塞者闢而復其廣與夫一草一木數不覺
理若冬而復春境之勝亦不異乎前矣蓋亂極復平數之然
而人亦不以林蕩析如心之初志於此遂矣向使攻戰之志息
疾疫之夫年雖欲復於已失者其能然乎宜特表其所居也若

余之由樵李而錢唐由錢唐而雲間而金陵未嘗一日
獲復先人之弊廬寧無愧乎雖然君子所貴乎復者復性為大
性固基於物也有宅之安有地之美利吾累也必絕之其至清
水也義吾由也必樵之其至廣塗也殘暴險賊之不存而一於
仁恕忠厚焉其生生之理矣翹草木油然而長也聖人之教人
復此而已而不達復者獨稱顏氏之子為近之此復其初之為
近也如心好學讀書必知復吾本然為事非徒區區故業矣予
因而推之且以自警云

宇定軒記

古播閩多秀士自宋朱子講學武夷而通經好古由科目進者
不一余之分教國子生也識方仲文氏為仲文家子閩之玉井
非武夷五里題其游息之所曰宇定軒取莊周庚桑楚篇語也
嘗未記於余至三四無倦色乃為之言曰一室之小吾之宇也

六合之大亦吾之宇也抑不知吾之宇在於德無小大之可言
而德之為宇有天光焉定而已矣今吾且而興外物之交至者
滅於東而起於西糾於前而襲於後中固不得有所定也中不
得有所定則天光亦從之而晦昏瞽錯亂可勝言哉惟不攬於
是非得喪喜怒哀樂其至虛至靈奚翅日月之昭晰定之所發
如此周末能窮其理頤欲身為槁木心為死灰動不知所為行
不知所之使如兒子然非吾之定也吾之所謂定者非若槁木
死灰不知所為所之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定非
一於定也特曰與物接而不為物所括猶鏡之鑒物而不為物
所遷豈非定於此而應乎彼歟推其所以異者彼以定而定吾
以定而敬定而定者寂而無感定而敬者感而未嘗不寂其得
天相懸萬萬已仲文求周公孔子之道而取乎周者將惡物之
勝膠擾擾必盡止而定之之功觀其言有默契於是非以老子

之說尚榮越為足也余懼其溺於高震玄遠不悟其非虛聲之
差千里之謬無以救其終也因反復所聞聖門教人之旨以辯
之伸文尚有所擇云

醒心軒記

余嘗論天下之至樂不在於珠玉之玩狗馬之適而恒得於一
山一水之間故歐陽永叔醒心於泉上黃魯直醒心於竹所豈
特解其酒之沉酣也哉大抵日與事接耳塞其聰目蔽其明如
蠱如寐顛倒錯亂所惡殆甚於酒已一旦既蠱煩而即幽閤見
夫天之高野之曠烟雲吐納禽魚上下於是易其視聽不翅蠱
而愈寐而覺豈非境變於前而心悟於內哉嗚呼天地之大一
亭之小舉不外吾之方寸使吾觸於境而昏又復儼於境而醒
吾恐暫開而復合乍明而卒晦則其昏者未嘗醒醒者未嘗不
昏也惟其神明之舍洞徹無累湛然止水皎然清秋海月而事

皆得其官又何待夫所謂醒心處也邪然歐黃二公皆一世豪
傑之士其胸中灑落固非常人所易及抑榮辱得喪是非欣戚
相為勝負者自若而老不知其幾矣遂託之所遇以明其樂之
在此焉彰上人洞然吉安之慈恩寺沙門也居其祖師明心燕
坐之所寔嘗直所名者凡若干年今年春來

京師笑界住山金空翁愛其學優而行堅遂留之俾住蒙堂之
別室乃欲揭醒心之名以示不忘而全室一日以隸古作三大字
以貽之何其前後之相符而會其意於不言也介春官行人王
景行氏求余說故舉其說如此雖然洞然學佛者也究苦空寂
滅之法超然表心境兩忘其所以醒之者寔求一山一水之
間當如余之所論矣其質之全室或有合焉尚有以告余也乎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秋九月初吉國子助教携李貝瓊記

暎雪齋記

曠雪新者四明孫原仲讀書之所取其連祖康為法也大雪之夜人既休矣方執卷就其明以補日之不足則知其於書無時而去也不如是不能進乎學其志固異乎人哉嗚呼天地之理古今之變具載於書不可以不讀者董仲舒讀之為膠西相兒寬讀之為御史大夫庄衡讀之為太子太傅朱買臣讀之為會稽太守其讀書也必皆務於勤故有三年不窺園者有貧而穴壁者有庸耕不輟誦者有負薪行歌者而康之曠雪其一也攷之於史仲舒兩事驕主正身率下所居而治而正誼明道之言合於春秋兒寬為左內史勸農理獄務得人心不求聲名吏民信愛之庄衡在成帝時因日食地震之異抗疏直攻其失後復論治亂安民之機以及治性正家擊擊萬言出入殿盤周誥故又知其讀書若不徒謀祿釣名以榮一身顯一時而已宜其諸子之所及焉諸子之讀書不過悼其屈而求其通脈其勞而必

其成志既遂矣或淫以取禍又不知其所讀何書也余之少也氣質昏惰不能以古人自厲今老而無及而原仲法乎遠所以尊其居愛其志專其習是可尚矣乎吁長梧封人謂子牢曰昔而為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余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余之謂矣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得之於心而應於手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原仲其勉之是為記

著存堂記

余讀祭義而知人子之事親其有終乎死不異乎生亡不異乎存惡忍忘之於朝夕也嗚呼世之私於淫昏之鬼非其族屬至慘而祠之若或覩其光植之發見洋洋然鑿之在上臨之在前莫敢有一毫之欺莫敢有一息之怠而於其親反疏焉甚矣其蔽於愚也惟仁人孝子之心則不然霜露風雨之變既齊而祭

所謂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入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
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亦豈出於偽哉死不
異乎生亡不異乎存而其精神之相感體鬼之相接固有無間
於冥冥者君子記之於禮其義精矣殆非常人之所能知也余
故謂死其親而忘之者不仁感於神而記之者不知孰余過邪
國子典簿葉季和氏蚤喪二親而有終身之憂顏其堂曰著存
其所以致愛致慈合乎祭義之所言矣且求余為之記因著其
說以明之初季和之父曰童先生嘗以明經薦于有司余獲識
之錢唐齊備磊落秀出等夷惜其不及顯融而沒季和尚克樹
立于後可謂有子矣則於是堂必曰居吾親之所安也食吾親
之所者也一升一降一出入恒視其所不及見聽其所不及
聞未嘗忘之於心為能嚴於所事不翅神明之尊非失於不仁
不知者盍舉以警夫人也

蒼菴堂記

天竺靈山教寺說法之所曰蒼菴堂住山珩公伯瑤之所重
也堂負蒼屏千仞視昔為加雄麗焉初晉咸和間有僧竺惠理
自西域至杭以其小朶峯為自身毒飛來者即其地置繡經院
隋真觀法師益廣其制改院為天竺寺至宋仁宗時天台慈雲
式法師來居於此願瞻棟宇庫陋弗稱大雄氏之教之尊謀易
而新之而丞相王文穆公侍郎胡公則皆指俸以相其役由是
伐材於山陶甃於冶工効其藝人昏其勞倏焉而大殿中起三
門前開翼以左右兩廡金碧炳煥不翅雲霧濤涌地因之而益
勝其後為堂若干楹則名蒼菴云繼法師而葺於後者代有其
人元季至元辛丑寺燬于兵而堂亦墮矣

大明洪武五年伯瑤之主天竺也慨創始之不易思圖終之為
急乃發其私橐囊經載營仍揭舊名於中蓋距慈雲三百餘年

廢興若出於穀寔教之所關也且馳書

京師抵余未記其顛末辭弗獲則為之言曰錢唐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而寶坊所居者十九蓋自齊梁以來益崇益侈矣一旦變起州縣剗為狐兔之區未有能作新者所謂蒼筤堂屹然焚蕩之餘豈非資其荷負者歟請得以釋其義物之有香者不一而蒼筤香之烈人之有德者不一而佛為至香之烈則掩乎衆物德之至則首乎衆人故入蒼筤林者不聞餘香入佛之室者不知有聲聞辟支也此天女訶舍利佛所贊而見諸經者如此嗚呼暗者不可攻而慧暴者不可反而慈當者不可弘而廣汙者不可遷而潔滯者不可節而約甚矣其局於一偏也至聞佛之說則皆深信而連化殆過於教而行禁而尼其非薰其德如蒼筤之香莫知其所以然乎雖未達以為喻然知香莫過蒼筤即知道莫加於佛矣異時退休湖江之上尚一伯璠於天竺尋

丹井經臺陳跡登堂共論慈雲之事未晚也姑述其際答載
石俾得乘有所攷伯璠名楚珩族出馮李特深於教為五山所
推云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冬十有二月廿日國子助教馮李貝
璠記

遠清堂記

距昌國縣東三百武有洲曰芙蓉其水縈紆南流以入于海洲
之上皆蓮芙蓉其異名也當三伏時紅披翠掩雖鏡湖三百里
亦無以過於焉隱者李文友所居既專其勝築堂若干楹因
額之曰遠清命其子彥清來求記余嘗論詩人工於寫物凡狀
其形者遺其神而濂溪周子之於蓮求神於形之外詩固有所
不及也夫周子一代豪傑之士其生也後聖人千有餘歲而學
之所造會聖人於一時殆非漢唐諸子所至其於一花一草疑
必畧而不顧乃有愛蓮之說何哉蓋其曾次洒落如光風霽月

則無一毫之累可知而蓮之至潔不妖可觀不可藥寔足以配
之故目為花之君子非徒玩物類衆人之牡丹已且歎時之愛
牡丹者衆愛蓮之同於已者寡也今文友有周子之愛取其語
以為名其亦異乎衆人歟抑聞環洲而居者多大族而中建夫
子廟久矣惜湮於荒陬僻壤人莫能知至文友始表四明之有
芙蓉焉雖然一物之微發之於周子獲列君子之品第亦流芳
於不朽矧為士者日聞絃歌之聲日觀揖讓之習惡可不勉而
至於君子甘於小人之歸乎宜即物以反諸己非特取香之遠
而益清為人之所美尚蓄其至美使體夫遠清也哉是為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金陵集

武昌譙樓記

縣有譙門古也或以譙門為城門見於陳涉世家豈亦施之縣
乎後建重屋於其上故又稱譙樓蓋令丞所居必巖內外之限
辨上下之分非徒侈之以壯麗而已謝叔賓治武昌之三
年自垣而門自堂而廡舉新而完之而譙樓未及建也父老有
謁而為言者乃謀於衆即山伐材濱河陶甃因其舊址而經營
越十月而功成飛臺巨棟高出雲雨無雕斲之費而弘敞殆過
於前於是樓鼓角以謹晨昏之節可謂稱其嚴內外辨上下者
矣惟工築之歲月不可不紀遂狀其顛末馳書

京師求予文以鏡諸石按志武昌在漢為江夏郡至吳改武昌
晉庾亮陶侃嘗出鎮其地而環境之內層崖峭壁之竦峙者則

則無一毫之累可知而蓮之至潔不妖可觀不可藥寔足以配
之故目為花之君子非徒玩物類衆人之牡丹已且歎時之愛
牡丹者衆愛蓮之同於已者寡也今文友有周子之愛取其語
以為名其亦異乎衆人歟抑聞環洲而居者多大族而中建夫
子廟久矣惜湮於荒陬僻壤人莫能知至文友始表四明之有
芙蓉焉雖然一物之微發之於周子獲列君子之品第亦流芳
於不朽矧為士者日聞絃歌之聲日觀揖讓之習惡可不勉而
至於君子甘於小人之歸乎宜即物以反諸己非特取香之遠
而益清為人之所美尚蓄其至美使體夫達清也哉是為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金陵集

武昌譙樓記

縣有譙門古也或以譙門為城門見於陳涉世家豈亦施之縣
乎後建重屋於其上故又稱譙樓蓋令丞所居必巖內外之限
辨上下之分非徒侈之以壯麗而已謝叔賓治武昌之三
年自垣而門自堂而廡舉新而完之而譙樓未及建也父老有
謁而為言者乃謀於衆即山伐材濱河陶甃因其舊址而經營
越十月而功成飛臺巨棟高出雲雨無雕斲之費而弘敞殆過
於前於是樓鼓角以謹晨昏之節可謂稱其嚴內外辨上下者
矣惟工築之歲月不可不紀遂狀其顛末馳書

京師求予文以鏡諸石按志武昌在漢為江夏郡至吳改武昌
晉庾亮陶侃嘗出鎮其地而環境之內層崖峭壁之竦峙者則

有鳳凰大洪驚滿悍流之扼東者則有江漢此非險固之當保者歟破壘已湮荒臺已夷而英雄陳迹尚想見於千載之下矣今所轄七縣武昌其一也唐宋以來民之至而土著者日益繁夥元季之變所至阻兵營於攻戰千里蕭條過者與慨國朝混一區宇休養既久凋瘵始復流亡四歸而叔實興壞起廢一新邑人之觀聽厥有次第哉登高望遠九昔之荆棘參天宅狐兔而盤地虺者今皆禾黍矣昔之白骨彌望嘯鸞魅而號烏鳶者今皆宮室矣抑可以見

聖天子之深仁厚澤被乎南服之廣如此故茲役亦易而不煩也大抵時之不得為者春秋書新延既是也制之不當為者春秋書新作南門是也蕭樓既得其時制寔出政之所關雖重於用民非若延既南門為春秋之所譏惡可後而不急邪凡吏之出入於門民之來往於道亦各有其時而不違矣故詳書以著

更作之始俾來者有所考云洪武八年歲在乙卯春二月初吉將仕佐郎國子助教李貞瓊記

宋縣令謝公廟記

皇帝肇造區夏所以懷柔百神之道既周無缺洪武四年又更定其封號若奉化之縣令謝公其一也有司祇奉

明詔惟謹而邑人為新其廟且以狀介國子生汪墳求余記按公姓謝名鳳宋臨川內史靈運之子晉康樂縣公車騎將軍謚獻武玄之曾孫也元嘉中為郵令郵即今之奉化在縣未幾意政大孚乃於縣東二里造方勝碑以蓄水歲溉田五千餘畝碑北阻大溪復架石為梁民不病涉因名謝鳳橋構亭其上宋政和間改名豐樂紹興間又改名慶登云初郵人於公之存德之如父母建祠碑南像而事之及沒而其神益靈嘉定八年飛蝗蔽天人走於廟禱之俄有暴風澍雨驅以出境紹定元年大水

又禱之一夕而退嘉熙三年旱又禱之而雨咸淳二年雨暘不
時禾且盡搗又禱之歲復大稔元大德十一年濱海之州大疫
獨不及郵明年飢有巨艘自劔南運米至結亭聞有人招之者
曰吾謝鳳也人賴以活前進士陳觀為作記至正十九年寧海
賊少補知帥兼寇境官軍達戰于滌漣嶺仰見大旗飛揚彷彿
萬騎雲合而旗有謝字賊駭大奔斬獲無數二十七年三月己
卯火民廬燬者若干所且及夫子廟學正程式復禱於神風尋
反滅火嗚呼古者忠義士體魄雖死其英靈不俱為野土而顯
之一方者亦間稱一二事或者出於偶然非皆神之所為也孰
有公之庇民於冥冥所禱輒應而枉飢平寇尤彰彰於見聞而
不可掩者其烈為何如哉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勤死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則
公於禮宜祀先是程式洎父老江▲嘗以狀聞州州上之府府

上之省省上之朝封孚祐侯朝號資福蓋有年矣

國朝復脩舊典雖未及加贈以寵神明於千載而知其不為淫
昏之鬼明矣余因求之南北分裂之日符堅方熾且欲一舉而
下江東徵康樂公禦之淝水覆百萬之師晉已不國故其功在
社稷為甚大復有孫如令者既善其職興利無窮至廟食於郵
百世之後凜焉若生則其大異於人人而精氣流行宇宙間惡
得誣也故為書其實以登載諸石壺為作迎送神詞俾郵人歌
之以慰懾其心焉辭曰蛟門兮巍巍朝朝出兮夕歸神之居兮
寧止捷續紛兮如水酌清醴兮羞文魚鼉鼓統兮吹笙竽利我
民兮時暘時雨上無飛蝗兮下無旱田每每兮多黍多稌萬歲
兮千秋惟神是依兮孔樂且休

竹深處記

橋亭董問氏有耕讀所在城東之烏橋而鉅竹萬箇森布交

錯題曰竹深處取註甫遊丈八溝詩語也間因陸景宣來求文
為記予按丈八溝在長安重開於唐大曆間其水通安福寺一
時貴人莫不遊焉觀甫之詩則其地多竹可知今烏橋非丈八
溝比亦以竹深名之若當三伏時有翠環合日光不到此烏盤
噴雲翅水崖雪谷而酷烈之氣不及也此亦博李之勝雖丈八
溝何以過哉嗟乎博李介三吳之間號東南大郡強宗右族帶
石為山鑿池引流羅植佳花異卉車馬之至者朝夕相踵孰知
竹深處之可游可燕乎兵戈格闕之餘蕩為榛莽而向之壯麗
無一存者何其倏起而遽仆也烏橋之幽僻手絕且為好問之
所專其竹久而益蕃固無昔人之誇亦無今日之感是豈不足
書乎雖然竹特草木之一王子猷謂其一日不可無者惡其俗
耳使有千畝之廣而未能知竹之趣焉者衆也若好問其有子
猷之韻與觀其月出而林影散風回而水聲激必有與心會者

矣余愧竊祿

京師未遂老於田里一造其所為快徒重千里之思而已故復
其說如此至於論竹之德則白樂天劉寬夫所述已詳茲可畧
也

清泉書樓記

臨江合三色為郡有泉出郡西之山趾四時常清故以清泉名
其里環泉而居者多巨族惟劉氏特盛寔原父貢父之裔也原
父在宋時號稱博學所著春秋權衡意林尤足發揮聖人筆削
之音焉繼原父而舉者前後非一及時輩出殊而立愛先生遂
不仕家卒人皆高之立愛生子齊卿齊卿生子季鵬亦清苦好
學築萬卷書樓於泉上旁掖小樓二間左曰一經示所治也右
曰獨樂示所存也曰幸族人子弟此焉講習殆非談風月酣
樂絲竹之所已洪武五年季鵬以明經薦于春官奉

昔入成均卒業時余為助教且累求為清泉書樓記余惟聖人
既沒而道之行於書者益繁有終其身不能竟已齊卿父子竭
資購之殆富於市人之肆嗚呼黃金珠玉無益於人性性觸龍
蛇犯虎豹采於山海不測之境以為利有大於生者故雖貴富
家求之不厭蓄之甚固至戒子孫世守為寶其視六經百家之
說知之者不能好好之者不能讀剽爛於風雨蠹食於蟲鼠是
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如此可謂至愚若劉氏之於書矣矧黃金
珠玉不惟好之又兼讀之其藏於懷者不為風雨蟲鼠之所仇
則賢於人何如哉宜其子若弟知道者衆而二劉之緒久而
弗墜也彼所居重貨歷數十年中忽焉變化如太空浮雲無一
存者此不足恃為利而恒為吾累矣故後之不振或流於皂隸
亦無怪焉由是觀之以其所好之不同而得失相去萬萬也余
所以樂為季鵬記之且使天下之士當以彼為戒而以此為法

洪武八年歲在乙卯春三月初吉在城南挹翠軒書

勤有堂記

窮天下之理監古今之變莫過書之所載矣唐以前經生學士
傳寫而誦之故猶鮮而未徧至明宗長興三年始刻九經板給
其所求正其所習焉嗚呼治本乎教教存乎書秦乃欲愚黔首
投棄焚燒而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能知以是為先務可不謂之
賢已乎其本雖可班而不可賣君子固無深議也自時取後刊
者相繼陸走川通四海九州之內致之既易而讀之者遂輕積
之既多而通者之亦寡亦悲夫金陵王舉直氏弼書于市復
顏其堂曰勤有取昌黎韓子詩語也余嘗過而異之蓋一時善
賈視時廢居惟珠玉錦綉為上而舉直以經史子集益於人者
大多為善本不啻珠玉錦綉非特微十一之利且示人必盡其
力又可知其賢也命其子良求求記余惟天祿石渠之藏其書

至繁苟勤而有之則在我而不在書也不然其中枵然而餒雖
富如天祿石渠亦奚為哉韓子之詩所以惓惓訓子務於勤而
已夫事皆以勤而成矧學者惡可有一時之輟歟孔子曰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予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則得失之
判決於勤不勤耳舉直之示人如此抑病致之易而讀者輕積
之多而通者寡其意切矣今良為國子生尤義兒寬臣衡為人
孜孜不怠目下季致恒中甲乙是由舉直示人之戒而有勸其
勤且有磨礪而毅固而益也故書其說云

體素齋記

體素齋者余友錢唐杜誼讀書之所取莊周刻意為語也累語
記以暢其義余惟錢唐當吳越要衝左右江湖望縣海錯之所
乘故其人尚利而輕拂視業儒者為左蓋風聲氣習自古而然
誼知末適為心目後鴻生碩士游固廷進而與之笑抑體素未

易言也素也者無所雜之謂太古之時人游於無為不知有忠
信也不知有廉潔也不知有禮讓也不知有孝慈也素之純也
鴻濛既裂偽而忠信崇汚而廉潔著僭而禮讓興暴而孝慈立
質野文勝喪其素矣求如真人之無所雜者不得見矣誼生今
之世而欲復乎古豈非天性之美乎或病其野而不知吾素之
不假於外也不假飾而為文有天下之至文不假脩而為行有
天下之至行此真人實其自然者雖非誼所及而欲求至於體
素誠惡其假於外而忘於內也雖然孔子答子夏之問有曰繪
事後素聖人之論學恒先於質而未嘗去其文所貴適中而無
偏勝焉使未至於自然者苟飾而為文脩而為行又奚啻於素
也哉尚以余言勗之乃起而歎俯而謝曰請書諸紳是為記

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金陵集

集效方序

金氏集效方一卷凡治風者其目若干居卷之首病莫重於風也治傷寒者其目若干次於風之下治雜證者其目又次于傷寒之下治婦人小兒者則繫其終焉金氏自宋之南由汴徙錢唐之東里世業醫至橋隱先生而其鑿大顯先生用藥損益古人之方治人奇證十不一失既沒其季子弘又取其方增而成編題曰集效方而不曰集古方變於古也按鑿自秦越人死而方亦不傳漢張仲景始有方唐孫思邈以來又有所謂千金方而三因濟生及簡易方繼出世多至之嗚呼以天下有無窮之證應之以無窮之方古人仁人之心至矣然諸方豈無效之可稱而金氏所類獨以效言者何哉方雖各主於證膠而不通者

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金陵集

集效方序

金氏集效方一卷凡治風者其目若干居卷之首病莫重於風也治傷寒者其目若干次於風之下治雜證者其目又次于傷寒之下治婦人小兒者則繫其終焉金氏自宋之南由汴徙錢唐之東里世業醫至橋隱先生而其鑿大顯先生用藥損益古人之方治人奇證十不一失既沒其季子弘又取其方增而成編題曰集效方而不曰集古方變於古也按鑿自秦越人死而方亦不傳漢張仲景始有方唐孫思邈以來又有所謂千金方而三因濟生及簡易方繼出世多至之嗚呼以天下有無窮之證應之以無窮之方古人仁人之心至矣然諸方豈無效之可稱而金氏所類獨以效言者何哉方雖各主於證膠而不通者

未足以言方蓋君臣之品性有寒溫不翅甘辛之辨其過也必有以制之其不及也必有以濟之一毫之悞而死生繫焉矧北方之病恒實而宜下南方之病恒虛而宜補苟以施之燕趙者施之吳越不亡必備而南暨用於北亦無益也所以參之劉守真張潔古李東垣之論藥雖準乎古方必酌緩急之宜而去取之不盡執古人之方也執方而求效其效不可必而所類者皆效之已著可信而用焉譬之善兵者雖有孫吳之法而臨敵制勝其變不同殆有出於孫吳之外者奚獨暨之於方也乎橘聽父子本儒而通暨故能其巧如此非一時射利庸夫之所及者樹德務澆除惡務本舍是方何以哉今年秋弘至

也因書以質之云洪武六年歲在癸丑秋八月初吉國子助教

李貞瑋序

太上皇帝儀注序

漢高皇帝即位六年詔尊太公曰太上皇得及子尊父之道矣厥後唐高祖傳位太宗尊為太上皇睿宗傳位玄宗自稱太上皇帝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為上皇天帝及復兩京迎上皇歸上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宋紹興三十二年高宗內禪加尊號為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先詔有司造玉冊玉璽祭告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設黃麾仗百官蒞事奏官縣之樂行受贊之儀其禮始備乾道七年再加上尊號為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十二年加紹業興統明謨威烈八字蓋所以極其尊稱之美如此光宗即位亦尊孝宗為至尊壽聖皇帝寧宗即位亦尊光宗為太上皇慶元元年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夫以光堯

享年之久四加冊寶其制特詳故淳熙之詔曰宜稽紹興乾道之已行補兩漢有唐之未備是以後代得攷而循焉

歐陽先生文衡序

宋興五季之後文章視唐益下其能振而復古以繼昌黎韓子者則有一人焉曰歐陽文忠公故當時蘇文公極推尊之與孟子韓子並言文公非私於公也蓋公天下之言也天下之人亦不以文公之言為過吾嘗反覆讀之見公之大節在宋為名臣而文章特一事而已其居諫垣其居政府設施議論若三弊五事脩河利害及討趙元昊曠歲無功為陳三策何其剴切明白如此惜不得盡行其說至言石介亦事之小者杜范韓富四臣為小人所構一旦同罹而無敢辯者乃上疏極論其忠而希文之出守饒州也復抵書高若訥責其不諫遂請夷陵始非不知忤若訥意必獲罪誠不暇為牙計而惜朝廷去一正人甘與同

斥而不辭其忠君體國為何如哉顧以文章稱之者未足以盡其大也昔漢文章為上下則秦誓論文王不當改元武王不當冒文王之元年破偽書之妄而詩譜國風先後世次猶有功聖人之刪述宜其與孟子韓子並言也嗚呼孟子沒千餘年而得韓子韓子沒二百餘年而得公其人物之高道德之盛發之於言奚啻一元之氣流行宇宙而賦於萬物不見雕琢之巧而至巧寓焉故為學者所宗雖有負奇好勝欲進於先秦兩漢者亦無以過之矣金華馮忠者學精而志堅洪武五年薦于春官以少不更事俾居成均卒學而余亦被召為助教遂從余學古文時

天朝方鏗時之陋習將一變而至於古則不可不取法文忠公矣忠肄業之暇錄其文之粹者凡一百七十二篇類為六卷題曰文衡謂法之所在也可謂有志之士由是而進去古何遠邪

既成示予故為序以志忠之勤且使觀其文而想其人也洪武
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二十日樵李後學貝瓊序

橫塘農詩序

姑蘇控江引湖地美而宜稻由是業者恒足焉其屬邑嘉定之
橫塘有秦君文剛隱於農者也自號橫塘農而農之言曰服天
下之至勞莫如農矣然古之人莫不業農也不業於農則為游
民而游民不容於三五之世世游民多而為農之大益矣吾
生長田間自吾祖至吾六世未嘗一日而去農方農時司春
父子畢出耕之欲勤播之欲時懼稂莠之害也芟夷之懼蟲賊
之食也扞除之時至而熟則其人必倍苟力之不齊而責其報
之豐治之不早而責其成之速惡可得邪故吾之知農為深而
人之不為農者亦笑知吾之知農也又曰吾視三吳巨姓享農
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吾

以業農獨全歲給貢賦外則擊鮮釀酒合族人鄉黨酌而相勞
優待得喪舉不得撓吾中矣或勸之曰伊摯為有莘之農起而
開商六百之業諸葛孔明為南陽之農出而匡漢於三分之時
今農治田之暇卧牛背讀古人書嘗慕其為人且將羽儀
天朝以治田之事惟之治國又可卒於橫塘也嗟輒浮以太白
體而視曰吾寧以彼之憂易吾之樂也頽然而卧聞者高農之
所為賦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言

送衍上人序

予客雲間時聞吳中衍斯道者工於詩而未得交其人也今年
春來

京師識斯道於王君常宗坐時方與諸儒編纂元史朝而出暮
而休亦未暇讀其詩也六月八日斯道復見予曰衍留龍河第
一禪林五月矣既倦而歸先生可無一言邪予因求其所著獨

菴集讀之凡千餘篇皆無割捨腐熟語其大篇之雄健如秋濤
破山鼓千軍而奔萬馬浩乎莫之過其短章之清麗如幽蘭初
花淨含風露洒然無塵土氣蓋駸駸乎賈休之間與琴聽竇殊
不能及焉噫詩變而至中洲詩之義已泯焉不存工於詩者非
一未見其能復古者幸於不可見之時獲見斯道之詩所謂夷
昧雜陳忽聞大雅之奏惡得不為之驚善邪方將與之上下漢
魏晉宋之變以泝古人經緯之體惜其別之遠而不可止也予
聞斯道上穹窿觀洞庭過天目往來浙西東凡十餘年歷覽山
川之雄秀固以資其賦詠而詩與境俱化矣矧交一時名卿才
大夫所以得於討論何如哉然斯道之所悟則在於道而不在
於詩也其出也不必於所往其歸也不滯於所留矣嘗太靈之
雲望海之鶴孰得而繫之行矣或見奎公方舟本公立中於東
南為予謂曰龍欲虎穴當歸而尋盟矣

送鄭士衡序

吾嘗論學矣學必求其至而止孔子以天為至者也顏子孟子
以聖人為至者也天不可至而孔子至之聖人不可至而顏子
孟子至之彼矣與於吾也自孔子而下求其至者亦學顏子孟
子而已彼至焉吾不至焉豈不病且耻乎或曰顏子去聖人一
間孟子亞於聖人吾惡從而至嗚呼信不可至矣苟知病且耻
必以二子自厲其身所以急於學也然有本有末詞章之工也
訓詁之習也非二子之學聖人者也詞章訓詁之學漸入其門
登其堂者吾恐旁立而竊笑者必衆矣亦莫能至也孔子沒其
道託之經者亘古今猶一日孔子之道蓋傳堯舜文武之傳天
下之共由也其傳及於孟子孟子之後周子之太極圖通書張
子之正蒙皆推聖人之經而衍其道朱子又類其初於已者為
近思錄此學而求其至之塗蓋亦攷之以正其所趨發其所蔽

而措之於事業與舍此而攻彼則本棄末務孰甚於是邪自朱子迄今百有餘年教者既昧於上學者復怠於下經之所載視為空言未有病且耻而求至其所至者不亦悲夫吾少也無勇坐此而失之及知而欲進則其齒已老而衰矣莆田鄭士衡者洪武五年試于有司遂薦于春官明年授惠安之儒學教諭以歸因舉而告之欲其率諸人者務崇其本焉非重於責人也不敢以吾之不至且又阻人之至也矧朱子之化行於閩中人物之盛尤非東南諸郡比吾可不望於惠安之子弟哉

送蕭子所序

洪武六年春余被

召至

京師始為國子助教分教諸生獲與舉錄西江蕭子所交問與乎言竊祿三年矣而吾父年今七十餘遠隔湖江千里之外

滿之奉缺焉夫欲養而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有父而不得養者何如哉且誦詩至蓼莪者義匪我伊萬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乃泣數行下嗚咽不能止余固知其孝矣一口子所走告余曰孰得請乎

朝歸有日矣先生可無言乎又曰孰始由太和甘竹里徙武山後徙武山西之鼓樓岡築草堂讀書而連山之環時前後者歲業如尋焉澄溪之分流左右者紆徐如帶焉雜樹千章鉅竹千箇不翅秦人之桃花源而風土朴厚猶存太古時因買鍾馭之田一區與田夫野老錯耕以給貢賦外私其贏供伏臘之費舉無俟於外求也又即甘竹里築養志亭時迎吾父宴于上既醉則兄弟起舞為驩俾諸子歌而和之此天壤間之至樂也今其地必日治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天尚俾吾父益壽而康強方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以往來甘竹武山之境則

上之賜侈矣雖廟堂之貴何以易吾之至樂哉予聞之而喜遂
載酒于龍江之濱且為歌以華其歸歌曰
汝馬之騁予孰予能羈汝舟之迅予孰予能維大江孔安兮山
無岐送汝于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兮有黍有稌漁
彼溪兮有鮪與鱖釀黍為醴兮魚升于俎燕且歌兮以樂吾父
六月十二日樵李貝璫序

送國子學正趙伯庸赴永寧尹序

太史公作循吏傳自黃霸而下五六人而止嗚呼以西漢之盛
何更之循者若是之勤邪以吾所見聞者而論之尤信古今人
材之難矣夫剛者過於殘察者過於急和者過於縱方者過於
固迂者過於踈通者過於同厚者過於鈍華者過於文而貪者
可餌麻者可罔懦者可脅也民之利病繫於吏使貪也昧也懦
也固不足論至剛而殘察而急和而縱方而固迂而踈通而同

厚而鈍華而又惡能盡其撫綏和集之道如循吏之為哉故天
下之為郡不一而稱治一郡者未見也天下之為邑者不一而
稱治一邑者未見也宜史之所載不過霸之徒而已後世求至
於霸者益又勤焉

國家既一海宇汲汲於附民於是大用諸儒參錯布列於中外
凡武獲善用法者弗與也洪武六年夏三山趙伯庸由國子正
遷知河南之永寧予竊為之喜者累日何也伯庸天資過人而
濟之以問學殆無予所見聞之過者則其為吏也不赫赫然使
民之畏不煦煦然求民之悅正心以守法其有霸之風可知矣
且霸在潁川數有鳳凰之集當時以為異今伯庸之性永寧盡
其撫綏和集之道勸農興學而皆有孝弟之行矣必鳳皇之異
見於境也他日稱今之循吏者其在伯庸乎其在伯庸乎

送胡虛白歸海昌序

予客海昌時嘗謁民曹尚書賁公玩齋於北郭坐有胡虛白者
公極稱其好學工文辭遂納交焉未幾公如閩予亦挈家過雲
間不相知者十餘年既老而講學橋李之及史兩山下數得虛
白詩讀之嗚呼尚書公已沒及門之士皆散于四方惟予與虛
白尚存耿耿殘月太白之相配能無今昔之感邪初虛白從公
學詩公為指授三經三緯法及論漢魏以下之變富者曹劉精
若鮑謝淡若陶靖節玄若陰常侍至於李杜之壯麗王岑之和
平長吉之奇東野之僻必出入數家中而盡其意象焉故虛白
未三十已進於詩凡觸物而成者粲然春翹之權頴自然天籟
之投曲殆非一時學者之所及也此予喜讀其詩且恨不及尚
書公見之而世亦無大雅之徒能知作者之得失矣昔邠人聖
漫其草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聖盡而鼻不傷邠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召試之對曰臣則能斲之矣雖然臣之質死之矣自夫

予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其為詩也亦然又安
得起公九京如邠人聽匠石之斲哉是以益重予之悲也予病
且廢學方將與虛白逍遙東阡西陌為驩今年春又有國子勅
教之

命遂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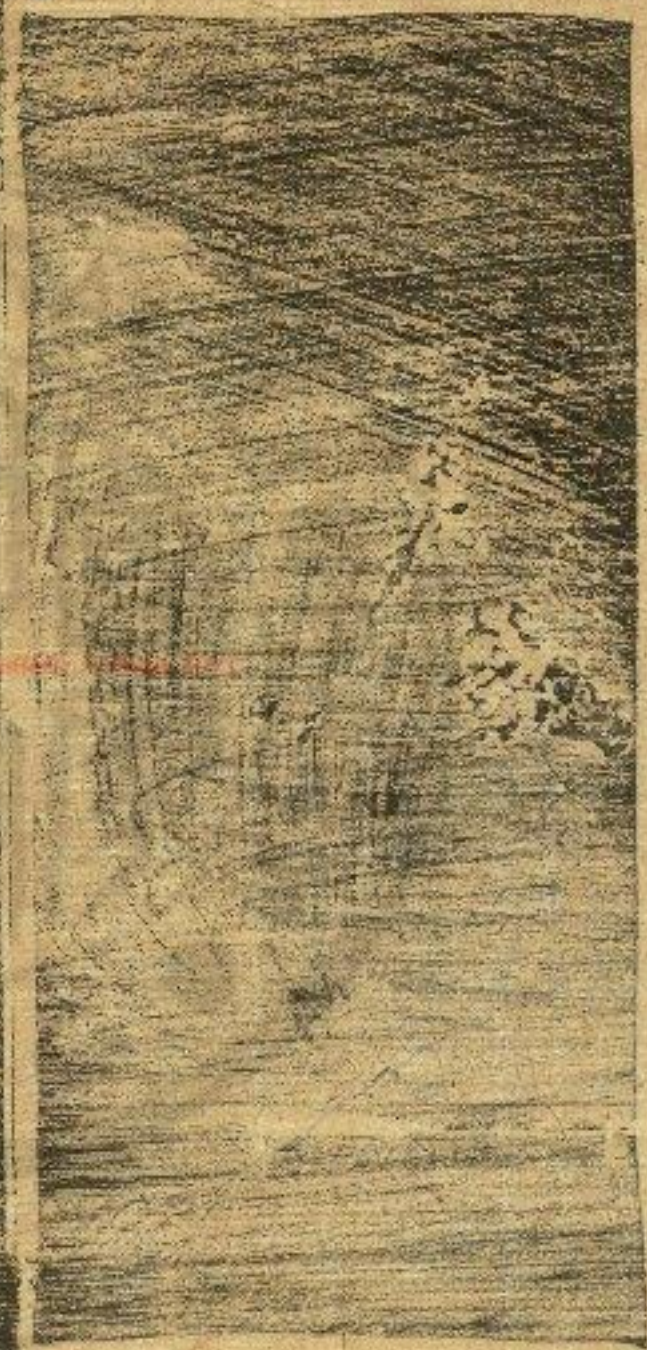
京師何其相遇之難歟會徵天下諸書海昌亦以虛白應
詔至則以母老求歸執政許之亟走橋門見予而別因歷叙其
始終如此而君子樂道人之善且及於師友者亦厚之至也洪
武六年秋七月二十六日構李貝瓊序

復禮歸四明序

天下諸儒應

明詔來

京師者咸器而官之以親老辭歸者若干人四明陳復禮與焉或謂復禮既學而仕又奚辭則曰非不仕也吾母恃吾以老猶吾之少而恃吾母也揚子曰孝子愛日吾讀而悲之大抵人壽百歲為日率六百甲子天於疾病者弗論也不夭於疾病由壯而老者幾人歟由老而老者又幾人歟今吾親幸而至於老則六百甲子之中日之逝者十之七其所餘已少矣此吾之可知者也又幸而至於耄則六百甲子之中日之逝者十之九其所餘益少矣此吾之不可必者也吾之於母欲致無窮之心而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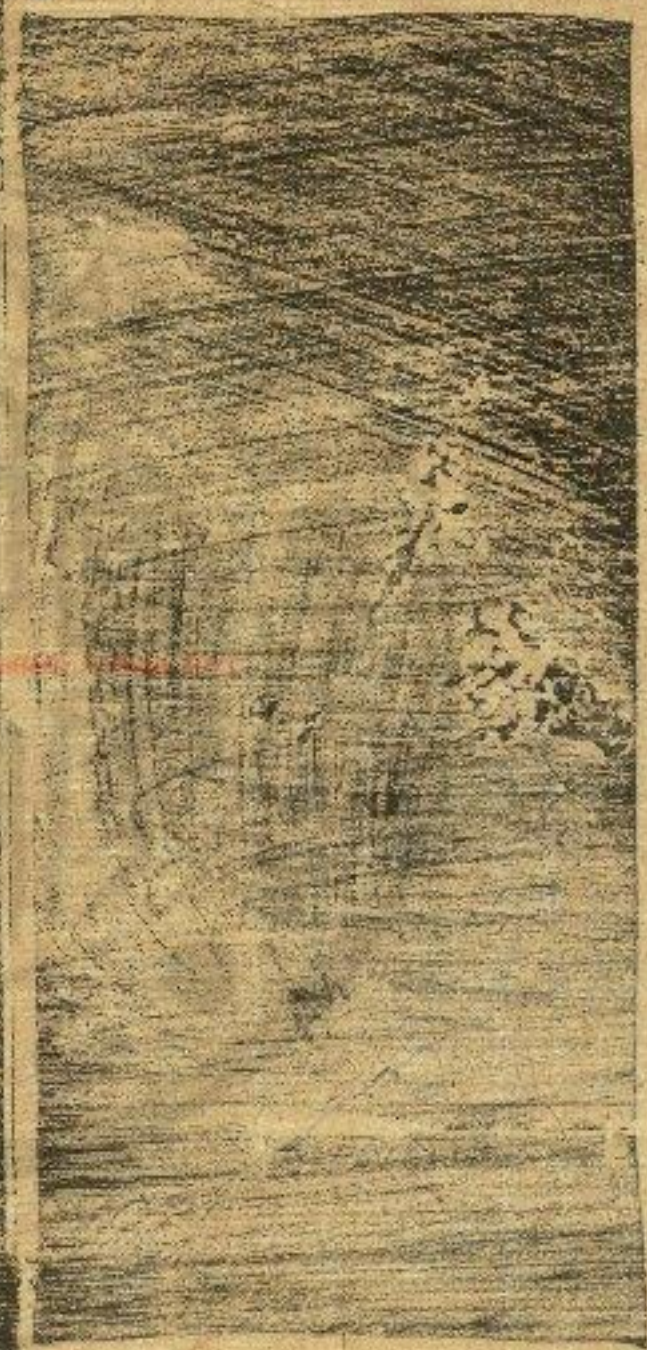


復禮歸四明序

天下諸儒應

明詔來

京師者咸器而官之以親老辭歸者若干人四明陳復禮與焉
或謂復禮既學而仕又奚辭則曰非不仕也吾母恃吾以老猶
吾之少而恃吾母也揚子曰孝子愛日吾讀而悲之大抵人壽
百歲為日率六百甲子天於疾病者弗論也不夭於疾病由壯
而老者幾人歟由老而老者又幾人歟今吾親幸而至於老則
六百甲子之中日之逝者十之七其所餘已少矣此吾之可知
者也又幸而至於耄則六百甲子之中日之逝者十之九其所
餘益少矣此吾之不可必者也吾之於母欲致無窮之心而迫



於有盡之景則其所懽甚於所喜惡忍一日違其左右哉所以無所顧而請之而

天朝致理尤本於孝若親之老且老者歸之使終養是以獲遂吾鳥鳥之私也若又責吾之辭無乃過乎禱李貝將之而嘉之於其行遂遂而為序諸生之工詩者誅歌以繫於後云洪武六年歲在癸丑秋八月書于曹監之西齋

送顧伯載秀才歸四明序

四明顧伯載少有奇氣與弟履讀言南山中十年歷試于有司一蹴至給事中伯載獨耻習舉子業曰是不足為吾之學亦不足為吾之文學必如古人文必如古人可也既而去從鴻生碩士游益廣見聞之所未至者而赤城瀟瀟不過仙佛之所說亦既數往而厥觀矣乃泝姚江溯禹穴如梳覽西湖之勝春粒秋抹互出朝煙暮雨之外者其變不一而海門湖沙常奔雪浦彷彿

拂激萬弩而西也於是知宋之南百五十年間安其樂而忘其憂棄中原而不復矣及抵姑蘇見穹窿之高不踰孟門洞庭之險不過彭蠡而嘆區區之具保之以爭伯宜為人禽而秦伯不祀矣且聞博奕塲則金陵為東南第一四方人物莫不奔走會同焉遂至

京師睹龍蟠虎踞之勢而知天地之所載蓄山川之所控帶宜乎六朝定都以臨南此而

聖天子又當王氣於今日撫安億兆殆過五馬一龍之應焉宿留久之將歸名卿才大夫欲留而不可強也咸賦詩以道其行而未予序於首予惟局於方者不可與論天下之大以其所見者小也若伯載游歷之廣雖未盡禹迹之所至亦必有以充其學而發於文其於古人可樂矣雖然今四夷咸賓中國無謗言方興文學以崇太平之盛伯載尚于予而來羽儀於

天朝其能枯槁窮山絕谷挹寒泉而弄明月以終年歲者乎予
將望之矣洪武六年秋九月既望國子助教樞李貞瓊序

題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間

右秋江送別圖處士陶九成東歸左司郎中堵文明作而贈之
也處士始居赤城值天下兵變遠蹈海入吳隱雲間之鳳凰山
後又徙山陽之南村

皇明洪武六年或以處士之名薦者松江守憲公即隱所起之

至京師

以疾辭許之或疑其上下相比之時獨隱而

不仕何也蓋高者桓不肩於事雖萬鍾千緡有弗顧者非薄萬

鍾千緡也違己而徇物非其志也此處士終於隱

志而不屈焉

京師之士喜其歸而惜其別追而祖之龍江之上而文明工繪

事曰寓而為圖觀其蟻舟於岸者行人欲發而未發也引駢或

前或卻者賓客之咸集也波濤洶湧雲山慘淡相與置酒勞勞

亭上俯仰金陵之景無窮而古今之難思亦無窮也凡能詩者

咸繫於後而國子助教樞李貞瓊既賦十四韻復序以冠其首

云詩曰

秋色來淮南火雲猶摩兀迢迢白門道雞鳴動車轍憶昨雲間

時龍潭共看月賦詩淡不枯喜君如靖節高情天姥雲清氣娥

眉雪飄零十年後相見俱白髮鍾山風雨夜辛苦那忍說向來

歌舞地野草纏白骨獵場猶種黍馳道今生蔽天寒老鶴歸日

落孤鴻滅草堂何時築榭綴橋門列有道終布衣無才亦朱紱

且持一盃酒慰此千里別待我三湘邊蚤晚辭

鳳闕

送周進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今年春予與會稽趙傲錢宰金華鄭濤同被

召至

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

奉天殿

詔臣傲等至

御前命之曰汝壹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既受

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鷲鞞而鳳音也

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說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毒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亂於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橫為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莫不說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為迂而不屑矣此一時習於傾危險破前

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途可勝歎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子而斥秦儀未有舉其詐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於正者敬識於心造次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焉蓋學孔子則進而為信為善極於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升為航之涉遠也秦儀智謀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惡可襲彼之所為乎大抵率人以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不正又何責歟此

上之命臣傲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大哉言乎河南周遊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宏而有學搢紳咸器之蘇之長洲縣司教職缺縣上之府府上之部試其文攷其行遂授教諭以歸人皆謂優華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卑凡藝優而德不足譽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其慎而不輕如此則遊學視彼屈於事者優劣何如也其行也士大夫歌詠以華之且求余叙其首因舉以告遊學宜訓長洲之子一於正而無

感秦儀之邪說可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初吉携李貝
瓊序

送許清夫赴桂東序

華亭許清夫起為桂東尹也來別余成均求一言以行予為之
戚焉不悅曰

聖天子以天下久苦於兵思得循吏撫而安之則其往治百里
邑宜不易也然清夫常知華陰矣華陰當潼關之險為陝右河
南要衝洪武二年始入版圖時國家命將出定巴蜀供億既繁
器械芻糧之輸於軍者日夜相繼而車牛取具邑之四驛至越
境不得易者其民益困攻竄山谷間乃度田而賦計丁而役繼
上封事疏其利病

上封事疏其利病
七嘉其請以同州朝邑助之為益選卒十傳卒十禁過賓迎勞
之賞於是上下獲安又白之府若省俾韓城白水郃陽澄城出

車以給運者篋室以庇來者而華陰得以少休也流亡四歸初
裁二百戶後至一千三百戶則撫民之道可知矣未幾以憂去
民猶歌舞其德焉今桂東為郴之屬邑其俗愿而勁其事簡而
易治苟以施之彼者施於此則無難者是余之所悅也嗚呼善
治人者猶醫之於疾也方六氣之相仇必攻以惡石毒草期於
已疾而已及夫既復則時之飲食輔其元氣而強其四支所謂
異術而同功也俗吏類不知大體以治寇治人慘急如束濕故
不得其所者衆矣清夫由儒而進其効已著於華陰必有以惠
乎桂東而邁古之循吏乎予與清夫有瓜葛敢以是勗之尚無
視為老生之常談也是為序

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皇帝定天下之初急於興學九州縣咸置弟子員使原於學官
擇經明行飭者為之師而

中京所轄九州二十四縣缺而未舉重其選也洪武六年用柳
史張度言乃以吳烈等十有九人充之若羅山縣教諭徐真卿
其一也將行且求言於余余惟詩書禮樂之教廢無以淑人心
而明王道李遠所謂事有賒而實急者是也漢承秦末暇致求
三代之法而文景復尚黃老越七十餘年而學校始興若尊師
重傳則見於明帝之時唐承隋亦苦兵爭經生學士皆散越七
年而學校復置詔明一經者上聞及太宗增廣生員遂有自觀
之盛焉五季陵遲不足言者宋太平興國間肇置四書院而已
仁宗命藩輔立學旁郡欲立者聽之繇是學偏於天下矣然漢
以文翁治蜀遣民就學以變蠻夷之陋而博士弟子之設遂遠
之諸郡宋以胡瑗教授蘇湖二州其徒見之施政者若老於吏
事後取其法行之太學皆因已著之效而知儒術之不可廢也
大朝不待授文息馬即崇教化為先務齊魯之風聲氣習無間

荒僻壤殆過於前矣大抵道之升降繫學之廢興學之廢興
關時之理亂則今日太平之原君子可不於此卜之乎真卿蚤
從陳公子山游復受業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經既明矣行既
飭矣推之以教羅山之子弟至於成就而倍

國家之選又豈非砥礪之功邪蓋見其賢於人人不久一邑也
予固以是望之洪武六年冬國子助教李貝瓊序

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

今年秋湖南李敏卿謁予成均蓋棠邑丞中卿之弟也貌甚偉
言甚文予禮之如其兄焉初予與中卿預編纂元史者五月而
中卿之學極博凡三十六年君臣行事予每咨之而中卿亦稱
予之叙事直而不詭故其論無異同史成予歸携李且三年又
徵為國子助教相望四千里外不得一見為快及見敏卿道其
出處則知老於衡山之下挹瀟瀟玩雲月固非予之所能及也

未幾敏卿授桂陽教授而歸來求一言增益其所未至予惟湖南人物過於中州而敏卿之講於家者有素矣待予之言也其抑聞李氏之先為姑臧大族唐太宗以兵取天下跋野仙與同羅錫勅應募以功賜姓蓋親之也德宗時徵仲公以明經登進士第仕至連州刺史卒子弟遂家耒陽焉及宋設科目自為編下擢於朝者非一而芮亦為安撫官至中卿兄弟則十有九世矣嗚呼公侯之貴金貂赫奕曾不一二傳而流為皁隸者何可勝數獨李氏一門之盛如此豈非積之也厚而發之也遠乎且敏卿位雖卑而道定尊視州縣簿書期會之煩亦已優矣尚推所學以淑桂陽之子弟使彬彬然有齊魯之風上副國朝建立學官之意可也枉道過家拜伯氏於堂其致予之耿耿焉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嘗洛陽賈誼為漢博士一歲中起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立漢制更秦法文帝雖謙讓未遑且議任公卿之位諸大臣忌而短之出為長沙傅夫高皇帝之有天下事多草創而一代制作不可以不定者絳灌之徒智弗及誼而帝又不能用此余深為在上者惜也今國朝假草左文方復三王之治凡誼之言於漢者不待請而皆行矣處士開先生者亦起於洛陽為國子助教嘗自比於誼人亦以誼期之時大臣無忌而短者其至公卿不難也未幾以病謁告留

京師治之六月病久不愈迺遷歸此余又為在下者惜也嗚呼山川神靈降生奇偉磊落之士古今不數人固將使之有為於時也然遇時之可為而皆不得有所為不知其為天道何如邪初余與生同在成均資其講習之益一旦離散分處不能不為

之惘惘矣矧以衰老之餘攝官承乏與四方雋秀相周旋而回
望其放於嵩印瀕穀間追逐雲月為事如誼所謂鳳凰自引而
去麒麟莫可係而羈者竊有愧焉士大夫咸賦詩以送之屬余
為之序於是乎書復繫之詩曰

同客

帝王都暫聚傷遠別人先春鴈去興豈秋尊發朝看以室雲夜
對嵩丘月龍門且復游鳳吹今已啟有使或南來題詩寄吳越
送危於懔赴安慶教授序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文定
公為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岳水之於海矣及元之方盛則有
程文憲公吳文正公而虞文靖公繼起天曆元統間其文章傳
之四方萬里歐魯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若臨川危公
太朴又登文正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游江海也文靖公序以

送之且待之以萬人之人矣及仕於朝為中書參知政事為翰
林承旨屬大兵四起天下之勢日蹙而預大政決大議中外倚
之為重其所施又有過於諸臣者豈徒文章而已哉余以時心
識其名

皇明洪武三年始識于

京師則既老矣然耳聽目明與學者商確古今終日無倦色時
余預編史事弗暇與之周旋未幾而公卒越三年復見其子於
懔粹然天球之不琢故知其有後也且將從而求公所著大篇
短章合於經世者偶觀為快而於懔又有司教安慶之命來求
一言以行故述江西人物之盛前後相望今又萃於危氏一門
如此然安慶苦於格調之餘詩書之習久廢聞於懔之至必將
仰其風流餘韻而幸子弟之有師余固無可言者嗚呼匠之制
器也圓者必從乎規方者必從乎矩故恒執規矩以求方圓而

方圓不出乎規矩焉為師者亦然而聖人之道則師之規矩也
惡可舍是而教乎異日由博士而升將見世濟其美予敢不以
文靖之待其先公者待於曩邪於是乎書

送鄭千之序

四明鄭千之之往中立也國子諸生與之游者載酒祖于江之
滸行二日抵書貝瓊曰真幸預門生之列今典教百里邑且居
國都之內可無一言贈真邪辭不獲已乃復曰蓋亦觀於水乎
海門之濤一晝夜凡再以驗天地之大信者子既得以見之矣
道出姑蘇又見震澤之蓄矣既而絕江沂淮即魚龍之鱗互鳧
鴈之飛集而其深且廣者可知彼溪澗溝澮之小朝盈夕涸不
可以投芥者奚足睹哉然猶未也水之有本而最巨者莫過於
河蓋自昆侖至積石自積石至龍門從天而落徑山破間千數
百里而巨石之所盤束梗於前而薄於後不得紆徐漫衍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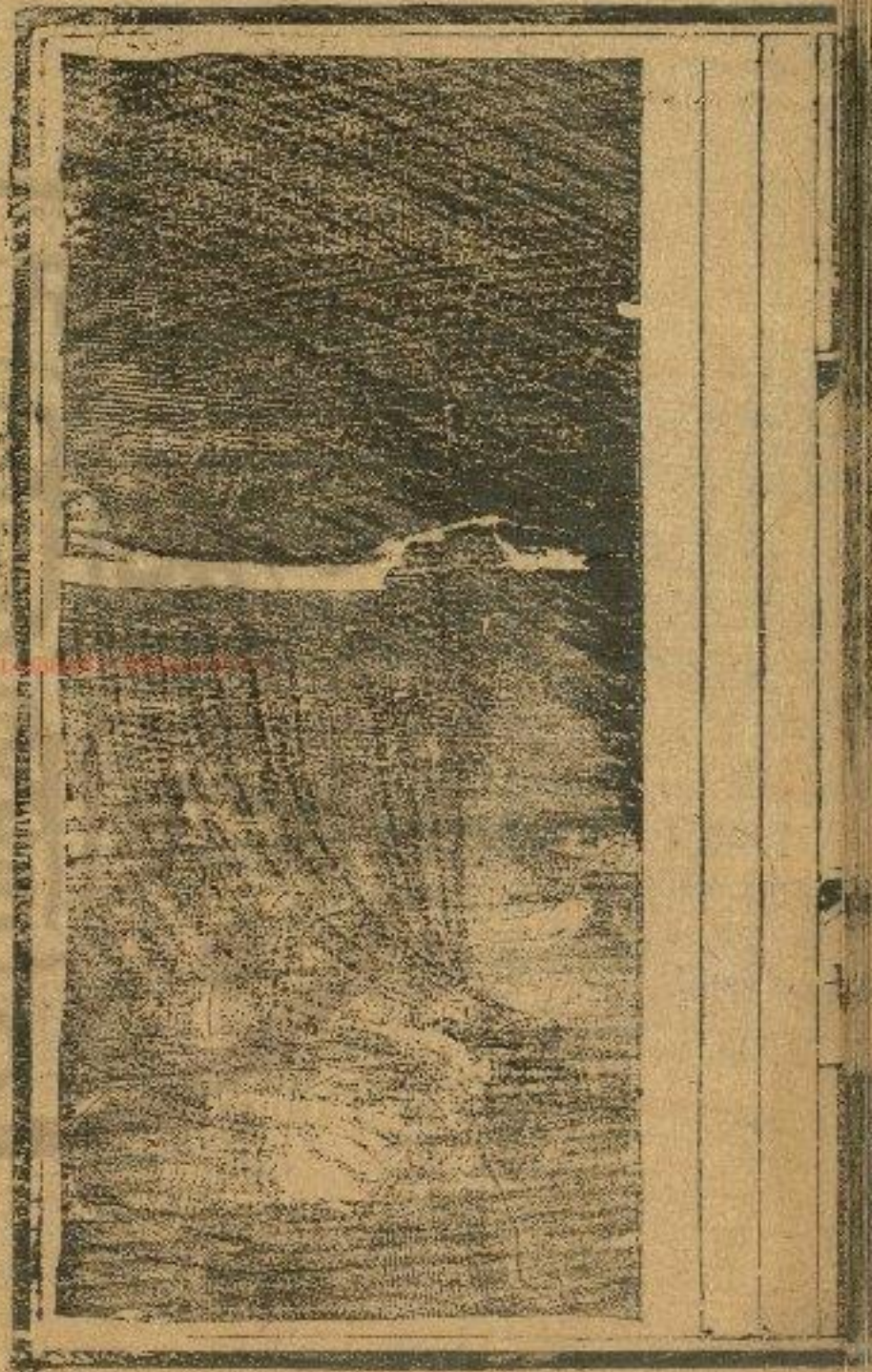
也故其暴怒喧騰非江淮眾流可敵及其山窮岸闕豁然奔放
繞華陰歷砥柱下孟津道洛汭注大伾達枯澤比折而南南折
而東一日千里夷然至大陸而趨於海矣惟其勢之悍也過之
而愈起聲之洪也撓之而益震涌若雲翻怒若雷奔觸者無不
崩而當者無不敗此河之奇觀見於龍門之阻非龍門亦無以
見河之浩浩湯湯也徒無其本而朝盈夕涸求其渙而為文盪
而為聲惡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論也若唐之韓
退之柳子厚志太白以必陵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所謂天下
之士亦皆起於兩路然頓則揭陽柳州夜郎夔子夷陵儋耳其
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是道益彰文益奇譽益崇又孰得而抗
之也由其所蓄類於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故常謂物之出於
尋常者不抑則不振不塞則不昌今日之屈後日之伸後日之
伸今日之屈此理之必然不可誣也君子於是察之而反諸身

馬牛之之試藝有司遂冠四十人之選其上春官也咸謂必顯
於時而位不稱其才能無戚戚於中邪殊不知進之之基寔在
於是此天所以成其大者使動其心志充其所未至非止於第
子師已尚益勸無怠予雖老當拭目俟之

送顏貴和序

瓊嘗論孔子在春秋時汲汲焉歷聘諸侯之國晨門荷蕢接輿
沮溺黃皆譏其不能隱而其言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至於顏子閔子學於孔子
者孔子使顏子仕顏子曰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
自樂回不願仕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曰善為我辭焉夫以孔
子之求仕如此顏閔二子之不欲仕又如此豈其道有不同而
出處特異歟孔子聖人也當周之既東急於行道二子之賢
及孔子固知時之不可仕耶如冉有季路之為矣是孔子期於

化人顏子閔子懼其制於人非以徇物為通而自污絕物為高
而自繁也今天下既一非春秋列國之比大召諸儒用之雖有
一藝不遺焉構李顏貴和者度其才不足以有為乃辭於執政
求歸養其八十之母許而遣之予知其非辟世之倫而違中害
義者也故舉聖門師弟子而論之云



送安止菴序

常安丞真定安公止菴之行也貝瓊載酒白門以送之曰何
贈我速酌而告以止之說夫疑結至堅者莫如山卑而培塿
而五嶽連峰沓嶂之環拱其體恒止而不遷也雲氣出焉草木
生焉山一於靜乎流行不滯者莫如水小而為溪為澗大而江
河衝波駭浪之起伏其體恒震而不止也坎而瀦焉魚龍宅焉
水一於動乎古之君子其止同乎山而未嘗不行其行同乎水
亦未嘗不止非有心於止也其止以時非有心於行也其行以
時孔子所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世之
拘繫一曲不明夫出處者止而不行故功不及乎物行而不止
故物或亂其心惡足以論止哉若

之託才田里且二十年日

與田夫野老為伍視一時之聲利泊如也可謂止矣既而起佐一邑之政非止而行歟亦由時而已吾無與乎其間也止固為止行亦為止此固合乎易矣子以為何如曰至矣復進而申之曰時止而止時行而行止之小者也大象之傳曰蕪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象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則父子之為父子君臣之為君臣莫不有所止聖人應萬變而不窮使天下順治者豈過於是邪必如所言不獲其身則內不知有己不見其人則外不知有人內外兩忘而止之道可得矣若知行止之在人者無六二之艮其腓六四之艮其身久而於所止尤不可不求焉尚無以為老生常談而忽之乃起而謝曰敢不以其規自勗遂書而為贈

送安上人序

雄氏西方之豪傑乎塵芥六合蓋幻人世蓋將窮神知化而

惡物之為累也嗚呼神化豈外乎哉然人之昧者恒以其所甚苦為至樂以其所甚憂為大利朝夕病於風輪火宅而莫之悟焉苟以其言覺之矣不可也彼遇堯舜禹湯文武一之以大中至正之道亦必循而後之惜其後聖人而出溺於空虛而不返視區區事業之卑文章之陋孰得以此而勝彼乎其教之行爛漫於中國又賴其徒扶樹而弘大之當南北分裂之日則有遠遊在梁鳩摩羅什在秦佛圖澄在趙考其所歸鳩摩羅什佛圖澄不過假神通以感世得其心印之正法雖立而未嘗有法相雖形而未嘗有相則達磨一人而已武帝最為好佛亦未能悟其旨方且求之文字之末跡是不合而去一葉渡江特顯其跡道固不在於是也予在雲間時嘗與學佛者極論其得失有天宰雪廬獨士神通為說張附於窮神知化之事故斥其不求諸心則去佛已遠謂之知道可乎及官

京師獲接四方有道士而百丈座元安公雪心者臨川之秀
克究心印者也游方至金陵留天界寺六年為校藏室諸品經
五千四十八卷今年冬以諸山之請歸而主其永安禪寺泐公
李潭復公見心皆贈之以言復介儒者曾公旦初求序其首蘭
遂舉所聞以質焉噫道之大未易盡也然久而不墜者亦繫乎
人余因望之雪心且感吾儒之不振也

送楊文啓序

國子生天台林伯雲來言其知先生楊文啓者隱黃岩之大
其道足以自樂泊然無以求於外桓言天下之至貴無以加吾
之所貴故不知貴之為貴天下之大利無以易吾之所利故不
知利之為利不知貴之為貴貴有尊於人者也不知利之為利
利有重於人者也吾何慕彼哉於是衣褐衣飯脫粟鼓琴而歌
先王之風衆莫知其底蘊時出游佳山水間過四明上天姥汎

鏡湖觀禹穴將終其身與流適忘返者為徒洪武七年
朝廷用薦者言徵至

京師欲命以官復辭不就迺授荊州儒學教授欣然而往幸免
生贈之言遂起而後曰予雖未識文啓蓋亦一世之高士審於
出處而不尚者又何待於贈邪抑聞天台點齋王公以正學為
東南師表而文啓獲登其門則源委又可知已雖然今
國家方興學校而典教之職甚重而不輕也橫經正席以周公
孔子之道誨荊州之子弟所以美其俗而成其才者不在茲乎
振鐸之暇瞻江漢之同流仰衡巫之聯綿而弔三國戰爭陳跡
以發之文辭其為適固不異於大閭也

送朱昭文赴碁江丞序

天下之物非一莫不因而器之故棠溪之金鑄而為兵于閭之
玉琢而為圭為璧泗濱之石錯而為磬龍門之桐削而為琴雲

慶之薛劍而爲矢據章之材伐而爲宮室舟車其取之四方者無一之棄於工焉而

國家之用入亦然閩外之寄必求山西之剽悍論道講議必求齊魯之君子守一郡長一邑必待龔黃守法之吏謀謨廟堂之上又在有莘之伊摯版築之傅說是物各成其器人各任其職豈二理哉然古今取士之途雖廣未若

天朝合而用之雖伏於窮山絕島凡攻一藝者咸獲與四科之選由是摛李朱昭文以文詞高等擢蔡江丞俾持印往撫其境而寧國汪太玄爲簿佐之且求言於予予惟蔡江爲重慶之屬邑居川江之南距府三百餘里重山環列人民鮮少舊置巡檢以守之蜀明氏以地廣置縣及附版圖因而不革然其人未洽於政化所宜宣達

聖天子德意雖在萬里之外臨發冰仁不異於中國則自昭文

始尚勉之哉故爲之序而能詩者咸繫其後云

贈醫師王德裕序

方伎之見於史者扁鵲倉公二人耳傳紀鵲受長桑君藥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切脉爲名豈不怪已哉鵲固醫之良也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不出千里而決者至衆雖古之俞跗不能過矣太史公好奇之過欲神其事故假之爲說然倉公之傳實粗於鵲然所治自齊侍御史成以下凡二十餘人皆以切脉求之而鵲於桓侯號太子望色聽聲能必其生死又可不謂之神也嗚呼二人者不可得而見矣代之爲醫者遇疾之所在不及察其陰陽誤而致夫不亦憊夫友人王景玉氏數與余言寧國王德裕之醫其驗不今年秋應

楚府紀善之辟屬有腹疾謁告三月衆醫皆視而走而德裕能

起於阡死是亦精於方伎者歟余以景王之言為信及會于成均相與上下極論黃帝岐伯之書喜其獲見於所未見其必遇異人如鶴之於長桑君倉公之於陽慶者惜予不能張之法太史公之奇也姑舉其略為贈尚從而錄其先後治病之功云

送葉孟梓秀才赴雅州叙

蜀去中國為絕遠秦始通之而劔門之險守之有餘攻之不足者也劉備嘗嘗之以抗吳魏公孫述李雄孟知祥皆乘天下亂而竊據焉光武討述四年而始平魏伐劉禪若易於光武亦出危道而僅勝之考之於史漢入成都則自高平第一屯于津鄉會于荆門入于平曲戰于廣都而將士之死者非一魏自斜谷駱谷趨漢中又自陰平達于江油而鍾會鄧艾皆不返今其兵交之蹟猶可見於千載之下也若宋洵元吾弗暇論至國朝以平吳餘力窮階號之明氏不煩一兵不遺一緘而全蜀

未歸劔門如昔亦莫得恃之為險者豈非天威所加殆過遠前代之與故既命官鎮撫其人民土地而蕃夷錯出百貨所居又設市官以征之焉路是華亭葉菴為雅州天全六番稅課司副使予以其釋書山房而有萬三千里之役經白帝泝三峽上瞿唐出龍門過石龕歷五盤鹿頭以窮巴閬之奇觀發之文辭固在此行矣雖然位卑而責至重尚慎之哉尚慎之哉

送黃孟輔序

易之為道大矣周子程子去聖人千歲之久所以發揮其奧者非秦漢士所及而朱子又擴程子未及之義而方元之繼時先師次山黃公與其兄午山先生講易於鄉會程朱而一之而中王父者又次山之弟能日記數千言講李號易之淵海獨推黃氏一門為咸延祐間午山先生與子此同登進士第秘中王亦仕至江山尉卒有子蔡克世其學尤專標著求卦定事之言凶

百不一失人咸以爲孝主不能過且譏其不習舉子業如前人趨場屋一日之利嗚呼易固主於卜筮而祐夫神也世知卜筮爲一事例於日家之小數又惡足以知易哉初某從親于江山丁元季之禍兄弟皆死于兵獨聞關千里轉客雲間洪武五年始歸石門年已五十有八而宗族凋落殆盡矣今年秋朝廷用薦者言召至

京師因過成均見予乃舉所得於先師之緒餘與之極談累日而天地無窮之理古今無窮之變莫不貫通又非區區局於卜筮可至也既而以疾求歸執政許而遣之士大夫各賦詩道其志予故序學之源委而稱其父子兄弟焉

送闕炳文歸安陽序

國子生河南闕炳文爲童子時父母先後沒殯于道次越十有九年阻兵未及附安陽之祖塋迺請大臣求歸而改葬焉大

有日助教貝瓊爲之序復繫以詩曰

昔喪亂速近俱騷然操兵起叔夜探赤白丸健者方出走父子焉能全遂令半爲鬼暴骨滿道間生當此時幸脫豺虎忠二親不及葬有淚空流泉荒阡翳荆棘魂魄驚未安飄飄

南都太學留經年安陽右太行所愁家室殘堂封已當營何日歸青山松栢久化石蕭蕭因雨寒永慚反哺烏無目視蒼天魏巍天祿閣蕩蕩金馬門敢私一身樂莫報三年思上謁二大夫詞亦何酸往來狐兔區重卜棲鳳原五月南風生獨上龍江船白雲暮悠悠送汝千里還

送魏文芳序

昔蘇文忠公與弟黃門會于彭城之逍遙堂夜忘聽雨賦詩唱和吳趨墳荒之送奏也大抵天下之情聚而樂別而悲見之朋

友且然况於兄弟之親而厚者哉余每讀其詩以為有常林之
道意能使人益重同氣之恩其視相仇相怨行之為塗人如鄭
伯者用心何如也國子生上黨魏翰在

京師二年而其兄文芳不遠數千里訪之既見之頃怡然如文
忠公兄弟之在彭城又孰知山川之阻霜露之慘乎發春當歸
且戀戀不相捨而勢有不得留也於是一時與翰游者咸嘉其
義發之詠歌復求余序其首簡嗚呼親吾所當親固本於天理
之自然有不待強而後能者亦何假余言以為勸邪特閔夫失
其本而不及是究是圖惡可不因文芳而推古人之所重也

故榮陽侯耕處士鄭公墓誌銘

洪耕處士鄭公卒無後洪武三年冬十有二月外孫王友
龍穿窬松陽旌義鄉之雲岩山陽吳工原以其配東海徐氏合
塋焉越二年壬子友龍擢進士第授池州貴池縣簿復狀其系

出行事請銘於國子助教員瑄圖饒石墓側迺次第而銘之
士諱天覺字洪耕楚之松陽人始唐鄭餘慶事德宗憲宗官至
同平章事餘慶之後有如岳家三衢昆弟五人如岳歸潛徙括
支葉益繁散居麗水松陽平昌間而松陽之族特盛在宋時師
尹克寬祖孫以明經及第克寬寔處士之從大父也魯大父素
大父其皆隱不仕父某為元某提領母劉氏生五子其長為處
士少負奇好學工詞賦宋亡遂不從進士試賦詩有金鼎無鹽
味更濃之語讀者悲之其先有銀鉛坑侵於勢家提領公弗為
理處士時年十八奮然往白之官勢家迺屈復語曰若所專者
利也吾所爭者義也今吾事已直使盡有為快曲直何遠哉割
而予之提領公沒事母劉氏益謹劉一日疾革剗服縻而進既
啖尋已人皆稱其孝至遇宗族躡威盡禮故內外無絲髮間晚
好浮屠法數會父老以講佛書為事後至元五年遇疾不治曰

吾春秋已七十三復何求邪處士身長七尺餘貌甚偉美髯過腹好善嫉惡剛而不暴初同里徐梅魁女如珪通論語孝經大義工書亦有法梅魁為擇配三十不嫁及見處士曰可矣即以妻之生子一人大女二人曰錫曰鍾鍾亦大錫適王彬宋司農唐珪曾孫也其妾周氏生二女曰鈿曰鉉鉉適葉氏徐後十年卒年八十三錫之歸于王也生文虎友龍而寡哲弟再適二子方幼皆養於母家而徐氏親誨之處士日出飲酒歸命讀出師陳情二表至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輒泣下不止嗚呼其為人如此宜其世繼繼繩繩不絕天之所施又奚相戾邪友龍欲厚其報喪求杖舥服義也銘曰

惟括之鄭繇繼始遷詭宋歷光本國而綿烈烈處士長身玉顏闕而不施豹伏鴻騫世以盈顛孰與約全得喪兩遺洎矣

故拙齋處士張公墓碣銘

洪武六年秋七月十三日華亭拙齋處士張公卒予繫官

不得奔走以撫其柩臨其窆越明年六月其子鼎走八百里見予而請曰鼎不幸失怙而痛吾父生既晦而無所見況又泯而無所述其為不孝大矣將與諸弟謀立石墓左幸銘以垂無窮嗚呼予忍銘處士邪初予年二十餘始習舉子業又登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處士不遠二百里來謁因獲叙外姻之好焉蓋予娶葛氏處士內子之姑女也處士先受易俞公在弟子中特穎悟故能盡究其理抵雖科舉已廢而講學于家者不輟予客泖南時嘗一過之以質性命之原連晝累夜劇談忘疲故知時雖否而其道未嘗否也及至正初復科舉處士累戰累比且不罪有司益發書讀之期必得而後已而病足不能行者二十餘年雲間之後秀及門者恒數百予分教泮宮時復過之以

論文章之妙而反後古今得失益知身雖病而其神未嘗病也
處士貌若玉雪可畫而有古豪俠氣急人患難家無留金有亦
不能蓄也善飲酒至百盞不醉與人交貴賤無失有一善稱之
極口有不善輒掩口而不言予與處士尤為莫逆有所蒙滯數
引物開喻為之釋然米解而性慙多忤物處士必直攻其失今
則已矣惡得不為深悼而慟邪故視鼎所叙狀不容不銘也按
處士姓張氏諱仁近字如心華亭人拙齋其號以世之皆巧而
獨病其拙也魯祖諱鈞曾祖妣余氏祖雲潭妣金氏考諱儀
字景雲妣蘇氏生二子長文甫次即處士先是景雲之弟吉甫
後許氏無子復以處士為子晚有子復命處士子之既長乃悉
以許氏田宅歸復去家上洋之莆溪因復姓焉娶俞氏易齋先
生女也有賢行生子四人升鼎節履升娶陳氏先卒新娶徐氏
節娶朱氏履娶鍾氏孫男六人淵源浩漭涓澤女一人壽奴淵

娶陳氏餘皆幼四子異室而處士住來其家至則留忽月而去
一日至鼎家而疾作遂不起享年七十鼎與諸弟奉柩葬莆溪
之東原寔是月 日也銘曰
驥日千里而蹶於垣達木不中梁與柱而棄於立枯命固繫於
天又孰智而孰愚處約而豐名與德符鶴以之西有溪曰莆玄
宅孔安庶厚其諸孤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中都葉

巢雲對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崖危乎孤鷗之託一技而雲氣出入
戶牖與野馬細縕不絕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
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
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
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蓋假也吾嘗病世
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為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
病也抑顯晦之跡既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
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厲群山
宛宛下赴鬱鬱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椽之約之如跂如窻
文牕洞開朱拱鈎連盤盤困困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中都葉

巢雲對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崖危乎孤鷗之託一技而雲氣出入
戶牖與野馬細縕不絕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
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
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
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蓋假也吾嘗病世
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為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
病也抑顯晦之跡既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
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厲群山
宛宛下赴鬱鬱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椽之約之如跂如窻
文牕洞開朱拱鈎連盤盤困困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

不火冬熾無冰夏寒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揚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溪之田以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覆茨之為貴也吾惡為戲曰下隰高原我圃我樊葦石其間可游可觀鑿而成窪壘而成冢錯落星布嵌岩雲滂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橫駭而踴神侔擊華執方幽隴境與心謀物以機動異卉駢生竦竦上竦回颺激芳紅裹翠涌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金谷多虛而二十四友為禽宜來者之所戒復忍襲其轍乎曰高臺九層上初星辰俯見百里極平八垠洞庭為池浩浩云霓往來候鷹千石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宣其雍以泄其煩朝挹羲和夕賓結隣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氣稷察其豐凶若章華姑蘇酒勞民為之而勢危累基者君子不予也矧其下者罄千金以奉一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促絃張乍抑乍揚移

宮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鸞停鷓翔揚蛾聯娟吐氣蘭芳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絕纓繼懼炳燭傳觴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吾自兵之越自越之楚而息於此耳莊生之天籟發蘇門之嘯歌顧不愈乎世俗之好以喪吾真邪曰結友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過氣熾意必以事佔畢擊丸六簿遨遊狹邪宿留平樂百金一擲害鮮野酌杯觀五湖埵視四嶽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鄙哉貴游子第席安樂之寵矜其驕豪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久而墮於一旦不亦悲夫曰入黃閣趨紫垣理萬民總百官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戟堂垂曲旃魚鑰初啓鶴蓋雲團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祿周三族國延子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對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絜知校能奚翅鸞鷟之相萬又可以妄顛之邪苟居其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雲卷舒一

整一丘擲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幾於縈身亂倫之流歟對曰生
觀於彼而不覩乎此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為物囿於
天地而有時不足圍也蔽於山澤而有時不足藏也汎溢如清
淘乎其不可排也回旋如雪浪乎其不可執也蔽乎內外為吾
之藩籬也彌乎六合為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狎
而昵吾之友也茫茫然莫知其所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
是拉弘景括太白小走盧單少室逍遙倘佯以永朝夕視彼壯
麗之居非吾之所安開曠之困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
聲伎非吾之所感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
其寂寂也東吳生恍焉若失迺為之歎曰吾子可謂不屈於天
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惡觀物之過乎前
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錄其對

歲六說

秦府奉祠天台王文中題其室曰歲六客位而問之曰抑聞
方之有玄夫乎玄夫亦准絕江造龍伯於珠宮龍伯見之甚悅
遂引之同載逍遙蓬萊之墟因語曰若雖身被重鎧其中實怯
蹢躅而行不能與尋尺波濤而與蛙黽錯居何其志之卑而行
之汙也吾常乘雲往來挾雷雨騁天衢呼吸之間平陸成浸豈
不壯哉始居龍門積石幽絕險阻以為弗稱徙之洞庭又以洞
庭為隘徙之大瀛海在滄縣神州之外三韓以東百越以南廣
袤三萬里皆吾藪也若一觀而願之乎玄夫仲而嘆俯而謝曰
吾安敢同於伯邪或小或大乍顯乍晦上極無窮旁周八荒所
以佐造化澤萬物此神而不物者吾猶不離乎物也安敢同邪
然吾之先當神禹時獻書於洛之內禹取之則為九疇以傳萬
世循之則治易之則亂又九江之族能逆未至定吉凶三王以
來俾守宗桃世掌其職其後有為清江使止於豫且遂見夔宋

元王以求脫元王信衛平讒不遣卒為所刺至今為大恥吾德
吾祖故逃之無人之境或伏千仞崖下或游泥塗之中存一氣
出入息之間久亦不死且至千歲固未嘗有求於人人亦不吾
求也無幾免矣龍伯曰不然翼者能飛足者能馳喙者能鳴角
者能齧若所言必當所戰必克苟見辱於文牀孰與為國大寶
光復前業何為齷齪如此玄夫蹙然而却曰斯言過矣為國大
寶適喪吾寶也使喪吾寶又何可寶邪抑又聞古有秦龍氏有
按龍氏龍非人之所能測亦非人之所能制也以其有欲遂得
飲食之吾按龍之大欲為劉累之秦且擾反教吾出而為寶昌
若逃崖下遊泥塗默焉而不言伏焉而不敢以全其天故曰深
藏若虛龍伯曰嘻智士也可謂善於謀已者也世之銜智而辨
禍者多矣幸聞其言蓋以玄夫為法宋蘇文忠公涉歷患難之
餘故有隱若龜藏六之語豈悼所行之非而始悔於後歟客母

淮也因紀其說

神監說

市有瞽者河南董敬精術數人從而質其禍福者滿戶遂以神
監為號眾亦信之無疑或曰人之神寓於目惡有離目而神哉
是又瞽之甚矣迺為之解曰梏於形者目瞽而神從之妙乎物
者神存而廢目可也且目能監物不能不藏於物察乎小而不
周乎大明乎近而不通乎遠惟神則無不照焉故莫得而蔽之
者此人之所以聖也又奚待於物邪是知神之所監奚翹目之
所監目之所監監於有也神之所監監於無也有者天下之所
同見而無者非天下之所同見也見天下之同見者不足以為
明况一蔽於物則吾之目已死矣能見天下之所不見然後為
至也嗚呼神豈易言乎今敬必掖之而舉足終日若處暗室中
天地吾不知其廣也日月吾不知其明也大山吾不知其高也

王雪吾不知其白也南威白台吾不知其姣也由弗善於監也而洞究四聖人書以人生年月日時手布策術先後天之數凡大官小吏或通或塞或壽或夭極論於未至之前而悉徵於歲月之後非神之通於造化者乎然敬豈靈於通塞壽夭為神也神固在於一而不戾乎數也噫瞽而至明雖不見其所同見而見天下之所不見如此彼有目而昧於見者何其多也吾因之而有感焉故書以贈之

敬說

抑嘗觀夫操舟者乎其器既備其工既習以運萬斛之舟濟天下之險若可恃也而有不可恃者焉蓋險不在於險畏險之匿於無形也沂洞庭上三峽出龍門過灤瀕卒遇洪濤震蕩日晦無光又東於亂石利伴白刃苟失毫釐輒從而溺於是志必壹力必齊復號呼神明以求其庇幸而獲所止薄焉則椎牲醴酒

更賀大嘯以為晚命於沉冢之鬼已然其所以能濟者知險之當戒雖洞庭之廣三峽之怒龍門之峻灤瀕之深若履閭閻之近歟及其既出而放乎平波細流天風不作可以一日千里矣待夫善操者而後能也或覆而不救肉糜龜鬻魚啗者器非不備也工非不習也病於玩肆縱使不知遇險於至安也使如向之所經寧乎若險之在前而無時不戒焉又焉及於是哉由是觀之敬與息之分而得失之形如此天下莫不知之矣惟人之常情慎於險阻不通之際而忘於尋常無事之時明於憂患困憊之中而昧於得志安樂之日故無以善始而善終者非止一事而已此予歷考古今而深悼之也四明胡莊字敬德求予說至六七而不勸夫敬者德之聚求諸經可見乎何說以復吾子也嗟乎事無巨細一以敬為主不徒謹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其有不濟者乎敬德在刑曹三年為大學典膳二年日觀禮儀之

講法度之施敬可知矣尚毋蹈操舟之過吾知其處高位享厚祿無疑也其勛之哉

說玉贈樂君王

論天下之物莫上於玉衆皆知而好之而聖人亦不廢也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苟有其一莫不以為異矧兼衆美如此而魏文帝區區以色差上下惡知玉哉古者朝聘用玉祭祀用玉至於無故玉不去身使白如截肪黃如蒸栗而其德不足稱且同乎珞珞之石棄於抵鵠而已君子奚取哉文帝於王益有所未盡也然予又有說焉仁也智也義也禮也樂也忠信也皆德之在我廓之而配天地者所以可尊可貴也豈玉之一物所

能比而同之邪玉倍是德故貴於天下之物人或病焉仁弗類溫潤而澤也知弗類縝密以栗也義弗類廉而不剌也禮弗類如璫也樂弗類其聲也忠弗類瑕瑜不掩也信弗類孚尹也惡得為君子則可尊可貴者在玉而我枵然不及一物已其天之鍾於人者盡而不足抑物之無知而全其質人或效於外而不能全也乎嗚呼彼產於荒遠之地深山亂石之中駸而弗章闕而弗發而黃金十城之賈定於未遇之先知絕倫技類之亦為人所求者殆過縣黎結綠矣徒知好玉而不知自反孰非感歎余觀孔子之言竊衍其義以自厲臨淮知縣事樂侯君王粹然玉也插于紫垣烏府無施而不可也洪武八年春秩終朝京師考其績為諸邑最上復命還撫其邑人遠近悅之余辱與之交廼書此為侯厲庶知已至而愈不至其進何可量哉

黃國華字叔文處州麗水人性方嚴好禮終日衣冠危坐而施舍無倦宗族賴焉歲歉必賤直糶粟以活民或大雪有不舉火者輒遺之里中爭者多從直其辭宋德祐間惡少年群聚為盜包氏族最強號包家洞林某能搏虎號林大將劫掠旁郡吏莫能制惟憚叔文不犯境一日殺牲盟里橋圖為變叔文適過之衆驚散曰長者得無聞之乎叔文知之亟召與飲喻以禍福因出金帛千錠曰汝以貧為不義以此助汝衆毋弟敢取而去迺追與之元兵下處州諸為暴者率改行老于田里歲時相率詣門羅拜曰尚非長者吾屬且盡夷寧復有今日邪所居之地曰弱溪初大家右族爭辟患其中重貨山積及聞兵猝至委之而去居人欲乘時略所有叔文叱止之命左右收貯一室事定召其主悉歸無遺有何通判者其裝無算子孫至今猶德之數與

道其事後年八十六終

貝先生曰昔余預編元史凡朝廷大臣下至巖穴隱逸無不備錄為傳一言一行雖小必見若叔文者仁以周約義以阜暴方亂離中屹然為一境所恃豈不足方古之王彥方乎時有司弗能訪其事上之使紀載有關惜哉後七年其五世孫

夢池權

秦府紀善見余成均言其始末故私筆于冊庶備異時太史氏采擇云

怡怡堂銘

廬陵郭惟琛氏唐汾陽忠武王後也與其弟獻琛同居共事和奏頃筑名其堂曰怡怡乃為之銘曰

翼翼高堂兄弟居之兄弟孔空穆乎春熙有酒在壺有琴可鼓靡朝靡夕唱余和汝惟花有附鮮鮮敷榮其俯若覆其仰若承

惟木朽技齟齬之布或而碎或拱而附我有兄弟寔類於斯
我奚弗如威彼無知弗恭謹兄弟念厥父俾親作仇曷異對虎
嗟郭琛氏忠武之孫上下怡怡餘慶猶存勿問於外勿惑於內
彼之聰謹德由而敗我作銘詩匪夸以言爰繼鵠鶴薄者宜敦
吾友會稽樓文淵常持誠敬謹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
謙謹所以施之事也因作箴以貽之

右誠箴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沒鏃飲羽金石之堅惟誠
可通則乎有知何遠弗從於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化嗟時益
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不欺苟內外如一吾又
何為

知伯五賢寔禍之基藍臺一會錢康子而侮段規卒為韓魏禽
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為主苟忽乎秋毫所喪奚補亦
有莫缺夫婦如賓遂舉於隴畝以佐晉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大
出一以勉哉無懈

右敬箴

凌人者恒為人尤下人者恒寡吾仇故善有不可爭勞有不可
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悅噫盈必招損惟卑益尊大易
之言守而勿護

右謹箴

陟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銜轡遵其軌轍既及乎坦途乃騁而
馳車備馬驚吾傷亦宜嗚呼禍坦伏於至微必致謹其所事匪
險之為虞無虞吾焉可恃爰作斯箴未為人規式戒其怠長樂
公是師

右謹箴

跋陳白雲家乘後

漢王恢議擊匈奴韓安國謂不如和親便時附安國者衆帝遂從之宋紹興間秦檜議與金平而胡銓上疏請擊之後敷文閣直學士陳憲亦公良翰懇懇論其失策以漢之強而言擊者不便以宋之弱而言和者為失余切感焉蓋匈奴之為邊患久矣高皇帝嘗困於平城終不與較至武帝慨然有開拓四夷之志遂與之絕中國之民始騷然不得休息矣安國之議豈不以固本為事而合王道之正哉若契丹之於宋造其國虜其主以肆虎狼之毒神人共憤非若匈奴之寇掠而已也為人臣者當練卒選將誓雪大恥以慰天下不得偷生於朝夕也銓良翰之議為得春秋之義矣故漢用兵而海內凋耗幾至發危土和者豈不喻於貪功之算乎宋既和好納幣徒下穹廬之拜而帝之梓宮不返疆土日削委靡不振遂訖於亡則檜之賣國事雖人類咸為禽獸可勝誅邪嗚呼明銓欲斬檜既斥於前而良翰劾

湯思退等復不容於後子故以為宋之人物殆過於漢特屈於大奸而智略不伸耳朱子狀其行而極稱之公論之不可泯如此及來

中都識其五世孫公完一日抱家乘見子求志於後因得以論之云公完兄弟八人以先府君命舉命後同里之王氏且不忘所出而詳其世次藏之於家以示子孫其賢於人何如邪君子於此尚有所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書理齋卷後

百年之木震於雷霆厄於霜雪而盤根錯節狀若龍虎宜不易
攻也必有理焉苟得其理則斷之劑之剡之剡之剛者失其剛
堅者失其堅或者弗察縱橫而欲以力勝焉至缺折其器而終
亦不能克也由是觀之天下之事未有出於理之外者矣待私
見妄為反其所當然而強其所不順也哉大抵因於天者易出
於人者難為其易者成事其難者敝桀倚代之曲士魯弗若梓
人之智也余方嗜此而

燕府長史理齋朱公其能以是為的乎公之為人自少至老得
喪一致平居無事則取中庸大易二書讀之恒語學者吾無大
過人者惟一主於誠而已非所造之精而能之乎初公以事至
崇德余嘗遇之於途及余為國子助教始獲數見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書理齋卷後

百年之木震於雷霆厄於霜雪而盤根錯節狀若龍虎宜不易
攻也必有理焉苟得其理則斷之劑之剡之剛者失其剛
堅者失其堅或者弗察縱橫而欲以力勝焉至缺折其器而終
亦不能克也由是觀之天下之事未有出於理之外者矣待私
見妄為反其所當然而強其所不順也哉大抵因於天者易出
於人者難為其易者成事其難者敝桀倚代之曲士魯弗若梓
人之智也余方嗜此而

燕府長史理齋朱公其能以是為的乎公之為人自少至老得
喪一致平居無事則取中庸大易二書讀之恒語學者吾無大
過人者惟一主於誠而已非所造之精而能之乎初公以事至
崇德余嘗遇之於途及余為國子助教始獲數見之

京師則相距已四年矣今年公扈從

親王度江而余亦分教中都生相與盍簪累日且八年之中所與游者十無一二惟公歸然獨有充足感者一日持卷求理齋之說故舉其所見如此嗚呼是理也塞天地亘古今泥物而求之不知先乎物也舍事而言之不知貫乎事也余特以一端論之若夫極其無形以合中庸大易者亦無假於余言也尚從公而質之

書九歌圖後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易周克復者越二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掖之而從以玉女一舉旄一執策東皇太乙也其次冠服如太乙有牛首人身者執大霧飛揚嗷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美而后飾飄飄若驚鴻欲翔而衝波相蕩石上江竹班班者湘君

其後風裳月佩貌甚閒雅嚴乎若思者湘夫人也一曳髯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雅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趨子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表甲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龜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鐵大松偃蹇成皆裂成鱗甲一袒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木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冢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恠可怖者有創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寶之不翅金玉而先左丞玉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于各圖之後可謂二絕已間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荆楚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

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太乙為天之貴神司命為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為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僭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為君謂之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民神雜糅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闕致意深矣又豈惑於荒唐如人人之徼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說者未之能察朱子為辭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湘也壹鬱無勞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憤今叔厚又即其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且懼不能不朽腐磨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

志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忘之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夏五月
携李貝瓊序擊以歌曰

紫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旁道存無為樂且康豈隘
忽周八荒鬼蹇大齋蛟螭黃上台司命中文昌斟酌元氣調陰
陽福我以德屈必殃下招帝子隔瀟湘蒼梧九點山蒼蒼跼烏
三足升扶桑天門洞開夜已明神人瞠目鬚髯張長弓白羽射
天狼水仙胡為宅龍堂九河既阻不可方鼉鼉出沒波湯湯山
中之人白日藏天陰雨濕啼幽篁兜鍪戰士身盡創魂魄欲歸
道路長吹簫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棗神來不來何渺茫

跋紅煙楊氏家乘後

士知重其宗者必有譜而屬之遠近咸得通而維之其廢也恒
由子孫日降而卑遂至忘其所出無足恠者問有脩之散佚之
餘近及三四世而止或五六世而止彼崛起閭閻間者又遠求

往古不別其類而強附之豈非誣且僭乎隋之苗裔有越彩
揚氏上攷文帝之前下推榮王之後凡若干世錄其可知而缺
其不可知者既不失於忘亦不失於誣且僭矣楊太史既為之
序因書其後云

跋堅白先生傳後

右堅白先生傳番禺周公伯溫所自作而其高風峻節略見之
於此蓋公博學工文尤善篆隸初入太學月試季考恒出諸生
上以蔭授南海簿四轉至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升崇文
監丞出僉廣東福建二道廉訪司事尋除翰林待制崇文少監
又陞翰林直學士轉兵部侍郎至二十一年除監察御史扈駕
濼陽二年多所建白聲名益起再除崇文大監以母憂去官起
復為江東道廉訪司使歷兵部尚書由兵部為浙西道廉訪司
使十七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時淮寇張士誠轉掠江南遂

據姑蘇其勢尤盛累征不下公單騎而往直抵城中喻以逆順
禍福士誠大悟即稱臣入貢繼除太常禮儀院同知未上改江
湖行省左丞又改南臺侍御遂升中丞而年已七十矣以榮祿
大夫集賢院大學士致仕公始與宣城貢公泰甫同時而才名
亦相伯仲自元有天下南士之居臺諫者實譏二公始海內翕
然望其有為而二公亦以正君自任特遭時之變不得究其所
施使前十年用之則其事業章章又何如哉伏觀辭翰歎息久
之謹識于後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云

中星解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
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
互見之說諸家無以易之蓋南言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
虎北為玄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玄武

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
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夫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
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
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
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
宿之虛宿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
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
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
以弧近并建星近斗并斗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
則知堯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
作訛成易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
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望
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知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

乃曰 郊野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考之

洛辨

余讀洛誥周公獻卜之辭曰余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
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
陳氏釋之曰卜乃召公而周公曰我卜者召公之卜即周公之
卜也學者皆喜其說遂至舍經用注以為周公未嘗再卜也何
其惑歟按召誥召公三月戊申卜宅乙卯周公至洛蘇氏曰是
日再卜其言是矣蓋作邑大事也所當詳考夫天而定鼎土中
豈以召公既卜而遂不卜乎且召公卜以戊申周公卜以乙卯
相距七日惡有周公不卜而言我卜以欺其君哉忽大事而欺
其君吾知聖人決不如是也由是觀之謂二公之心既一故二
公之卜亦一則可謂二公不卜而遂用其卜則不可陳氏務為
好奇之論不知何以必其不再卜邪其誤學者深矣或曰董鼎

集諸家之說以附蔡傳必以陳氏合於經而取之曰鼎於蘇氏
陳氏二家無所折衷前錄其再卜之說後錄其不卜之說以待
學者審而擇之今當直據經文豈不白乎而二家之異同不必
論者然蘇氏猶本之洛誥直而不誣陳氏則曲而費辭矣使主
陳氏而斥蘇氏豈其喪心瞽目而弗之察歟大抵陳氏於書固
多乖戾而此章雖非大義所關亦不可不辨

學校論

學校合子弟而教之折其氣而約於禮收其心而進於道剛者
矯而美邪者正而中純者攻而銳昏者發而明慳者變而通入
焉有孝之行出焉有忠信之言豈非由於教而然邪然所以教
人者非強之以其所無也因其性而為教也性之出於天者本
一則無不可學而至惡有過不及之相遠苟棄而不教則剛
也柔也鈍也昏也慳也固於氣質之偏一定而不移也此聖人

之所深憂而學校之設其亦有所不能已豈非為政之急事
乎故天子之都則有辟雍諸侯之國則有泮宮下至一鄉一
里莫不有序序之制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其導之也有方其選
之也有序可謂至精至密矣漢之學校興於孝武唐之學校盛
於太宗雖未及乎三代而一時之效有可論者柰何後世視為
弁髦勢恒屈於有司遂岐政教為二人人才風俗益不逮古嗚呼
制乎外曷若全乎內治其末曷若求其本而有國者或末之思
歟洪惟

國朝混一之初首及學校府置教授弟子四十員縣置教諭第
子二十員兩京之地則立國子學有官有師教之既勤稟之既
豐將陶一世之人復於虞夏商周之盛非徒苟且以徇名也然
或懼而不樂何邪蓋天下兵爭久矣禮樂廢而弗講中原數千
里無弦歌聲而耳目濡染不過操弓矢事鋤耰而已夫安肆放

逸之餘一旦束之使誦詩讀書往來有禁出入有時此仁之以為禍之勸之以為強之亦其情也雖然吾既因其性而為教諄之於水導之則行不患其塞而為害疏之則下不憂其激而反流亦惟寬以俟其成和以使之復耳而復誘其動以懲其怠進其能以恥其愚則皆奮然用力而不懈矣抑聞之子弟之趨向在於師師不尊則教不行教不行則道不明必擇博學縉脩之士以為儀表焉余承乏助教五年睹其得失故為說以責其下而重於得師如此作而新之正在於今日

與楊秉哲書

奉書秉哲錄事坐右相去只尺久病不得數見前幸火間輒造幕府獲觀史約序文甚奇義甚正方厭今人之文腐然無足觀者忽遇班固馬遷之在前如寐而覺如醒而醒何其快也

直書而已司馬文正公約舊史之文作通鑑一書而其義則大正於朱子之綱目焉上下數千年間未嘗不為之歎曰周之有秦漢之有魏晉之有宋周之有隋唐之有梁何前後之相襲同一轍也且彼不顧而為之者莫不以為歷數之當然所賴秉筆君子明大義於後世使監者知力可逞於一時而不容於百代如此苟曲筆以徇其所為亦豈畏之而然邪將為當然而然也考之朱全忠事至今五尺童子皆知為唐之大盜甚於漢之曹操操不怠於受漢禪全忠敢於受唐禪朱子書曰梁王朱全忠更名見稱皇帝猶書魏王曹丕稱皇帝之例惡之已甚斥之已明而與上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下書漢中王即皇帝位者萬萬不同矣且當是時王建稱帝於蜀契丹稱帝於幽州王延鈞稱帝於閩紛紛僭竊朱子皆存而書之書見稱皇帝以見朱氏之篡唐書閩蜀稱帝以見四方之幅裂其傷中國之無主為何

如也若其細注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與後注蜀高祖王
建武成元年亦同終晃之弒至後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温及友
貞為庶人脩錄而不叙著其始終之實如此今因通鑑之疵并
責朱子失予奪之權衡則過矣宜更裁之矧將發乎前而傳于
後不可有一毫之戾者敢進其替說病愈當與商榷之

鑄鐘祝文

曰惟

皇帝受命于天既廣幅員乃建中訖地大物殷鼓鐘之設政令
攸存必審其音匪華以文警彼遐邇以覺其昏範金在冶功同
大鈞爰告明神歷千萬春敢告

畚陳恭

友人陳恭告余曰吳門金生以聲年纔二十有四而穎悟絕人
過人輒舉濂洛之學衆皆非之甚者怒而訶之而先生獨與之

者何也余曰余之所與者與其能舉濂洛之學也彼非之訶之
者恥其不知而忌人之知也嗚呼欲求聖人之道者必自濂洛
始然在當時有斥程子偏而不正者有斥朱子迂而不通者使
二子生於今亦必非之訶之矧於生邪生之言固衆人之所驚
而恠矣衆人之所驚而恠由其不知也君子篤於求道奚人言
之恠乎生之至否余固不可必而獨與其能舉濂洛之學耳毋
多疑

清江月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蘆軒記

天台李廷鉉之請穎上也曰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復題之曰蘆軒客有過而詰之者則曰吾所居無嘉木異卉出門四顧際天連海悉彌亘以蘆而不可限也故以名吾室客又何怪乎客曰嘻江圖紀蘆洲至樊口三十里大抵綠江之地宜蘆未聞穎產之饒也且河南諸郡素稱汝陰而西湖在其境內宋歐陽文忠公誠樂其勝槩即老于穎而不復時蘇黃門嘗從公游銀缸畫燭之詩至于今人能誦之則當時人物富庶甲第相望連檣巨艦與波上下者槩可想已今既列于兵千里蕭條一蘆洲而已欲求如公擅西湖之風月惡乎而可邪嗚呼東西都之壯麗計相萬於穎也黠淵丹水奄為狐兔之區而金城五千步與連昌繡嶺之相蔽虧亦墜而不存此古今盛衰之變奚獨興歎於

清江月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蘆軒記

天台李廷鉉之請穎上也曰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復題之曰蘆軒客有過而詰之者則曰吾所居無嘉木異卉出門四顧際天連海悉彌亘以蘆而不可限也故以名吾室客又何怪乎客曰嘻江圖紀蘆洲至樊口三十里大抵綠江之地宜蘆未聞穎產之饒也且河南諸郡素稱汝陰而西湖在其境內宋歐陽文忠公誠樂其勝槩即老于穎而不復時蘇黃門嘗從公游銀缸畫燭之詩至于今人能誦之則當時人物富庶甲第相望連檣巨艦與波上下者槩可想已今既列于兵千里蕭條一蘆洲而已欲求如公擅西湖之風月惡乎而可邪嗚呼東西都之壯麗計相萬於穎也黠淵丹水奄為狐兔之區而金城五千步與連昌繡嶺之相蔽虧亦墮而不存此古今盛衰之變奚獨興歎於

穎之蘆也哉然蘆為物之微者赫之而不惜伐之而不禁使有
嘉木異卉如向之可玩又孰取之表其陋乎其取之者以時之
所見持此耳抑觀夫既苞既體至霜乾雨折之然散花如雪陣
紛糝交錯沙鷗落鴈莫辨其所止固有無窮秋思不翅在瀟湘
洞庭間也視彼爭榮於春騰芳交蔭曾不及乎一瞬何以過吾
之所謂蘆歟廷鉉必有得諸心矣因以其說來告余深善客之
知道遂書以為蘆軒記

東軒記

淮之南居人咸築土為垣覆茨為屋無高覺巨棟丹漆煦壁之
飾非惟凋察而然蓋其風土俗尚猶古也方文敏者作東軒於
所居之偏亦未始求侈於人客至輒席其中行酒賦詩連書累
夜至忘羈旅憂間嘗求記於余余觀一時鴻生碩士之所述發
其義者殆無餘蘊矣然方氏趣大姓之在元季時有捍海功優

以名爵一門金紫氣焰赫然文敏在群從兄弟中謙冲自處
不矜之

國朝草命從諸豪於濠上遂由海濱來受一壘之地即其所名
蓋求趣之所在乎嘗讀陶靖節詩有嘯傲東軒復得此生之語
竊為之嘆曰江左人物其能知道而超然物外者靖節一人而
已夫治百里邑固愈乎南村之宅食五斗固愈乎溪下之田顧
東帶之煩甘心荷鋤至乞食至止酒初無一毫怵於中者豈不
以得此生為至樂邪苟以得此生為至樂孰可以易吾東軒之
所處哉由是夷攷晉宋諸臣度江之初王導庾亮以區區一方
經緯天下未暇論也謝安夷大難樹大功而讒毀隨之殷浩卒
廢而書空又能十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乎其於生已病矣
劉穆之佐武帝崛起於後任兼內外不足論也王弘欲辟盈居
損何尚之既老復起用智將迎烏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

高乎其於生亦病矣今文敏去富貴而安貧賤樂焉而將疲焉而休外無所求內無所尤可謂獲全吾天於干戈格鬪之餘且將靖節於千載視冒進不已之徒違已從人汲汲營營以至於敗而後止者相去何如也予故推而為之說如此異時尚當徑造東軒迎海月之宵升覽雲霞之朝鮮酒酣興發援筆為賦云

薦福草堂記

具門秦彥昭氏既葬其親郡西十五里之薦福山又築室以奉其主而題之曰薦福草堂因其地也間求記於余乃為之歎曰自中古以來人之死者有墓以藏其體魄固異乎不葬者矣然數十年後草樹已深蛇虺之所蟠狐兔之所殘或忽然莫之一顧則亦委之鬼而已夫孝子仁人有所不忍於其親而忍委之塚可乎於是建祠其旁四時朝暮謹而守之庶幾慰夫冥

豈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乎其於古制合否弗暇論也且薦福之在姑蘇尤特奇峭狀類虎踞一名踞湖山五代時錢氏有國嘗建薦福寺於上中有五塢宋皇祐間節度推官馬雲求其林壑之美因別以名曰芳塢曰飛泉曰脩竹曰丹霞曰白雲歷今五百年而絕境猶可想見於寒烟白草之外也彥昭用陰陽家言得其葬地遂剪荆棘而立棟宇其南則上方穹窿其西則為天平又西則天地環拱旋顧如戟列屏峙而穹窿之南則太湖三萬六千頃皆在指顧之中是知薦福盡姑蘇之形勝草堂復據茲山之勝矣雖廢興之跡相尋於無窮此理數之當然吾能有之一時之境因人而益勝焉初秦氏之先居淮東之高郵業醫非一世矣後徙於蘇而彥昭之先君子明德處士尤深於黃帝雷公問答之書參以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論切脉用藥徃徃起人於死而多不責其報由是蘇人之有疾

者成走其門而謁之處士不以貧富貴賤悉應其求可謂樹德
於無窮者至彥昭克守其業弗墜秦氏之名由是益大遠
國朝平吳遷民五百家於臨濠而彥昭亦與焉時處士已沒越
七年始克歸葬斯堂之作可見悽愴怵惕之心不待春兩秋霜
之降而發已故不辭而記之俾刻諸石以示來者尚嗣之而弗
忽可

否田記

吳門陳敬夫客隱濠泗間闢室若干楹廣不踰尋丈深與之等
中可坐客五六人予嘗造焉因觴其所而請名於予按臨濠古
鍾離國而晉董奉嘗居之奉有神仙術托於醫以治人病不責
其報惟令種杏一株及成林又令以穀一器易食之而積穀
施貧無食者今敬夫蓄善樂應人之求和亦有奉之風乎請以
否田名之然不謂之林而謂之田者蓋祖於李長庚之詩余固

有其說矣凡人所以為養者莫過於田上者畝一鐘此秦陽
遂雄蓋一州而火耕水耨終歲不得休其為勞苦何如也使不
業田而有其地利者惟醫近之醫必宗於奉故目否為田奚不
可也嗚呼奉之為神仙若淪於荒唐詭誕儒者所不取而特取
其有及人之仁焉夫享厚祿柄大權視人之轉徙備舉不翅秦
越人之不相恤區區窮山絕谷之士無民社之責乃能恤人之
顛死不救而有術以濟之全而活者不知其幾千百矣可謂失
之此而得之彼宜其沒已久而人猶稱之也世之庸醫又特假
其名而漁利一時曰吾奉也人亦信其皆奉也烏有奉之治人
且不有其利也哉敬夫雖無神仙之術如奉疾病者仰其藥而
不夫其天年則其施也博與奉之否何異邪德之所積殆不可
以町畦而有杏田之實奉不足以專美於前矣是為記復繫之
以詩詩曰

田彼夕陽時耕時藝庶竭吾力以私其利猗與董奉樹杏千
株地無肥硯有花紛敷既花而實又易以穀猛虎守之盜者
斯逐唯敬夫氏蓄藥滿家烏喙昌陽空青丹砂取直孔廉厥
施孔博何殊杏田不稼而穫我作我詩爰揭座隅益封殖之
孰匪蓄畬

四清堂記

鳳陽單公寧山之居

京師也築室若干楹既次而墁中寘竹床一楮帷蒔枕以時沐
息焉蓋豐而能約約而能安者合而名之曰四清見於鴻生碩
士之詠歌亦既富矣復徵記於貝瓊至於三四而不倦瓊因論元
之季華靡無節而在位貪墨民窮怨積胥起為仇訖亡天下當
是時人主非不圖治中外之臣苟有一節之清者旌而厲之使
皆有所勸而守令得以貨之邊將得以貨之六察得以貨之宰

相任天下之重者得以貨之苞苴盛行曲直弗當法從而敗埋
從而墮矣彼且為虎狼為豺河累貲鉅萬猶不饜其求孰計國
家之安危也哉公自少砥礪名節為郡功曹人莫敢干以私可
謂絕無而僅有已遭時之變嘗率鄉兵保境濠泗之間衆恃以
安及歸

皇明遂見知於

上為按察使歷工部兵部尚書位尊而祿厚被服必錦繡也玩
好必珠玉也娛樂必聲伎婦女也有不足恠者乃斥而不近而
以四清為尚等於儒者信其中無一物之累介然表乎波流風
靡之餘者歟昔齊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以為儉漢公孫弘
脫粟布被而汲黯以為詐夫弘之曲學阿世其偽可知而晏子
雖不合於禮抑亦病其奢而矯之者或者猶稱其為知禮也若
公之四清故近於晏之儉的非公孫之詐矣區區舉物為言而

不求其心又惡知所存有大於是者向使人人為其所為則身
名俱榮以及於後世何其愚闇不知如此而公所以獨高也故
樂道其善而書之覽者尚懲彼之失而監此為法云

惜陰軒記

會稽翁昌齡氏寓金陵之青溪性不悅於紛華益窮六籍之說
顏其室曰惜陰其言以為禹惜寸陰而陶士行謂衆人當惜分
陰禹勤於治士行勤於事吾取以為法云乃馳書三百里求余
為之記然余之荒落尚可以言此乎辭弗獲則復之曰日之經
天而西也分積而寸寸積而尋丈以周所歷之度疑若可久矣
方出為旦而夕已及之既進為暑而寒復襲之射之發而不返
丸之轉而下走曷足以喻其疾邪君子苦其學之難成而懼其
時之易失必務於勤如禹如士行可也傳曰學如不及猶恐失
之孔子聖人也好古敏以求之顏子學聖人者也評之而不

湖以閤勞之資而自畫自怠歟余為童子時不知進學為事飽
而嬉倦而休智弗加益而年寢長矣及困厄不振涉三泖出五
茸將觀天下之會以自杜復宿留三吳日從游盤燕樂之適卒
無所得而貌亦改矣中夜思之惕焉內慚謝其所與往來者盡
發篋中書讀之其未見者則假諸人庶日有所進歲有不同寒
者以通而虛者以充也屬海內兵爭遠近騷然於是辟亂山谷
中又十有五年則既老而竟執卷竟日旋復忘之嗚呼少而壯
壯而老坐於不勤如此蹉病而悔又何及矣故常舉以告人使
毋蹈其轍彼一時新進或未成而遽足或既仕而尋棄不亦悲
夫今昌齡由國子生擢為

吳府伴讀退

朝而歸未嘗與書稍輟且以惜陰自警孳孳汲汲恒若不足是
能觀夫天有不息之機以致吾不息之切則其於學不極其至

不止也非徒余之所愧寔有望於若人焉姑書以勗其志

雙井堂記

按志雙井在寧... 奇工中工深不可見至秋冬水落始出而
釣臺石明月... 在其上蓋亦西江之一奇觀也宋黃太史山
谷家焉公時相... 賓客來游輒取水烹茶清冽異乎他泉且賦詩
有十里秋風香之語雙井之名繇是益顯距今三百餘年而祠
堂猶存不廢則一時之風流槩可想已後盤公先生居東甌之
平陽者亦其苗裔歟嘗登咸淳進士第及宋社既虛遂隱不仕
乃即居第前鑿二沼種蓮于中復以雙井名堂特示不忘其先
之意雖其地與脩江不同寔有太史之趣云三世孫吉甫仕
皇朝征商鳳陽者五年于茲間過橋門見余求記所謂雙井堂
者至於三四無倦色以為非鉅手筆不以屬也遂復之曰予嘗
讀易井之為卦曰改邑不改井况脩江之井又非穴地而為者

終天地未嘗改也而此特放而名之耳然名之所在君子得以
效其事而論其人焉初山谷以詩鳴熙寧元豐間與蘇文忠公
馳騁上下文忠公極其天才所至可喜可愕至澗涵停蓄如唐
杜甫者或未之及焉惟公事古今之變深而不僻奇而有法在
諸家為第一惜其與時又牙放浪雙井不得久於朝廷之上使
歌頌有宋之功德上軼三代徒發之游歷所見凡風雲雷電苑
囿臺榭禽魚草木悉寓於辭以洩其奇氣歐陽子謂詩人多窮
余於山谷尤信之子孫綿延至盤谷僅一中科目又當革命之
際弗及究其所夙以終今吉甫博學工文亦區區授一典市官
何其豐於才而嗇於位邪此天也非人之所與也然自山谷而
盤谷自盤谷而吉甫歷若下世而流澤之深厚與雙井同一不
竭視彼暴盪遽替者得失何如哉高堂巋然俯臨水鏡過者寧
無反復思慕而不改之常德尤可見也故因其請而極言之尚

蓋其詩以衍西江之派者不在其後乎不在其後乎是為記
聽松樓記

平陽縣治南出為嶺門嶺門之西有大山特起曰九皇嶄然與
東山相雄長巨族林敬伯氏擇其勝處而居焉山多千歲古松
拱者偃者擗者直者鬱然盤錯雷霆霜雪之餘不見遠近於是
抗層構於蒼翠間題曰聽松樓謁余為記起問其狀則曰吾嘗
讀書其上有聲颼颼然謾謾然經于周阿達于重簷若繹而不
絕若合而不散雖朱絲之清况鳳匏之啾發曷足以喻之邪此
吾聽之而樂也或天風夜作飛雨驟至激啣嘈殷空同又若海
濤之破山而西瀑布白天而落此吾聽之而駭也莊周所謂天
籟者非歟幸先生卒言之余因論人之所同聽者莫過於樂而
聽古樂者惟恐其臥聽新樂者至不知倦則雲門咸池不足以
悅天下之耳矧松之為聲非有六律七均之和以合乎黃鐘大

呂者孰能聽之聽之而悅不知繫於古今之樂何如也其於
樂所在得於自然異於人之所聽矣抑聞之善聽者不以耳聽
而以心聽而以神聽以神聽者上也以心聽者中也以耳聽者
下也假於耳曷若會之心會之心曷若極乎神歟聽松之頃信
其不徒以耳也余將起周而質之敬伯曰至矣遂書其說俾歸
刻諸石橋李貝瓊記

晚翠堂記

物有同類而絕異者余於草木觀之矣風雷之所鼓動雨露之
所發生枿而枝枝而幹綿山巨谷如青雲被覆遠近一色松栢
蒲柳孰辨其勝負也及一氣之烈蒼然而不悴鬱然而益蕃回
視向之衆木何其暴榮遽落會弟及乎日暮之近况能與之偃
蹇於冰雪之中也哉蓋衆木榮於一時之變也不能不變而
松栢貫四時歷千歲其大百圍其高參天不以時而感衰也然

後別其高直秀竦之姿而先後遲速有弗足論者此君子取之
以比德乎大抵士之特立不回者非若新進之易舍人方以為
榮而不足為吾榮人方以為辱而不足為吾辱既於前也既久
則伸於後也必大高於內也既足則發於外也必周此焉援卒
成其大器揚震亦起於五七矣趙之在衆木歟然余之所
見者亦歟也臨汾軍中道者元中大夫湖南廉訪司副使明卿
之孫政議大夫同知通政院事仁美之子也乃能刮磨豪習折
節讀書雖聞關兵馬間亦不以輟嘗失其母走二千里訪於金
陵得之縉紳咸稱其孝焉

國朝置國子學舉四方之學者遂由諸生升上舍未幾衆皆超
遷為美官橫金躍馬驚駭閭里守道方從余來

中都久教諸子弟乃以晚翠名其游息之所以自厲而無一意
媒探意信其落落如松栢之翠而非暴榮遽落者比矣嗚呼

栢之於衆木類也其材恒見於晚士之與常人類也其志亦成
於晚事固不貴乎早也余知守道將有為於久屈之餘而發其
所蓄無幾矣因其求文以記之故申其說如此而復戒其守云

白雲書舍記

雲之為物不一而白雲則水土清明之氣上升於天幽人處士
恒玩而樂之然其去留無跡卷舒無時所謂雲之閒者非若雨
雲雪雲之能澤物也會稽褚君德剛讀書蟠龍山下每清秋雨
止牕戶皆雲也几席皆雲也被覆左右彌亘前後其居也以雲
為賓客其出也以雲為車徒其限也以雲為藩籬其飾也以雲
為采色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日相接而相忘焉題曰白雲書
舍蓋據一方之勝而香爐玉筍聯綿於雲間鴻禧之觀龍瑞之
宮蔽虧於雲外城郭之埃塵迫隔而不及也鋤雲而耕披雲而
薪既足以自給而大夫人又壽考康寧歲時稱壽洩洩融融此

亦有天下之至樂萬鍾千駟孰加于是使有萬鍾千駟之榮
或不及養其親而反貽親憂得失抑何如邪書暇輒絃琴而歌
歌曰山出白雲兮既不以雨白雲浮浮兮又翳余戶余退無營
兮朝耕夜書卒歲有褐兮食且有蔬覽彼白雲兮惟潔時懋載
酌清醕兮為母之壽絲是一時談者莫不樂道其美焉逮洪武
之起為中書掾轉青州都指揮使司經歷尋升鳳陽大都督府
經歷乃不遠千里迎其母涉江道淮來
王都亦無異在蟠龍時蓋所居之境不同而同其樂也故復揭
白雲之名於寓所親之所在即雲之所在有不待假於雲者視
唐狄文忠公此登太行而興望雲之歎固不得全其私如德剛
矣因詳其出處而著恩義之兼盡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中都集

歸耕題記

夫大姓謝伯禮氏繇雲間徙臨淮之東園築室若干楹頤曰歸
耕處志其出而復歸而所歸非一故以題言之云初余遊九峯
三泖間嘗愛其俗務本而好學故無不耕之民無不食之地而
諸謝姓蓋一邑比古之秦陽時伯禮自松江別駕歸亦耦田
夫野老於隴上不以為恥焉蓋耕而仕也進而行吾道仕而耕
也退而求吾志出處一揆也元季之變大發州郡丁操兵以從
征伐遠近騷然雖欲耕而不可得者非獨三吳為然已矣
天子受命削平宇內卒復于伍民復于廬農復于田工復于肆
皆歸之道也乃越在二千里外積十年之久出入東園不啻九
峰三泖時遂將老焉出而歸歸而耕又奚局於一方也一日會
于

亦有天下之至樂萬鍾千駟孰加于是使有萬鍾千駟之榮
或不及養其親而反貽親憂得失抑何如邪書暇輒絃琴而歌
歌曰山出白雲兮既不以雨白雲浮浮兮又翳余戶余退無營
兮朝耕夜書卒歲有褐兮食且有蔬覽彼白雲兮惟潔時懋載
酌清醕兮為母之壽絲是一時談者莫不樂道其美焉逮洪武
之起為中書掾轉青州都指揮使司經歷尋升鳳陽大都督府
經歷乃不遠千里迎其母涉江道淮來
王都亦無異在蟠龍時蓋所居之境不同而同其樂也故復揭
白雲之名於寓所親之所在即雲之所在有不待假於雲者視
唐狄文忠公此登太行而興望雲之歎固不得全其私如德剛
矣因詳其出處而著恩義之兼盡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中都集

歸耕題記

夫大姓謝伯禮氏繇雲間徙臨淮之東園築室若干楹頤曰歸
耕處志其出而復歸而所歸非一故以題言之云初余遊九峯
三泖間嘗愛其俗務本而好學故無不耕之民無不食之地而
諸謝姓蓋一邑比古之秦陽時伯禮自松江別駕歸亦耦田
夫野老於隴上不以為恥焉蓋耕而仕也進而行吾道仕而耕
也退而求吾志出處一揆也元季之變大發州郡丁操兵以從
征伐遠近騷然雖欲耕而不可得者非獨三吳為然已矣
天子受命削平宇內卒復于伍民復于廬農復于田工復于肆
皆歸之道也乃越在二千里外積十年之久出入東園不啻九
峰三泖時遂將老焉出而歸歸而耕又奚局於一方也一日會
于

中菴屬記於余且言向之功而爵者不得田吾田爵而醢者不
得田吾田獲田吾田而失為農者五十年固無功而爵之榮
幸而免於爵而醢之禍天之厚於吾者多矣輟耕之頃談話東
阡西陌之上以為鹿門之龐德公柴桑之陶靖節庶幾同交於
千載歟或者方病其勞苦而祁寒暑雨之弗堪也舍耒耜去南
畝汲汲焉營斗筲之祿摩肩疊跡於朝會不監其得失且乎長
往不來者所以深詆之則為吾東園之歸者幾何人也歲既登
矣吾亦可休矣於是釀酒擊鮮合族人父老酌以相勞酒酣
起而為歌歌曰有田膾膾于淮之游既帶既播復膏以雨我稼
之芘芘兮庶無食于蠶兮于以樂歲之屢豐兮眾皆擊器和
其樂為何如哉余聞而壯之雖未能遂其歸如伯禮喜見若人
於千起萬域中可謂為農之久知農之深而超然獨高已姑序
其事并錄其言為歸耕記

此思軒記

余之分教

由都也

詔選國子生十人副之行而首選永嘉王廷采母立及
矣一日讀詩至魏風陟岵之二章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為之
潸然泣下曰吾又何望乎雖然人之於親至死不窮乃以思名
其室而上加岵者義繫於岵也義繫於岵而其思有二余從而
論之夫父子兄弟處乎一室其入也相守其出也相從豈非天
下之至樂而一旦有事於四方自燕而南自越而北跋履山川
之險蒙犯風露之久其有不思者乎此離而思也離而思者猶
望其歸而不至於長思也或不幸而有故焉則又何如邪此沒
而思也沒而思者終其身而已矣廷采之於母沒而思者也莫
親於父母惡忍忘於既沒哉惟其生甫十月而鞠於姑宜不知

有母也及長而好學其孝父子之宜不知有父也年幾三十而始克復正且以喪母之為悲其心同乎陟岵之孝子而事則不倫矣陟岵之孝子見於詩者自父而母自母而兄又設為父母之辭欲其無已無寐雖思而不過於傷也若廷采者以其有父焉吾尚及事之而不及見吾母矣吾寧不悲乎於是撮取二章以表其志思尤切於陟岵之時也嗚呼風氣日漓教化不行朝死而夕忘之者汨其天而不復曾弗若鳥獸之有知矣余幸見若人於所不得見故因其出於一本而不可已者反復為之說如此非以其多乎道之為異也抑豈以是為多乎道哉觀者尚興起於孝使不渝於道余固有錫類之望矣於是乎書

來鷓亭記

震澤而下其水匯於華亭為三泖民多環泖而居有姚宗文結亭一所以據其勝下泖平波萬頃而白鷓千百為群題曰

鷓亭繪而為圖述而為文者亦既侈矣復求記於余余觀飛動之殊不一而鳳為鳥之靈者也鶴為鳥之儷者也鷓為鳥之閒者也鳳一出千歲其來以德鶴一飛萬里其來以類若鷓者無鳳之文采無鶴之音聲出沒波濤之中下上洲渚之間未始為人之所畜人亦弗之畜焉惟江海之士日從之遊以其無心也不然則不來已六抵天下之物以無心而相感天下之事以無心而相成海翁之鷓不足言者必若宋之魏公韓忠獻歟海翁無爵祿之慕無聲譽之求而狎鷓於渺茫者宜也公歷事三朝出受經略之寄入居佐輔之職前後五十餘年至陶萬物於太和措宗社於盤石雖古卑陶稷契無以過之顧以狎鷓為號又豈矯情而逐俗邪蓋其卷舒進退舉任於道非有一毫與乎其間所以樹大功定大事皆出於無心而已使如患得患失之徒挾數以為能矜功而自許惡知鷓之可狎也此吾高魏公之為

人不超海翁忘爵祿聲譽之累而與鷗相忘者鷗寧滅沒而不為之來乎今宗文闕而不試放於閒適亦有鷗之逸者其為海翁為名臣魏公未可知也燕坐之頃四顧無雲九山前起遙見雪影翩翩於空青之外悠然自適殆非海翁之所知已矣將老而東歸道出雲間鱗舟亭下尚當尋盟於未寔云

采德堂記

平陽林與直既葬其大父文卿於縣治南九十里之茅竹里築亭若干楹於墓側歲時既祭而燕合族人於此焉間請名於余按其先世為泉南人在唐有福唐尉橫母死瘞墓致白鶴甘露之應事關詔立二闕於墓前號闕下林氏五季之亂舉宗七人徙平陽而散居焉四溪其一也由四溪而下嶺又析為二族居嶺門者有宋參議公某則與直之始祖也參議公之後為大諫公某大諫公之後有知道州望之望之生太玉元初為建寧教

授歷官至建德推官而文卿則太王之季子重然諾寡言笑與時入牙不仕而隱工鼓琴暇則抱琴往長林曲水間作秋鴻操一曲觀者以為神仙中人年六十有五終與直之少也其父彥暉出游吳越故常依之以居而朝夕有戒出入有節既長從師講學通春秋大經洪武八年至京師補國子生遂升上舍皆文卿之教也志曰百歲之計來之以德致其前後而知善於計者請以來德名之乃進而告曰東南之強宗大姓位非不尊而畜非不厚也或三四傳而覆而逝者一再傳而已其能綿延五六百年歷千有餘世者豈非繫於人物歟譬之場師之木尺寸而長至於參天蔽日豈一朝夕之所致哉其風雷之所排霜雪之所虐吾不知其幾矣惟封之固而覆之勤其本既強而不為摧敗偃仆如此君子之於德也亦若是焉存於方寸之中而施之天下之廣積於數百年之久而

發於一曰之間視彼區區折天而不獲則怨天責人而不報則
尤人何異不而求贏不稼而求穫者哉若福唐至大諫公而
始大大諫至道州而益顯文卿又能不廢前人之德而及乎與
宜故知向之有位者不能世其官厚畜者不能享其利而積德
之效出於理之必然焉可誣也則後百歲而為計者又在牙暉
之父子益厚其積亦若爾祖爾父焉人物之感當不止於此而
林氏之福其來烏可涯也哉既名其堂復為記以勗之

巢居記

隱者巢居子築室城東門外廣容一席客至輒促膝而坐且奉
於客曰烏巢於木而吾之室寔類之其下平而不危其蓋朴而
不斷疎之以來清風密之以禦天雨前有玉山旁有松樹
先於東隅納星月於夜牕此吾之所居美翹一巢也於是而假
休於是而滿歌泰然自足不知其為陋也復仰而思之彼富貴

家崇墉屹屹焉廣廈渠渠焉其與吾之巢又何大相百邪且厚
積以為寇之招外掩而為鬼之瞰曾弗若吾為巢之固而安也
容乃驟爾而笑曰彼徇於物者也子亦未能忘乎物也子以其
奢為病惡知不以吾之陋為病歟子以其陋為樂惡知不以彼
之奢為樂歟其趣既殊而是非遽起曷若忘彼此而一之也忘
彼此而一之則幾為巢也孰為非巢也渾渾乎太古之天熙熙
乎太古之人也子以為何如遂起而謝曰吾之所未及也請書
為記巢居子者番易周克復氏客為鵲李貝瓊也

翠屏軒記

睦大旗葉明遠氏居壽昌之茗塘群山旁圍一水中亘而東止
一山却立千仞者曰屏風山乃築室其下為游息之所題曰翠
屏嘗命其李國子生焱求余為之記未暇復也及余來
中都焱亦與諸生奉

旨分教州縣之子弟遂至臨淮復申其請焉則為之說曰山之類屏者非一若二華之在關右羅浮九嶷之在湖外赤城天姥四明鴈蕩之在海隅連峰香嶂上接霄漢皆不以屏目之惟九江匡廬則有屏風九疊與壽昌之山亦名屏風焉彼固不可禦以一物者或斷或連或起或伏有上銳如劍戟之列者有突怒如蛟龍屈盤者有奇巖秀如青蓮萬朵鳳飛而獸舞者又可專以屏言之乎惟屏風九疊出於千岩萬壑間與香鑪五老相參其曲折之狀可想已壽昌之屏風山悶於僻壤雖不得爭雄匡廬而游人寓公亦無至而玩之發於文辭以表其靈異豈非造物者將待其人也乎大抵天下之奇觀未必專於一方一華羅浮九嶷赤城天姥四明鴈蕩之外其扶輿踰嶺之所鍾者恐可限乎南北邪苟得其趣於烟雲吐納之時春嵐秋色之變壞翫禽鳥之情卉木葩艷之發固不待窮周王之轍跡道秦隴

台浮瀟湘洞庭而覽其勝則翠屏不異匡廬之九疊已吾何為之左右焉然明遠父子託於林壑之久宜其出入上下覽覽歛閱而且好之不已傳曰仁者樂山斯可謂之仁矣柳子記為廬山之亭有曰以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則其儉亦可知矣雖然君子之於物豈徒為耳目之玩哉茲嘗講易於家而求聖人畫卦假象之意抑觀地中有山之象則知履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乎觀天在山中之象則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至如虛以受人懲忿窒欲何莫不取乎山澤也由是而進學焉將與翠屏後於丘垤之卑而山亦因之益勝視境中所謂錦峰嶺嶺者何如邪余老而廢於官未得如明遠放浪物外一登翠屏之顛招安期搥廬敷而徒彷彿其才碧於天際慨然遐思而已尚懼辱於山靈而勒移謝客也於是乎書

風木亭記

國子生平陽董璿蚤孤既葬父伯高築亭于墓左題之曰風木
取韓詩外傳記臯魚之語云初伯高撫璿甚勤而教之有法時
年甫十二猶未知也既長而有知思報無窮之德而抱無窮之
戚矣此亭之所作因求記其所謂風木者久未復也洪武八年
春余分教

中都復與璿俱且申其請乃為之說曰木之性恒撓於風子之
心恒奮於天此古今之所悲而臯魚至於哭而死也然余不足
於魚焉漢毛義捧檄而喜義豈喜得一州縣哉蓋為親屈也苟
知為親屈則不暇於擇祿而魚去親之久事主之難既困而歸
自稱其失有三又何及邪孔子門人聞而歸者三十餘人則以
魚激之且懲其過也雖然莫尊於親莫大於養親顧菽水之薄
或缺於前而三牲之具不必享於後所謂事有不可全人有不
可強者風木之感為何如邪非特一魚而已今璿志同於魚而

無其三失惟以死而厚於祭也孰與生而養之薄死而致其哀
也孰與生而樂之深故假其言表吾之思耳歲時展敬墓下登
斯亭也俯金洲而仰靈鷲能回四顧又安得起吾親於九京歟
此尤足閔之也嗚呼彼一時富貴者居有華構出有輿馬駸梁
肉而襲綺紈者皆不肖之子弟曾弗悼其親於既沒不及事之
為戚如璿者此又魚之罪人而世亦莫之惟已豈不重有所感
夫

居易齋記

學必志於君子而君子之事居易而已吾未暇極論古今之人
姑舉其所可知者捉衿而肘見納履而後缺非魯氏之居易乎
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非孟氏之居易乎彼二子者惡知貧
賤之為富貴之為泰也處約必餒而不知其為約則約而泰
矣處泰必盈而不知其為泰則泰亦何愈於約哉分定故也而

世之常人苦其貧賤而欲去之則不能安吾之分矣終亦莫之
去也美其富貴而欲求之則將踰彼之分矣終亦莫之得也鮮
知居易之為事而為君子之所為者然亦不可責其為君子也
三儒魯澹文氏乃及於此蓋亦千百而十一歟一室瀟然日讀
書其中而無一毫外慕意余固嘉之且求為之記故告之如此
抑求之中庸子思既言居易行險為君子小人之辯矣復引孔
子之說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蓋必由是而
進焉不然吾恐未免於苦貧賤而羨富貴姑假之以文其怨悔
而於自反之功未至也苟知自反則無往而非居易知是區區
者邪澹文尚勗之

瓜田小隱記

昔東隱侯邵平嘗秦既亡遂去之青門老於種瓜吾嘗讀高帝
入關初秦人迎而降者已知有漢而不知有秦矣至天下大定

前相率為臣如張蒼之徒亦何惟哉平獨不為替君而于其身
去東陵之封如脫屣而甘心瓜田之中是知有秦而不知有漢
也宜歷千百世之久風節凜然與西山餓夫同一高已談者且
以前之侯也其富貴如此後之種瓜也其貧賤又如此為平一
身之榮辱得喪惡知平者乎雲間邵子振氏平之後也徙居臨
淮之東屯扁其所曰瓜田小隱豈其風流猶有存者歟余與子
振為師友故知之為詳邵氏自翠岩至於雪溪自雪溪至於浦
雲而及子振之父首谷一門四世其盛何如邪及運草事味破
萬金之產乃從農夫於隴畝可謂有平之氣象固知貴賤無恒
猶天之寒暑不足為吾之戚欣而泰然自足歟是可靠已故為
之記

慎獨齋記

昔人有鼓琴者坐客聞而去之以琴有殺聲也時見螳螂以臂搏

蟬其心一動使純古淡泊忽變為殺伐而人已知之則雖至密之地可以欺人乎人不可欺由吾之惰怠不可隱也或者肆其巧詐欲欺天下之人以為不吾知也豈不悖哉是亦昧於君子慎獨之戒矣嗚呼日月之明未有過於獨者故君子恒察乎方起未形之機儼乎若神明之臨也嗚乎若師傳之在前也其慎之如此惟求至於不欺而已余之凶莽滅裂何足以及此而國子生建德王以寧氏顏其讀書之所曰慎獨數求余為記因與所聞而論之抑朱子示學者体道之功莫功於慎獨及其告君也復卷卷進其說焉誠以應事接物本乎一心使公私邪正交戰於中互為勝負則施之家國天下必有不得其當者惡可忽於不見不聞而弗之察歟曾子子思以是相傳而發於先儒亦既詳矣竊閱夫僅知用力者不勇其朝暮之為不善者人雖知而無忌矧望其能慎於所不知乎此余所以益歎世道之衰

心術之壞而嘉以寧知為學之要也以寧苟於獨而慎之善言守而不失惡吾制而不行庶無一事之不慎所至又可量哉尚以余言勗之繫之以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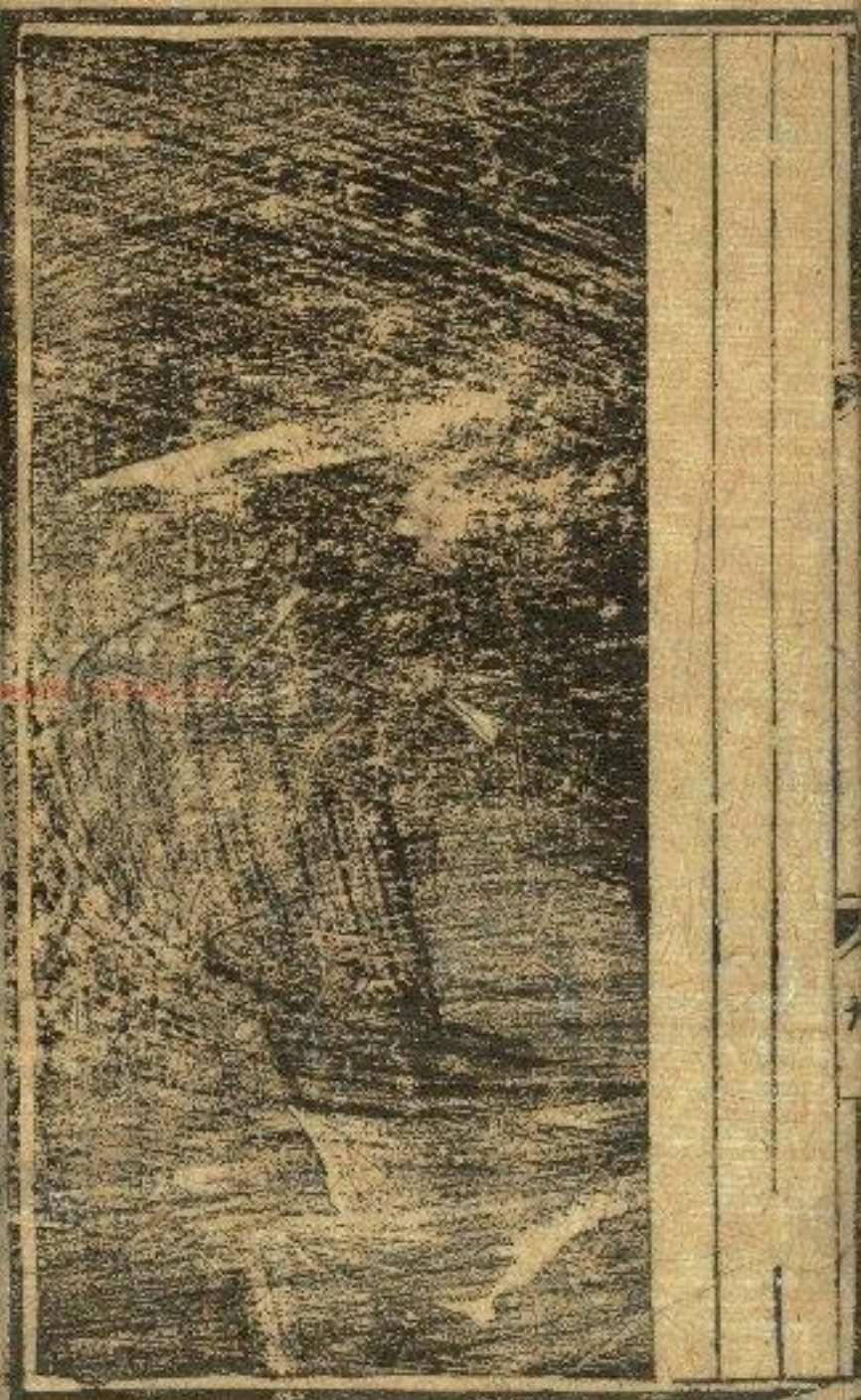
吾處暗室孰謂無人人雖不知敢忘事天至隱而見至微而著奚翅十手神明是懼惟操則存惟舍則亡奚翅六馬奔逸是防所以君子察其所發苟不自歎善惡攸決嗟以寧氏必慎於斯仁義之充寔繇是基我作我詩匪偽之飾朝夕監之尚勗無斁

桃花流水記

桃花流水非出武陵之桃源者國子博士會稽錢公子子築室蟠龍山下有水盤回曲折遂以其地擬之桃源也按桃源為天壤間絕境宜高人韻士聞而慕之今桃源州桃川宮南一里是也寔武陵八景之一陶淵明記蓋特指秦人避地居此不與世通後好事者輒言其為神仙詩人從而附會之豈不悖哉然自

秦以降更王迭伯攻戰不息天下之人不死於兵則死於賊者
十六七而山谷之中老子長孫至歷六百年之久理亂不及於
耳榮辱不加於身以神仙目之亦非過矣及晉太康中漁者既
至而出其道卒莫之塞則人民始病而風土亦壞今且同於他
境長荆棘而伏狐兔惡有昔之種桃者乎或能自遠於城郭置
埃之外如王維之輞川李白之匡山杜甫之錦江孰非桃源之
勝而白之見於詩者亦有桃花流水之語矣必桃源之為桃源
也子子之意殆與此同已當其暇時徘徊水曲或坐石而釣或
倚樹而歌其景無窮其趣亦無窮也則以林壑未有過於桃源
而桃源不待往求而在是矣彼汲汲於貨利之途而栖栖於權
勢之門者惡足以知其超然物外為高邪初子子在
京師時嘗屬余記之余因告曰公由布衣徵為國子助教方朝
而入暮而出未宜戀僚寢寂寞之濱也姑俟其歸越四年為

洪武十年乃獲請老於
朝而後始
之異時必
而後惟公
之異時必
而後惟公
之異時必
而後惟公



中都燕

游山詩序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季秋月朔予休暇無事與典簿永嘉裴中
國子生陳芳林與直玉綬黃培林岳洎余季子羽出甲第坊施
運址趨四五里地勢隱然而隆岡連嶺平實萬歲山麓之旁殺
者置闢於上所謂東市之咽喉也予嘗往來而未暇出入上下
以窮其勝是日也天風颼颼雲氣行空中類方騎而驅乍疏乍
密日光吐而復翳始懼其將雨倏排而去之萬里無滓端倪呈
露行者欣然皆喜乃升高而望之連山拱其南長淮亘其北蓋
其地即春秋之徐渚為鍾離隋置濠州逮

上之龍飛改名鳳陽而都焉其東則獨山屹然柱砥撐上為
司曆者觀天之所距獨山東十五里為臨淮崇墉巖巖車馬旁

午人之豐樂可想也其西八十里曰荆山與塗山對峙人外志稱山產美玉卞和以獻楚王今玉坑尚存荆山之南則為魯山金碧起伏若走海濤而至于皇陵信神氣所鍾誕生

聖人為中國人民主非偶然矣蓋自開闢距今越千萬年而蒙櫟起淮泗間如玉霸之朝漢魯肅之相吳固不足方今日之盛而肇大業於東南也時宮闕未營朝市之位已定四十八衛列營左右統以大都督府馬牛馬編野木黍絲數億哉天下之壯觀矣又行山社二里許過雙井黃先生先生東甌大族守官鳳陽者五年聞余至遠迤於退休之所地間寂無市聲少焉設芳醴薦嘉肴服亦靡然而留更起步爵刻飲無算遂至大醉而罷乃循東山歸路尤峻絕塔石虎距難樹慈憐於是列坐石上者久之惟綬臥不能起膝如掖之而行因顧謂諸君曰余自去年

春分教

中都生未嘗一日舍所事而出游或出遊輒以風雨止今幸償其願而天復假余之美景如此覽山川之勝盡客主之歡使忘鄉土之思不可以無述也蓋以溪山勝處良友分韻賦詩規重遊於異日歟眾曰唯越翼日詩既成余為之序且錄寄雙井云

滄洲一曲志

華亭大姓邵文博氏治圃陽溪居第之東偏坦而環之鑿方池廣一畝錯置巨石相為經緯類十洲三島之狀而奇峰峯然特起如神人出珠宮疑有雲氣昏且上升焉觀者以為成於造化也乃度地相方構堂若干楹坐挹其勝循池而北則因高為亭風標月檻尤極宏麗老榆參天脩楊夾道不知有三伏時由亭左行百武又為小亭可坐五六客以待游觀而憩者小亭之西

五十武亦如之中關塗属于北垣有軒在萬竹間曰綠陰軒之下溝以通衆水之來翽翽有聲曰流月其西軒曰樂琴書合而名之曰滄洲一曲以記稱滄洲在瀚海中周回五萬里其人千歲不死有飛樓涌閣皆金銀氣有琅玕之產紅鱗白鳳所集中國之人莫能至者此雖廣袤不同而外旋大澤中俯平野彷彿其一曲已戶者謹爲論并魁人碩士鮮克造是且不遠二百里拾棹余論其子獻書暇輒往時十月始寒風高氣烈而海棠數本花爛熳如春於是置酒命客共酌於下自晝抵夜圓魄中天微雲盡歛二小姬出彈箏歌以和之極驪而罷恍然出埃壘而超鴻濛也後值兵變余挈家南還橋李回思其所猶廢庭在目每稱東南之雄於貨者非一而能有林壑之趣莫若文博焉洪武六年余起爲國子助教越二年又奉命分教中都生涉江沂淮過麟於道從而訊之則文博已沒

徙家臨淮之東屯而圃復湮爲荒烟野草矣爲之潸然涕下後數訪余成均因言去鄉里七年園不得守丘墓爲戚近繁室平園之下獨與母居藝其地有秀可樾漁於川有鮮可食其適無異昔之滄洲一曲故獨舊名於摺先生幸志之余惟隨遇而安者必有會於心而不繫於境也若文博之居雲間也以其地爲滄洲則山川是乎否邪今麟之居濠上也亦以其地爲滄洲則池臺是乎否邪人之常情恒由境變苟會於心齊之爲一致孰非神仙之所居邪然文博當全盛時極耳目之玩視滄洲之樂不啻也麟方辱於流離轉徙而不易其樂非讀書求道而幾乎達者能之邪故詳錄以記之且寓感念思昔之意允廢興之跡尚有徵於斯云

葵軒記

歐陽文忠公記洛陽風土稱其花直五千雖出於越者不能與

之角蓋昆侖磅礴鍾其妖於中國使人狂走爭觀其美不足稱
也有可稱之美者葵乎葵易生而不以其地後開而不以其時
無一本五千之直人皆棄而弗視至於傾陽以庇其本皆未有
及之者故余好之甚於洛陽風土所尚不知者非其味高下之
辨所謂黜西子而尊無鹽其亦弗之察耳既而思之葵猶傾陽
人有君而可忌哉唐杜甫落落不偶間關兵馬之間至秦先所
述引葵自況人之葵已計當時勢位之尊顯融一時者何可勝
數祿山破關中及忘所事而北面臣虜則如葵之傾陽折何歎
邪嗚呼物有不可棄之性所以異於物人有不可回之心所以
異於人然貴非所貴而賤其所可貴是天下古今之同病非獨
葵也可不重有所感乎吳門儒者金德璉氏讀書之所左右種
葵百本不雜衆卉題曰葵軒寄意深矣累求余為記故論之如
此雖然余與德璉同為園子助教五年下託於

清光之下尤為葵之幸者視杜甫之懷耿耿而不自於世以終
蓋相蒿也尚益厲其如葵者毋慕彼區區以色悅人為歎者

具慶堂記

禮部尚書昆陽張公惟中有先府石錫山之居第而顏其堂曰
具慶記未有所屬也乃馳書

中都為請余辱交十五年而知之為深其居錫山也與弟安所
奉府君止齋先生於既休之日府君神完而氣充以享滑甘之
養此其可慶者一也及惟中以明經選遂首東南計偕之去而
遠近以為祭此其可慶者二也至於元季兵變州郡咸苦於殺
戮焚燒而毘陵當南北必爭之地人民幸而免者終十一父子
兄弟固不能保其俱存也惟張氏不及此又可為慶者三也嘗
讀楚茨之詩其曰莫怨具慶不過述公卿有田者既祭而燕之
一節耳然同姓之親所以交相愛而更相頌者豈果在於牛羊

歟豈果在於鐘鼓之奏與蓋有足於內而發於外者也較茲三者其小大何如哉特取其語以明之而已止齋既沒兄弟之友愛尤篤其慶之樂先後猶一日焉大抵人之恒情莫不以富貴為事惡知有重於富貴者使惟中不得事府君而骨肉離散死已雖今起為侍從官高居駟馬赫然一時亦豈其所樂乎斯足驗其種德之符若有神明庇於冥冥已故邑中為之歌曰積之既厚慶必從之翁壽且康鶴髮龍眉諱有子亦既先登如稼而穫如賈而贏三吳繹騷兵闕于疆肉人火居號呼出亡嗟公一門克完以安歲時伏臘更質交懽吹塤吹篴如春之和鄉人之榮鄉人是歌余聞而歎曰此天下之所同欲而有不可同者絲其出於天而非人之能致也止齋有其福而慶之於前惟中又能延其福而慶之於後繼繼繩繩將有所勸而不替矣因叙其事并錄其詩為具慶堂記

活水軒記

活水軒者山陰儒者張德麟氏游息之所也德麟蚤成負奇氣以與時又牙遂去講學鑑湖之上十有餘年所蓄益大所造益精矣又取乎水者示其不息之義也翰林承旨金華宋公景瀛為作古篆三大字以貽之且求余為記辭弗獲乃復書曰天下之水不一而谿谷之所流池沼之所蓄乍盈乍涸曾不及乎朝暮未足以為觀也必觀水之大者乎水之大者其出有源江出于岷河出于崑崙漾出于嶧冢濟出于王屋淮出于桐栢其本既盛則前之往者不止而後之來者不已故狂瀾巨浪日益月高浩浩云云破山走海孰得而禦之苟為無繼惡能盡其奇觀而亘古亘今若是邪故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學者宜求其道矣嗚呼道之廣大淵深非一曲之能盡亦非一物之能喻而可見者莫過於水焉然言者或昧

其大經大本此百家之說雖多而皆不及孔子孟子唐宗之文
雖盛而皆不及程子朱子以其如江如河者茫然未睹所睹者
特谿谷池沼而已也不亦悲夫顧余之淺陋何足以及此邪姑
因而發之耳雖然梗於木石汨於泥沙水從之而壅矣決之而
流亂於術數軋於功利道從之而隱矣絕之而明是不可不致
力於正學而無惑於彼焉使齷齪膠擾擾之中沉溺以沒身者
固未能至而德麟有志於道殆過尋常萬萬必將浚其源而達
其流庶幾不局乎小而有以克之至乎大豈徒資其文辭以極
波瀾百態夸耀於世為工哉此余之所深望也是為記

宜晚堂記

越大姓江濬遠氏世居奉化之黃甘里地勢平絕四山環拱而
南屏一峰嶄然特起狀類玉几上可坐數百人下有東西兩溪
合流至長溪折而入于鄞江又有日峰峙其左剡水紆其右蓋

西明形勝之一濬遠又據其勝焉六世祖某宋保義郎子怡齋
由太學上舍試補臨安教授至濬遠克世其學蚤受知中朝士
大夫舉秀才歷官至福建行省照磨尋升檢校官以憂家居而
代草勢殊矣因葺舊廬中與之堂題曰宜晚日肆意圖書而不
復出矣介趙公木仲來求記乃為之說曰山之秀也宜日之晚
木之茂也宜歲之晚人之守也宜時之晚日之晚固異乎旦矣
歲之晚固異乎春矣時之晚固異乎少壯矣而以為宜者何也
山晚而益佳木晚而益堅人亦晚而益智豈不宜乎初濬遠汲
汲於一試涉大江走長淮上太行觀黃河風波之險阻冰雪之
慘栗未嘗憚其勞苦焉是亦宜也二十年中變故多而形貌改
思慮深而血氣衰回視向之銳於進者孰與鈍之久榮於前者
孰與困之全於是盤桓林壑之間蕭散風埃之表尤為宜也夫
退休之跡見於春秋方盛之時則息而馳騁四方之志施於既

老欲與新進爭前則暗濬遠者視彼溺於利祿顛仆不止之徒
相去奚翅千萬乎由是觀之山也木也與乎人也不病乎晚而
尤宜乎晚如此使其悼懸車之景從痛凋落之將及以為非人
之所安者惡知進退存亡之道哉此予嘉其為人樂書而記之
環碧堂記

構李南五十里為幽湖巨族朱顯道氏世家於此築堂若干楹
而水周其下題之曰環碧前御史中丞番易周公伯溫以大篆
體為書三大字復馳書鳳陽屬記於余初余主顯道嘗愛幽湖
之奇勝蓋脉絡自南湖來洄而為湫旋而為澗至是左右回抱
青停黛蓄尤形勝之所萃為使其奔放莫遏則悍而可懼渙散
旁流則弱而易狎又何足以為奇勝也觀其方春雨止波瀾浩
浩與天相涵不見洲渚而王睢翠碧往來其中景之觸於前者
何如也及清秋之夕魚龍在壑衝風不起顛倒星月而舟人漁

一飛樓湧閣雖南湖不足侔其壯麗而堂據一湖之要蓋有
無窮之趣焉時方廢於
王事遂舍之而去客

京師者二年分教

中都者三年汨沒埃壙之中未能有其一曲以從耕釣而徒懷
想於二千里外今為顯道之所專也按朱氏世為雋李人其始
祖某宗文林郎侍料院官其子思明仕元為進義縣尉轉嘉
興縣錄事司判官思明之子青陽教諭仁甫先後相繼連顯道
已四世矣今一境既剝然與此堂復葺而新之梹空翠於几席
之間來清飈於嘯歌之頃固可以盡四時之樂益見文獻之家
與幽湖同一悠久也顯道業攻醫得九鍼補瀉法於金華王瑞
菴寔出賈文貞公之傳故非一時庸工所及性尤急於治人而

人賴以全者甚衆則天之報施又可必者矧諸子若孫讀書好古余知後益隆不替非止於是而已異日解組南歸艤舟幽湖重登環碧之堂又當述而賦之云

一樂堂記

華亭夏盟氏有二親年俱七十而兄往亦五十餘因顏所居之堂曰一樂取孟子車之語也介前松江通中謝伯禮來謁余為記嘗論樂之為事非一又孰與乎父母兄弟相從一室之中哉大抵天之數恒不齊人之心恒不恆使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天下之至樂亦天下之至難也夫求至樂於至難誠十百而十一耳然則珠玉不足以為侈聲伎不足以為悅輿馬不足以為盛惟幸父母兄弟之全者豈非彼之所樂在於人為小吾之所樂出於天為大乎盟之得此蓋一門所積既厚故多壽考而無疾病天傷之患又處斗絕不爭之地雖海內連兵累年亦免於

離散之憂不然何其致人於所不能致享人之所不能享耶殆非偶然而已自余以往秦翰翰於朝暮相倡和以為驩奚翅春臺之熙熙也嗚呼蒙叢常操之詩極惟天倫之所當重反復讀之特病然於予立無以遂吾一樂之私柰何禮衰事親忍於骨肉者常接跡於世人心風俗之壞至於如此不亦悲夫故於盟尤有所不能已且重余之哀傷感慕也惡可以無言乎初盟之父原甫從天台李東臯先生游莊復受經於同里錢公伯全薦紳之士咸稱之產雖終及中人而聲譽籍籍布於遠近盟又能厚其所親不效於外物固賢於衆人已雖然孟氏之言三樂惟仲不愧俯不忤為君子之當自盡者苟不至乎不愧不忤雖處父子兄弟之間亦未能樂其所樂也尚曷之哉

志古齋記

志古齋者天台王蘊德氏藏脩之所也蘊德嘗受詩評可立先

生科舉廢遂一意於古文未進於先秦兩漢政取昌黎韓文公
之語自厲云番禺周伯溫為書三大字復求余記之乃為說曰
射莫善於羿而天下不能皆羿也工莫巧於般而天下不必皆
般也唐宋諸家通習六經出入諸子亦皆志於古而恒苦其難
者時既不同才復懸絕惡得強之以力哉蘇黃門曰文不可學
而能氣可以養而至是氣也塞乎上下騰而為河漢旋而為風
雨薄而為雷電列而為五岳激而為海濤人得之發於文章所
謂氣盛則言與之俱盛也諸家惟能善養吾氣所著不期於古
而古雖有高下輕重遂與六經諸子並行不朽豈非一代之豪
傑乎往往取其書就讀詳玩大抵立言不在於窮絕刻削而平
行為可觀不在於荒唐險怪而豐腴為可樂此古人不可至也
古之人不可至苟有至而亦猶射之必為羿工之必為般庶乎
其不逸矣若蘊德者其志如此宜將高視無前而不足於今歟

雖然高臺遠宇孰與古之檜巢齊紉楚練孰與古之羽皮玉杯
象筋孰與古之汗尊杯飲衣絲縠竹孰與古之土鼓柰何浮華
之習崇敦朴之風壞或有語伊耆之茅茨則陋而不合於制尚
有虞之瓦器則朴而不適於時悅周文之卑服則儉而不盡乎
飾奏軒轅之雲門則淡而不諧於音矧文之變而下也使班馬
馳騁其間則必驚且駭矣非班馬之罪也所見者異也若奚志
於古邪懼其合於古而病於時也嗚呼初余坐是蘊德復蹈而
為之不以舉世非之而變斯能古矣因其請而極論之第愧於
古人者海之一螺未及盡夫道之無窮也其尚擇之

植勤堂記

余嘗論宋三百年間有大德而享其報者晉國公王祐也符彥
卿與太祖外有君臣之分在周則為比肩同事之人而握兵居
重地一旦疑其為變命祐往察動靜之跡且欲因而翦之使小

人苟利富貴必希旨附和以誣其罪惡計吾之得失哉乃以百口保之坐是失官既而其子文正公相真宗十有八年孫懿敏公在仁宗朝復出入將相三十餘年植槐之應捷若桴鼓當是時植非私於彥卿實所以忠於太祖者也使太祖無誅滅大臣之過而彥卿免諛構之寃此固有純臣之義矣若秦檜當國忌賢嫉功盡斥異已至殺岳飛殺趙鼎而張浚胡寅亦幾不免其陰賊慘酷何如邪迺嘆其子不足相副當燕而罷自是反求諸已其後卒禡爵廢棄秦氏遂衰嗚呼善惡之積如此天之報施又如此可為百世之龜監已故君子莫不稱祐不微近功至檜則皆怒罵欲食其肉然如祐之所存者恒寡而放檜之所為者往往有之豈其性甘為豺虎哉將以天之冥冥為不足信也不智甚矣撫之金谿有王熙謙和氏以晉公為法顏其所居之堂曰植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賦詠以美之復介工部主事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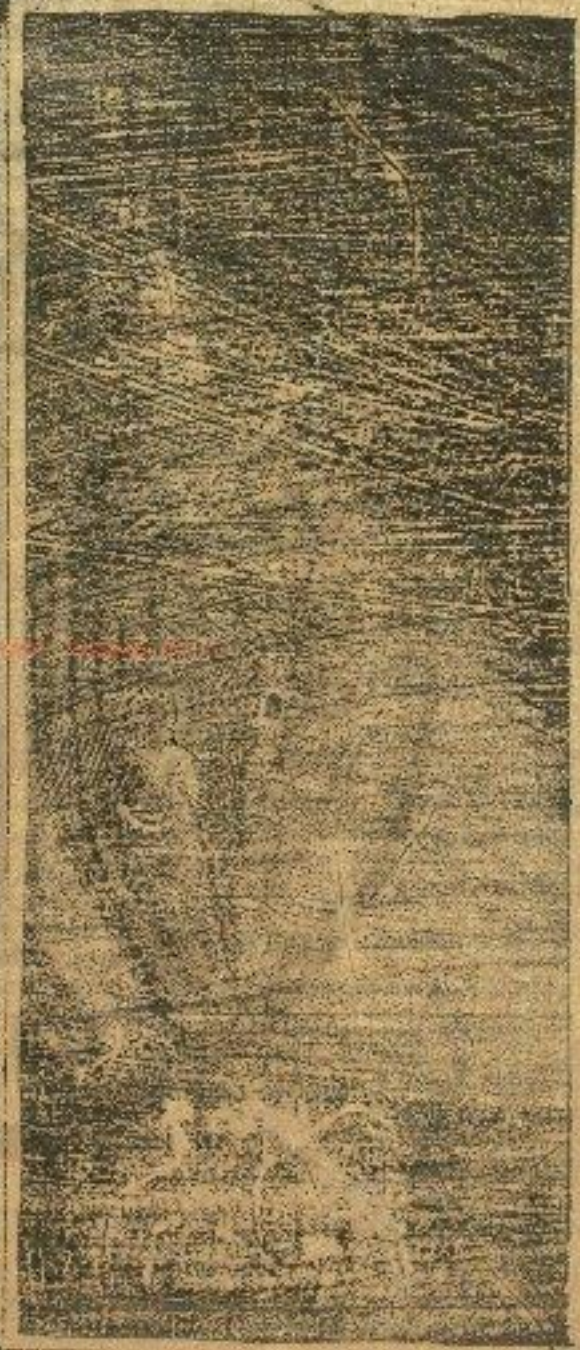
德脩來請記故特舉二者論之大抵為善無應則輟而不進此固人之常情勤則始終無間焉以木觀之封其本而枝益蕃去其蠹而實可冀蓋有出於自然者孰與快意一時以檢其毒肉未寒而名滅哉覽者宜有所勸是為記熙荆國文公十世孫讀書好古有長者風為鄉里所推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中都集

東白軒記

昔余僑居海白之黃灣嘗遊百丈山將循龍湫而歸天黑失道
宛轉深林亂石間遂螢光而前足為之正目為之警遠抵野人
之廬宿焉既而天雞三號日車自海濤中出起而覽之六合之
內可見豪髮蓋旦而東夕而西西則淪於地而萬象俱晦既東
則白矣古人從時作止則向之蒼蒼委身無人之况以觸庸豹
盜俟天之方旦邪於是與客酌酒相慶且論世之否泰亦日之
夜旦宜即一日之近以求一世之遠乎自周之遷心春秋戰國
則既昏而白於漢自漢之亡歷南北六朝則既昏而白於唐五
季大亂已極至宋始白而禮樂文物為近於古宋訖而中國復
淪於夷狄君子於此蓋深傷之必有繼宋之白於百年之後者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中都集

東白軒記

昔余僑居海白之黃灣嘗遊百丈山將循龍湫而歸天黑失道
宛轉深林亂石間遂螢光而前足為之正目為之警遠抵野人
之廬宿焉既而天雞三號日車自海濤中出起而覽之六合之
內可見豪髮蓋旦而東夕而西西則淪於地而萬象俱晦既東
則白矣古人從時作止則向之蒼蒼委身無人之况以觸庸豹
盜俟天之方旦邪於是與客酌酒相慶且論世之否泰亦日之
夜旦宜即一日之近以求一世之遠乎自周之遷心春秋戰國
則既昏而白於漢自漢之亡歷南北六朝則既昏而白於唐五
季大亂已極至宋始白而禮樂文物為近於古宋訖而中國復
淪於夷狄君子於此蓋深傷之必有繼宋之白於百年之後者



越二十年而

大明肇興四方萬里莫不瞻其景氣之新農夫野老相與謳歌
田里以為一時之快焉余既喜其言之符嘗欲為說以著其無
性不復之理有不能已者屬病未果而姚江虞玄佐氏有讀書
之所題曰東白命其從子今監察御史魯瞻來謁記乃書以復
之異時尚當相從江上觀瀚海扶桑之勝猶能為東白之賦是
為記

復古堂記

梅川為餘姚之勝處土虞玄佐氏居焉凡自邑而往者逆折行
數十里而山石林木皆古人民棊布星錯務本而不爭多至百
歲朝莫往來東阡西陌間熙熙然如無懷葛天氏之徒則風俗
古矣玄佐繇遠祖永興公以來歷三十七世而嶼山之南猶歸
虞家城其室廬古衣服古器皆古鼎匱無新制客有過其門者

病其習之過於野居之過於常竊非咲之以為不合於時也獨
樂之不已且名其堂曰復古曰讀古書其中鴻生碩士咸為賦
詠而又徵記於余乃告之曰孔子生春秋時性性傷今之不如
古則春秋已非古矣矧距孔子二千餘年中國胥淪於夷至變
其書好變其語言賤樓素而尚奢靡先王之法蕩然無復存者可
勝歎哉有能以復古為事豈非性之獨異乎人出於氣習董陶
之外也然古今人不相遠以今觀之則古之為古矣惡知古之
不為今乎以古觀之則今之為今矣惡知今之不為古乎吾將
通古今而一之非有古也亦非有今也未其道而已矣道越萬
古猶一日使吾之所言皆古人之言使吾之所行皆古人之行
衣不必逢掖也冠不必章甫也其人猶古也徒泥其往而詭於
今忘其內而飾乎外曰是能好古而不徇時者也余未之信焉
嗚呼方俗之益偷益偽尚車見者人於所不獲見是知古之可

復誓將往而從之以誅有虞之喜其為適何如邪姚江之上必有和余者於是乎書洪武十年歲在丁巳冬十月初吉橋子貝瓊在東軒寫

學古齋記

國子生桐川郭審言分教臨淮也頗其讀書之所曰學古間過中都見余求文以記之余時承乏助教義不獲辭適復之曰時非古而必學於古豈非有可因而不可變歟周官曰學古入官是周不自為古也說命曰學於古訓是商不自為古也以今觀之商周非不古蓋創於前者有堯舜焉有伏羲神農黃帝焉所謂開物成務者也降於秦漢及唐恒以古之為固而病其難行絲是日趨於便亦勢之使然耳苟求其中正無弊惡可不以古人為法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矣其道則備於六經故知幾莫過於易辨事莫過於書理性莫過於詩正行莫過於禮優

善則惡莫過於春秋此皆護於古人之蘊孔子定之為萬世法炳焉與二曜齊明則學古者盡力於此非若莊周虛無之宗申韓刻峭之習蘇張縱衡之辯孫吳權變之術司馬遷揚雄瑰麗之辭舉不足以為學者也余之昏愚怠惰既失於蚤歲今雖欲進則既老而莫能及焉審言入官有日將以成諸已而施之人必習於一出入之間上泝伏羲神農黃帝舜之相傳無汨於諸說之爛熳庶幾不壞其心術而徇乎一時之好焉雖然聖人之學古也必本於信而敏以求之信之不深求之不敏又何以知古之可學而極其兩至乎故反覆論之終舉其要如此尚勗之哉是為記審言生九歲喪父大父仲銘鞠之既長好學克自樹立為能守其業云洪武十年歲在丁巳秋九月既望橋子貝瓊記

崇志齋記

王公之尊貴育之猛李孫之富與不足以挽吾中者蓋有不隨
氣而衰不與時而變達則行而利乎物窮則晦而樂其天此志
之為大與天地相配欤孟子持其志易曰高尚其志孔子曰匹
夫不可奪志也而世之有志者恒少所見者小而不可見乎大所
務者近而不務乎遠矣矧蜚螾自足於蹄涔孰知鯨鯨之繼於
海鷗斯不出於蓬蒿惡觀鳴鶴之翔乎大哉惟蒙傑之士立乎
萬物之表而本之以誠其進德也必果其成功也必鉉聖賢事業
莫不在哉矣由是觀之人品不同而所志亦異如此然學者又
可甘心卑污苟賤之域而忽於高且遠邪志伊尹之兩志則恥
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亦伊尹也學顏子之所學
則無伐善無施勞亦顏子也君子豈強人之不能乎亦在為之
而已余嘗以是告人特未見其能自厲者至一時好高而行或
遠之又無足稱焉今兵部尚書陳公彥銘願其讀書之所曰榮
志不遠三百里求余記故舉其說以復之且公由幕府一蹴至
夏官其位既崇矣位之崇者寔由崇志而致若余之所以告公
者不在於位而在於道德焉苟志於道德推之所為將見事業
無窮非顯於一時而及乎百世非榮乎一鄉而施之天下此蓋
公之素志亦人之所深望也於是乎書

望雲軒記

唐司空狄公仁傑方為并州法曹也北登太行回望白雲孤飛
曰吾親舍其下緜緜久之而去國史遂書之以傳于今余嘗論
之雲之為物或性或來固無方也或起或滅固無時也又奚待
託之以寓吾思親之意邪蓋以去親數千里外欲見之而不得
得見者雲耳雲之所在親之所在乎是其眷眷不忘於且莫即
所見而幾之殆非因雲而思也求之於詩見於風曰陟彼岵兮
瞻望父兮又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人子勞于行役而思其

父母也見於雅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此先王遣使于外閔其情而代之言也由是觀之有事君之公義有在己之私恩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二者雖不能兼而不可以相廢者此狄公望雲之感寔同於陟岵之詩人抑在上者亦能閔之也乎後多興起而慕效者又足以見千萬人同一心千萬世同一時也永嘉鮑佑彥佶洪武八年繇國子生分教河南之湯陰者三年而遠離色養之久遂題其所寓之室曰望雲比過中都求余記以申其志故為之說如此雖然彥佶方奉

詔回京師將見其為

天子使持節玉門之西天山之北乘持樹功如狄公之顯于天下後世庶幾盡乎公義私恩忠孝於是而著矣余當一書再書非止於此而已尚勗之哉

具慶堂記

國子生四明之定海戴習者宋朝奉大夫植之六世孫也見余中郡而告曰吾父年今四十有九母亦五十矣耳聰目明過於少壯者而吾兄弟二人又同室而居如春之和其心樂焉因名其堂曰具慶取楚茨詩人之語也敢以記請余嘗論天下之樂繫乎人者可必而出於天者不可必可必者世之所恒有不可必者世之所不恒有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非樂之出於天而不可必者乎當四方無事之時求之於人而能有之者已斯况乎兵燹之後才數千里或墮於矢石或夭於疾疫飢餓父母俱存而無故益又鮮也習之處山海斗絕之地不為矢石之所墮不為疾疫飢餓之所厄一門克享耆艾以睹洪武太平之盛是符詩人之所謂具慶者矣嗚呼君子三樂之尤人情之同欲使有父而不及事其母有母而不及事其父有父母而

兄弟或離散分處是皆不足於心又烏得而為樂也若習之具
慶則既足於心矣今分教相臺三年將上京師受官而歸也春
朝月夕奉其二親奉講鞠膳稱觴為壽其樂又何如哉此天也
非人之所能致也余因而推其本矣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
初植之事理宗也為將有仁義之稱而無庸暴狼殘之添好讀
書嘗著六經講義而鼠璞論深刺時之不辨名實者後忤丞相
賈似道意遂斥之於外以終然其所積者已厚而天之報之也
亦必厚矣故習有人所不可必之福豈不知其所自哉尚益綿
延其慶於無窮而大朝奉之世可也於是乎書習字原學通敏
好學蚤從吾友桂公彥良胡公舜咨游而人多推許云

旅軒記

余嘗觀乎逆旅之舍矣朝而至者夕往而更其次夕而至者朝
往而更其次以其奔走東西商北之塗求庇於信宿之頃雖毀

而莫之完缺而莫之補其勢然也及觀巨家右族治第相高
費千金而風臺月榭各據形勢宜若可久而不易者越數十年
間或死或徙已非一姓孰非逆旅邪凡居於是者奚翅朝夕之
忽來忽往邪不獨是也天地亦大逆旅也萬物之託於中其生
也必有盡其成也必有敗或近而一時焉或遠而一歲焉又其
遠而一世焉由是論之皆旅而已有通其道者其幾於達欤友
人陳生原秉謫居臨淮五年以旅名其室且求予為記遂進而
告之果以今為旅邪惡知向之非旅也苟知向亦旅也則今可
以忘吾旅矣其在楚也楚吾鄉也其在越也越吾鄉也焉往而
非主亦焉往而非旅雖然原秉生於雲間長於雲間有戀戀不
能忘者是固天下之同情盍視古今之星馳颺遊暫而不常如
此則視臨淮猶雲間耳又焉能必於一方而不為旅哉尚因吾
言以廣其志是為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中都燕

唐宋六家文衡序

唐宋文衡總三百二十篇天台朱伯賢氏之所選也文不止於此而特約之為學文之法如物平於衡有不得而高下云嗚呼形氣相軋而有聲而聲出於人者為言雷霆之擊非不烈也海濤之升引不大也笙竽琴瑟之奏非不和也皆莫過於人之純聖人之經又純之至也故歷千萬世之久雖善於言者惡能擬而為之哉戰國以來孟軻楊雄氏發揮大道以左右六經然於去孟軻其純已不及矣降於六朝之浮華不論也昌黎韓子倡偈於唐而河東柳氏次之五季之敗腐不論也廬陵歐陽子倡於宋而南豐魯氏臨川王氏及蜀蘇氏父子次之蓋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魯之嚴王之索蘇之博各有其體以成一家之言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中都燕

唐宋六家文衡序

唐宋文衡總三百二十篇天台朱伯賢氏之所選也文不止於此而特約之為學文之法如物平於衡有不得而高下云嗚呼形氣相軋而有聲而聲出於人者為言雷霆之擊非不烈也海濤之升引不大也笙竽琴瑟之奏非不和也皆莫過於人之純聖人之經又純之至也故歷千萬世之久雖善於言者惡能擬而為之哉戰國以來孟軻楊雄氏發揮大道以左右六經然雄去孟軻其純已不及矣降於六朝之浮華不論也昌黎韓子倡偈於唐而河東柳氏次之五季之敗腐不論也廬陵歐陽子倡於宋而南豐魯氏臨川王氏及蜀蘇氏父子次之蓋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魯之嚴王之索蘇之博各有其體以成一家之言

固不可不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子嘗讀之若原道原毀由孟軻之後諸子未之能及至宗元守原議桐葉封弟辯鑿鑿乎是非之公使聖人復作無以易之其他馳騁上下先後相發誠樂之而不厭信言之異乎雷霆海濤笙竽琴瑟氣與形之相軋相成者矣世之狃於所習苟趨一時之好者既不足以語此或知師古為事者又格於昏愚怠惰而不暇進其間與焉此予之所深痛也伯賢工文三十餘年寔倍於予其定六家文術因損益東萊呂氏之選將刻諸梓使子弟讀之而曾曲阜所作四篇則采前人所遺以附南豐之後其用心可謂勤矣間嘗挾之過予成均與之商確累日且俾序其首予何敢為之妄議邪抑嘗聞儒先君子之論文者務合於道非徒以其詞高一世為工也若六家者雖於道有淺深皆本諸經為說雖駁而復純於此求之其至於古無難者是伯賢之志也若夫振起於下不為蹈襲

固有望於絕人之豪傑豈專取乎之衡也哉洪武九年歲在丙辰春正月七日將仕佐郎國子助教講李貞瓊序

潛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徧於中國四夷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為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彙為前後續別四集云予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嘆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濂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曆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

極論縱橫無窮其氣燄莫敢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
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
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恒病其駁而不
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闕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後之
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
陳腐支離蔓衍之為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抗不亦惑夫公自
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故事也博故發之於文章
悉錐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之

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九大制作大號令
脩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然虞黃
二公屬重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為易今
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
大明之超越三五豈不為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

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絕
之觀惡足以喻其巧邪昔公之總脩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
歎其議論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為深而望公為重輒為
之說如此尚俟知言於後而非諛其所好云

扣角集記

扣角集者前翰林脩撰姑蘇申屠仲權之所著也仲權與予同
學於鐵厓楊公門拜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子業洪武三年徵
至

京師草喻蜀書稱

旨擢為侍從官未幾病免歲餘復謫濠上治田之暇輒肆意文
辭前後凡若干卷酒酣誦之扣角以為節云八年春予分教
中都生手其編采見且言土鼓之音不諧於匏竹藜藿之味孰
與於太牢顏欲希一世之所好而莫恤一世之所病可謂至愚雖

然惟子知吾父子蓋序吾集乎子愛而閱之累日乃為之歎曰
何其富也抑嘗論文之中終不繫乎時而繫乎其人方仲權奪
於布衣進退人主之前人皆以為寵也而無異洞庭林屋之時
至不合而斥混於田夫野老人又以為辱也亦無異玉堂天上
之貴視彼之驕盈於既達沮喪於困阨者相去奚翅萬萬哉故
見之大篇短章和平古淡無哀傷怨對之辭如此繇是反復古
今而辯之甯戚當東周之衰齊小白以諸侯伯中國不得與一
時賢智之士如夷吾者同升而柶柶牛下悼堯舜不逢長夜之
未旦悲歌慷慨未能安於貧賤而失之渴矣既舉於齊亦不見
輔主之功如夷吾焉仲權之居田里豈將竊比於戚而一談一
詠莫非真樂之所在則其跡雖同而心寔異也嗚呼戚之託於
音也幸而有知之者傳之數千載之下不與風花霜葉俱腐猶
無知仲權於今日而至音至味孰有以察之士鼓瑟美賦

權未始求人之知類戚之於齊也子故發其意以冠于首云

東吳先生文集序

古言君子之立言其亦有不得已者乎孔子曰子欲無言孟
曰子豈好辯哉則其為書者莫非憂世而作若諸子好為異同
辨勝於人者言雖繁而道益晦固不足貴矣余讀東吳先生五
論得失辯邪正論而深取之焉世之講春秋者非一胡文定公
謂聖人以典禮命討之權任諸已而於諸侯或進或退示一王
之法樸鄉呂氏則以聖人作春秋以尊王為導進退諸侯或二
家各伸所見而有不同如此而先生蓋發胡氏之說以斥呂氏
之非亦豈有所左右邪孔子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而范甯亦以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榮片言之貶
辱過市朝之撻則聖人進退諸侯無疑顧一時窮經之士弗之
攷耳至於佛氏倡禍福以恐人而天下靡然向之唐宋諸儒攻

之不能勝降於元季而其徒尤嗚矣先生極論邪正於風從淵
倒之餘其為扶樹世道何如也蓋所謂不得已而言者使春秋
之大義既明中國之人心無惑吾可以忘言矣嗚呼抑豈淺之
為儒者所及哉余來

中都數從其子禮部員外伯宗游復見所編遺藁無慮數百篇
喜其無險恠之病而有紆徐曲折之勢而二論尤可觀也周
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若先生
之文非載道者歟庶傳之天下後世不為始朽蠹滅必矣故序
以冠其首先生名儀字明善姓吳氏嘗薦於有司性不樂仕自
號東吳子其卒也翰林承旨金華宋公景濂為志其墓云

貝氏族譜序

貝之得姓莫詳其所始惟唐杜荀鶴有贈貝處士詩而不紀其
得以時考之大率十有餘世矣曾大父珪在宋理宗時由蘇徙

秀樂崇德之高壤遠占藉為崇德人至大父謙少遊太學補上
舍及歸元曰吾不能事二姓矣即浮沉鄉里中生子卒瓊十
四五時獲聞諸先人而識之既長規錄而為譜越四十年宗族
無可問者蓋大江以南為清河之貝絕一二而已今懼其益久
益忘乃自曾大父而書之云嗚呼天下之士恒病代無顯者譜
從而廢以為不必為譜也然譜以著其所出詳其所繼而綴骨
肉之恩非徒夸耀爵位為人之美觀也且或盛或微或絕或續
此固勢之使然尚可言哉吾幸蒙先人教託名士藉苟徇世俗
所病而不為則終無為之者故自大父之前遠而不能知者不
必求以實之大父之後近而不得畧者必將舉而書之蘇文公
曰觀吾譜者易直子良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是心也天下古
今所同非一人之私也故以為言是知蘇氏之譜豈佚於前而
始於此歟此吾放於大公殆非過也惟伯父二子曰仲禮仲美

於次為長而仲禮早卒一子瑋去依外家居吳江慶弔不通娶
某氏生子某亦莫知之而仲美二子業田以衣食復遷於石門
西五十里為吾後者溯流徂原不昧其始庶幾瓜瓞萬萬之意
得以續而無廢焉有能大吾宗者當存而為勸或汚吾宗者必
削而為戒

穀江漁者詩序

大末之徐蓋出於偃王歷秦漢至今若干世凡數千年或仕或
隱皆有稱於時初徐在春秋國於淮北後為吳所滅而章禹奔
楚越之有徐者豈宗族散居其地為立廟龍丘以祠偃王歟事
見昌黎韓文公記由是知其雖失地與民而子姓蕃衍如此吳
卒以兵剪喪如子西其終不遠之言使太伯之祀遂絕則一時
強弱無足計者而得失較然可考焉其為天下後世監亦明已
余嘗聞三衢人言有復禮者敦朴有學自託為穀江漁者欲見

之米果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復禮亦迫有司命起與九府之
士俱遂以明經預四十人之選故益異之及為國子助教始識
於

京師時穎上方立學官遂用為博士員或者惜其蓄而不施猶
千里於鼓車也今年春采謁余成均且求言以申其業漁之志
既重偃王之後多賢才復禮又傑然特出將與前後相望乃眷
眷不忘山水之樂殆非世俗之所可及者苟反乎漁亦當從之
穀江尚友子陵志和之徒一卒吾天年又奚慕彼之寵榮聲利
哉然未有能知復禮者故書以贈之復為詩四韻系其後云詩
曰

大魚重千金小魚細於針小魚不可食大魚亦復深扁舟隨海
翁朝暮穀江潯區區豈在魚庶以適吾心

瓊臺集序

滄海之涯赤城之麓有學道者嘗製瓊臺法曲十年而始成其
音律之和可以合於鈞天九奏乃率弟子按之玉霄峰頂出神
魚下玄鶴鬼神恍惚而至也信非人間世俗之樂所能侔者焉
欲往而求之其人已化千有餘年而其詞亦已佚不存矣又安
得天才雋拔如長庚仙人者起而補之乎且將訪之四方冀其
有遇也適來

中都會李廷鉉氏因出其所著蘆軒葉語奇而意深大抵出入
法曲之遺將續其響於既絕誠不易得也余聞廷鉉以彭城郡
侯桂巖之孫謙善處士君敬之子而嘗受業於森碧先生孟公
之門一時薦紳多稱之近謫居穎上棄其山水之樂土而置之
狐兔之墟失其綺紉之貴將而混於樵牧之賤宜其壹鬱無聊
不能一朝居也乃能肆意於詩籠絡萬象入於肺腑可謂不以
貧賤撓其中者歟熟玩是編無慮數十百篇其五言七言近體

擬杜甫其歌謠樂府必擬李白嗚呼志亦勤矣余嘗謂
中州弊乎無足論者而乾坤清氣恒斲於人如此苟得之則
為巖落使千萬人攻之而不足吾獨從容為之而有餘抑可畏
已夫越二年復見余求書其首既喜而不厭遂復題之曰瓊臺
集俾覽者知東南猶有若人而無謂山中之寂寥云

胡氏復姓序

復姓正也而胡士安氏越二世而始復焉初士安始祖昌翼實
唐僖宗之子朱温篡唐去而避居徽州之婺源考水因別姓為
胡至後唐以明經舉人號明經公沒而建祠於鄉元延祐間賜
額為明經書院云七世祖諱衛字元忠為宋國子助教距明經
公九世矣六世祖諱民獻號瑤碧居士五世祖諱次變字舜彰
高祖諱楫字用之娶墀上張氏楫蚤卒張氏依其弟通判某居
宜黃卒葬于宜黃有一子諱權字茂叔則曾祖也以幼孤落魄

寓錢唐者久之二十餘歸婺源依大族王氏居遂冒姓為王茂
叔生子炤字英之有子五人長諱坊字元禮以文章氣節重於
東南鄉人往往猶能誦其詩次諱堉字仲肅條分葉布號雲屋
先生仕元官至台州路府判實生士安焉將終呼士安而囑之
曰胡氏自明經公以來綿綿延延歷世二十為徽之望族吾祖
以迄于今始索其姓而吾籍在天官難於變更此其怏怏不足
者故嘗自著譜系其始終可考也吾死汝亟復之士安泣受命
惟謹至

大明洪武七年起為定遠教諭明年余分教

中都遂來求書而為之序余乃歎曰古之復姓者非一若范正
正公之去朱歸范是也然其初從母適朱氏故其冒朱猶有
言者今胡之為王則無所因也又不得與文正比其失在於
而仲肅繁而不易也今士安之復于胡庶幾不昧水木

之義哉然文正身請於朝而復之為易而士安復於三世之後
為難人亦以此疑之嗚呼氏族必本其所出有不可得而亂者
義當復孰計其遠近邪此固無足疑者矣於是乎書

求我集序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四明鄭公覺民所著求我集人皆稱之久
閱不出余間得於其子臨淮教諭千實乃為之歎曰何其富邪
豈天既高其位使獨豐於文也代之工文章家非一矣高者好
新其說泛取戰國策莊老之書論高遠而欲窮乎神論詭誕而
不根于經以是為古固不合也下者不出尋常之見蹈襲唐宋
諸家文辭以為博骹骹而無氣讀之使人欲臥以是為古又未
至也公既蓄於中而發於外理明辭達若川之紆餘曲折而驚
濤駭浪忽激而橫驅若山之平行四出而層巒疊嶂却立以爭
雄且無所論二者之失玩之益久益奇斯為文之古者歟公生

元大德延祐間時方以科舉取士嘗一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
子掌樞紳之士累薦於大府僅拔一郡博士亦不赴而家卒其
清苦之節尤人所難及者至正中太守王元常議行鄉飲酒禮
公與同里王叔載共定其儀習而行之觀者歎息謂復覩紹興
之舊蓋其學極該博自袁楊而下皆推公一人而文特緒餘而
已雖然達而在上以行道為心窮而在下以立言為事觀其言
可以知其道也孰得以優劣論之哉千寶詩類而成編凡志序
碑銘書跋若干卷古體歌行五七言詩若干卷懼其磨滅晦蝕
於後也將錄諸梓求余序以冠其篇端於是乎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中都集

隴上白雲詩卷序

余在錢唐時與二三子錄中州詩總若干首成編題曰乾坤清
氣蓋元初文治方興而吳興趙公子昂浦城楊公仲弘清江范
公德機務筮宋之陳腐以復於唐其相繼起於朝者有蜀虞公
伯生西域馮公汝庸江右揭公曼碩莆田陳公衆仲在外則永
嘉季公五峯會稽楊公鐵崖錢唐張公句曲而河東張公仲舉
亦留三吳以樂府唱酬金春玉應駸駸然有李杜之氣骨而熙
寧元豐諸家為不足法矣下至四明黃公伯成曲江錢公思復
亦皆卓然可觀者若天台林顯之所著隴上白雲集則未及見
也且欲徧采四方之遺兵變而輟越今三十年當
大明洪武之十年以助教來

元大德延祐間時方以科舉取士嘗一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
子掌樞紳之士累薦於大府僅拔一郡博士亦不赴而家卒其
清苦之節尤人所難及者至正中太守王元常議行鄉飲酒禮
公與同里王叔載共定其儀習而行之觀者歎息謂復覩紹興
之舊蓋其學極該博自袁楊而下皆推公一人而文特緒餘而
已雖然達而在上以行道為心窮而在下以立言為事觀其言
可以知其道也孰得以優劣論之哉千寶詩類而成編凡志序
碑銘書跋若干卷古體歌行五七言詩若干卷懼其磨滅晦蝕
於後也將銀諸梓求余序以冠其篇端於是乎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中都集

隴上白雲詩卷序

余在錢唐時與二三子錄中州詩總若干首成編題曰乾坤清
氣蓋元初文治方興而吳興趙公子昂浦城楊公仲弘清江范
公德機務筮宋之陳腐以復於唐其相繼起於朝者有蜀虞公
伯生西域馮公汝庸江右揭公曼碩莆田陳公衆仲在外則永
嘉季公五峯會稽楊公鐵崖錢唐張公句曲而河東張公仲舉
亦留三吳以樂府唱酬金春玉應駸駸然有李杜之氣骨而熙
寧元豐諸家為不足法矣下至四明黃公伯成曲江錢公思復
亦皆卓然可觀者若天台林顯之所著隴上白雲集則未及見
也且欲徧采四方之遺兵變而輟越今三十年當
大明洪武之十年以助教來

中都分教諸生而顯之之子太原倅惟德道出淮西携其集示
余快讀數篇因撫卷而歎曰詩固未易知也三經三緯之體已
備於三百篇中然當時自朝廷公卿大夫以及閭巷匹夫匹婦
因時之治亂政之得失蓄于中而發于外如天風之振不能不
為之聲而不知聲之所出海濤之涌不能不為之文而不知文
之所成於是叶而歌之用於閨門鄉黨邦國而興起人心使有
勸懲矣漢魏以時變而為五言七言又變而為律則有聲律體
製之拘作者祈強合於古人雖一辭一句壯麗奇絕既不本於
自然而性情之正亦莫待而見之也抑一代之詩有不可廢者
撥取揚范而下三十餘家及覽顯之之藁則尤窮日力於雕鏤
言人所未至為二九景物之過設於大篇短章者寄興高遠以
而不僻清而不俚可以附於中州舊集而備清氣之一矣故
其首而歸之

送徐德剛序

洪武十年夏大部督府銜事官缺

上難其人咨之在庭以行府經歷會稽褚為之

命既下即治裝戒行賓客咸祖於東門外或告之曰子其慎哉
治兵與治民異民牛羊也叱之前而前麾之却而却而慄悍之
士如撥熊檻虎急則忿怒而無以服其心緩則玩肆而無以折
其氣其勢豈不難哉余曰不然莫重於法法一定而人從之齊
今國家重兵分為四十八衛有裨有長悉稽諸古自罷戰而歸
雖其鳴弓拔劍之態不除斬檠塞旗之功可恃至懸法以示之
使知所守則暴者為之戒貪者為之肅怠者為之奮驕者為之
懲一出一入莫敢或越其防由是觀之治兵亦治民耳昔公之
在青州也火伍無聞爭及來鳳陽也部校無淫縱夫以區區一
丈人充幕府之選非幸有成嚴敢擊斷為其所憚何以使之禁

其一切之欲惴惴焉聽約束於朝暮如此邪蓋有其法而行之以公無私孰得而干政犯令也則今之往也位雖下而勢寔尊名雖小而事益專以其已著而卜其所行余知其易易然矣於是喜其善其說遂與之劇飲而別因書為送行序而工詩者系其後云

送吳義孚序

聞去中國萬里而人物多同於中國或言其山川之秀風氣之和人生其間者內魯而外文余獨以為不然在乎作之於上習之於下耳齊魯習於禮故揖遜不爭而周公孔子之教可見也秦人習於戰攻勇悍好前而高君之法猶在也瀕海之地歷三代以來棄於蠻夷秦不知學常衮風厲其民歐陽詹始見於唐然後學者稍出及楊時李綱至考求朱子大闡周程之學化行遠近窮經好古之士不可一二數故非作之於上習之於下邪

六世所習之異性從而移則天下可使為齊魯豈特閩與中國齒哉惟其俗之一變綿延數百年間無一室不悅於絃歌無一人不通於道術雖兵戈格鬪之餘內外所置學官弟子員散去而從他道惟閩不廢由是觀之在於習而不在其地也豈不信乎故嘗觀東西所歷恒病其不及輒舉以告人欲其有所慕而為之及乘

中都獲見吳烈義孚者粹然而不矜確乎其有守余甚嘉之問考其先由固始遷閩居興化之莆田九十二世皆權進士第為太守者五人時比漢之萬石君表其里曰桂籍則前後人物莆田為盛而且萃於吳氏一門焉其倅潮州死事者蓋義孚之曾大父也義孚蚤孤克守其業弗隊長從鄉先生獻可鄭公學矩林公考其學既成其文既工一時薦紳咸推重之性不樂仕乃去之桃溪之上築卧雲精舍讀書其中而先坐之在黃石者又

遷之壺山凌雲巖東題曰小盤谷且將老馬洪武五年部使者
強起之遂來

京師授鳳陽府學教授年今五十有七矣以其去鄉之久將暫
歸而復來求余一言以行余既喜其有尚文之習故厯論之為
聞又榮并以勸其來者云洪武十年三月甲申李貞與叙系
之以詩曰

蒼蒼壺公山紫紆小盤谷青看榕葉老紅分荔支熟言歸知物
改惜別悲景促馬能有翅向東南附黃鵠

送錢子千序

洪武六年春

上以國子學聚四方俊秀宜簡明經之士誨之

命公御史大夫陳公董其事上下祗若悉舉所知時余與會稽
趙公本初錢公子子吳興馬公新仲至

京師遂承之助教既而山西張公思廣新公用中江西曾公旦
初劉公子憲先後至皆一時選也八年余復分教

中都九年思廣用中皆病免而本初以年滿七十為請授翰林
待制致仕十年子子亦授國子博士而老馬余既縻於官不得

與祖道都門外竊聞其去時

詔賜內府新褚以示恩數之隆在

朝公卿大夫莫不以為榮嘖嘖歎息咸謂武肅文穆二王功德

在吳越人宜其子孫久而益蕃當時若淮南之揚行密荆南之

高李與湖南之馬殷蜀之王建閩之王審知與武肅比肩而起

者後皆剪於大國豈若錢氏一門之盛與宋始終至都高位享

厚祿鐵券猶存四五百年之故物而子子繼顯於今日也乎方

仕而遽止可謂決去就於一旦而優游下鄉萬壑間與唐少尹

揚公巨源古今同一轍矣子子乃馳書來告曰與子相知於二

十年之前始獲相遇於二十年之後可無一言贈我邪余方以
勢之合離為戚復何可言者惟當乞身於
朝以從之遊耳姑書以復子予或遇本初於東西兩馳幸為余
道問訊云

送樓文淵歸會稽序

余講學雲間時四方之受業者非一而會稽樓公持故人曹新
民書見余欲為若虛默焉若愚知其可與共學也遂進而與之
每讀書至夜分止雖風雨寒暑無少間二年之間而虛者以盛
患者以明知其可與適道也方將致聖人之經以窮天地萬物
之理屬兵興散去不相知者十年及萬方既壹大用諸儒余亦
起為國子助教澄乃不遠千里徒步訪余

京師今年余留

中都後因蘇人致書為嗚呼及門之士或擢

朝廷之上或居蕃翰之重或放江湖之遠或陸沉田里之中

澄之不負於始終如惠勤之於歐陽子也然歐陽子不以實

信之遂悔於後益論薦不已余敢因澄而尤諸子邪特表其

情之厚而義之盛耳初澄之父嘗仕三吳遂以家從不幸父以

已矣而慨然遐想山陰之居有山奇而峭有水清而駛有雲霞

朝暮之變而竹樹之葱蒨可悅也將奉其母以歸求余一言為

幸余聞而嘉大抵士之輕去親戚墳墓者非效於王事而有

大不得已者弗忍也故雖富貴之極而有首丘之恩奚啻池魚

羈鳥之戀淵藪也澄之行也益重余之感焉尚問東南有昔之

處士戴逵者乎幸為謝之將樹冠東門往而從之矣於是乎書

送國子助教張思廣歸平陽序

國子助教張思廣先生謁告歸平陽道出廣西問杖策見余且
曰吾將老於山矣余既無力以留之乃起而告曰嘗攷

諸易泰之為卦六往居四九來居二內君子外小人之時也初九之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之為卦九往居四六來居二內小人外君子之時也初六之爻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是知進退之道繫於時之否泰而已今否極而泰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會莫不彈冠相慶先生中州之碩果也當行其道於天下惡可超然而肥遯也哉曰吾井不知也然吾之當去者有三毫也迂也疾病也其能進而成治泰之功乎宜進而退詭也宜退而進辱也余聞而嘉之可謂見幾之決已嗚呼見幾者君子之獨見衆人之所疑也衆人之所疑故有當去而不去者矧於不當去而去乎若思廣之去孰得而非之也初余至太學時浚儀趙公本初錢唐錢公子予而思廣繼自河南至學足以相資言足以相發暇則與之出白下門登鳳凰臺覽河山之險固宮闕之壯麗慨想古人於千載之上唱和成什皆推思廣為冠焉蓋

其養於世者既久而後於世者益肆一時從而學者雖衆而亦未知其所以益也

申都求其向之所與如思廣者益渺惜其不得備侍從於金門玉堂而遽高蹈遠引於上下相交之日也於是載酒東門酌以送之復序其交游之梗槩如此善詩者咸承其後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中都集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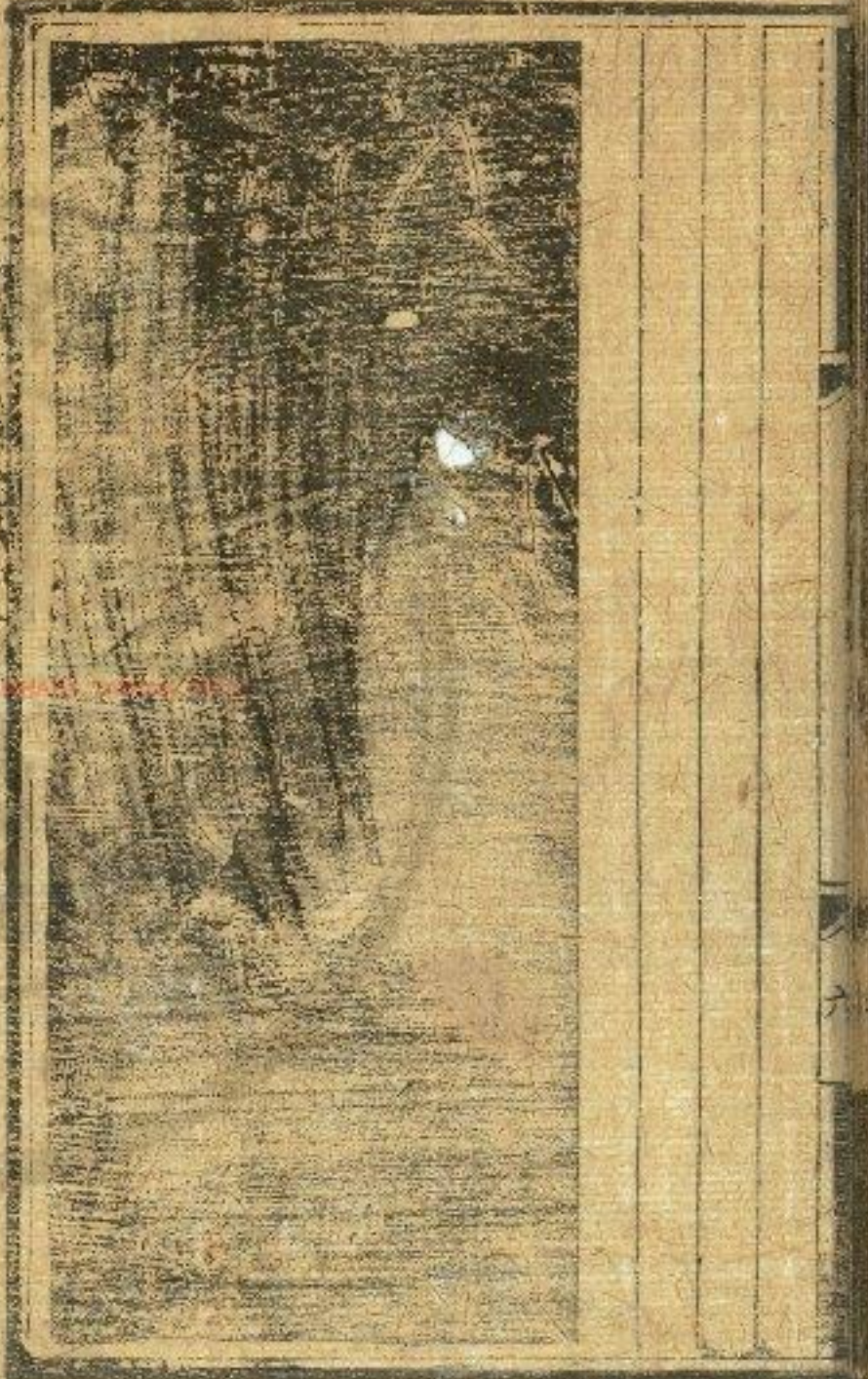
四明孫正甫先生以累世家學之懿起於百有餘年之後雖不
及顯融而望重一時年八十有五卒既葬其子弘以鄉貢進士
臨淮縣儒學教諭鄭真狀來謁銘刻諸石按狀先生諱元榮字
正甫姓孫氏系出河朔有名全照者立功澶州仲子當補牙校
以讓其季而南遊吳越間遂家于鄞詳見元翰林待制柳貫所
志臨海君墓碣曾祖願質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
諱璠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將仕郎曾祖妣黃氏祖妣莊
氏妣周氏嗣明三子長元厚次元佐先主其季也外密內明異
於常兒年十八父母相繼沒相其二兄自卒至葬無違禮服闋
益肆志讀書不間風雨寒暑有司選故家俊秀補學官弟子員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中都集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四明孫正甫先生以累世家學之誌起於百有餘年之後雖不
及顯融而望重一時年八十有五卒既葬其子弘以鄉貢進士
臨淮縣儒學教諭鄭真狀來謁銘刻諸石按狀先生諱元榮字
正甫姓孫氏系出河朔有名全照者立功澶州仲子當補牙校
以讓其季而南遊吳越間遂家于鄞詳見元翰林待制柳貫所
志臨海君墓碣曾祖願質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
諱璠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將仕郎曾祖妣黃氏祖妣莊
氏妣周氏嗣明三子長元厚次元佐先主其季也外密內明異
於常兒年十八父母相繼沒相其二兄自卒至葬無違禮服闋
益肆志讀書不間風雨寒暑有司選故家俊秀補學官弟子員



遂請往時鄉先生魯公月卿杜公孟傳居上序以先世嘗同官
于朝有通家之好喜曰文獻之傳固自有大乎因受詩魯公出
入諸家之說訛者正之疑者辯之一時同門皆出其下既歸陵
陽年公景陽官四明為遣二子從之而紹興葉公敬常伴餘姚
走書百里延之館下同知劉公文大字文公子負方行鄉飲酒
禮先生為定揖讓進退之儀觀者以為合於古後歸杜洲書院
申明朱子月試季攷法朔望讀呂氏鄉約書善說道以示勸懲
遠近裹糧而至者數百人至正八年有寇自嘉興杭江湖行首
參知政事董公孟起總兵守三關辟為餘杭儒學教授以先孟
起僉浙東宣慰司都元帥府事下交布衣之士謂先生有古人
風而其子亦師而攻業焉故先生以孟起為知己後至亟就道
孟起去郡僕宇顏平章左達文思繼至數訪以世務書一以整
切中利病二公題之而不及用然亦知有經世文畧信非章句

儒矣闕二考調松江清忠書院山長則年已七十遂老不赴越
十餘年病風痺猶日夙興盥櫛有是者必束帶見之前死之
一日始就枕翼日四鼓卒神色不變生於有元至元二十八年
辛卯十二月六日卒於

大明洪武八年乙卯五月二十五日娶莊氏與先生協德勤於
治家先卒年七十有五子男三人弘章傳章為河南府永城縣
稅課局副使女一人適金華義烏縣儒學教諭同郡鄭駒孫男
六人復生端生震生謙生道生陽生孫女四人長適同里楊啓
明餘幼在室弘等以明年閏九月初三日墓於卽之豐樂鄉黃
山之原以莊氏合屯蓋先生所自辨定云先生性坦夷不尚異
同而介然有守初為四明儒學訓導或一言少忤遽引去太守
丁其謝而留之不能得牟公景陽俾攝郵學事而食其廩祿亦
辭不受其見於氣節如此先生之產悉讓二兄其質而用資復

之者亦不預也。就屋城中居講學自給。二兄年幾八十數致於家奉之如父焉。疾病必親嘗藥。既愈乃喜。及復治其葬。又篤於倫理。如此與人交。久而益敬。有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之。而不言。歲時謹於祭祀。而不惑鬼神。幼子傳遇疾。或勸其禱者。曰。天壽命也。烏可禱祀。繳福哉。傳竟差。咸服其明。平生於書無不讀。為文婉而有法。嘗舉有司。不售。遂不復踐場屋。盡出所業以授學。者戒之曰。學在我。爵祿系之。天柳公道傳。黃公晉。鄉危公。太朴尤推重之。浙東俞憲史公季衡亦以其才可登館閣。欲薦弗果。早號映雪子。有映雪集若干卷。歲于來初。

國家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生仲子章應。

詔謂之曰。吾類女等。以終餘日。今與女訣矣。獨念女亦知從政也。或以吾老丐歸。幸矣。脫不女聽。其以清白自持。因嗚咽泣下。是得疾。臨沒呼弘等戒曰。吾自河朔府君以來。傳十二世。歷

四百年。卒不墜遺緒。今死矣。爾尚勉之哉。嗚呼。宋之南度。衣冠大族。萃於東南。及乎革命。而凋落殆盡。求其益遠。益振如先生。幾何人耶。是宜銘銘曰。

稽也不必其有秋學也。匪祿之是。謀出處以時。奚悔。奚尤。高厲千仞。撐衆流。黃山之原有封一丘石。泐泉涸。清風莫傳。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以道先生妻蔣氏碣銘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先生覺民字以道。妻蔣氏卒。既葬於今。當用碣而未能表其德於不朽。其子駒以杖授弟真。走見余泣曰。惟先生哀而銘之。校於蔣氏世居淮之光州。光山有諱光者。徙居毗陵。以董昌亂。徙于鄞。因家焉。曾祖嶸。祖遜。父善孫。自號處士。母趙氏。宋宗室秦王伯升之後。夫人蓋處士之季女。特鍾愛。而以道持出也。弱冠好學。績文處士。遂以歸之。屬姑目昏不能視。日侍左右。不少懈。而以道每旦往省。必以舌舐之。遂明。始沒。舅

慶元學錄芳叔病累年不起奉之益謹學錄公因曰新婦孝敬如此異日當使有子若孫以祚吾門學錄公既沒以道服闋講學于旁邑久之去游金陵而達官貴人咸異而薦之起為文學掾清苦之節晚而益厲夫人勞不辭於體慍不見於色可謂能安其分者在婦人尤難也歲時佐祭祀必以禮遇宗族鄉黨必以恩夫之女弟適趙氏者又病風問候無缺其死也出首飾為棺衾及一子繼亡歛之如其母焉且為嫁女一人後以道疾革夫人以憂成疾殆者數四既愈葬祭之事悉親蒞之嘗欲結廬墓側以居而不克就俄一日天大風日晦無色晨起盥櫛如常時至午不疾而卒年六十有九生於有元大德五年辛丑六月二十六日卒於

大明洪武三年十月十九日明年十月附葬於之西與夫合塋子男五人長駒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次洪武五年

秋應有司舉以春秋經冠東南九府之士今為鳳陽府臨淮縣儒學教諭次鳳平涼會寧州莊浪縣簿女二人長適同里劉春次適天台葉亮孫男五翁弁同升東升允升復升孫女三長適王公權餘俱幼嗚呼蔣氏為四明大族在宋時則有浚明贈金紫光祿大夫浚明次子璿與弟玠繼登紹聖崇寧進士第其歸陳忠肅公權為扁其堂曰聯桂璿贈中大夫玠贈宣奉大夫實夫人之六世祖也玠生台州通判贈中奉大夫梗梗生南昌通判贈大中大夫如愚則其高祖也如愚生峴中慶元丙辰第歷侍御史諫議大夫刑部尚書以寶章閣學士奉玉隆觀致仕官正奉大夫於夫人為曾伯祖其世次有可考者如此故生令文以孀名門婦道母儀為鄉里法而又通詩書大義當以道啓殯而雨泣曰古者雨不克葬為無柁也故在廟未發時得為雨止今若之何遂行觀者以為知禮云銘曰

婉婉淑姿毓于名門如玉不塚中含粹溫為婦可儀為母可師
實生三鳳亦顯於時西魯之山玄堂孔安有碣崔嵬世久不刊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志銘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載焉蓋
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
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叔載又能守之不失常諱臨
豪教諭鄭真所著遂初老人傳其言行鑿鑿可考遂初者叔載
川自號也然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陞謀
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于今而信于後者莫若國子助教貝瓊
乃授狀并書於使者來

中都為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絰中不得匍匐走謁
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余
不獲遂次第而為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琅邪

人至宋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
度如家于鄧曾祖協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
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號厚齋父昌世
承務郎人皆稱承奉公黃文憲公為志其墓曾祖妣某氏祖妣
舒氏戴氏皆贈頭人母楊氏公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
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并閱尚書深寧集習經義
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僉判叔餘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
聞而異之因就見焉元延祐初科制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
白授詩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原委父益充積
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臺閣典故世胄譜牒鄉里多咨
問之表文清公楠自翰林歸里第輒問所學對曰近於濂洛關
輔建安西蜀諸書稍已通皆惟讀書記行義正宗意有所得以
其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

數書軒詆淳熙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
 踐為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案陋高談闊
 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
 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
 名百有編年司馬氏為記傳附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
 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叙事貴詳不為繁修
 詞有要不為簡彼諛聞寡見雜出象手外訛遺漏欲以傳信久
 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清大喜復閱其文
 作而嘆曰先師之道茲不隊矣嘗為郡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
 疑難諸生悅服仕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公
 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為之直說抑揚反復聞者竦然
 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為古文本之三代
 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絕去雕巧然時之知者蓋寡矣

浙東廉訪司副使曾某署郡直學公辭都司卒應龍謂之曰
 儒謂錢穀亦為己之學也迺就職塗田砂岸先侵於豪民者悉
 陳而復之盈考宣慰司板授象山教諭考覈田租侵漁者不復
 逞調浦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
 略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路教授而中
 書復用外臣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為儒學副提舉
 皆不赴既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
 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遠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
 云尚書富於著述玉海最為詳洽未脫藁而失後復得之中多
 闕誤公考究編次請于閩帥鉅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表文清
 公所撰四明志或有謬于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
 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持書以進僉
 事驚悔命與舊志並行公為成績志若干卷鄉飲酒禮久廢太

守用程先生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
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田為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
田歸我歲入遂充其禮浸感觀者謂紹興以來昉見於此而先
王之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
賢否不以勢位高下為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為是非送死厚於
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晚年益以
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憂憂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
欲為釐正尤極論奉化陳桎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遠初蒸三十
卷藏于家戒其子陞陽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
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
同流合汙以為通橋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
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妻史氏

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于二人長陞次陽陽為弟寧孫後寧孫
通春秋詩二經蚤卒無子遺命與同葬女一適成某孫男一初
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葬于勤縣先塋之右與史氏合地嗚呼
西明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長
非表揚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疑
也故特綴其大槩而事之具于傳者可略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瑯琊再徙于勤縣儒起家逮尚書公耀其光彩
所蓄之富浩乎瀾海昭昭大乎或為異同倡而正之畔者斯從
悼哉叔載克終于後遺編佚藁既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
不襲以爵道寔惟尊紉紉黃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鍵
三年象山遠近是咨大夫有友學者有師時既不偶宜退奚久
日遊以嬉託意詩酒慨彼里豪會繼鷓鴣張盈必易覆烟消雨茫
惟吾遂初初豈不善年踰七袞雖晦益顯辭辭堂封在彼高原

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故韓處士碣銘

處士諱性字可善姓韓氏世居明之定海後徙于郵遂為郵人
父某一號妙心居士母陸氏祖某祖妣某氏曾祖某曾祖妣某
氏處士天性重厚遇物以誠不事表襮所入雖薄而同窮恤賈
婚無以為資喪無以為禮必謁其門鄉人有公私適不能償為
代輸之卒竟不責其歸歲大疫比閭中戒相過輒宰醫往視或
與致于家既愈而遺之未嘗有矜色於是皆稱曰長者長者又
規置田若干畝為義莊以收族人建義塾以教子弟會兵興弗
果成所交多鴻生碩士少雖不學而喜聞論史監至行事得失
即領其要初歎心居士娶陸氏生兄某又娶陳氏生處士而兄
以壘入遇之稍長即異居家素饒於貲十載有其一二人病不
均曰吾豈憂吾貧邪顧所以處之何如耳既而克白樹立遂與

軒輊之下而好義勝之居家時嘗於隱處獲盜遺美珠升悉還
其兄泰素無私嗚呼利者人之所必爭也故在人者且將獲而
擲之雖湯火在前亦不能止乃推吾所當得以與人真知其所
輕重哉處士在外允若干年而事親敬長之禮朝夕無缺浙西
廉訪司僉事浦江鄭公浚嘗抵其家喜其為人因遺以廉溪集
遂取為子孫法蓋鄭氏兄弟爭死十世不分處士感而慕之使
其兄能推其心則一門孝友見於風俗既壞之餘草緒尚存
望不知反此而求諸彼悲夫有別墅在城東羅桐泉舟數游其
中決旬忘返一日道逢金華故老相携度東津至所居譚曠通
昔黎明呼從者治具從者請沃盥弗應視之則已逝矣生於元
延祐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
大明洪武八年六月十日享年五十有七善菴其號云娶陳氏
生子三人長英次章次孝女二人一適楊恒一適應彌通孫男

一人本孫女四人黃符以十年某月某日葬于鄭之某原祖

之側里人蔣朴為次第其行實來誌銘勒諸石銘曰
孰不積校黍索利之盈滋禍媒嗟處士無留貨急人患猶渴飢
全吾天誠無欺力樹德百世儀節之阡石巍巍俾來者觀銘詩

故徐居士碣銘

上海徐居士卒若干年其子廬走二千里見余太學泣且拜曰
先人葬於某年某月某日而墓碣之辭猶缺是沒先人之善無
以白之於不朽其罪重矣惟先生直筆信於天下敢以銘請乃
受其狀讀之則前進士華亭黃瑱所述又足信者遂為之次第
其行而之按居士諱誠字信之姓徐氏世居松江之上海
魯大父某大父某父金玉局大使妣褚氏居士以節儉起家錄
績絲系至六田二萬畝他貨無算遂雄一鄉往至孝局使府
嘗遇疾醫請無應乃判假而藥以進府君尋愈嚴於治家具

法既富益自賤所奉如初未嘗過豐惟樂賑施周三族之貧
會鄉里之不能婚嫁者字其幼而孤者病予之藥死給之棺
汲汲如不及庚午卒未歲大侵為饑粥以食飢者活萬餘人由
是以積善聞州府皆稱居士而不字焉年四十有六即屏妻妾
斷葷肉以內外事屬二子曰轉法華經積至萬卷復鑿梓即施
四方築菴居學佛之徒松江俗多事佛而居士尤信之深常持
五戒不羨益以慈愛為主時出見漁獵所獲輒售而縱之大溪
長林間所居之地多重州復浦為梁水以通往來人不為病嗚
呼三吳之大姓非一莫不剝下而自封黨權而樹威勢知推一
毫為利人事居士能仁其族以及人而羽毛鱗介且不忍其死
視彼之暴豈直相萬哉年既耄幅巾杖藜逍遙果林花圃子孫
歲時奉觴為壽必戒以務本好學云及卒稚荳無親踈奔走號
慟曰善人亡已生於元 年戊寅閏十二月二日卒於

正二十二年壬寅三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六其葬在上海之
長人鄉蒲達涇之原娶王氏姜氏皆先卒子男堅王出也庶姜
出也女一壻王顯孫男三人明蚤卒麟震孫女三人淑宜妙德
妙貞曾孫男三弘正炳文曾孫女二人壽奴妙正銘曰

川積而盈山積而雄必有其漸迄於成功居士之生服勞無倦
始大其家歲儲億萬億萬則有以及飢寒苟私一身我德曷心
堅持五戒法華日轉匪福之微求善斯善或暴而爭或淫而傾
不暴不淫慈儉是程蒲涇之原永安體魄有刻不磨過者宜式

戴克敬妻吳氏墓碣

安人諱恕姓吳氏世居四明之奉化祖某父清之母朱氏年十
九歸于同里戴克敬氏刻源先生之孫壽卿處士之子也體素
齋多病而善事舅姑不怠舅姑既沒自殯至葬事必親之歲
時祀尤盡其敬後病為必衰以為獲神之庇克敬為分員而益

屋廡訪司海道屏且晝夜歸必以其事語之善則勸之行而止
其不可行者為助亦多性好節儉祿之所入為益置田宅宗族
鄉黨恒給其困乏不計有無或貸粟不能償者未嘗為言訓諸
子尤嚴無姑息意婦道母道殆無愧焉洪武五年六月十三日
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五子五人長濟次肅次漢次溥次海濟娶
吳氏濟娶陳氏漢娶毛氏女二人長浣適鄞縣儒學教諭毛哀
次詠適沈宜亦儒家子孫男四人宗權宗柱宗樞宗程初克敬
卜葬龍潭山以附祖塋又卜他穴皆不叶一夕夢僧指葬地曰
此張山主張氏方立券歸徐某既覺頗怪其異後果遇二人因
購而得之山拱水趨精地理者極稱生氣之所鍾聚豈造物待
其人乎七年九月丙午穿窬將葬是夕宿山上復寢一老人大
呼曰涸源宜淺即徙之及閱書與所言合乃名其山曰符梁山
云銘曰

名都姝麗不善績木偶巧以珠玉飾四明吳氏崇儉德為婦為
母行靡忒義周困乏無踈戚男誦女絲各有職年胡不遐踰五
表憂符之山兆既食神人所告此為宅哉作銘詩刻堅石子孫
其昌永千億

故貞孝處士周公墓誌銘

公諱天祐字思順姓周氏其先汴人五世祖燧中機察官靖康
不危從高宗南渡占籍于板魯祖淳一魯祖妣某氏祖道誠祖
妣某氏父公美妣姚氏初公美年既高無子禱于山川之神一
夕夢神人賜以白石而姚氏娠公閏十四月生公幼穎悟異常
兒稍長好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後受易於吳興宇文子貞以三
舉有司輒斥其不如已者往往皆先登因嘆曰科舉之得失豈
足以榮辱吾邪學至而得之者宜也非幸也其失之者命也學
不至而失之者亦宜也非不幸也其得之者命也即棄所業文

一復為居家以孝聞父母有疾嘗夜侍左右不去嘗
以身代死親沒哀毀踰禮其產頗饒又推恩宗族賓無異者五
喪然甥女之孤貧者監察御史李完者薦于朝授嘉興路崇德
州倅不赴築室漁溪之上耕釣自適樞紳士多造其門歲時會
推羞置酒酬宴放而不越於禮或里中有爭者輒喻而解之人
為無訟洪武四年七月十七日以疾終生於元癸亥歲七月十
八日以是月三十日葬茅家山祖塋之側享年四十有九娶朱
氏子二人長惟敬次惟謙女三人長適孫景義次適李景忠其
一未行孫男一孟珩孫女二人嗚呼以公之學行過人而與時
忤如雲雷之蓄不獲一施又竟奪其年而止於是何天之報施
恒畜於善人也與之游者私為之謚曰貞孝處士以著其實云
銘曰
嗚呼處士其才孔有而時之不偶也其積既厚而年復不久也

穀隕于畝而殖此稂莠也天默默以默吾將安咎也刻石墓道
庶存而不朽也

黃南岫先生墓誌銘

在昔元之季世國家日就陵夷紀綱不振方遠大臣宣撫各道
時括倉奇士黃南岫先生以策謁見其目有十曰嚴選舉革貪
汙除吏弊抑兼并省冗官汰僧道覈田賦興武舉作士氣結人
心磊落數千言明白剴切可以救亂於未形興治於將來而大
臣暗不能用及豪傑並起海內分裂中書省參知政事普顏帖
木爾希古內臺治書侍御史李國鳳景儀奉詔經略江南得先
生十策觀之歎曰世未嘗無經濟才上之人顧棄而弗求耳欲
薦而起之則已病矣初先生與懷玉鄭原亨同盟於峴林定老
切為師友三先生皆擢進士第而先生性剛直不可犯疾惡
難見善輒稱之不已故與時落落不合獨隱居教授老老僉

東廉訪司事時舉為麗水儒學教諭不就中州李彥方持節使
者節至郡因見先生儀觀甚偉美稱過膝議論慷慨自謂行天
下未見有如此輩人竟不仕家卒識者恨之生於某年某月某
日卒於壬寅四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以丁未歲某月某日葬
於宅東之某所閏十二年其孫全

秦府紀善憂池來

中都求國子助教員瓊為銘勅諸墓石按狀先生諱許字與可
先由閩徙處州之麗水九世祖某宋承直郎大理評事評事生
輝迪功郎南康司理司理生師恩師恩生某某生某大父諱國
華以好義猶父諱和先生生而穎悟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
所著有四書聚要讀易大意詩書類編要語天文地志官制皆
有類要及古今人詩文四六駢儷類選先居先府君墓側石壁
山下有石壁晚葉若干卷為文一本於理不事華靡前沒之時

樸陶靖節作挽詩二解娶魏氏居先卒子二人長文彬次
文奎孫男四人夢池慶康慶長慶其慶池好學工古文孫女一
曾孫四綸維綱某所居弱溪又曰南原讀書之堂前直南山因
稱南岫先生而不字也嗚呼王業之衰也必有知微之君子先
事而為之此先生當至正間將獻大計使能行之則可中興以復
至元之盛而莫之察焉訖至於亡豈非天邪銘曰
御之善也王良是求奕之工也必師夫秋舍之而敗吾將安尤
方亂之初生先生獨見於未形而弗吝弗謀豈人之惡直而悅
彼佞柔抑廢興有時將焉爛而莫救其備之原有土一立惟積
之既封子孫百世式憑其休

故處士溧水使君齊謝誄

夫行莫尊於孝友而詩稱張仲於周節莫近於顯退而史錄漢
貞於漢卓乎特跽百代有光然皆出於所稟信非勉而後至也

若深水徒處士望者其殆庶幾乎按徒氏一門四世好如琴瑟
及蓋有弟醫病瘠不起而盤與同飲實起居者三年非其耆友
之可見者歟其在鄉里中號稱長者至歸太守李行之格止御
史彭叔儀李孝文之薦非其顯退之可見者歟其行足以儀於
人其節可以高於世而閨壻之兄弟益為之戒繼踵之士必敦
其所薄也以茲年某月某日葬于荆唐軒蘭摧玉碎豈
不痛哉余懼綴文之士舉其一而遺其二也私為之誄用著厥
美辭曰

邈矣先民出處有時豈其好逸遺中之奇惟徒處士曠世相襲
居約志仲卓為靡及蠅溺于汁狸斃于酥人胡弗懲以質爭豪
一室蕭然弱于蓬蒿有琴有書味歌以陶州伯臨門中谷深逃
匪抬馬往彌敦所操寧為人羈落其羽毛鴻翔千仞方夷並高
處士得姓古司徒氏惟祖惟父效華不仕植木既滋條敷葉散

一門四世總麻同爨伯叔雖異寔同一人呻吟不寧通于我身
如何相仇殘忍無親乃私其室戕我天倫我撫其家其施既鉤
或倡而和熙熙如春有弟遘疾屢頓弗起畫接几愆夕同羹被
三棊于茲活于臨死大壽離命微君其鬼群蟻虎爭下室亦顛
大江東西遠近兵連電激雷奔孰過其前僵屍膏野百里無煙
去而辟之雲鶴之巖擲奔陽而濯足寒泉積之已豐吳奪其年
天豈余歎樞樞斯響嗚呼哀哉昔君之存孔宜且和閉關留客
樂以酣歌君寔有言責賤同波不樂徒憂白日已隨神仙有無
世踵其謫疾而弗治良醫奈何靈輒發執封于山阿素旗揚揚
悲風折柯行道興嗟兩泣滂沱回視一世所存孰多道雖未融
名終不磨嗚呼哀哉

歸田藁

慎齋記

君子之所以至於無過者其惟慎乎馮道戒唐明宗曰臣為河
東堂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不敢怠於銜轡及
至平路遂蹶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
道之更歷五朝八姓無人臣之大節固為天下後世之所譏其
言則不可廢也余故取之訓人當知所慎焉大抵國之理亂身
之榮辱事之成敗法之脩否皆繫於慎不慎之分著於經見於
傳記非一矣使古今之人苟知所戒守於此而應於彼何險之
不濟何否之不通乎奈何縱肆無防往往蹈危而莫之悔也予
方喟是而秦溪馮君中氏闢室為讀書之所顏之曰慎齋日延
鳴生碩士反復考亭朱子之說以泝中庸大學之要自一念之
發充之無一不致其所慎用切之密殆過於常人如此復求余
記以申其說姑舉所聞以瀆告之嗚呼有所畏而慎之者慎於
已然無所畏而慎之者慎於未然慎於已然者過一時之近

一事之小慎於未形者斯能一始終表裏而無間矣茲於考中
特茹而與之尚勉而無畫可也是為記彥中少敏好學長克樹
立上奉八十之母咸稱其孝至於中年即以內外事屬其二子
而以琴棋盡矣自樂云

復古堂記

秦溪儒者馮彥章氏深病時俗惑於滂磨而喪祭之禮俱廢由
是獨違衆行之而盡革其所為顏其堂曰復古遂以書來質於
貝瓊且求文以為記余嘗讀李翱去佛論欲申其義以正是非
得失久未克就今其言適契於中乃不辭而復之曰古者父母
死送往而返不可得而見之矣居於倚廬哀者地塊其疾痛之
情為何如哉所謂喪則觀其哀也至其祭也合諸天地不過數
而失於煩不過踰而失於怠而齋以致其嚴肅入室儆然必有
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氣然必

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其於思慕又何如哉所謂祭則觀其敬與
時也斯為孝子之實去古既遠王教不明風俗大壞自斂至殯
必主浮屠之法至有七七齋以徼福淫昏之鬼而小祥大祥設
道場越宿以薦之雖破產不吝莫誠免於輪迴吾不知其何說
也嗚呼氣之方聚則神形之既滅則鬼是理之常無足怪者而
彼謂死者得以復生惡有已熄之火而復然已仆之木而復起
邪然其言之行於世也已久而病之蠱於人也之深使中國胥
淪於戎狄使聖人出而治之亦未能回其陷溺之心况區區舉
吾儒教以與之爭必不勝矣故伊川在洛僅化其一二則其不
信而化者固衆也豈不悲乎彥章思復古之不易復也專取考
亭朱子所定家禮為矯數千百年之非正之於一旦可謂豪傑
之士愈於俗儒舍此而附彼者非見之明信之篤得於天資學
力之至弗能及矣而鄉黨習俗之弊或議而非之者抑豈少乎

予章見若人於所未見之時烏得不喜談而樂道哉庶幾聞其風而有所感慕興起焉先王之制為可復戎狄之禮為可去也於是乎書

雲林解

客有問於余曰跡雲林而心市朝其隱而嫌仕者乎曰道不可以獨善必將推以及乎人故隱非君子之所欲也曰跡市朝而志雲林其仕而求隱者乎曰功不可以久尸必將斂而法乎天故仕尤君子之所懼也苟必於雲林以絕物為高往而不返固非義矣必於市朝以徇物為通進而不止又豈足與邪曰若李侯致和者何如哉或疑其號之弗稱也曰致和家廬江之上有大小蜀山之秀輔以雞鳴龍亢於是讀書其中若干年而意之所適奚翅盧鴻之在終南辛勅之在少室司空圖之在王官谷李白之在匡廬司馬承禎之在天台也遂以雲林自號且將抗

志風塵之末而萬鍾不足以累焉洪武初當

天子偃革修文乃翻然而起上下推之由簿書至嘉興郡幕長亦其時也夫時隱而隱未始忘乎仕仕而仕未始忘乎隱卷舒進退合乎道之當然毋足怪者若泥其迹而論之不若求其心而舍其迹之愈也客之疑遂釋起而謝曰先生之言至矣因書為雲林辭以貽之

贈龜師朱子中序

決天下之大疑定天下之大事必取於卜焉見於經著於傳聖人豈以人為不足信而信區區歲久之伏龜邪抑龜之靈殆過於人人固弗靈於龜也蓋龜至公合天之至公既謀之人復參之龜天人相協疑可得而決事可得而定已晉獻公不能從而禍其國楚靈王不能從而辱其身是皆違天之過也然則龜可廢哉惜其龜書不傳而僅存三易於世故孔子特詳於蓍而不

及龜耳今之卜者亦能即其兆而觀之吉凶定於前而徵於後非精其術而能之乎樵李朱子中氏世業卜居於城南凡仕者少往而卜賈而求贏者必卜疾疫者必卜利弗利多奇中遠近稱之初余赴

京師子中為卜之曰吉久鬱而方施乃耀其奇無翼而飛無足而馳五稔其來歸余雖未信竊識之於中既而為國子助教二年分教

中都生三年四方學者悅其名而不攷其實咸推尊而師之洪武十一年春果以免病獲託田里與農夫野老迢迢東阡西陌之上則其言為不誣矣因為論以張之嗟乎龜之可信如此能傳龜之意者亦在乎人而已曠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記曰人而無怕不可以作龜卜夫怕則業必專若子中者豈非上怕而專異夫市井尋常之夫歟於是乎書

壽考記

澤德之厚生有蔡公惠氏業醫五世矣凡疾病者無貴賤必造焉其相德也厚其取利也廉嘗名其堂曰同壽或詠歌以修之而記未有所屬也及余自

京師歸遂來為醫余聞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而夫殤弗論馬人之常情孰不欲上壽也不可得至於中壽斯足矣孰不欲中壽也不可得至於下壽斯足矣蓋分之二定暴如

踰躅惡乎而效之仁如顏子惡乎而與之是出於天者已皆不同醫者顧欲使之壽何哉豈天有不及而猶待於人也然可以觀其仁矣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

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若醫之為術為能

全吾之仁歟嗚呼全吾之仁亦在乎術之精而已故自黃帝雷公問荅之書以至張仲景劉守真諸家之論參攷旁通而疾之

淺深治之緩急無一毫之偏於是虛者使之充弱者使之強屈者使之伸危者使之安舉不危於天殤則造化在我而壽之不老者獲登於期艾豈不有功於天邪不然徃徃反其所用欲求不死而速其死此鑿之拙者也公惠自其曾伯祖梅反在宋中鑿科仕至防其大父君實克繼其學因集心法所傳釐為若干卷曰同壽秘寶方至公惠而聲譽益著其傳為可知矣古人云不為良相必為良醫夫良相位尊勢之所及者廣苟施仁政足以活天下之人良醫位卑勢之所及者近苟施仁術足以活一方之人故相之與醫雖非等倫其心則一耳吾於公惠原其心而卜其術所謂同壽者又豈夸言也哉是為記

耕學齋
友人戴禮嘗從余遊

京而久而不樂乃歸構李之西陵治磽瘠地數畝以自給暇則開戶讀書殆與世若相忘者遂題其室曰耕學求其說予嘗攷之古者井田之法固無不耕之民而黨庠術序又申孝悌之教則其子弟亦未嘗不學焉所以士之升於公者性性多出於農非若後世坐談禮樂不知樹藝之勞而緣南畝者其於飲射讀法至老而無聞也蓋自秦以來始變先王之舊跡是事岐而二矣可勝嘆邪其或志富貴者學而必耕若貧賤者耕而必學故萊園以司徒四世之係方諸兄紹術各據數州之地乃退于田里豈其才之有弗逮邪此志富貴而然也然二家志雖大而無遠畧力雖強而無成功千載之下論者不高紹術之所為獨高閔之所守則其得失為何如哉若兒寬未達而傭也帶經犂鋤朝暮不廢此若貧賤而然也卒顯於漢位至御史大夫回視向之為伍者幾乎蓬雀之在下則其榮辱為何如哉苟有志於此進則如寬之仕退則如閔之隱庶乎其知道矣惜予又未見

之也今禮當

皇朝革命之初俊造競進超然遠引孰測底蘊之淺深歟故歷
舉古今言之予雖老矣尚能相從東阡西陌之上共樂其樂云

真率軒記

凡禮有以厚為貴者有以簡為貴者以厚為貴必過於文文則
偽以簡為貴必過於質質則野較二者之弊使文而偽孰與質
而野哉觀夫田夫野老相餉茂林之下一談一咲驩然無忤蓋
其真意所存器不假於鼎匱俎豆也樂不假於金絲匏竹也儀
不假於揖讓進退也豈非合於古歟宋司馬溫公與文潞公富
鄭公輩在洛時忘其宰相之尊而等於田夫野老嘗為真率之
會卮酒壹肉得盡其歡雖若簡而禮實未嘗簡也雖若薄而意
實未嘗薄也其相與一本於誠而已苟推是道無往而不真率
也欺詐之習亡矣今天官史錢唐葉時中者取法先正以真率

名軒求予為之記故舉其說如此嗚呼天下之喪其真也久矣
在上者或尊嚴以為感在下者恒卑屈以為恭而欲真率處之
人將拂然不悅吾懼其復謗一時也而時中殆將復古為事尚
質而不尚文茲可嘉已於是乎書

溪雲草堂記

溪雲草堂者海昌郭子方氏之新居也海昌在崇德南禦溪則
崇德之水而介乎二境之間其旁流又折而南迤行六七里上
有桑稻之村居人星散雞犬相聞彷彿絕境之在物外者子方
擇其勝處構堂若干楹左為讀書之室右為煉藥之房遂題之
以今名云予嘗放舟過之道狹而迂僅一帶耳魚鼈之所居科
斗之所儲疑其不能為雲類山川之有神靈者方時之將雨勃
勃然上蒸如煙如霧如海濤被覆兩厓不見林木而魚蓬野艇
或隱或見於空濛中此其第一曲也及沿流以窮其所至則雲

之見於朝暮者尤翁鬱非一狀執之而不可玩之而不得排於
前而後復合斷於上而下復繼凡幽人處士之慮藩籬皆雲也
窻戶皆雲也雖出於山騰於川者殆無以過是休坐之頃引為
賓客而塵埃野馬弗至吾前矣並溪之人未有知者子方乃專
而有之喜余之至因觴於堂上求文為記遂書其所見如此復
徐思之天下之物本於無而形於有有者卒歸於無矧雲之忽
起忽滅忽來忽往哉彼既強名之余復強言以實之非通於理
矣惟其隨時而莫知其神澤物而莫知其德君子宜取之以書
卷舒之道焉則與雲為一矣子方尚勉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十終

